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断肠花

(F)



第三十四章 知己明彼

就在金家诸人自行报万传名之后，君惟明这边的六个好手也由他逐一向对方引见了，金魁走到君惟明身边，挽着他的手臂，十分亲切的并肩行往“仙足崖”那边，其余的人们也鱼贯随后跟来。金魁一面徐缓的行走着，一边爽朗的道：

“前些天，老夫接到小女的亲笔书信，展阅之下，委实暗中替她捏了把冷汗，这丫头好大胆量，竟然冒犯到少兄你头上来了，若不是少兄宽怀大度，这鬼丫头如今尚有小命在么？真是糊涂，真是荒废！”君惟明谦容的笑道：

“当家的过虑了，令千金秀外慧中，冰雪聪明，只是一时不察，误受奸人的蒙蔽唆诱，才贸然做出那件不智之举，与在下发生误会，只要这个结解开了，大家也就更形了解啦……”金魁哈哈笑道：

“老实说，这丫头是有几分鬼聪明，而唯其如此，才使她越发不知天高地厚，越发放肆张狂，以为金家子弟天下无敌，她却不晓得，任是全家主从如何厉害，与天下之雄的‘魔尊弊’君惟明比较起来，却何啻天渊之别呢！”君惟明微微躬身，道：

“这般高抬，在下承担不起，当家的，在下尚不知道令千金在奉函之时竟还提及了这些琐事，去者已矣，又何足记怀？”金魁连连点头，侧视君惟明，严肃的道：

“君少兄，我们彼此俱皆用不着客套，大家心中有什么便不妨说什么，金薇这丫头在给老夫的信里，已把她如何开罪于你，而你又如何恕宥于她的前因后果全都详细说了，老夫一面看信，一边心里发毛，少兄，你在江湖道上出了名的心狠手毒，斩尽杀绝，老夫这丫头这样冒犯了你，你仍能饶过她，这份情义，少兄，非但她个人永难忘怀，我金家老小主从也定将感激终生！”阻止了君惟明的话头，金魁又道：

“象这种深仇大恨，少兄，便是老夫自己也势将无法容忍吞声，要把那每一个奸徒贼子刀刀诛绝，你却在最后关头恕了金薇一命，这种气度，这种心术，老夫也是自愧弗如！”含蓄的看了君惟明一眼，金魁接道：

“不过，少兄，这等作风，却不象是你一贯的手段哪！”君惟明吃吃笑了，道：

“说起来也很简单，当家的，令千金与那般蠢贼不同！”金魁浓眉轻挑，奇道：

“何处不同？”

君惟明看了看随在一边的金薇，恰好金薇也正在看他，四目相触，君惟明抿唇一笑，金薇却欲喜还羞的将脸儿垂了下去。这一切，世故精练的金魁瞧得分明，他表面故作不察，再追问道：

“少兄，何处不同呀？”君惟明“哦”了一声，忙道：

“当家的，因为令千金能辨忠奸，分是非，知黑白，且良智未泯，比起另外那些奸恶之徒来，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样的人，纵令她已时失足犯错，又怎能忍心一刀杀却！”金魁豁然大笑道：……

“在这里，少兄，老夫为你留下吾儿已命再次谢了，叫她受受教训也好，这混丫头真是让浆糊糊住了心窍，动歪点子竟然动到这一行的老祖宗头上去

了，别说她这雏儿，就算老夫吧，呵呵，与少兄你轧轧苗头只怕还得碰一鼻子灰，呢……”君惟明连声道：

“不敢当，不敢当……”随在旁边的金薇，轻轻捏了她老父一下，佯嗔道，

“爹，亏你老人家还笑得出呢，人家的信送去了这么久才赶来，叫人急都急煞了……”金魁伸手揽过爱女，又痛又怜的道：

“乖儿，你却不能怪爹，你差人送信到家的那天，爹正为了一票生意在外头奔波，待到爹事情办妥回家，你那老亲娘已经急得连泪都掉下来了，爹一看信，几乎椅子都没有坐热，就马上带人赶来，先到你说的‘干溪铺’找着那家粮行，打听之下才知道你们这两天来了‘铜城’爹唯恐有失，立即快马加鞭奔来此地，待进了城，才晓得昨夜城里已然发生大事了、爹正急着无处寻找你们，还好那位谭老弟认出我们，才现身上前指引，要不，还真不知往那里去找呢……”金魁说到这里，拍了拍爱女的香肩，压着嗓子道：

“这一次，你可是糊涂透顶了，金银财宝是人见人的，但也要看是怎么个要法，有亏仁义的不要，要不到的要，你和马白水他们搭档动这个脑筋实在动得太不高明，这件事的报酬不错，是巨大得惊人，可是它，也龌龊卑鄙得惊人，根本就不能干，何况，还要和‘魔尊’为敌？你也不自己想想。自己掂掂，你那份量够是不够？乖儿。爹以为你已足可涉世闯道，那知却仍差得还远啊……”金薇眼圈儿一红，唇角一抿，泫然欲啼的道：

“人家已经错了……你还要数落人家……这次漏子以前老爹的女儿可没有给你老丢过人啊……”金魁哈哈笑着，连忙呵慰道：

“好，好，爹不说便是，不说便是，自然哪，谁不晓得爹有着你这么一个是承衣钵的得意女儿呀？”

金薇破涕为笑，又不好意思的将面庞贴上乃父肩胛，不停的用手搔弄着她老爹的腋窝……

金魁高兴的大笑着，侧首对君惟明道：

“少兄万莫见笑。这丫头自小给老夫宠坏了，弄到如今便难以管束啦，动不动就耍赖撒娇，简直不成体统了……”君惟明笑笑道：

“父女至情，正是如此，当家的。”金魁欣悦的道：

“好极了，少兄，老夫喜欢你这么想！”他略略靠近，又道：

“今番跟随老夫前来之人，皆为金家的一流人物。换句话说，我金家的精萃也大多在此了，少兄，希望在为你效力的日子里，还能多少派上用场！”君惟明诚挚又感激的道：

“大德不言谢，当家的，在下有劳各位了！”金魁正色道：

“少兄，你我交之以诚，结之以义，日后来往的时间正长，盼你千万不要客套，老夫为人便最怕那些繁文缛节，你若是一客套，老夫就更觉拘束了，交朋友就要是些磊落汉子，坦荡男儿，你说么？”君惟明用力点头，道：

“当家的所言极是！”金魁笑道；

“那么，就让我们象一对老朋友那股熟悉和热络吧，而事实上，我们的确一见如故哪！”

在他们融洽而亲切的谈笑中，一行人已来到‘仙足崖’原来的所在，大家俱是武林豪士，江湖高人，也没有那多的推让与客气，各人自行找着地方，就着石决坐了下来。

金薇早就过去和她的家人们谈笑叙旧了，看她那兴高采烈的样子，一

一点也不显得做作，她是那么天真，那么直爽，又那么明朗，就和任何一个处在家人中间，尽情嬉笑闲话家常的大姑娘一样，丝毫没有寻常江湖中流传着的“红蝎”那种歹毒味道……

另外，君惟明手下那几位得力弟兄，也已经和金家的人打成一片，他们全在坦诚的谈笑着，关怀的诉说着，这两拨素不相识的江湖强者，就在见面之后，即已水乳交流，亲密无间了……

当然，这是双方的互相羡慕，惺惺相惜，但是，又何偿不是一种缘份呢？君惟明和金魁对面坐着，金魁笑吟吟的环视周遭，他习惯性的抚摸着未蓄胡须的下颌，欣慰的道：

“少兄，老夫家人，倒是与你的那干弟兄十分投缘呢……”君惟明笑道：

“似是如此。”金魁收回目光，低沉的道：

“昨夜‘铜城’之战，老夫闻得引路的两位贵属所说，少兄等是获得全胜了？”君惟明领首道：

“攻敌不备，侥幸致胜而已。”金魁略一沉吟，道：

“今后行动呢？”君惟明幽邃的眸瞳中，漾映一片火也似的仇恨光芒，坚定的道：

“直取长安，收复‘铁卫府’，诛绝那一批恶徒奸党！”金魁一拍手，道：

“对，速战速决，狠攻快杀，才是雪耻解恨之第一要法！”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当家的行事之道，却是与在下极为相近！”金魁哈哈笑了，傲然道：

“所以少兄与老夫全是创江山，立霸业的人物，设若你我为人为事也象一般俗子，那么磨蹭缠粘，犹豫迟疑，甚至畏首畏尾，前虑后忌，少兄，那你也成其为‘魔尊’，老夫也称不起‘大金龙’了！”君惟明拱拱手，道：

“当家的，在下不能不说当家的言之有理？”金魁摸摸下颌，笑道：

“其实，一个多少有了点成就的人，他的作风与手法也往往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一种极其自然的现象……”说到这里，他又话归正题，问道：

“少见，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今你可已刺探明白姓童的那边有些什么扎手人物了么？”于是，君惟明简单明白的将自曹敦力那边得来的消息一一告诉了金魁，末了，他又沉沉的道：

“从这些情形上看来，童刚定然早已有备，而且他亦已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易言之，我们日后的行动将是艰辛而又坎坷的，将有一段时光被鲜血浸染，有一段时光一步步的在刀尖上挨过——”金魁沉默了一下，道：

“少兄，江湖上的日子原本如此，在血腥中度生活，在刃口上论强弱，而如果背了仇，含了冤，解决的法子也除了牙眼相还之外没有别的，这象是一条早就安排定了的道路，我们一闯进来，便只有循着这条道路往前走了……”君惟明苦笑道：

“不错沿，这个道理在下也早就悟透看穿，唯其悟透看穿，有些时候，便更觉得空虚淡然了！”金魁吁了口气，道：

“我们先不谈这些，少兄，从你方才言及的那干对头中，有两个人是特别难惹难缠的……”君惟明道：

“当家的可是指‘皮口袋’包囊与‘白发银眉’官采二人？”金魁炯然的眼光一闪，道：

“正是这两个怪物——”他顿了顿，续道：

“有关这两人的出身及渊源，少兄可是知道？”君惟明平静的道：

“知道一些，却不完全，在下昔日与‘皮口袋’包骧有过一面之雅，记得此人身材瘦小，尖嘴削腮，头上留着一把黄疏疏的幼毛，日常喜欢穿着一袭灰土布长衫，外表看去甚是不扬，但此人功力之高，却是匪夷所思，听说他的一身功夫全乃源传自‘天阴洞’的‘绝道’清松子，尤其一手‘旋铡术’更是登峰造极，凌厉无比，这包骧似是身世相当凄凉，因而也形成了他如今那种偏激愤世的邪异心性……”金魁点着头，道：

“是的，你说得大多不差……”君惟明又道：

“至于‘白发银眉’官采，在下却不甚了了，只知道他技艺之精，不在包骧之下，另外，这人虽是一头白发，一双白眉，本人却极其年青，大约只在三十上下，而且相貌俊俏，风流倜傥，却还是个明白道理的性情中人……”金魁沉声道：

“这些全对，照说呢，包想此人虽是心性古怪孤僻了一点，却仍不失是个君子，早年在‘抱魂岭’的‘天阴洞’外，老夫即曾与他见过了，那一天老夫恰巧退杀一个仇家，穷追不舍的窜上了‘抱魂岭’，远远看见从‘抱魂岭’的‘天阴洞’里飞出一条灰影，这人便是包骧。他那时也象有什么要紧事赶着去办，一出洞口，就施展身法掠射过来，好家伙，还真是疾若虹芒，腾如隼鹰，老夫当时还不知他是何人，疑心乃是帮着老夫仇家来阻道的，是而老夫虽知‘天阴洞’里住着的人是清松子，在那节骨眼上也不理碴了，三不管，兜头就给来人赏了十记‘千斤掌’。那人的反应却是好快，隔着寻丈之遥已暴翻出去，光看他身形翻腾，哈，一柯蓝森森的半弯大铡刀已抹着老夫的脑待飞了过来，那柄铡刀竟然还能在一次击空之下，闪电也似重行折转再临，却是好生厉害，老夫连躲三次，那铡刀方才斩断了五丈多外的一棵抱柏树坠落地下，经此一闹，好不容易大家始搞清了误会，也就是从那时起，老夫才知道了包骧此人……他的功夫着实强悍，这些年来，想一定更有精进了……”君俊明低的道：

“听说此地有不少成名露脸的人物，便是栽在他的手中！”金魁颌首道：

“以包骧那身本领来说，这并非一件意外事，记得老夫与他遇到的那年，隔着眼前也有近七八年了……”君惟明想了想，道：

“当家的，包想在道上的名气已是相当不小，说得上是个独挡一面的角色，但他那授业师父清松子可还健在？”金魁道：

“清松子已有近十五年之久不在江湖上露面了，这老今鼻子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以我们此际的情势来说，当然最好是希望他早已归天证道，说起来，他的年纪该已接近八旬啦……”君惟明又低沉的道：

“当家的，包想混到今天这等名气，却赚了个‘皮口袋’的称号，你可知道他除了一天到晚老在腰间挂着一个黑囊形的皮口袋之外，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使他得到这个美称？”金魁沉吟着道：

“包骧之所以有‘皮口袋’的称号，据老夫所知，主要便在于他随时不离腰际的那只黑囊形皮口袋上，但他出道以来却从未观露过那只皮口袋的妙用在何处，他今天在武林中的地位，全是凭着他那身能耐创下的，可是，他并没有任何一次用过他的皮口袋……”君恨明思忖着到：

“以当家的推断，包骧那只皮口袋会是做什么用的？”金魁豁然一笑，道：

“少兄以为呢？”君恨明淡淡的道；

“用以杀人罢了！”金魁点头道：

“老夫也如是想，但姓包的却从来没有露过一手，令人怀疑他在那只皮口袋上到原有些什么厉害功夫？又利害到什么地步？”君惟明轻轻的道：

“包骧自出道以来，大约从未曾碰上足以迫使他运用皮口袋的敌人，那些吃他摆平的角色，在包骧来说，只须他部份本领也就够对付了，尚犯不上倾以全力，当家的，你以为如何？”金魁镇重的道：

“如果这样；那他的压箱底功夫恐怕还是他那只皮口袋上！”君惟明凛烈的道：

“而这一次，他的皮口袋就非得抖露一下不可了……”金魁哈哈一笑，道：

“老夫看，他势必如此！”君惟明接着又道：

“‘白发银眉’官采此人，当家的是否比较熟悉么？”金魁道：

“提起来官采，老夫却是知之甚详，他的年纪的确只有三十上下，此人眉宇清朗；生性洒脱，思维慎密而行事仔细，但却也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赶尽杀绝，他还另有一个浑号，叫‘催命符’，九年前，就在他弱冠之时，便曾单人匹马摘过朝廷叛将陈崇文的脑袋，陈崇文为了细故怨隙，将他的主将何浩在黑夜里杀了，然后拉着他全部人马千余骑住沂蒙山区里走，意图落革为寇，官家悬出重赏买他首级，官采这小子胆大包天，一个人就去了。陈崇文的千名军士全及北方大汉，个个骁勇善战，骠悍无比，但这些久经阵仗的兵士却没有一个拦得住他，就在大军围簇，刀枪如林的情势里，他竟杀开一条血路，直到取下陈崇文的脑袋又安然肥出，简直到了无人之境，就是这桩子事，官采以一个江湖草莽的身份，破天荒得到朝廷的奖赏褒扬，还赐了他千两纹银，记得这件事在当时传扬四方，江湖沸腾，人们茶余酒后，还津津乐道了好些年，官采的声名，便在那时响了起来……”君惟明静静的道：

“不错，在下那时也略有所闻……”金魁又道：

“官采的杰作还不止此，他曾独力攻过‘紫羽帮’二十二座山寨，荡平了‘长风教’的总坛，连‘丹字门’的掌门人，‘啸海客’胡五浪也吃过他的亏，总之，官采这小子确是个又硬又烫的辣手货，他与‘皮口袋’包骧这一对，老实说若非为了不能推诿的原因，武林中人任谁也不愿意去招惹……”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可见童刚的邪门够高，否则，他怎能收买到这等厉害角色为他效命？”金魁也呵呵笑道：

“老夫一定有条不成文的约束，这条约束，便是非到必套关头，不和一些硬角色碰，不过，现在看来，却似乎已到必要关头啦……”君惟明低沉的道：

“当家的如此重义，倒令在下不安……”金魁挥挥手，道：

“你看，少兄，你又客套起来了！”君俊明想起一件事来，问道：

“当家的，以你昔日与包骧交手那几下于来说，当家的以为能否胜他？”金魁摸着下颌笑了，道：

“这就令老夫难以回答啦，若说老夫自认可以赢他吧，未免有些吹嘘卖弄之嫌，若说老夫非他之敌，老夫又不甘咽下这口气——”金魁望着君惟明，接着道：

“说句不客气话，他‘皮口袋’虽是二方之雄，但我大金龙’金魁也并非跳梁小丑，若是真的拼搏到底，嘿嘿，金家的老头子只怕也不见得含糊他！”

当然，君惟明知道金魁话中含意，乃是暗示并不将对方看成如何可惧，

换句话说，金魁的威风也只在包骧之上，不会叫他压落！君惟明轻轻用脚尖划着地面，笑道：

“那么，‘凉山派’、‘独龙教’、‘大飞帮’的这群帮凶，我们亦得加几分小心，这些人里头也颇有能手呢！”金魁慢慢的道：

“他们当中，有些什么狠货，少兄，你的消息与你的见里可曾告诉了你？”君惟明心里暗笑，表面上却安静如常的道：

“关于此点，在下也仅是知道一个梗概，在下认为，他们内中有多少硬把子且不去说，主要的是要弄明白这三拨敌人里有多少举足轻重的能手？譬如象包骧与官采这一类的放尖能手，其他一干角色，不见得会发生什么大效力，而只要将他们几个领头的人物除掉或制服，他们的手下也就无所适从了！”金魁沉吟了一下，道：

“以少兄看来，这三拨子人里头，有哪几个属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呢？还有，哪几个的本事可以和包骧、官采两人平行并架呢？”君惟明笑了笑，道：

“很明显，就是‘独龙教’数主、‘凉山派’掌门、‘大飞帮’帮主三人而已，他们手下或者也有几个狠货，但在我们眼中，却不见得能‘跳’到那里面去！”金魁正色道：

“少兄，这三帮人里面据老夫所悉，颇有智勇双全之辈，万万轻视不得，固然，他这三拨人中能与你我平起平坐的只有他们的头领，但达并非说他们一批手下就全不管用了，我们可以不把他们这批手下放在眼里，可是我们却不可忘记，我们的儿郎道行上并没有我们这样精深呢，老夫之意，还是步步小心为妙！”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在下自是省得这个道理，当家的，在下只是重点上比较偏注向对方几个为首者罢了，打蛇先打头，不是么？”金魁道：

“话是不错，但是老夫一贯主张全面攻杀，一举歼灭，只要是敌人，大大小小全不能轻从！”君惟明用力点头，道：

“当家的放心，到了时候，在下会这样做的，当家的面敌不存姑息，在下亦不会怜悯啊……”金魁抚掌而笑，道，

“老夫自是相信，盛名喧赫如‘魔尊’，能有今日之成就，其间亦必饱经磨练与艰辛了？”君惟明深沉的道：

“当家的说得是，天下霸业没有轻易得来的！”他随即露齿一笑，又道：

“自然，也不能轻易失去！”金魁颇有同感的高声笑了起来，裂嘴扬眉的道：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在金魁的笑声里，他的宝贝女儿金薇已从那边芬蝶一样飘舞过来，人还没到，金薇那娇柔甜美的声音已传到这边：

“哟，爹可是真高兴哪，瞧你老笑得能一日吞下枚大胡桃，我们的君公子又不知是用什么法子，将你老人家熨贴了心啦……”金魁慈祥又疼爱的看着自己女儿，笑骂道：

“鬼丫头越来越不识礼数了，口没遮拦不说，大小也不分了，你瞧瞧你，全是你娘把你给宠坏了……”

金薇咯咯笑着，扭股糖似的钻到金魁怀中，又是揉又是搓，直把她身为金家家主的父亲弄得浑身酥痒，搂着她不停告饶……。好一阵子，金薇才歇了手，金魁呵呵连笑，喘着气道：

“这孩子，这孩子，简直和个疯婆娘一样了……”金薇嚤呻一声，娇嗔

佯怒道：

“爹，你骂人家，人家还要胳膊你……”金魁双臂高举，毫无办法的道：

“使不得，使不得，为父的投降便是，你这娃儿啊，就知道和爹调皮，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有你君叔叔在……”金薇双眉一挑，眼珠子轻转，一怔之后随即笑了，这笑笑得捉狭而古怪，她朝乃父胸前一靠，侧脸面对君惟明：

“君公子，你可听见了？我爹一下子便抬高了你一辈呢，不过，你既是尊长，我这初次改口的侄女，总得讨点什么见面礼吧？”君惟明笑吟吟的道：

“金当家的如此抬举，我却是愧不敢受，金姑娘，最好我们还是桥归桥，路归路，各论各的……”金薇刁俏的一笑，道：

“君公子——不，君叔叔，你又何苦这般谦虚呢？侄女这就要向你见面礼啦。”君惟明连连摇手，道：

“不敢当，不敢当，金薇，我们有亲论亲，无亲论友，无亲无友论家常，你与我结识在前，那时我与令尊并无渊源，此刻纵使见了令尊，也不能改过称谓，江湖上的名位固然重要，但实际上的情谊和年岁差别则更为重要，所以如今。我们也就只好各称各论了。”金魁内心暗笑道：

“好小子，看你这一张巧嘴，说起话来，倒是八面玲珑，头头是道，不过，看你小子与我那乖女眉来眼去的形状，嘿嘿，只怕用不了多久，我老夫不叫你改口，你也要求着我硬得矮一辈了！”

在武林中，对名份辈叙的看法是极端重视的，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而分名位，叙辈份的依据。除了伦常血统关系乃是必须因素之外，其他如年龄，师承，甚至出道的先后也颇有考究，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人在江湖上的声威与成就，换句话说，如若没有血统关系，没有师承渊源，便是年纪再大也不见得能尊到人家头上，假设对方的声望超过了你，就算年纪比你轻得多，也往往能较年纪大的人更能受到钦仰及尊重，进一步讲，设若没有血统师承的连带关系，上下尊卑之分全不绝对在于年龄，而大多在于威势了。

眼前的情形来说，金魁虽然年纪上比君惟明大得多，但他与君惟明却毫无渊源，论两人在江湖上的名声及力量，君惟明确实要高他一头，因此，君惟明便不可能尊他为长，自然，金魁也不会自贬身价，算起来，两人也只能以平辈论交，可是，君惟明又与金魁之女相识在前，从他与金薇结交的情况及环境中来说，二人年纪又相差甚微，君惟明当然也没有硬将金薇压低一辈的理由，这便成了眼前的结果，君惟明既不能失了身份自认金薇晚辈，又不能把早已结识的金薇压低成侄女后生，他就只好名份各论，桥路分归了……

金藏冰雪聪明，灵慧无比，君惟明的难处她自是知道，因而她在玩笑两句之后也不再使对方尴尬，嫣然一笑中，她又道，

“得了，君公子，你就甭再为这事儿唠叨啦，我就算真向你叩头，你也怕不好意思承受哪！”一边，金魁笑呵呵的道：

“少兄，你看看这丫头片子，那张小嘴能把人说得牙痒痒的，心酥酥的，哭笑都不是呢……”君惟明笑道：

“当家的，这一点，在下都已领教过了。”金薇理理鬓角，脸蛋儿配红的道：

“君惟明连忙点头，道：

“十分投缘，投缘极了！”金魁也大笑道：

“丫头，我和君少兄是相见恨晚！”

金薇满意又欣慰的浅笑了，以那双水盈盈，柔脉脉的大眼睛凝视着君惟明，双眸深处，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情韵，一片火热的心语，以及，一层迷朦而又露骨的关切和喜悦……悄细的，她问：

“真是这样吗？君公子……”君惟明心腔竟有些抽搐了，他忙道：

“当然……”金魁十分欣喜的看得分明，他默不作声，一直估量着女儿已经把双目中的情韵的眼神传递完了，这才干咳了两声，笑眯眯的道：

“呃，少兄……”君惟明悚然惊语，马上转过脸来，面颊发烧的讷讷道：

“当家的，在下听着……”金魁手摸下颌，连连点头道：

“不错，老夫也晓得少兄你正在听着，呵呵呵……”

君惟明一张脸越发红了，不禁暗骂自己的不争气，旁边，金薇却蛮不在乎，犹自用那两只剪水双险向他俏生生的瞅着……

君惟明有些吃不消了，只好开口转移这个场面的中心，他窘迫的笑道：

“当家的，略微歇息片刻之后，我们即将顺着‘仙足崖’后面的山道往前去，就在路边边行边用干粮……”金魁裂嘴笑道：

“老夫此来为少兄效力，一切唯少兄马首是瞻，大小诸事，全凭少兄吩咐便了。”君惟明低沉的道：

“不敢，以后的日子，各位怕要多少辛苦点……”金魁：豪迈的道，

“士为知己死都可以，辛苦点又算得了什么？老夫等既然有心协助少兄你雪耻复仇，早连性命也抛开了，其他的些许零碎又岂值一论！”金魁说到这里，忽然又问：

“是了，沿着山道朝那里走，目的为何？”君惟明凑近了些，悄声道：

“沿着这里走，大约三四天光景可以抵达秦岭山区的‘朝凤山’，在‘朝凤山’的半山腰有个地方较‘入云台’，那里，在下曾建有一座山庄，往日有暇，在下便时常到山庄里休闲养性……”金魁想了想，道：

“不过，那山庄里如今可能已有了对方的人马站住啦……”君惟明点点头，深沉的一笑道：

“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我们可以将它夺回，以后，我们即以这座山庄为临时发号施令之所了！”金魁缓缓的道：

“那山庄离着长安可近？”君惟明道：

“只有三十余里。”金魁面露喜色，道：

“这是再好没有的了，少兄，那山庄形势如何？”君惟明低沉的道：

“地形险峻，倾斜拔峭，只有一条窄道可通，易守难攻？”金魁道：

“好极，正是个理想之处！”金薇此时插口问道：

“那山庄叫什么名字？”君惟明笑道：

“刀子庄。”金薇皱皱眉，道：

“‘刀子庄’？老天，怎么超了个这样寒生生，凶巴巴的名字？”君惟明淡淡的道：

“江湖中人干的是粗暴之事，金薇，这就难得雅了……”金薇哼了哼，卿着嘴道：

“你不要过份客气，君公子，我知道你一向不同凡俗！”君惟明豁然笑了，站起身来，高声叫道：

“宏远！”

“八手煞”岳宏远应声而来，君惟明交待了启行，又令谭子多赶回“干溪铺”留守联络，“铜城”伏下眼线，其他诸人，便各自牵着坐骑，转过“仙

足崖”向“朝凤山”进发，片刻后，在君惟明等人前导之下，一行五百多人马，便迤逦蜿蜒于崎岖灰苍的山野中了……。

第三十五章 入瓮夺魂

“入云台”在“朝凤山”的半山腰，那是一块凹进去的地形，倚着峭壁建筑着一片巧雅精致的楼阁，那些油漆得朱红金碧的美丽楼阁，背倚峭壁，面对茫茫云霓，点缀在群山层峰之间，便越发显得如真似幻，飘渺绝俗，有如天上宫阙了……

君惟明站在一丛常青杂木后面，目光莹澈而冷漠的仰注着掩映在淡淡烟云之中的“入云台”，他后面，是金魁父女，“毒拐”金尤摩夫妻，“肉剑”仇自春，以及“骷髅煞”焦二贵，“血镯煞”洪大贤，一共连他八个人。金薇泛着那双水盈盈，俏生生的大眼睛，小声道：

“那地方好美呀，君公子，你给它起名叫‘刀子庄’，未免太不调合了，该有个别的什么诗情画意一点的名称才对……”君惟明一笑道：

“是么？”后面，金魁亦道：

“少兄，你好眼光，选了这么一处景色奇佳之地来盖庄院，养身心，不错，此地清幽宁静，高远脱尘，住在那里，耳听松鸣泉流，目眺云幻雾漾，呆久了，却真可涤尽胸中块垒，心而旷达，神而怡远，连人间烟火也不用沾了……”君惟明深沉一笑，道：

“当家的把这地方形容得太完美无暇了，不过，在下也不否认它确实有许多令人留恋缅怀的原因，所以，这也是在下选择此地作为第一个收复回来的产业的道理之一，以后，我们正要借重此地作为我们行动的大本营！”金魁低声道：

“少兄，我们既然想凭八个人的力量夺回那‘刀子皮’，老夫认为就要快点动手了，免得夜长梦多！”旁边，金薇谨慎的道：

“君公子，你有把握断定庄里不会有什么扎手人物吗？”君论明笑了笑，道：

“当然，如今童刚那边连番出事，各地警讯频传，他光是应付这些纷乱已够头痛了，况且更须严密戒备自保？在这种情形里，我想不出他有什么道理会把手下的硬货色摆到山里来闲着！”金魁瞪了金薇一眼，道：

“丫头，你就是疑神疑鬼惯了，做什么事也全都犹豫磨蹭起来，你想想，君少兄的机智还会比不上你那二两浆糊脑子？”金薇小嘴一嘟，委屈的道：

“人家是一片好意……”君惟明忙道：

“不要生气，金薇，我做一件事，当然就会有我的打算，现在在对方有些什么能人，有些什么硬手，大略情形我们全明白，因此我盘算这一次也不会错到那里、虽然我们上来了八个人，但我包管他们刀子庄里的一批饭桶无法抵挡，你该晓得，我们这八个人，嗯，联起手来江湖上还有谁敢于正眼相视？”金魁打了个哈哈，也道：

“不要再使小性子了，乖儿，君少兄的话错不了，只在精而不在多，把所有的人马全排了来未见能有益处。正好也借着这个空档，叫他们大伙在那

边的山林子里多歇歇，我们八个人，够了，足够了……”金徽垂着脸儿，委委曲曲的道：

“人家也只是劝君公子小心点，爹就数落人家的不是……”金魁“唉”了一声，哭笑不得的道：

“宝贝，乖儿，心肝肉，算爹放屁，行了吧？”“毒拐”金尤摩那双猪泡跟一眯，齜着满口黄板大牙道：

“俺说小姑奶奶，你就熄熄火啦，别叫老头子看了肉疼，等回去，俺帮你告你娘来整治老头子！”金尤摩的妻子金丽狠狠白了丈夫一眼，嗔道：

“胖子，大哥和薇薇讲话，你在中间嚼什么舌头？给我站到一边！”

别看金尤摩凭大的汉子，加上满脸的横肉，老婆一开了腔，吓得他赶忙缩回脑袋，半声不吭的乖乖站到旁边去了。

“骷髅煞”焦二贵与“血镞煞”洪大贤，看着眼前的情景直想笑，可是又不改笑出来，两个人只好低下头，抿着嘴，拼命忍住。金魁干咳一声，转对君抵明道：

“走吧？”君惟明点头道。

“好，大家记住，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漏出去报信！”金魁浓眉一扬，笑道：

“放心了，少兄！”

于是，八个人同时掠起，起落如飞的奔向半山腰的“刀子庄”，他们藉着山势林木的掩蔽，个个动作如电，捷似狸猫，就那么连闪连跃之间已到达了“刀子庄”低矮石墙之外！在那堵只齐人腰的白纹石墙后面停下，君惟明左右观察一阵，悄声道：

“从庄里朝山下走，只有我们上来的那条窄道可通，庆子后面是峭壁，三边临绝崖，如果有人逃窜，他就必须顺着这条窄道或窄道侧旁的斜坡出去，只要扼守住了路口，便有如将一只瓮盖盖上，任谁也逃不脱了！”金徽大眼一转，低声问：

“君公子，那三边绝崖离地多高？”君惟明笑了，道，

“不矮，约有七八十丈！”金徽伸伸舌头，惊道：

“老天，这么高！”君惟明小声道：

“所以说，我们不用担心对方有人从绝崖那边逃走，除非那人是白痴，否则，便是他不要命了！”这时，金魁道：

“那么，少兄之意，是派谁扼守路口？”君惟明道：

“在下想，由洪大贤与当家的这位贵亲仇兄如何？”金魁道：

“悉随尊意！”说着，金魁回头道：

“老仇，你听见君少兄吩咐了？”“肉剑”仇自春，面无表情的躬身道：

“听见了。”君惟明又交待洪大贤道：

“大贤，你与仇兄分别隐伏在路口草丛里，但记着不要挤在一起，你们两人分开来，中间须隔着三丈左右，以防第一个没有截住逃敌之时，伏在下面的一个可以及时拦阻，记得切切不可放走一人！”洪大贤恭谨的道：

“遵命！”就在仇自春与洪大贤两人转身离去之后，君惟明已朝其他各人露齿一笑，语气中含蕴着无比冷酷意味，道：

“现在，我们该行动了！”

不待有人反应，君惟明已抢先而起，双臂猛抖，瘦瘦的身躯已一朵灰云般欻然拔空九丈有奇，几乎没有看见他的下一个动作，这位威慑天下的“魔

尊”就如一道电光，一团雷火般呼噜噜的飞扑向前面一座最大的楼阁而去！
恰在此时——

那楼阁下的一扇门儿开了，一个灰衣壮汉正匆匆自内行出，可怜他甚至还没有见君惟明的身影，一具庞大的躯体已被凌空震起，手舞足蹈的飞跃了三丈多远才重重摔落，猩红的血迹，点点滴滴顺着他飞跌的路线沥洒了一地！

人点落地的沉重声响，将里面另两个灰衣人惊动了，他们口中喝着，一双飞快的奔了出来，君惟明好整以暇的等在门边，那两人方才一步踏出，君惟明的双掌已猛起倏回，于是，这两个仁兄也骨折腑碎的全叫他劈翻出寻丈之外！

“刀子庄”的大小建筑，一共有七幢，七幢楼宇屋舍中，有三幢是连在一起的，另外四座则分散孤立，现在，“大金龙”金魁、“骷髅煞”焦二贵早已扑向了那连在一起的三幢楼阁，金薇、金尤摩、金丽三人，就一个照顾了一座，这最大最华丽的一幢楼台，嗯，君惟明就自己包办了。

闪身入内，这是一间布置高雅的前厅，君惟明对这里的形势是相当熟悉的，他一进厅内，刚好碰上一个全身黑衣，胸前绣缕着一条狰狞白龙的大汉，这名大汉骤见君推明，不由大吃一惊，他双目暴睁，厉喝道：

“你是谁？”君惟明一背手，道：

“你又是谁？”退后一步，那名形容狠辣的“独龙教”人物怒叱道：

“混蛋东西，你跑到这里来问我是谁？狗操的，你是活腻味了？连‘独龙教’中‘二十狼’的大爷都认不出？”君惟明冷凄凄的一笑，道：

“你跪下。”

对方闻言之下双目顿赤，额上青筋突浮，狂吼一声窜了上来，搂头盖脸便是十掌十腿！在掌影腿风之中，君惟明身形如鬼，猝闪倏幻，手如血刃来自九天，猛合暴翻，根本看不清他出招的路数，那位独龙教的朋友已经怪嚎一声，横着摔出！

抬脚狠踩，只听得‘咯碴’一声脆响，这名“独龙教”的人物一条左腿胫骨已全让君推明给踩碎了，他鬼叫尖噪，就差点把一颗心也吐了出来！

俯望着对方那张刹时灰中泛青，扭曲得变了形的丑脸，君惟明毫不怜惜的又用足尖在这人已碎裂了的胫骨上猛踢一下。

“哇——唔——”

那人受不了这种凌迟碎剐般的剧痛，在一阵痉挛抖索着，整个身子都拳曲起来，他满头满脸全是冷汗，甚至连眼泪也流出来了！

君惟明冷冷一笑。抬起脚来又持踹向这人的右腿——

“好汉……饶……命……饶命……”地下的朋友不由魂飞魄散，一双眼都翻了白，他喘息着，口吐白沫，那种刺心断肠的痛苦，已令他全然忘却了尊严与颜面，忍不住求起饶来；当然，他也晓得他是再也经不住第二下了！君惟明沉着脸，毫无感情的道：

“这里是谁主持？”那人的嘴唇泛乌，两颊捡紧；好不容易，他才颤抖的道：

“是……是……我们老大……徐……凡……”君惟明阴森的道：

“什么老大？”那人抽了口气，嘴巴都痛歪了：

“‘独龙教’……‘二十狼’……的老大……”君惟明冷冷的又问：

“你们‘二十狼’有几个人住在这里？”

缩在地下的仁兄四肢急烈的颤抖着，双手紧握成拳，眼珠子上翻，张大了嘴，在喉咙的“啊”“啊”声中，竟已答不出话来了！君惟明狠厉的道：“我在问你，你们‘二十狼’有几个人住在这里！——”接着君惟明的话尾，一个寒凛的音来自厅那边的楼梯梯口：

“有五个朋友。”

君惟明吃吃一笑，缓缓的转过身来，唔，在楼梯上面，竟站着两个人前面，前面那个尖嘴削腮，突目狭额，满脸寡毒阴诡之色，一身黑衣，胸绣白龙，看来年纪约在四十上下，如今，他正恶毒的盯视着君惟明！

君惟明徐徐的自光移转到那人身后，老天，那人身后站着的伙计不是别个，竟然正是昔日“铁卫府”“九煞”中的“追日煞”穆厚，穆厚现在的模样十分可笑，他似是猛一下子见到了鬼，一双眼呆呆的震骇的大瞪着，嘴巴张开，成了一个圆形，脸的肌肉全挤向一堆，他宛似突然变痴了，变傻了，象全身的血液也刹时凝结住，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君惟明不理他，朝那尖嘴削腮的角色看了一眼，淡淡的道：

“看情形，你就是什么‘二十狼’的老大徐凡了？”对方阴恻恻的道：

“是又如何？”君惟明舐舐嘴唇，道：

“告诉我，你喜欢那一种死法？”那人——徐凡，颈上的喉结颤动了一下，却强硬的道：

“少用这一套孩子把戏来唬我，你这乌龟孙伤了我的弟兄，我会叫你死上十次来顶罪！”君惟明眉毛一挑，道：

“你有这个把握？”

徐凡双眼暴睁，一步一步的走下楼梯，放在背后的双手也现了出来，好家伙，一手拿着一柄“倒刃钩”钩刃上泛着蓝汪汪，青黝黝的颜色，内行人一眼即可看出，上面淬了剧毒！君惟明挺立如山，看也懒得看，他笑吃吃的道：

“就凭你这种烂污角色，给我提鞋我还嫌你不够利落，你来吧，我会叫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高手绝技！”

突然，徐凡一声不响的飞闪而进，双钩如电映虹掠，左右一旋，淬插君惟明颈下琵琶骨，君惟明动也不动，又准又快的微一仰头，抖手两掌，在劲力如削中，那徐凡已怪叫一声翻跳出去，而就在他狼狈跃退的瞬息，一柄“倒刃钩”已换在君惟明手上了！

君惟明随手将那柄“倒刃钩”抛落脚前，那声清脆的

“当啷”声甫始响起，他已闪电般古怪又奇异的探出三十九掌——掌势之快，只看见他一次的动作，而事实上他那三十九掌却自不同的角度劈向不同的方向，由于出手太过迅速，便宛如一掌挥出融合了三十九掌的威力，而那些涌向各个不同方向角度的劲道，却在奇妙的撞击旋回中猛然便集向一个集点——徐凡！

连脚步都未站稳，雄浑沉猛的劲力已向四面八方滚雷涌。浪似的浩荡卷来，徐凡只觉得天摇地裂，头晕目眩，空气也不象是空气了，在一刹那间，仿佛每一寸空隙全变成了铁板，全形成了激流，他的身子便宛如狂涛巨浪中的一叶小舟，那么无可抗衡的翻旋摔撞，那么可怜无助的弹震滚跌，就在一连串的凄厉惨号里，这位“二十狼”之首的人物已化成了一堆血糊糊的，骨肉碎断的浆糜——似是在千百柄利刃钢杵斩捣下的砧板上，挨过一轮的那种样子！

君惟明搓搓手，拂去了襟袖上的几点血肉星沫，他慢条斯理的来到了楼梯下，仰头注视着兀自站在那里发呆的穆厚，笑嘻嘻的，他道：

“还记得么？这是我‘十一绝户手’中的第十式，‘凌迟’！”梯顶的穆厚骤然全身一哆嗦，“扑通”跪了下来，他如梦初觉般拉开嗓子，呛哑着叫：

“公子……你……你老没有……死？”君惟明揉揉面颊，道：

“你看看我象个已经死了的人么？”穆厚抖索着，泪水夺眶而出，他又是激动，又是震惊，又是愧惧的道：

“公子……我……我被他们骗了……他们告诉我……公子已经遭害了……他们……他们还认出了你老的……遗骸！”君惟明冷冷淡淡的道：

“因此，你也就变节事敌，投靠了他们？并且厚颜无耻的，充任了他们的走狗爪牙。”穆厚流着泪，喘着气，一面摇头，一面以额碰地，他哭喊道：

“黑天的冤枉啊……公子……这真是黑天的冤枉……我一直以为童刚及费小姐，琪姑娘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一直以为他们的确要为公子报仇……我不晓得他们是在利用我……”君惟明寒森森的道，

“在童刚宣布接我大位的那天，罗昆都能冒死冲出，你为什么不能出来？”穆厚满脸的灰土，灰土上杂着瘀青，染着泪痕，呜咽着道：

“我不知道罗昆是为什么要走的……公子，他事先也没有找我商量……我还以为他只是不愿意另奉二主……”君惟明冷冷一笑，道：

“那么你就可以另奉二主了？”穆厚痛苦的摇摇头，悲悲切切的道：

“不，公子……我决非此意……我以为连公子都遭人暗害了，只怕除了童刚之外我们的力量不够为你老报仇……而我更不知童刚接承公子大位前后还另有文章……当时……当时我自认童刚全是凭了一片忠义胆，为了继承你老大志才出来临危受命的，那知……他们竟是骗我，公子并没有死，那具尸体也不是公子啊……”君惟明愤怒的叱道：

“我打死你这糊涂愚蠢的畜生！你也不曾想想，如果他们真是象他们口中说的那样大义凛然，罗昆为什么要走？他们为什么又派人截杀罗昆？更为什么会找了一批下流帮凶来暗害你的那些老弟兄？”穆厚抽噎着，凄凄惨惨的道：

“回公子……罗昆的走，我只想到他是不愿跟随童刚而已……有人截杀他，我并不知情，当时我不在场，事后又没有人告诉我……至于‘独龙教’与‘大飞帮’的人攻袭了我的拜兄们及‘三豺’，童刚告诉我乃是因为他们欲趁公子新亡，大局混乱之际图谋异变，分割地盘，打算自立为主的缘故……我……我以为是真的……”君惟明大吼一声，怒道：

“放你的屁，这全是童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谎言，你身为‘九煞’之一，难道还不明白你那几位拜兄的为人么？除了那两个叛逆者，任你那一个拜兄也是忠心耿耿，矢志不二的豪士英雄！他们只是为了不受童刚的欺蒙，不耻他的卑鄙手段，为了要誓死替我查凶报仇，才不容于童刚，才被童刚唆凶攻击，可恨你听信一面之词，不寻求事实真象，畏缩懦弱，判事不明，竟认贼作父，甘受驱使，穆厚，你知道你是多么可怜又复可耻么？”穆厚又是羞惭，又是懊悔，又是悲切的哭泣着，咽声道：

“我……错了……公子……我错了……我罪有应得……”这位“九煞”中的小老么，睁着一双泪眼畏怯的看着下面的君惟明，他又伤痛却出自衷心的道：

“但……但是，公子，我可以剖出心来给你老看……我只是一时糊涂……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背叛你老……从来没有……我一直是忠于你老的……我还一直在寻访坑害你老的仇家……”君惟明沉默了一刹，他叹了口气，面容稍稍缓和了一些的道：

“那么，你可知真正陷害我，出卖我的人就是童刚么？”穆厚瑟纳的道：

“公子指明了，我才知道……”君惟明“呸”了一声，又怒道：

“你自己就连一丁点蛛丝马迹也看不出来？”穆厚淌着泪，黻觫又惶恐的道：

“禀公子，我也曾怀疑过，而且，内心也早就对童刚的所作所为不满……但我没有证据，仅能将怀疑放在肚子里……我还存着一点希望……”君惟明挫着牙，厉声道：

“希望什么？”穆厚抽噎了一声，怯怯的道：

“还希望童刚能替公子找到仇家，为公子雪恨……”君惟明狂笑如雷，双目似血般道：

“穆厚，你这浑小子，你还期盼我那真正的仇人去制裁自己？你那不叫希望，是妄想，是天真，更是愚蠢！穆厚垂着头，惶悚的道：

“我太糊涂，公子……”说到这里，他又泪汪汪的道：

“但是，公子，费小姐与二姑娘也全象童刚那么说，难道，她们二位也是讲的假话？”唇角急速抽搐了一下，君惟明冷森又痛恨的道：

“她们两个已经不能算人了，世上所有的邪恶与无耻全叫他们这一对贱人做到了，她们的狠毒和卑鄙，比童刚毫无不及，这是那群畜生里的两条雌兽，枉披着一张人皮，却尽干些不是人的罪孽！”穆厚大大吃了一惊，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呐呐的道：

“公……子，你，你老是说……费小姐与二姑娘……她们，呃，她们竟也背叛……了你？”君惟明重重一哼，道：

“一丘之貉，朋比为奸！”

吞了口唾沫，穆厚正想再说什么，而这时，他才忽然注意到外面隐隐传来的叱喝声、扑击声、奔跑声以及惨叫声——这些杂乱又尖锐的声息，其实早就开始了，穆厚方才太紧张惊惶，心无二用，以至到了现在他始察觉出来，而一旦察觉，他不由迷惘又焦灼的将目光投注向梯下他的魁首脸上！君惟明冷冷的道：

“什么事？”穆厚忐忑又慌乱的，忙道：

“公子，外面外面好象有人厮杀……”君惟明生硬的道；

“我知道，那是我们的人在清除这座庄子里的奸佞！”他正说到这里，楼外的门扉已突然“哗啦啦”四散迸裂，一条白影有如鹰隼般飞快掠进，那人在半空一个跟斗翻身落地，嗓音粗哑的叫道：

“公子，外头已经整治得差不多了，你老这里还有麻烦么？”

这破门而入之人，嗯，是“骷髅煞”焦二贵！他一身白袍上血迹斑斑，右手那串颗颗拳大的骷髅项练上也沾满了浓稠的鲜血，这些，衬着他马脸上的冷厉朱赤，衬着他那双白多黑少的凶暴眼睛，天爷，看上去就和一尊丧门神差不多远，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有点小麻烦也解决了，如今只有一样意外之事令我气恼——”焦二贵马脸上的粒粒麻点全透着红光，狠辣的道：

“公子交待，是什么意外之事我来代劳！”君推明朝楼梯上面啾啾嘴，道：

“你自己看吧。”

焦二贵转首望了上去，这一看，他那双眼珠手鼓了出来，“哇呀呀”的大叫一声，这位“九煞”中的二爷旋风似的卷了上去，他连一句话也不多说，当胸一把揪起了跪在地下的穆厚，搂头盖脸便是一阵又重又急的耳光！

在那连串的“僻啪”掌声中，穆厚已是颊肿面青，满嘴喷血，他不敢抵抗，只是“嗬”“嗬”哭叫，身子也全软了……

君惟明摇摇头，威严的道：

“罢了，二贵。”焦二贵咬牙切齿，两眼圆瞪，那张怪脸绷成了铁青，他喘着气，脑门上沁着汗，暴吼一声，又一个反手，重重将穆厚搥到一边，在无比的激动愤怒中，焦二贵跺着脚破口大骂：

“我打死你这个小杂种，灰孙子，你你你，你竟然还敢造反？你丢我们哥们几个的人，叫我们抬不得头，今天我要活活砸扁你！”穆厚满脸的血渗着泪，口齿不清的干嚎：

“二哥……我冤枉啊……二哥……我是被人骗了啊……”

焦二贵飞起一脚，将穆厚踢为一溜滚，暴跳如雷：

“放你妈的狗臭屁，你还敢在这里狡赖？混帐东西，我们哥几个为了你全叫人看穿了……”穆厚号陶大哭，一口血加上一口唾沫，喷溅着道：

“二哥……二哥，你，你且听兄弟说……”焦二贵又是一记耳光搥上去，边怪吼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这个没出息的下三滥，你是要一个个的把我们气死，不要脸不要皮的小杂种，‘九煞’之中没有你这样的窝囊货……”穆厚抱着头，哭叫道：

“听我说啊……二哥，我说完了，你们打死我，我也甘心……二哥，我只是一时糊涂，并没有背叛公子与你们……”

君惟明吁了口气，没有再听下去，他徐步走到破碎支离的门外，举目向四周环注查视——

有几十具尸体零散的卧躺在周围，到处是血迹斑斑，到处是残体断肢，那些或俯，或仰，或侧，或坐的尸体全是身着灰衣的角色，有的缺了手，有的掉了腿，有的脑袋碎裂，有的，连肚肠也拖出了体外，蠕蠕粘粘，花花绿绿的扯断在地下，盘卷在死者的肢体上，那些血污的面孔，恐惧的形容，宛如还倾诉着这皮命的人内心的不甘与魂魄的哭泣，好惨！

第三十六章 一点灵犀

杀戈仍未完全停火，仍有人影在奔掠逃窜，仍有人影在追扑腾跃，而时有一声暴烈的叱喝传来，时有一声悠长的号叫扬起，这片刻间，几乎连云也变了色，风也凄凉而哀切了……

君惟明舐舐唇，喃喃的道：

“快结束了，这场争夺战……”

就在这时，左边那三幢连成一起的楼阁中，忽地有一条黑影亡命般射了出来，慌不择路奔了这边。黑影之后，却有另一条黑影在追逐着，前奔的

这位仁兄大约是惊破了胆，他不朝庄外跑，竟一直往君惟明站着的这幢楼前窜来！

前面逃命的灰衣人，嗯，是个“独龙教”的角色，他后面，那穷追不舍的杀手，却正是“大金龙”金魁，二人一前一后，眨眼间已到了面前！

那个“独龙教”的人物，长着一条牯牛似的强健身体。然而，这时他却满脸惊恐惶悚之色，汗似雨下，他喘息如牛般奔到这边，也不等看清楚站在门前的人是谁，这名“独龙教”的朋友已上气不接下气的嘶声狂喊：

“老大救我，老大救我，外面追来的是金魁……”君惟明微微露齿一笑，悠闲的道：

“是么？”

就这两个字的功夫，“大金龙”金魁已凌空扑落，来势之快，简直无可言喻。只见黑影一闪，那名“独龙教”的仁兄已被逼出七步，现在，惊魂未定的这个“独龙教”人物，也才刚刚看清了他方才求援之人，并不是他们“二十狼”的老大徐凡！

金魁狂笑一声，身形朝左射出。但是，在射出的一刹又不可思议的突然反弹向右，当人们的瞳孔还不及追摄这位金家家主的快速动作，那个“独龙教”的人物已被震翻半空，连连打着跟斗摔了出去！金魁霍然转身，一拱手，笑道：

“班门弄斧，见笑见笑！”君惟明抱拳道：

“大金龙’果然技业木凡，当家的，在下开眼了！”金魁哈哈大笑着，迈步走了上来。他双手互搓，神色安祥而镇定，完全看不出就在刚才，还有那多性命断送在他手上，宛似方始浇过了一盆花或托着鸟笼子散步归来的形态，他笑吟吟的道，

“大概差不多了，那边几幢楼宇里有十来个‘大飞帮’的小角色，有着三个‘独龙教’什么‘二十狼’的人物，我与二贵兄一进去便摆平了多半，就剩这一个还跑了出来，这小子一双腿倒还挺滑溜！”君推明低沉的道：

“他却不知道今天碰上当家的，不啻是阎王爷的催命帖子到了！”金魁双眼一眨，笑吃吃的道：

“少兄，他更不知道你早已拿着‘生死簿’，等在这里拦路啦！”二人互视大笑，笑声中，金魁道：

“少兄，这里面没有问题了吧？”君惟明道：

“全妥了。”金魁“啧”了一声，道：

“果如你料，少兄，他们并没有派遣什么厉害人物住守于此，这场仗，打得稀松平常……”君惟明笑了笑，道：

“假如以后每一战俱是如此得心应手，我们就要谢天谢地了！”金魁摇头道：

“只怕这种便宜事不会太多了。”君惟明用手一指，道：

“他们来了，当家的。”

金魁侧首望去，可不是，那边，金薇，金尤摩夫妇三人，正分自三个不同的方向流虹似往这里掠了过来！金尤摩夫妇最先到，临上石阶，金尤摩还体贴入微的搀扶着他老婆的粉臂，就好象金丽弱不禁风一样呢。金魁啁啁一笑，道：

“大功告成了？”金丽伸手抚着鬓角，娇柔的道：

“这还用得着你操心，大哥，你妹子和妹夫也不是省油的灯，几个跳梁

小丑如果都摆布不了，我两个只好回家种地了！”金尤摩赶忙道：

“俺只怕老婆累着了，她又事事非争先抢前不可……”金丽一个白眼回敬过去，没好气的道：

“你少给我把肉麻当有趣，君公子在这里，你也不怕人家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笑话？”金尤摩呆了果，打着哈哈道：

“君公子不会笑话的，老婆，俺们这是恩爱夫妻，相敬如宾，君惟明连连点头，道：

“当然，当然！”金尤摩嘿嘿笑了，涎着脸道：

“怎么着？老婆，俺说得不错吧？”金丽又好气又好笑的跺了跺脚，骂道：

“人家是给你面子，真叫皮厚！”

金薇这时也来到了一边。她略略有点喘，一张俏脸也白中透了红，衣裳上还沾着几滴血迹，她左手合执那对匕首，匕首的锋刃上，已全叫浓稠的鲜血给染成赤色了……

金魁心疼的拉过金薇，道：

“乖儿，你没事吧？”金薇淡淡一笑，稍带疲乏的道：

“还好，爹。”金魁轻拍女儿香肩，又道：

“可有什么人逃了出去？”金薇摇摇头，道：

“我想没有吧，凡遇上我的全挺了尸，在过来之前，我还特意里外四周巡视了一遍，未见有活口。”金魁转过脸，向妹子妹夫道：

“你们呢？”金丽忙道：

“和薇儿一样没见着活的，大哥。”金尤摩拍拍顿亮的脑门，道：

“便是有那么个三两条漏网之鱼，大哥，只怕他们也还不过老仇与那位洪兄的截杀哪！”金魁没好气的道：

“如果我们在这里就全清除干净了，不是利落得多？”金尤摩嘿嘿一笑，道：

“是，大哥说得是……”站在旁边的君惟明，抿抿唇，将目光投注金薇脸庞上，金薇也眼波莹莹的回望他，于是，君推明淡淡笑道：

“没带伤吧？”金薇摇摇头，觉得满心甜蜜的道：

“没有……”金魁一见二人这种宛似有情的模样，不由心怀大说，他欣慰的道：

“乖儿，你瞧瞧，君公子比为父的还要关心你呢。”

想不到父亲竟会突然冒出这么几句话来，便是有情吧，也还不是明说出来的时候啊，何况眼前这般环境，亦不适宜点缀上这么软绵绵，柔生生的意韵哪……

金薇的面庞顿时如染红霞，她气又不是，喜又不是，说又不是，嗔又不是，只羞得螭首低垂，连眼也不敢瞟了。君惟明同样十分尴尬，但他到底见过大场面，机智十足，反应快，当下微微一笑，道：

“当家的太客气，令媛与在下交相颇得，且又为了在下冒险犯难，自然在下对她就更加关切……”金魁手抚下颌，呵呵笑道：

“说得好，说得好……”

金尤摩也在一边凑趣的陪笑着。金丽却靠到侄女儿身边，小声的，捉狭的道：

“说得好吗？我的乖侄女。”

金薇羞得粉面酡红，手足失措，她一下子钻进姑姑怀里，不依不饶的呵起金丽痒来，于是，一双佳人嘻嘻哈哈的顿时便缠做了一堆……

闹了好一阵子，金魁始笑骂道：

“看看你们这两个疯丫头，大不大小不小的，一点体统都没有，还不快给我停下来！”云鬓蓬松，俏脸如霞，在一阵低细吁喘声中，这姑侄两人才娇笑不绝的放开了手，胖大的金尤摩马上趋前捏起拳头，小心翼翼的轻捶着乃妻肩背，边爱怜的道：

“也不嫌乏，刚刚耗了力，就又和薇儿皮……”金丽半合眼享受着丈夫的侍候，佯嗔道：

“少罗嗦——甯，轻点嘛！”金魁却以一双笑意盈然的目光瞧着女儿，他心中在说：

“别急，宝贝，别急，只要你的手段高，功夫够，用不了多少，照样也会有人替你捶背啦……”

金魁暗忖着，又转眼去瞧君惟明，但是，君惟明却没有看他，正凝注向山道那边——

跟着过去，金魁这才发觉，嗯，他的手下“肉剑”仇自春与君惟明的得力弟兄洪大贤正双奔向这边，君惟明平静的道：

“看样子，大局定矣！”金魁微微领首，道：

“未出所料！”

很快的，仇自春与洪大贤二人已到近前，两个人神态悠闲，好整以暇，轻松愉快得就宛似赶来赴一场酒宴一样。不待君指明出声，金魁忙道：

“怎么样？可有人逃出去？”仇自春躬身道：

“回老爷，前后有三个穿着灰衣的角色往山道下逃，全让我给了结了，没有一个脱掉！”洪大贤一龇牙，接着道：

“我根本就没有动过手，因为我一直没有动手的机会，那几个浑小子全让仇老哥一个照面就摆平了。我呢，只好蹲在草丛里嚼着草茎干瞪眼！”君柜明笑了笑，道：

“以后有你忙不过来的时候，现在你急什么。”洪大贤哈哈一笑，问道：

“公子，焦白眼呢？”君惟明朝楼里一指，道：

“里面。”洪大贤探头看了看，奇道：

“哦？他一个人在里面做啥？”君惟明笑了笑，道：“你以为呢？”

第三十七章 刀子庄内

洪大贤摸摸后脑勺，笑吃吃的道：

“我看，八成他又施开了拿手好戏——在里头用他的老法了，拷问起什么人来了吧？”君惟明平静的道：

“猜对了一半，他是在惩治一个人，却并非拷问。”洪大贤睁大了眼，道：

“那个人是谁？”君惟明摆摆手，道：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七个人鱼贯行入厅内，厅里焦二贵和穆厚已经到了楼梯下边，焦二贵正铁青着那张马脸，双手叉腰，气呼呼的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穆厚则跪在他

的脚旁，满脸血污，青里带肿，还在一个劲抽噎不停。

洪大贤一下看见了穆厚，不禁大大的愣了愣，他抢前两步又突然站住，惊异加上愤怒，他怪叫道：

“好啊，老么，你他舅子的竟然会到了这里？我估量还得些日子才能和你照面呢。

正巧，老么，那本帐你就现在与我们算一算吧！”穆厚颤索索的抬起那张饱尝了苦头的脸孔，热泪盈眶的叫：

“大贤哥……”洪大贤“呸”了一声，暴吼道：

“别给我哭哭啼啼的象个娘们一样，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个混帐怎的做出那等狗屁事，你就该怎的承担起来！”穆厚哭泣着道：

“我是冤枉的，大贤哥……”洪大贤脸一沉，恶狠狠的道：

“冤枉个鸟！就是为了你们几个没有骨气的东西，连‘九煞’其他的哥儿们也全叫入看扁了，老子们肚皮恼火还找不着人发泄，你个瘟头却在这里喊起冤来？真是可恶透顶！”穆厚抽抽噎噎的道：

“大贤哥，我一定会对这件错事做补偿的。我是吃人骗了……”洪大贤龇裂嘴，厉声道：

“吃人骗了？娘的，你是个三岁孩子？连他娘真假都分不出？为了你这端子窝囊事，岳大哥差点气得吐血，你个舅子摸摸心看，你还有他娘的心么？你就该丢到海里去喂王八！”一边寒着脸的焦二贵，这时走上前来，他用眼色阻使了洪大贤的怒骂叫吼，躬着身子对君惟明道：

“公子，穆厚业已将他此次错失的前因后果全讲明了，应该如何处置，尚请公子示下！”君推明淡淡的道：

“以你之意呢？”焦二贵略一犹豫，苦笑道：

“公子，穆厚与我乃是拜把兄弟，我若斗胆陈言，只怕失之公允，予人以包庇询私之议！”君惟明点点头，道：

“很好，你且退下。”焦二贵心头一跳，揣揣不安的暗觑着君惟明的神色，忐忑的道：

“公子，还请公子看到穆厚年青冒失，更未存心背叛份上，予以从轻处置，‘九煞’兄弟，同感德惠……”君惟明毫无表情的注视着穆厚，道：

“穆厚，你知错了？”穆厚诚惶诚恐的，嗫嚅着道：

“回公子，我，我知错了……”君惟明冷冷的道：

“洪大贤，给我将这厮重责一百皮鞭！”

穆厚闻言之下，激动感谢得禁不住“咚”“咚”“咚”叩了三个响头，他知道，君推明已饶恕他了。这一百皮鞭的惩罚，在“铁卫府”的规律来说，算是最轻的一种——尤其对他的过失来比较，况且，君惟明又叫洪大贤动手执法，不啻是另一个宽怀的暗示，洪大贤乃穆厚拜兄，他，那一百皮鞭子会打得重么？

洪大贤与焦二贵不由满怀兴奋铭感，如释重负，两个人齐齐踏前一步，大喜过望的道：

“多谢公子恩典！”君惟明一挥手，道：

“罢了，大贤，给我带出去打，这一百皮鞭，该会叫穆厚在以后的日子明白，如何选择应走之途，知道凡事小心谨慎！”

“走！”洪大贤一把捡起穆厚，大踏步走了出去，君惟明又招呼金家诸人到厅坐下了，他再吩咐熊二贵道：

“二贵。你马上回去将大队迎接上山，上山之后，传令各人把庄子里外牧拾整理干净，警戒方面办即派遣妥当，哨卡巡逻务须切实严密，事情办完了，晚上叫他们几个掌职弟兄来此共进晚膳！”

焦二贵答应着，匆匆转身离开，君惟明这才长长吁了口气，侧过身来，舒动了一下肢体。

金魁打量着这座前厅的布置，道：

“少兄，这个地方陈设得相当不俗呢，住在这里，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君惟明笑了笑，道：

“当初建盖这片庄院的时候，费了我不少心血，我希望能将这里尽量弄得舒适雅致一点，不想今天竟让那些鬼头蛤蟆脸的小子们白占了！”金魁摸摸下颌，道：

“这不又夺回来了么？老夫看，这一夺回来，恐怕任何人也不要再侵占过去了！”金薇笑着接腔道：

“谁还能再有这个道行？爹！”君惟明舐舐嘴唇，道：

“这只是一个开始，我所失去的，都要一一取回，若有人不愿我这样做，那么，他便须付出代价——”他顿了顿，又道：

“当然，这代价乃是惊人的，但有些属于我的东西，我也不屑取回，而这些东西，我便毁掉！”金魁浓眉微结，道：

“少兄，老夫知你所指……”金薇也低低的道：

“君公子，不要老是想着这些事，在它们尚未来临之前，你又何必自己苦恼自己呢？”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抱歉，只是一涉及这段隐痛，我便不觉满心凝血，一腔悲愤，恨不能活剥了那些好贼恶徒！”金魁深沉的安慰着，道：

“不忙，少兄，总有这一天的，任是谁替那些人撑腰也不行。天该杀他们了，没有什么能救得了他们！”胖大的金尤摩亦插口道：

“大哥说得对，这些灰孙子哪一个也逃不了报应，就算他们是铁打的吧，俺们也要使真火炼化了他们！”金丽咯咯一笑，道：

“胖子，你说起话来可是越来越有板眼了，象个明白工大爷似的……”金尤摩一眯眼，道：

“老婆，俺们夫妻多年，你是到今天才知道呀？”

门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打断了各人的谈话，当他们目光移转过去，才看见是洪大贤走了进来，他右臂上，正搀扶着步履踉跄，衰弱不堪的穆厚！

金魁望着衣衫碎裂，混身血迹的穆厚，赶忙站了起来，悲悯的道：

“快，洪老弟，快扶这位小哥过来，尤摩，拿你的金创药预备着，自春，你去找一桶清水来！”金尤摩与仇自春马上分头行事，君惟明却不禁在唇角浮起一抹深远的微笑，他暗忖道：

“嗯，这一百鞭子，可是打得真快啊……”

在洪大贤扶着穆厚俯卧在一张锦垫长凳上之后，几个人已经七手八脚的为他拭血疗伤起来，颇为热切。

君惟明斜眼瞅洪大贤，也正巧碰上洪大贤暗怀鬼胎的偷眼着他，四目相对，洪大贤不由尴尬十分，他搓着一双毛手，讪讪的道：

“回禀公子，业已逾命惩治过了……”君惟明笑了，古怪的道：

“是么？”洪大贤凑近了一点，咽了口唾沫，窘迫的道：

“公子，呢，可能，可能我下手稍轻了些，但是，呢，也仅仅就是轻了些而已，还乞公子包涵……”君惟明吃吃笑了。道：

“我不怪你，人之常情，我也明白，那一百皮鞭如果真正结实打下去，一个人亦不会象个人样了……”洪大贤干涩的笑了几声，忙道：

“是，公子说得是……”君惟明侧首看了看俯卧在长凳上的穆厚，低沉的道：

“给这小子一点教训正好，叫他也知道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先搞清楚内容与是非，不可糊里糊涂使牵连进去……”洪大贤龇了龇牙，道：

“包管老么不会再蹈覆辙了，公子，这一顿生活虽说我手下留了情，却也够他消受的呢！”洪大贤斜眼瞄了那边一下，又小声道：

“况且，老么更寒的还是府里的规律，他晓得，这一辈子，如果又犯同过，他就永不会有今天的幸运啦！”

外面，“肉剑”仇自春已经提着一木桶清水迅速定了进来，金魁从他手中接过，以一块净布浸湿了，开始小心翼翼的亲手为穆厚洗擦身上的血污。穆厚趴在那里，直痛得龇牙裂嘴，却连哼也不敢哼一下……

一会儿后。

穆厚身上的鞭伤已洗净，并敷妥了药，他将破碎的衣裳穿好了，老老实实的站立起来，垂手一边。

君惟明注视着他，一笑道：

“穆厚，你面子不小呀，还麻烦金当家的亲自为你疗伤！”穆厚惶悚透自眼中，躬身道：

“我……我好愧疚。公子……”金魁哈哈一笑，打着圆场道：

“算了算了，这点鸡毛蒜皮之事提他作甚？少兄，你的弟兄还不就和老夫的弟兄是一样的么？”洪大贤赶忙搭汕道：

“当家的说得是哪……”君惟明瞪了洪大贤一眼，叱道：

“你少开口！”洪大贤心头一跳，噤若寒蝉般乖乖闭上了嘴，君惟明又转向诚惶诚恐站在那里的穆厚，徐缓的道，

“现在，穆厚，我有几件事问你一下！”穆厚恭谨的道，

“是，请公子明示。”君惟明道：

“衣彪生死？”穆厚两颊的肌肉猛一抽搐道：

“衣彪，他还活着，只是听说被折磨得不轻……”君惟明的火气一下子又被引上来了，他大声道：

“你明明知道衣彪被囚受刑，饱尝凌虐，怎的你却不去设法救救你往日的兄弟？莫不成你也怀疑他是意图自立为主，分据称雄么？”汗水隐隐泌自穆厚的鼻尖腋下，他吸口气，期期艾艾的道：

“是……是这样的，公子，为了衣彪……被囚之事，我也曾找着童刚交涉了好几次，但，但是他告诉我，他之所以囚禁衣彪，完全是为了想从衣彪那里讯问出谋害公子的仇家是谁来，他说衣彪定然和谋害公子的仇家有着勾结，否则衣彪不会在公于刚一遇害之际便公然反抗他的管辖……当时，童刚是打着为公子报仇的招牌出面接应的，而衣彪反抗他，不是就算是背叛公子么？他既不愿支持为公子复仇的童刚，显而易见其中必有内幕了……童刚如此一说，我当时不知真象，自也认为有理……”洪大贤火暴的脾气再也忍不住了，他哇哇怪叫道：

“扯他妈的卵蛋！童刚这杂种简直是额倒黑白，抹煞公理！你这小子却

去相信他的，还不叫迷糊还叫什么？只要是一个稍微有点脑筋的人，也会晓得姓童的是在那里指鹿为马，合血喷人！”穆厚呐呐的道：

“我是不知道童刚全是说些假话，更不晓得他自己就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一时不察觉，才误信了他的谎言……”君惟明冷冷的道：

“后来呢？”穆厚润润焦裂的嘴唇，又道：

“后来，我仔细一想，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便私下跑到‘大圆牢’去看他，却被那里的守卫挡住了。那里的守卫没有一个旧人，全是‘独龙帮’的属下，他们非但不准我入牢探视，还暗里告诉了童刚，我，我……就此被派出府去，并且尚受到童刚的严厉警告……”洪大贤重重一哼，怒道：

“没出息的东西！”君惟明一挥手，道：

“说下去。”穆厚又拟道：

“我……我被他们派到洛阳去掌理那边的生财买卖，公子你老知道，我们在那里的生意最多，利润最丰，按说呢，我的地位是比以往公子掌权的时候提高了，可是，实际上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君惟明颖悟的笑了笑，道：

“大约是明升暗降吧？”穆厚连连点头，苦着脸道：

“可不是。名义上我是主掌洛阳城里外全部基业的首脑，实则我这个屁大的权力也没有，他们还派了另一个‘大飞帮’的堂主在那里，那个老小子表面上似是我的副手，实际上却大权在握，任什么事情决定也要通过他那一关，我说的话，我的意见根本不算数，他是上上下下一把抓，熊得就象个爹似的，我，唉，我只是个空壳子……”君惟明淡淡的道：

“傀儡！”穆厚吞了口唾液，涩涩的道：

“是的，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罢了……”洪大贤“呸”了一声，骂道：

“你个小舅子是自作自受！”君惟明揉揉面颊，又问：

“那么，你为什么不好好待在洛阳摆你的新贵威风，充你的大爷？反跑到这深幽冷寂的荒山野岭来作甚？”穆厚马上叹了口气，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红，他的嘴唇蠕动了好半晌，才嗫嚅着道，

“我，我在洛阳受不了这种鸟气，曾和那个‘大飞帮’派在那里的什么堂主争吵了很多次，有一遭还险些动上了手……平时闷久了，便自己寻醉浇愁，喝多了，又大闹大骂。那个老杀胚便遣人把我调到‘刀子庄’这里来，明里是叫我在这边休养身心，实则形同软禁，他非但一步步的解除了我的职权，还令‘独龙教’‘十二狼’中住守在这里的五个人监视着我……”君惟明笑吟吟的道：

“到了这等情景，你有没有感觉内中必有蹊跷呢？”穆厚可怜兮兮的点着头，道：

“有是有，但公子，我当时仅只孤孤单单一个人，便是有满腔悲愤，一肚子狐疑，又济得了什么事！”君惟明面色一沉，突然冷硬的道，

“凡是背理弃义之事，便豁了命也不苟同，凡奸恶阴毒之徒，便粉了身亦该声讨。

穆厚，若是人人似你这般畏首畏尾，忍气吞声，这世上还有什么公正存在？还有什么善恶之分？可耻！”穆厚满脸通红，汗如雨下，沙着嗓子道：

“我……我……公子……我知错了……”君惟明入鬓的剑眉骤扬，寒森森的道：

“你还很多受磨练，多经苦难，才能叫你彻底知道正是非，才能叫你明白江棚男儿所过的铁血生涯！”穆厚期期艾艾的道，

“公子……以后，我会好好去学，好好去做……我，我再也不会沾污你老人家的颜面了……”君惟明毫无表情的道：

“很好，我会记得你说的话！”这时，沉默了很久的金魁启口道：

“少兄，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位小老弟既然受过惩罚，又知过能改，老夫看，你也就不必深责于他了……”君惟明笑了笑，转脸叱道：

“浑小子，你听见金当家的话了，还不谢过坐下？”穆厚连忙感激零涕的道：

“方才承蒙当家的亲为疗伤，今又蒙当家的代为缓两说情，小的实在感激莫名……”金魁豁然大笑，豪放的道：

“小老弟，用不着客气了，你还是好生坐下歇息一会吧，老夫看你的伤也够受罪了……”“红蝎”金薇嫣然一笑，道：

“君公子。你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就消消气吧，整日价尽是发怒，有亏身子的哪！”君惟明有些啼笑皆非，他搓着手，道：

“多谢关怀。”金尤摩也嘻嘻笑了，他道：

“小姑奶奶，你这张小嘴一说起话来，就和只百灵鸟儿一样，那声音要多好听有多好听，嘿嘿，任是那个蹙了一肚皮闷气，只要你这么一劝，都会满心熨贴，混身三万六千个毛孔全清爽爽的受用极了……”他旁边的金丽杏眼圆瞪，柳眉倒竖，狠狠在丈夫多向的肥肩上拧了一把，火辣辣的讥讽道：

“唷，胖子，我还看不出你夸起人来竟然有这么个生动灵巧法呢！”

这对夫妻的有趣动作，不由将君惟明与金魁等人全引笑。了。这一笑，厅里的沉闷空气才算全部消散。

夜，深沉。

整个秦岭山脉全融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全阴在那种凄瑟瑟的夜色里，“朝凤山”上下亦是一片漆黑，山风呼啸，除了半山腰“入云台”那里，还隐隐约约出现几点鬼火一样，的微弱灯光……

君惟明手下的五百多人全住进了“刀子庄”，“刀子庄”所有的七座楼阁，只君惟明，他的几个得力弟兄，及金家诸人合住一幢之外，也他六幢房屋全挤到满满的了，五百多人住在这里，是嫌小了点。

现在，整个“刀子庄”的四周，全密密布置了哨卡，还有十人一队的巡行队伍往来游弋，穿梭不停，低叱厉喝之声此起彼落，时有所闻，一片刀斗森严，防卫周全的景象。

看这场面，“刀子庄”戒备得宛如“铁桶”了！

在那座最大的楼字里的前厅。

高悬的吊灯灯光映照着左右厅里的每一张面孔，四边的窗户已垂下了厚重的紫色花帘，灯光的颜色有些青白，那一张张沉凝的脸庞也显得有些冷酷的青白了……

君惟明坐在一张大围椅上，正在低沉的说话：

“……在此地，我们有三天的时间等待，但这三天之中，并不是叫我们胡吃闷睡，无所事事，第一，整个‘刀子庄’的防守不能有一丁点疏忽，派在山下的眼线探子更不可稍有失职，这事件，焦二贵给我负责。第二，叫儿郎兵刃磨亮，弓箭备齐，全换回‘铁卫府’的白锦袍，我不要再看见那些混杂不清的衣衫，方青谷给我办妥了。第三，等铜城那边传来长安的消息之后，我们便准备展开行动，但三天之内若仍无讯息传来，我们也不等了，马上出发！这些事情虽然皆须一一做到，却并不麻烦。因此，大伙儿仍然会过于劳

累，我要他们个个养精蓄锐，土饱马腾，以待来日血战，所有的大小调度；在这几天里，岳宏远总掌一切，不要任什么全来找我，你们听清楚了？”

围坐四周的“八手煞”岳宏远，“骷髅煞”焦二贵，“焰龙”方青谷齐声应诺，君惟明又看了方青谷一眼，道：

“青谷，你那些火器也得备好，只怕随时都能派上用场，以后的日子，你这条‘焰龙’可真要显显威了！”方青谷恭声道：

“公子勿念，我自会备受候令！”金魁双目炯然的看着君惟明，威武的道：

“少兄，关于进袭‘铁卫府’，你可胸有成竹？”君惟明深沉的一笑，道：

“不敢说‘胸有成竹’，但至少有了点腹案。不过，在正式大举攻击之前，我们须要先完成另一件事！”金尤摩插口道：

“哪一件事？”君惟明朝四周环视了一遍，道：

“救出衣彪。”金魁用力点头道：

“不错，这事相当重要！”这时，“血羯煞”洪大贤急忙道：

“公子，我讨这份差事……”君惟明徐缓的道：

“人选由我来派，去的人不宜太多，人多了反而有害，我要罗昆与我同去，两个人足够了！”金魁马上道：

“少兄，老夫金家亦该派人追随左右，以供差遣，少兄你中意哪一个，连老夫在内，任凭挑选！”君惟明笑了笑，道：

“不必了吧？”金魁摇摇头道：

“多一个人也多一份照顾，少兄，还请挑选！”君惟明不再客气，道：

“尤摩兄如何？”心宽体胖的金尤摩大喜过望，他笑得，双重的肥颌直颤道：

“好极了，君公子，你可真看得起俺啊……”俏艳的金丽急了，她忙道：

“君公子，我们夫妇是不能分开的，胖子去，我也得跟着去，正如大哥所说，多一个人也多一份照顾！”更急的还有金薇，她焦切的道：

“这怎么行？君公子，金家人为你效力，全因我而起。况且其中我也有着牵连，无论怎么说也该我陪你去，不应麻烦姑丈……”金尤摩怪叫一声，道：

“俺的小姑奶奶，人家叫俺去就是俺去，你在那里唠叨个什么劲？这不是去耍呀，是玩命的事哪，你歇歇不成么？”金魁重重咳了一声，严厉的道：

“通通给我住口！”争执中的三个人连忙闭嘴停声，屏息如寂，不敢再吵下去了，金魁目光威猛的看了他们一眼，肃穆的道：

“你看看你们全象些什么样子！老不老，小不个，一点规矩都不借，也不怕人家笑话金家没有家教么？”

金尤摩，金丽，金撮三个人一看老金魁真的动了肝火，哪个还敢再吭一声？全讪讪的坐在那里，连喘气都显得小心翼翼的了……

金魁哼了哼，严峻的道：

“君公子要谁去就是谁去，哪一个也不准争，否则，回去之后一顿家法惩治，大小全是一样！”金尤摩闻言之下，不觉嘻笑颜开的道：

“大哥，如此一说是俺去了？”金魁没好气的道：

“废话！”说到这里，他又转朝君惟明道：

“少兄，在救出贵属衣彪之后，是否紧接着就是全面进攻‘铁卫府’了？”君惟明颌首道：

“不错。”金魁沉吟了一下，道：

“到时候我们是分路进袭呢还是一涌而人？”君惟明缓缓的道：

“在下认为分路进袭比较妥当！”金尤摩心中正十分高兴的，问道：

“就在‘铁卫府’里头干？”君惟明笑了笑，道：

“当然！”金魁又道：

“那么，解救贵属衣彪之事，少兄欲待何时进行？”君惟明爽脆的道：

“明晚进行！”金魁略一盘算，道：

“明晚进行的话，当晚该可以回来了？”君惟明慎重的道：

“早一点出发，再加上好运气，我想当晚上应该可以回转了。”金薇忽然插嘴道：

“君公子，关于那曹敦力告诉我们的那些秘密，你可曾与穆原壮士对证过？真假如何？”君艘明笑道：

“已对证过了，还好，姓曹的所言属实！”

就在和君惟明说话的当儿，金薇用她那双莹澈灵秀的剪水美眸表露了她的希望与恳求，当然，君惟明知道她那无言的烦诉，乃是希望君惟明能代向她老子要求准她相偕同行。但是，君惟明又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启齿呢？于是，他只好无可奈何的苦笑着微微摇头，哪知这一动作，却将金薇气得猛一下别过脸去，连呼吸都顿时急促剧烈了……

君惟明装做未见，对一边的方青谷道，

“青谷，厅里那些忠心旧属可以调派，用什么方式和他用相约，待会你直接告诉罗昆！”“焰龙”方青谷颌首道：

“遵瑜！”金魁咳了一声，又道：

“少兄，那姓曹的虽然有把柄抓在我们手里，却仍须防他一着，而童刚身边的高手颇不简单，你也千祈折留神了！”君惟明真挚的道：

“在下自当谨记，多谢当家的关怀。”金魁爽朗的奖了，道：

“你仍早去早回，山上一切，老夫及家人当会协助岳兄调理安排，你可以放心勿念。”君惟明再谢他，面对正襟危坐的穆厚道：

“穆厚，平素长安方面可会派人来此？”穆厚道：

“不一定，有时候童刚心血来潮，也会派人前来查视……”君推明点点头，交待岳宏远道：

“宏远，童刚不管派了谁来查视，一律拿下，死活不论！”

岳宏远恭声答应了。于是，在那种青白色的灯光映照下，各人又开始商讨起每一步行动的细节来，他们的声调是那么低沉严肃，表情是如此坚毅勇悍，使深幽的黑夜也更显得沉重而冷寂了……。

第三十八章 旧地故人

屋廊的阴影掩遮着君惟明，金尤摩，与“鱼肠煞”罗昆三人，这是一排古老而沉黯的屋宇。黝黑的夜空接着一勾白苍苍，深朦朦的半弦月，在那抹阴影的映遮下，君惟明的面容浮现着一股冷酷与寡情的特异神色，他那双炯亮的眸子，如豹似的闪烁着尖锐而残暴的光彩，假如有人在这时和他照面，只怕会惊惶得连叫也叫不出了！

现在，他们站立的地方，是长安城福寿大路中段一排古朴幽暗的屋廊下，由这里，可以遥遥看见对面恢宏庄严，金壁辉煌的“铁卫府”！

此时此地，站在这种地方注视着那原来属于自己掌管产业，心中滋味不言可知。

就象一场恶梦，一场荒诞而可憎的恶梦，说起来简直不敢令人置信，就在那么一个阴谋之下，自己的一切竟然如此快便全换了主人，而此地的一草一木并未曾移变啊，怎的人们的心就都变了？

上挑的双瞳中闪动着青森森的光芒，又流渗其一种火毒的血红，君惟明的牙关紧咬着，面庞逐渐幻成带着灰绿色的苍白，多少的恨，多少的仇，多少的怨，全在他这惨痛的形态中表露无遗了……

罗昆悄悄挨近了一点，谨慎的道：

“公子，府里好安静……”君惟明毫无表情的道：

“那只是表面，对方的爪牙隐在暗处！”

看了看自己与君惟明身上白袍，罗昆不由咽了口唾沫。君惟明有个固执的习性，除了在万不得已之下，他不愿意自己手下人，私换别种不能表明“铁卫府”标志的衣衫。

当然罗昆知道他的主人坚持这样做的理由何在，在君惟明来说，“铁卫府”的“白锦袍”，它的意义不仅是一件衣袍而已，它更代表着“铁卫府”的光荣、威严，以及传统！

不过，意义到底是无形的，与现实总不一定能相衬合。就以眼前来说吧，在夜间行事，穿了白袍是太不便了，给敌人发现的机会比穿了黑色衣衫多。但是，罗昆又如何敢说？君惟明所以被称为“魔尊”，他的狂，他的傲，他的硬朗，他的倔强，也就在于此了！

君惟明沉默了片刻，抬头望了望天空那勾弯月的位置，低声说道：

“方青谷说是二更时分的那拨巡行者么？”罗昆悄声道：

“是的，准二鼓敲响，会有一拨四个人的夜巡队由府墙左边绕过来，那四人全是府里的旧属，皆是忠于公子的弟兄，青谷老哥告诉我，直接和他们接头就行了。”君惟明淡漠的又问：

“用什么方法识别？”罗昆低声道：

“击掌为讯，三连一单！”君惟明退后了一点，道：

“这几个可靠么？”罗昆用力点头，道：

“绝对可靠，经过青谷老哥考验多次，且已传递过不少消息出来了，这四人中还有一个是二贵哥的远房侄子！”君惟明冷凄凄的一笑：

“只要忠诚便是，我不管他是什么关系，唉！连自己的妻妹都可以背叛，何况他人？”唯唯诺诺，罗昆不敢吭声，旁边，瞥了好久的“毒拐”金尤摩却低咳一下，笑咪咪的道：

“公子，俺看你心情相当不佳？”君惟明强颜一笑，道：

“若是金兄身处我位，只怕亦是如此了。”金尤摩两支肥厚的手掌互搓着，颌首道：

“这是实话，不过，俺劝公子你也别太烦恼。有气出气，有仇报仇，在出气报仇之前，光是烦躁并没有益处。你想想，你在这里自己苦恼，姓童的那个王八羔子说不准正在喝酒吃肉，悠哉游哉呢，这么一比，划得来么？”君惟明不禁笑了，他道：

“多谢金兄开导，我只是骤然归来，触景生情罢了！”

金尤摩压着嗓门，呵呵一笑，道：

“如今视若不见，硬起心肠不去想它，等江山重复，大权回手，那时，要哭要笑不是更爽快得多？”君惟明笑笑道：

“金兄你倒看得开哪！”金尤摩一裂嘴，道：

“所以我心宽体胖啦。”

君惟明刚想再说什么，远处樵楼，已传来隐隐二声锣响，其声袅绕，徐徐飘散回大长安城的四周！罗昆低促的道：

“三更天了，公子！”

君惟明迅速将目光移转过去，真准时，就在那第二响锣声方才消失之际，已有四条人影从铁卫府左角的高大院墙那边转了过来！

“铁卫府”内外是冷清的，街道更是一片寂静，夜凉如水，周遭悄然。那四条大汉与踉踉行走履声沉重而缓滞。在这冥无人踪的深夜里，宛如四个幽幽渺渺的无主孤魂一样……

金尤摩舐舐嘴唇，嘀咕道：

“这四位伙计怎生那等无精打彩，死气沉沉？就象是三天没吃饭一样，连腰都驼了似的？”君惟明目光凝注着那四名大汉，低沉的道：

“可能是，他们也属于心绪不佳那一类原因吧？”金尤摩一听君惟明用上了自家的话，不觉失笑道：

“如是这般，他们就即将宽怀了。”

现在，那四个人已逐渐向这边移近，在摇曳的街角灯光照映下，可以看出那四条晕濛濛的影子，全是一色的青衫。嗯，青衫，童刚给“铁卫府”那批旧人们所规定的区别服饰！

君惟明冷峭的道：

“罗昆，你可以招呼他们了！”

罗昆低声答应，沿着屋廊迅速往前移去，片刻后，已听到几响清脆的击掌声传扬在夜空！“拍”“拍”“拍”——

“拍”！

那四名大汉骤闻击掌之声，突然一怔，之后，他们互觑一眼，又紧张的环觑左右，发现没有什么可疑事物，才匆匆朝罗昆那边快步行去。

在全廊的阴安处，罗昆低促的他们交谈几句，始领着这四个汉子往君惟明立身之处过来，五条人形闪动得捷如狸猫，就这瞬间，前后，那四位仁兄已回然消失了方才的懒散沉滞之态！

罗昆抢前几步，低声道：

“公子，是他们！”

君惟明卓立不动，目光闪耀如电，那四名昔日旧属隔着三尺，已认出了他们的放主——传言早已遭害的故主！

内心的激荡与震撼，可以由他们那四张精练而粗犷的面庞变化上看去，四个人俱在猛一抽搐，颊肉痉挛，热泪夺眶，不约而同的齐齐倒身拜叩，四个人的身子却又抖索不停！

君惟明踏前一步，语声威严却和熙的道：

“时值非常，无庸多礼，你们通通起来。”四名大汉爬起身来，满面泪痕斑斑，为首一个三旬上下的精壮汉子，睁着那双水波莹莹的泪眼，咽声道：

“公于，天可怜见，你老人家大难不死……”君惟明动容的道：

“你们都好？”这名壮汉伤心的道：

“自从公子出事之后，童刚接掌大位，先几天还假仁假义，不多久便逐步显露出他的毒子狼心来，非但专横暴虐，作威炸福，将一般老弟兄更不当人看待，动辄囚禁宰杀，酷刑相加，幸运些的也远遣他方，或是远离府外，如今尚留在府中的一批旧人，可以说是提心吊胆，兢兢业业，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他哽咽一声，又接着道：

“童刚这厮强令我们换下‘白锦袍’另着这身青衫，而穿上青衫的老弟兄们便越发没有地位了，巡夜更，守外府，干重活，当杂役，差不多全是我们的事，平时稍不如他们的意，就连‘大飞帮’或‘独龙教’的小喽罗们也可以随便打骂凌辱，我们等于成了那些人的奴才！”君惟明沉重的叹了一口气，低声道：

“苦了你们……”这名壮汉拭去泪水，又道：

“公子一去，我们……就好象一群失去爹娘的孤儿……”君惟明温和的拍拍对方肩头，坚毅的道：

“不要难过，这种阴暗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叛逆者必须灭亡，你们再忍耐几天，‘铁卫府’就将重光！”那人激动的道：

“公子，我们誓死追随你老，便是豁了命也要将那狼心狗肺，胡言虚语的童刚铲除掉！”君惟明点点头，沉缓的道：

“很好，你的名字是——”那人连忙道：

“小的叫田朴，焦二贵焦爷是小的表叔……”君惟明平静的道：

“焦二贵如今正与我在一起，他应该庆幸有了你这么个忠肝义胆，不为力屈的侄子！”田朴受宠若惊的躬身道：

“公子夸誉，小的不敢——”君惟明又拍了拍田朴肩膀，道：

“田朴，现在府里的旧日兄弟还有多少？”田朴不加思索道：

“约有五百余人！”君惟明怔了怔，慨然道：

“记得在我出事之前，府里上上下下的弟兄几近一千工百多人，怎的就这不足两个月的光景，便减少了这许多？”田朴抽噎了一声，唏嘘着道：

“方才已向公子禀告过了，这两个月来，光叫童刚寻小隙以莫须有之罪名杀害掉的弟兄便有三百多人，被他逐离出府的也有两百多人，其他两百多人亦全七零八落分派到外地去了……”君惟明恨得一挫牙，道：

“好歹毒的手段！”罗昆也双目赤红的道：

“这厮全是排除异己！”君惟明强忍愤怒，又道：

“田朴，方才你说旧日弟兄们派在外府司职？”田朴忙道：

“是的，从前院公子往日用来待客的‘五全厅’开始，一直到‘雁楼’、‘白楼’、‘巧楼’、‘凤楼’、‘丹楼’、‘魂楼’，童刚全交给‘大飞帮’的人把守，再朝后面，公子昔日用以议事的‘千霸堂’则清一色由‘独龙教’的人马警戒，除此之外，‘雁楼’、‘白楼’更加派了‘独龙教’的好手轮番司勤，严密防卫……”君惟明冷静的道：

“‘大圆牢’与‘血牢’可是由‘大飞帮’的人把守？”田朴点点头，道：

“是他们的人把守……”君惟明双目中煞光暴射，又道：

“那么，你们只能在‘五全厅’的地域里活动了？”田朴伤感的道：

“公子说得是，昔日的那批老弟兄只能在‘五全厅’前面活动，守着那六排平瓦房舍及一片方地，四块园圃……即便如此，还有‘大飞帮’或‘独龙教’的人随时监视，有如防贼……”君惟明恨恨的道：

“童刚住在哪里？”田朴“唉”了一声，摇头道：

“这厮奸狡得很，他住在哪里根本不一定，有时他住在‘千霸楼’，有时留宿‘丹楼’，有时却待在‘巧楼’，除了他那些心腹爪牙之外，没有人知道他晚上确实的留宿地方……”君推明心中刹时涌起一股熊熊火焰，咬牙切齿的道：

“说不定他住在‘雁楼’或‘白楼’的时间更多！”

田朴猛一惊，他晓得“雁楼”乃是君惟明的未婚妻费湘湘所居香闺，而“白楼”则是君惟明胞妹君琪居住之所，而费湘湘、君琪两人与童刚间的暧昧关系，在“铁卫府”里已成为耳语事件，正在悄悄传扬，只是大家都不敢明言直说罢了。男女之事最难保密，任是童刚如何掩隐，也往往在无意间流露出来。尤其于此情此景之下，“铁卫府”的一批故人俱皆有心，童刚和二女间的言谈举止。只要稍微异常，即入人眼，何况他们还真的有着这种龌龊勾当呢？岂又能纸包火？田朴还以为他们的魁首不知此事，因而一直不敢胡说，现下君惟明骤然点破，倒反使田朴震惊莫名了！

田朴噤着，惊慌的道：

“公……公子你老也疑心到了？”君惟明冷冷一哼，道：

“不仅疑心，我且有人证！”田朴惊骇的道：

“如此说来……公子，这件大家全猜疑很久的事情……约莫，呃……约莫是真的了？”君惟明双目带血，暴烈的道：

“真的！”一侧，罗昆严厉的瞪着田朴，狠狠的道：

“混帐东西，不准再提此事！”田朴猛一哆嗦，面红耳赤的躬身道：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罗昆转朝君惟明，悲愤的道：

“公子，此仇必报，此辱必雪，尚乞公子莫以此伤身伐心！”君惟明惨然一笑，沉痛的道：

“罢了！”为了要使空气缓和一点，金尤摩只好拉过田朴，粗着嗓子问道：

“来来，俺来问，你这糊里糊涂，楞头楞脑的浑小子——”罗昆在旁叱道：

“见过金爷！”田朴慌忙施礼，金尤摩笑呵呵的道：

“俺问你，你方才说君公子的旧属尚有五百来人。这五百来人当中，有多少是忠心不二，誓死效忠你家公子的？”田朴一挺胸，断然道：

“全部！”金尤摩猪泡眼一翻，道：

“不会错么？”田朴坚定的道：

“金爷，小的可以用脑袋担保！”笑吟吟的直点头，金尤摩又道：

“那么，‘独龙教’与‘大飞帮’在府里各有多少？”田朴想了想，道：

“回金爷，‘独龙教’的人约有二百，‘大飞帮’可多了，怕也在五百人上下，但‘独龙帮’的人手虽少，一般来说，却尽多能者。据小的知道，他们的好手以序分为：‘四白龙’，‘八角蛟’，‘十二凶’，‘十七雕’，‘二十狼’，‘三十七雄’，他们的教主是‘紫胡子’凌欣——”金尤摩呵呵低笑，道：

“‘紫胡子’与俺也真是有缘，十一年前俺和他为了一票红货闹得天翻地覆，十一年后，看样子俺又要和他消遣消遣了……”他说到这里，又道：

“小子，说下去！”田朴舐舐嘴唇，续道：

“‘独龙教’除了这些高手之外，其他一些角色也十分不弱，个个都有两下子，说句不怕丢人的话，金爷，就算他们的寻常角色，也能敌住我们这边的三四名弟兄！”金尤摩颌首道，

“难怪他们人数较少了，却端的是艺高胆大哪！”田朴接着又道，

“另外‘大飞帮’的能人也不少，他们的帮主是‘白虎’刁忌，属下六堂，一坛子分为‘寒松堂’、‘银翅堂’、‘五雷堂’、‘尚义堂’、‘紫旗堂’、‘青刀堂’，党上亦各有强手多人。如今，除了‘寒松堂’、‘银翅堂’与掌刑资之‘墀坛’所属留驻府中之外，其他全分派到四周各地去掌理我们原先的基业买卖去了！”一边，罗昆插口道：

“公子，老么告诉我，在‘洛阳’的那个‘大飞帮’堂主就是他们‘尚义党’的堂主，那个家伙称为‘鞭绕三山’叫丁罕！”君惟明冷冷的道：

“他们‘五雷党’堂主曹敦力在‘麟游’，‘紫旗堂’堂主贺云峰在‘铜城’，剩下‘青刀党’堂主不知派在哪里！”罗昆小声道：

“‘五雷党’堂主受制于我，‘紫旗堂’那姓贺的已经归天，根本不能算数了。那‘青刀党’堂主所在之处，到时候一问曹敦力就知道了。”君惟明微微颌首道：

“田朴，你可知道‘大飞帮’、‘五雷党’堂主‘冷面双环’曹敦力此人么？”田朴忙道：

“知道此人，他就在今天凌晨才风尘仆仆，面无人色的赶来府中，听说他们驻守的地方出了乱子，让人捣了个一场糊涂！”君惟明冷冷一笑，道：

“你们知道是谁干的？”田朴目注君惟明，惊喜的道：

“可……可是公子？”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不错，田朴，曹敦力住的地方在哪里？”田朴沉吟的道：

“十有九成是在‘魂楼’，如今‘魂楼’拨给了大飞帮的一些首要居住，‘凤楼’拨给‘独龙教’的好手们盘桓，‘巧楼’则由‘凉山派’的一般人留住。童刚那厮自己占着一幢‘丹楼’，他身边有几个寸步不离的硬把子亦就陪同他住在一起。童刚换到哪里宿夜，那几个人也跟着换到哪里……”君惟明摆摆手，道：

“曹敦力若是住在‘魂楼’，我们可有法子通知他一声？就说我来了，叫他马上出来相见？”田朴大吃一惊，呐呐的道：

“什，什么？去通知曹敦力，说公子来了？这，这……这不是等于向敌人告警了么？”一边，罗昆不耐烦的道：

“曹敦力已经归服了我们。当然，这是要绝对保密的，你们如能设法令他出来一见，可以免掉我们今晚不少麻烦！”君惟明补充道：

“我们今晚来此，目的是要搭救衣彪！”田朴闻言之下，兴奋的道：

“好，起三更的时候，将有我们的老弟兄由前面大厨房送宵夜到‘魂楼’，去给那些龟孙子们享用，那时可以觅机暗告曹敦力，出来谒见公子，只不知公子要他到哪里相会？”君惟明略一沉吟，道：

“前府的，‘妍园’怎么样？”田朴连连点头道：

“那里最好，公子，非但地方僻静，少有人至，而且更在公子旧属守卫之下，不会被敌方爪牙发现……”君惟明道：

“就是如此决定，我们在‘妍园’等候曹敦力到来！”田朴躬身为礼，道：

“小的这就回去安排交待——？”君惟明又沉声道：

“此事须找个仔细可靠之人，且不可张扬宣泄，以防对方耳目！”田朴忙道：

“遵谕。”说着，他刚想转身，却又停住，谨慎的道：

“但，公子如何进府？是不是要小的暗中将公子到来之事告诉现在司勤

守夜的一干弟兄？”君短明摇摇头，道：

“这个你不用烦心了，我们自有方法，我们今夜来此之事不要多为人语，免露形迹，你只叫曹敦力速来‘妍园’便可！”

田朴恭谨的答应，回身带着他三个弟兄快步行去，他们方才离开，君惟明一招呼罗昆与金尤摩横过对街。

三个人藉著黑暗的掩蔽，迅速朝“铁卫府”宏伟高耸的院墙移近，那纯以白云石堆砌而成的围墙，从上面看上去是如此雄浑而广浩，给人一种窒息、威下感觉，它静静的持立在那里，就好象一片永不摇撼的山屏！

金尤摩压著嗓子，道：

“君公子，翻墙进去么？”君惟明点点头，道：

“是的。”后面随着的罗昆有些迷惘的道：

“公子，有三处暗门可以进去呢……”君惟明闪动着双寒凛的眼睛，道：

“不错，但童刚也会知道那三处暗门。”很快的，他们三人已贴到“铁卫府”前府的院墙石基之下，君惟明四周打量了一会，语声平静而冷漠的道：

“罗昆，从暗门进去当然方便，但童刚那边也必会想到这一层上，他们一定能判断出凡是府中故人若欲潜回，大都将循此捷径。因此，极有可能他们在这三道暗门里设下陷阱，不过，我们却不上这个当！”罗昆低低的道：

“昔日公子可曾告诉姓童的这三处暗门所在？”君惟明冷冷的道：

“这并不重要，费湘湘、君琪，以及雷照几个人全知道，他们知道，和童刚晓得又有何异？”君惟明说到达里，又朝左右察查了一遍，低促的道：

“罗昆，你先上！”罗昆一掖袍角，又将披肩长发挽在颈间，小声道：

“公子，我开始了！”

“了”字方出口，罗昆瘦削的身形平地拔起，双臂在半空中猛挥，“呼”的一声，他已扑到高有四丈的院培顶端！

俯在墙顶的罗昆屏息如寂，朝里面仔细察看了一下，然后，伸出手来向外示意——

几乎就在罗昆的手臂刚刚挥动，君惟明与金尤摩已到了他的旁边，三个人全俯贴墙顶，一声不动——

君惟明目光尖锐的逐处搜视，边细声道：

“没有岔眼的事么？”罗昆小声道：

“没有。”

现在，君惟明发觉除了在五十步之遥，一排砖房旁边有两名青衫大汉在抱刀守卫外，附近并没有其他桩卡，墙下是一小方园圃，顺着这里往左走十尺，就是那片布置得相当巧雅宜人的“妍园”了。

金尤摩悄悄的道：

“下去吧？”君怪明点点头，道：

“金兄，你与罗昆请随后。”

君怪明说着，一个翻滚拄下坠去。但是，就在他的躯刚刚滚下的一刹，他的双脚已猝蹬墙面，宛如一溜闪光，刹那间已凌空射入那边的“妍园”，行动之快，简直无可比拟！

金尤摩赞叹的吸了口气，也如法泡制。别看他块头大，身手却是这般迅捷，腾跃之间，亦已紧跟着，罗昆又快又急的随后跟到，但是，他却并没有前面二位那种轻功造詣，就这一施展，已微微红了脸！

三个人全隐伏在一座花架之下，花架上攀的是“黄钟花”。如今时值深

秋，那些澄黄娇丽的美嫣花朵已凋零，只剩下虬结萧条的长梗枯枝罢了……

身形伏下之后，他们立即四处探视，严密戒备。好一阵子，君惟明才收回目光，悄然道：

“没有埋伏！”金尤摩肥厚的下颌颤了颤，道：

“这地方好大，乖乖，简直和王宫差不多了！”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大事定后，金兄，我将亲引你随处观赏！”金尤摩笑了，小声道：

“俺先谢啦……”他接着又道：

“光是建造府第，君公子，只怕也耗了你不少心血钱财吧？”

第三十九章 不堪回首

君惟明轻轻用手拨起几根梗摆弄着，淡淡的道：

“不错，盖这片房子，我前后找了十二个有名的工匠及丹青妙手来筹计绘图，修改了七次才最后决定，记得当时整整动用了五百工人，费时近两年才建成。这其中，大约花了我三十万两纹银！”金尤摩伸伸舌头，道：

“好家伙，三十万两银子，你真舍得啊……”君惟明笑了笑，道：

“大宁河金家亦是富甲一方，金兄，你言重了！”金尤摩舐舐嘴唇，细声道：

“其实公子有所不知，俺金家说起来固然有两个子儿，但却一手进来一手出去，人口众，开销大不说，俺那位内兄又是出了名的慷慨人，使起银子周济的朋友又多，如若不是买卖还算做得大，早他熊的喊天啦……”君惟明低沉的道：

“江湖中人聚财最为不易，这并非仅指江湖中人不懂樽节，财如粪土，不屑受其所制而已……”金尤摩点点头，道：

“你说得有理，君公子。”

于是，君惟明沉默下来，他目光迷濛的投注向“妍园”的后面，他知道，隔着这里十多丈外的那幢高大屋宇的楼台，是“五全厅”，“五全厅”的后面便分左右并立着的六座楼台了，右边那三幢金碧配紫的楼台，是“雁楼”、“白楼”与“丹楼”，左边那三幢，就是“巧楼”、“魂楼”和“凤楼”了，当初建造这六座楼阁之时，他记得曾经费了不少脑筋，耗了不少心智，处处要它美，求它雅，虽一道拦干，一角飞檐，也用煞功夫。

筑成后果然是画栋雕梁，美轮美焕，淡红浅绿，爽白涤目，任何一点装饰，任何一处设置，也都那么美雅瑰丽，巧致无双，没有人看见了不赞誉，没有人看见了不羡慕，“铁卫府”的豪华雄伟，当即在江湖上传为美谈，尤其是那幢别具匠心的“雁楼”，更留给了人们多少夸誉和赞叹，当时，君惟明已拥有了一个年青人梦想拥有的一切——财与势，他更多出的一样，便是他的未婚妻子费湘湘。

费湘湘的绝色容颜是天下武林中闻名的，几乎少有人不知道她的美，少有人不知道她的艳……君惟明已经有了这些多少人终生都不可攀附的，他的远景是绚烂而光阔的，他年青，英俊，有智慧，有魄力，有胆识，更有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他已是“长安”霸王，江湖里有数的大豪，再隔些年，问鼎天下武林盟主，一统两道江山的可能性，是异常有望的。而君惟明也曾

经这样想过，他也往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了，他的意志是坚强的，毅力是不屈的，精神是充沛的，他有着丰原的条件及本钱，将来的一切，正充满了希望，洋溢着幸福——

但是，却在一夜之间便全变了，有如天崩地裂，日月颠转，只在那一个晚上，他所拥有的一切，他的远景，他的希望，甚至他的生命，几乎完全破碎，完全失落了！而令他遭到这种毁灭打击的人不是别个，竟然就是他生平最相信，也最疼爱的一些人！他的至友，他的未婚妻，与他同胞同种的亲妹妹！

满口的钢牙紧挫有声，军惟明的双眼全红了，他的面色是青森森的，白苍苍的，又泛着一片黯黯的灰丝，可怕极了，也冷酷极了，有如一头噬人的豹子，一头愤怒的雄狮，一条露出致命毒牙的响尾蛇！

罗昆心里是战悚的，忐忑的低叫：

“公子……公子……”君惟明突的一抖索，有如自一场可怖的梦魇里猝然惊醒，他呻吟似的“哦”了一声，用力摔摔头，以手背拭去额际的冷汗，疲乏的道：

“什么事？”罗昆咽了口唾液，悄声道：

“你老不舒服么？公子……”君惟明苦涩的笑了笑，道：

“没什么，只是心里有些闷……”罗昆关切的道：

“要不要先躺下来歇会儿？”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用——”他看了罗昆一眼，又笑着道：

“你是糊涂了，小子，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还能躺下来睡大觉么？”罗昆搓搓手，哑声道，

“公子方才的脸色好不吓人，公子，你老的习惯我知道，每当你有了这种颜色的时候，不是在杀人之前，便是心里极端愤恨的表露……多少年了，公子，一看见你这形容，我还禁不住白骨缝子里哆嗦……”君惟明喟了一声，道：

“别说得这样没出息。”他顿了顿，又道：

“罗昆，你可有一种什么感觉？”罗昆微微一怔，迷惑的道：

“什……什么感觉？”君惟明伤感的一笑，道：

“你不觉得，这原是我们自己的地方，而今我们来了，却用这种见不得人的鬼祟方法潜入，乃是一件无比可笑，异常可悲，又可恨又可耻之事么？”罗昆激动的抽搐了一下，悲愤的道：

“公子，我早就兴起这种感触了，只是你老不提，我不敢说……公子，这些羞辱、仇恨，我们一定要洗雪……”君惟明轻轻用手拍了拍罗昆肩头，道：

“一定的，罗昆，这是一定的……”一侧旁，金尤摩低咳一声，安慰的道：

“二位且请宽释，那些债，俺们可以点着数一笔一笔朝回收，包管便宜不了那干王八羔子！”

君惟明强颜一笑，没有回答，他将视线缓缓地转到一个方向，那个幽寂而黑暗的方向，嗯，是“雁楼”的所在，君惟明不愿想，却又抑止不住的要想，他想着，现在，已是深夜，住在“雁楼”的费湘湘可已入梦了？她会睡得着么？如是难以成眠，如今她又在做什么？还是象自己一样正在想着相同的事情？

她的闺房是自己与她合力布置成的，便是里面的小摆设，小点缀，也全经过两个人的共同磋商，细心思量，那间房子，就算闭着眼也摸熟了……尤其是她的卧榻，自己更派人请来巧匠特制，要大、要宽、要软，不能摇晃，不能出声，更不能失匀，那张卧榻全是用一种珍贵罕异的“玉馨木”制成，是洁白又隐泛着兰晕的美丽色彩，又安详，又悦目，还若有若无的散发着一股兰花似的幽雅芬芳，床垫是六层缝裹着丝棉的锦褥上面，铺着水儿绿绣着连串白色小茉莉花的缎面——一式的床单有六十条之多，被子也是水儿绿的真丝面里，精工缕绣着同样的花式，那也备有二十条余张，雪白的绸枕又大又软，香喷喷的，缘着金丝边的纯羊毛毯是西陲一个大豪所赠，记得他有一百条，堆满了费湘湘的橱柜，榻前的芙蓉帐，罗纱幔，无一不是精品，甚至连她的绣花鞋，也是自己请人专门缝制，而一缝便是各式各样的三百双，有大半年的时间，她几乎天天穿着不同的花鞋，金丝缕的，银线镶的，翠带缀的，有百凤图，花卉形，吉祥案，形形色色，每一双鞋，收起来的时候，往往连鞋底都还白净净的没沾上多少灰，清爽得就和费湘湘的人一般……

好象是罗昆在低促的呼着自己——那个声音却宛如来自一个朦胧的梦幻中幽幽渺渺的——猛然一惊，君惟明回到了现实，他听清楚了，正是罗昆在低声叫着：

“公子，公子……”君惟明暗暗骂了自己一声，使劲搓搓脸，心平气定之后，他侧首道：

“嗯？”罗昆忙道：

“公子你听，可是有人来了？”

马上聚神倾听，几乎是立即的，君惟明已听到了一阵细碎得宛不可闻的衣袂飘动，与脚步移行的声息！

君惟明点点头，道：

“左侧方，只有一个人，轻身之术不差，现距此处约有百步！”金尤摩赞道：

“好功夫！”他随即又道：

“能听到远处的声音并不困难，但要判断出是什么声音，多少距离，行进方向，甚至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人的功夫如何，这就大大的不容易了！”

君惟明一笑道：

“过奖，来人可能就是曹敦力了！”

金尤摩与罗昆两人尚未及回答，左侧方的林园幽处，已出现了一条瘦削的人影，那人似是顾忌着什么，又象在找寻着什么，闪闪缩缩的往这边掠了过来！

君惟明细细一瞧，低声道：

“是他，曹敦力！”

瞬息间，曹敦力已到了七八步外，他四处张望着，小心翼翼的便待朝另一个方向窜——

“嘘！”君惟明撮唇低嘘了一声。

曹敦力象是成了惊弓之鸟，骤闻“嘘”声，竟不由吓得霍的跳起，飞快闪入旁边的一丛草木里！

君惟明摇摇头，又“嘘”了两次，片刻后，曹敦力才伸头出来往这边觑探，终于他步步戒备的挨了近来。

君惟明等他进了花架之内，才冷冷的道：

“曹大堂主，你的胆子好大呀！”

曹敦力一听到君惟明的声音，才如释重负的长长吁了口气，他象跋涉了千山万水一样，疲乏得连两条腿都宛似瘫软一了！

君惟明连忙靠向等人隐藏着的花架深暗处，曹敦力一面、擦汗，一面竭力使自己急促的呼吸平静下来，他顾不了君惟明的讥诮，沉着胸口，喘着气道：

“我的天老爷，你们怎的来得这般快法？我今天早晨才巴巴赶到，晚上你们就来了？”君惟明淡淡的道：

“夜长梦多，还是早点行事较佳，你还不错，果然也依我十日之限以内赶来了长安！”曹敦力叹了口气，苦着脸道：

“敢不遵令？我那条老命还牵在公子你手里……”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怎么你这么久才来？可是有什么不对？”曹敦力惊惶的朝四周看了看，低哑的道：

“公子呵，这是童刚的地方，也是本帮和‘独龙教’，‘凉山派’，以及一干好手们的萃会之所，不象在外面那样海阔天空，无所忌惮，一个弄不巧，用不着你那‘隐穴法’施威，他们就先搞我的脑瓜了……”他歇了口气，又忐忑的道：

“我是做梦也想不到，公子你竟会用这种方法叫人通知我，那两个送宵夜的青衫奴才——呃，对不住，他们都是这样背后称呼你的那些旧日手下……我是说，那两个青衫汉子，送宵夜到‘魂楼’，却对守卫的本帮儿郎说我吩咐过他们也给我来上一份，天知道我早睡了，楼下的一个弟子上来敲开我的房门，问我要不要来一碗鸡场混沌？唉，我正想发火，还好那个青衫也跟了上来，向我连使眼色，这才叫我醒悟过来，幸亏我脑筋转得快，否则岂不砸锅了！”君惟明一笑道：

“打扰你的清梦，曹大堂主，真是非常抱歉，不过，舍此之外，我别无选择，你说是么？”曹敦力心腔子一跳，忙道：

“不，不，这是——应该的，呃，应该的……”君惟明沉声道：

“如今有一件事须要阁下赐助，这件事异常重要，我想，便是我不说，堂主你约摸也会猜中几分吧？”曹敦力吞了口唾沫，干涩涩的道：

“可是，嗯，搭救衣彪出囚之事？”

第四十章 身入虎穴

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错！”曹敦力吸了口冷气，紧张的道：

“今夜现在？”君惟明冷凄凄的一笑，道：

“否则，等到明年么？”曹敦力低哑的苦笑了两声，嗓子发沙的道：

“当然不能，当然不能……公子之意，是须要我做些什么呢？”君惟明平静又冷漠的道：

“衣彪被囚于‘血牢’之中，这个消息是不会错的了？”曹敦力连连颌首，肯定的道：

“一点不假，如有错，我可以用脑袋担保！”君惟明古怪的笑了笑，道：

“很好，如今第一件要麻烦堂主你的，是要请你告诉我们姓童的在‘血牢’内外做过了什么手脚？伏下什么陷阱？”曹敦力咽了口唾沫，低促的道：

“今天清晨，我在赶到府里以后，业已用心刺探过了，据我所得的消息，‘血牢’中一共囚禁着十六个人，除了那衣彪之外，另有十五个也全是公子你昔日的旧属，把守‘血牢’的人都是本帮‘墀坛’的弟子，约有三十名左右，这三十名弟子当中，有‘墀坛’的‘行刑手’十名——所谓‘行刑手’，使全乃‘墀坛’的硬把子了，本帮‘墀坛’乃专示掌刑之责，‘行刑手’有二十名之多，除了他们，‘墀坛’坛主也就住在旁边一幢小精舍里，此人姓卓，名斯日号称‘无情马面’，是个六亲全不认的狠角色，也是我们帮主的心腹死党！”君惟明冷冷的道：

“据我推断，童刚之所以将衣彪的性命留到今天尚未加以杀害，目地即是想引诱‘铁卫府’的忠贞兄弟回来搭救，藉以围歼，遂他斩草除根的毒计，因此，他恐怕不会就这么摘单只派了几十个人把守‘血牢’而不另设陷阱吧？”曹敦力凝视君惟明，缓缓的道：

“君公子，你的推断非常正确，童刚正是如此打算。”双目中寒光微闪，君惟明继道：

“这是件十分容易猜测的事。”接着，他又道：

“请告诉我，他是用什么法子准备坑害那些潜入‘血牢’搭救衣彪的人？”曹敦力沉重而爽快的道：

“我便向公子一一明禀，童刚所用的方法极为简单——但却有效，那三十名守卫，每个人全配有一只银哨，只要警兆甫现，他们无论何时何地立即便狂吹银哨，那哨子的声音尖细清亮，而哨音一起，整个分布府中各处的人手使马上朝‘血牢’集中，每一条通路，任何一条出口，也会由早就派定了的硬把子卡死，将‘血牢’四周密密包围禁制，换句话说，那三十个守卫只是摆摆样子而已，他们真正的责任，乃是做传警的工具，实际上行动的，还是闻警之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高手，这种布置非常厉害，府里业已演练过多少遍了，一旦情况发生，人人都能尽快进入位置，切实扩展力量！端的纯熟老练无懈！”一侧的金尤摩哼了哼，道：

“鸟的个‘无懈可击’！老曹，你他娘这样说俺就第一个不服气，天下之大，有什么事敢说十全十美，恰到好处？就算是一块生铁板吧，细找细看也能寻出针尖大的漏洞来，又何况只是一群活蹦乱跳的人熊？若是这干灰孙子实在围得紧，俺们就不会硬给他捣个仰儿翻天？”曹敦力一肚皮火，却又发不出来，只好忍着气陪笑：

“这位兄台，呢，当然你也说得有理……”金尤摩笑嘻嘻的道：

“俺叫金尤摩，是大宁河金家的娇客！”宛如一下子吞了个枣核到喉咙里，曹敦力几乎噎住了，他大瞪着一双眼睛，惊震的道。

“‘毒拐’？”金尤摩呵呵笑道：

“正是俺这不才！”曹敦力怔了半晌，始呐呐的道：

“如此说来，金家的人全帮着君公子了？”金尤摩一翻猪泡眼，道：

“老曹，你这不全是废话了么？若俺金家不全帮着君公子，俺如今瘟在这里是干鸟？”

“毒拐”金尤摩是近二十年来北地的有数棘手人物之一，他也是黑道上响当当的怪杰，非但出了名的骤悍勇猛，更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光是他个

人的万儿已能震得人双耳雷鸣，何况更衬上大宁河金家的招牌？曹敦力久走江湖，自是知道金尤摩是个什么样的角色，眼前，明白了君惟明的垫底子，这位“飞大帮”的堂主就越发提心吊胆，认了命了。

这时——

君惟明又低沉的道：

“童刚这个法子果然简单而又周密，用不著多费心思，更用不着再施手脚，却能达成他那阴毒目的——！”顿了顿，他又道：

“除此之外，曹堂主，‘血牢’中可还有什么花样？”曹敦力摆摆手，道：

“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太清楚了？”金尤摩搓搓手，狠狠的道：

“公子，俺的意思是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叫这些邪龟孙吹他娘的银哨子，任他们吹断了气，俺们也不理那个碴，你尽舍破牢救人，俺呢？就与罗昆老弟在外头和他们硬顶，等你救人出来，俺们再杀开一条血路，冲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沉默了好久的罗昆也开口道，

“公子，我看也只好这样做了……”君推明抿抿唇，平静的道：

“曹堂主，那把守‘血牢’的三十个人，有无可能在不为察觉的情形之下，一举歼之？”曹敦力摇摇头，道：

“没有可能，那地方我在今天中午亲自前去看了一遍，三十个守卫，除了有五个在牢里留驻，五个把着牢门之外，其余二十名全围着‘血牢’四周站立。公子，你一定知道，那‘血牢’四周没有任何掩蔽，二十个人又都站在明处，彼此全能看得清楚，到晚上更点起灯笼火把，照耀得宛如白昼，每个人相距约有十步左右，任是再高的本领，再快的身手，也绝然无法在同一时间将那把守牢外的二十个人全部解决！而只要有眨眨眼的空隙，已经足够他们之中的一个拿起哨子狂吹报警了……”此刻，金尤摩又道：

“关于这一点，公子，俺们想得到，那姓童的王八羔子，也约模早就盘算过了！”君俊明淡淡一笑，道：

“我之所以不愿硬闯，金兄，其中实有顾忌——”金尤摩忙问：

“什么顾忌？”君惟明深沉的道：

“如若童刚早有密令交待，那留驻牢里的五名守卫，只要一闻警讯即刻下手，杀害衣彪等人。便算我们破门冲进，只怕也来不及了，那时，纵算我们能以血偿血，百倍索回代价，又有什么意义呢？”看着金尤摩，他续道：

“而照童刚的为人行事手段来说，他这样做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我们若是打草惊蛇，明干起来，只怕就会徒劳无功，并加速衣彪等人的死亡了！”沉吟了片刻，金尤摩终于同意的道：

“嗯，公子说得有理……”“鱼肠煞”罗昆有些沉不住气的道：

“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君惟明思考了一阵；毅然道：

“为今之计，只有牺牲曹堂主这条内线了！”曹敦力全身蓦然冷了下来，惊恐英名，张口结舌：

“我……我……公子……我……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你答应……答应过……不加……加害于我……”君惟明知道曹敦力会错了意，和熙的道：

“曹堂主，你切莫慌张，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去舍命或要你的命，只是为了这件事你以后恐怕就将泄露秘密，难以在‘大飞帮’中容身立足了，这样也好，与其弄到最后再昭揭出来，还不如今天便弃暗投明！”曹敦力惊疑不定，呐呐的道：

“公子之意是？……”君惟明道：

“很简单，救出衣彪之后，我们即将向‘铁卫府’正面展开攻击，那时，也用不着再有什么内线了，大家全是硬碰硬的干，如果你尚夹在其中，于敌我双方全有碍难，你帮着他们和我们真打也不好，假斗亦不成，而我们一和你照上面自亦碍手碍脚，不能畅所欲言，干脆，今夜你就正式投向我们这面，免得日后你成天提心吊胆，还得防着你身边的同伙，我们也好长驱直入，无忌无惮了！”曹敦力怔愣着，犹豫不决的道：

“但……但是……公子，‘大飞帮’与童刚只怕不会放过我啊……”君惟明冷冷一笑，道：

“他们不会有空暇来找你的，曹敦力，他们为自己挣扎活命都嫌转挪不灵了！”曹敦力流着冷汗，青着面孔，颤栗的道：

“不过……不过……童刚左右能人很多……君公子，这些人也将会寻我晦气……”君惟明冷酷的道：

“你既投奔于我，曹敦力，我便负责你的安全，更会使你获得代价，如今正邪明暗与胜负之势全摆在面前，曹敦力，我不勉强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曹敦力哆嗦着，唇角也在一下接一下的抽搐，又是痛苦，又是畏惧，又是惶惑，又是焦灼的反复思虑着，好一阵子，他终于咬牙道：

“罢了，我也只有这条路好走！君公子，我跟你！”君惟明拍拍他的肩头，道：

“这才是明智之举。”金尤摩亦笑道：

“可见老曹你尚未完全糊涂，纸包不住火，你替君公子卧底的这档子事早晚也会宣泄出去，到了那时，童刚与你‘大飞帮’的伙计们还能轻饶了你？他们不将你活剥了才叫有鬼呢！真不如现在便表明立场，投奔过来，非但可受君公子的庇护，异日‘铁卫府’重光，功劳簿上还少得了你老曹的一笔么？”曹敦力啼笑皆非，却又可怜兮兮的道：

“只求君公子大力提我一把，别将我甩到门外已是恩同再造，各位，我如今已是个无倚无靠，强敌环伺的人啦……”君惟明正色道：

“你放心，曹敦力，从今以后，你跟着我就如同我手下的任何一个老弟兄无异，你和他们在我眼中一视同仁，有我君惟明在一天，你便是我的手足，接受我的维护，与我进退与共！”

因为过度的激动，曹敦力不由浑身都在簌簌抖个不停，他说不出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好象是热血沸腾，又似是怔忡迷茫，宛如兴奋昂扬，又仿佛若有所失，胸隔中充塞了很多东西，亦似空荡无物，他噎塞了好一会，才沙哑著嗓子，颤索索的道：

“多谢公子收容照拂洪恩……事到如今……我，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但乞日后公子赏口饭吃，并周全我这条性命……”君惟明坚定有力的道：

“当然，这一切全在我的身上，曹敦力，我君惟明何曾出过口的话，还有不算数的？”曹敦力感激零涕的道：

“我信得过，公子，我全信得过……”吸了口气，他又忐忑的问：

“现在，便请公子示下，我该怎生去做？”君惟明低沉的道：

“你往‘血牢’去假传童刚之命，设法混到牢里，将那留守的五个角色杀了。然后，再解救衣彪等人，从牢里的污水池上来，只要确保衣彪等人的生命安全，外面的事就不算什么了，当然，虽如此说，我们还是以尽量不惊动其他的人为妙，最好在确保衣彪等人的安全后，你还能设法诱使牢外的守卫者进入牢中，予以逐个歼灭！”顿了顿，他又道：

“总之，以不给他们机会鸣哨示警为原则，若是实在做不到的话，也只好硬冲出去了！”曹敦力想了想，若着脸道：

“如果假借童刚之令混进‘血牢’，这一点我认为尚有把握，因为在‘大飞帮’里，我至少还是堂主的地位，与守‘血牢’的‘墀坛’坛主平行，‘墀坛’的属下不会生疑，他们在事发之前，也决不可能想到我在搞鬼。但是，若要设法将他们守在外面的的人骗进牢里，恐怕就不太容易了，他们曾奉有童刚亲渝，不准擅离半步。我假使耍什么花样，一个不巧出了漏子，岂非当场出彩？”君惟明道：

“只要能先混进牢里救下衣彪那批人，不叫他们先遭了毒手，外面的这批守卫就无所谓了。能设计悄悄解决了固然最好，否则也没有关系，大不了硬干一场，他们不能钳制衣彪等人，我们也就毫无忌惮之处！”曹敦力点点头，道：

“好吧，我尽力而为就是……”说着，他又悠悠的叹了口气道：

“唉，这档子事一旦揭开之后，只怕童刚和本帮的刁老板，全要气得暴跳如雷，恨不得马上刨掉我的祖坟了……”君惟明淡漠的道：

“曹敦力，你记住我行事的习惯，勇往直前，决不返顾！”心腔子一跳，曹敦力忙道：

“是，是，我晓得，公子，我晓得……”此时，金尤摩插口道：

“君公子，人手的分配呢？”君惟明胸有成竹的道：

“‘血牢’位置在‘千霸堂’之前，牢后是一条宽敞的白石横道，横道后是一方花圃，而‘丹楼’与‘凤楼’便左右挟持，当初我建造这座牢房之时，为了预防万一，在牢房四周没有栽植一棵树木，以免被那些图谋不轨的人用做掩蔽——不想今天却妨碍了我们自己的行动，等一下，我们潜往‘血牢’的时候，金兄与罗昆便只好隐伏于‘血牢’后那片花圃之中，预做接应，我和曹敦力两人混进牢里行事。在我们进去之后，假若盏茶光景，尚不见牢外的守卫中计进去，你二位以最快的势子展开扑杀，我们也会带着衣彪等人冲出接应，大家就从现在这里越墙遁走！”金尤摩思索着，道：

“有几个问题，俺还要请示一下。”君惟明忙道：

“不敢，金兄且请明问。”金尤摩舐舐嘴唇，道：

“第一，若是老曹无法诱使‘血牢’外的守卫进入牢中受戮，俺们就必须明着展开攻杀。而这一明着攻杀，势必惊动‘铁卫府’上下之人，他们蜂涌而来，一包一围，俺们又要对付这些灰孙子，又得照应自牢中救出的伙计。如此一来，四面兼顾，十分吃力，而到了这里后马上便要翻墙，牢中那些伙计定须俺们背扶着始能行动。设若追兵太众，这件事做起来便麻烦了！”君惟明平静的道：

“金兄之意是？……”金尤摩道：

“很简单，须要一个断后之人，好掩护其他同伴从容撤走！”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我来断后！”猪泡眼一翻，金尤摩忙道：

“公子，俺受你抬举，亲随左右，总不能就这么轻松使转了回去，多少也得出点力气，表现表现，所以么，这断后之人，俺便毛遂自荐，充他个数吧……”君惟明摇摇头，道：

“金兄另有重任，此事不劳了。”金尤摩急切的道：

“君公子，俺的意思是——”不待他讲完，君惟明温和，中却带着坚决

语气，道：

“金兄，我来断后。”金尤摩两颊的肥肉抽了抽，吁了口气，无可奈何的道：

“既是公子你坚持，俺还有什么话说？”君惟明低徐的道：

“金兄的第二个问题呢？”金尤摩“哦”了一声，续道：

“第二，如果今夜俺们得了手，将衣彪他们救了出去，照俺来看，公子你留在府里的这五百多忠贞手下便要遭殃。不管姓童的知不知道是公子你亲临重现，也不管今晚的事和你那几百名旧属有无关连，童刚不会轻饶了他们，你想想，他可能把这群终将不利于他的人留着么？”君惟明点点头，诚挚的道：

“幸而金兄提醒，要不，这一层我还未曾估到呢……”一边，罗昆小声道：

“公子，金老兄说得对，事出之后，只怕姓童的不会放过我们那批老弟兄：“君惟明略一沉吟，道：

“罗昆，你马上潜到前面，下达我的谕令，叫所有忠于我们的弟兄，用尽一切方法在天亮之前脱离‘铁卫府’，赶往‘朝凤山’‘入云台’的‘刀子庄’，他们的行动，可授命田朴做主！”接着，他又道：插口道：

“君公子，人手的分配呢？”君惟明胸有成竹的道：

“‘血牢’位置在‘千霸堂’之前，牢后是一条宽敞的白石横道，横道后是一方花圃，而‘丹楼’与‘凤楼’便左右挟持，当初我建造这座牢房之时，为了预防万一，在牢房四周没有栽植一棵树木，以免被那些图谋不轨的人用做掩蔽——不想今天却妨碍了我们自己的行动，等一下，我们潜往‘血牢’的时候，金兄与罗昆便只好隐伏于‘血牢’后那片花圃之中，预做接应，我和曹敦力两人混进牢里行事。在我们进去之后，假若盏茶光景，尚不见牢外的守卫中计进去，你二位以最快的势子展开扑杀，我们也会带着衣彪等人冲出接应，大家就从现在这里越墙遁走！”金尤摩思索着，道：

“有几个问题，俺还要请示一下。”君惟明忙道：

“不敢，金兄且请明问。”金尤摩舐舐嘴唇，道：

“第一，若是老曹无法诱使‘血牢’外的守卫进入牢中受戮，俺们就必须明着展开攻杀。而这一明着攻杀，势必惊动‘铁卫府’上下之人，他们蜂涌而来，一包一围，俺们又要对付这些灰孙子，又得照应自牢中救出的伙计。如此一来，四面兼顾，十分吃力，而到了这里后马上便要翻墙，牢中那些伙计定须俺们背扶着始能行动。设若追兵太众，这件事做起来便麻烦了！”君惟明平静的道：

“金兄之意是？……”金尤摩道：

“很简单，须要一个断后之人，好掩护其他同伴从容撤走！”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我来断后！”猪泡眼一翻，金尤摩忙道：

“公子，俺受你抬举，亲随左右，总不能就这么轻松使转了回去，多少也得出点力气，表现表现，所以么，这断后之人，俺便毛遂自荐，充他个数吧……”君惟明摇摇头，道：

“金兄另有重任，此事不劳了。”金尤摩急切的道：

“君公子，俺的意思是——”不待他讲完，君惟明温和，中却带着坚决语气，道：

“金兄，我来断后。”金尤摩两颊的肥肉抽了抽，吁了口气，无可奈何的道：

“既是公子你坚持，俺还有什么话说？”君惟明低徐的道：

“金兄的第二个问题呢？”金尤摩“哦”了一声，续道：

“第二，如果今夜俺们得了手，将衣彪他们救了出去，照俺来看，公子你留在府里的这五百多忠贞手下便要遭殃。不管姓童的知不知道是公子你亲临重现，也不管今晚的事和你那几百名旧属有无关连，童刚不会轻饶了他们，你想想，他可能把这群终将不利于他的人留着么？”君惟明点点头，诚挚的道：

“幸而金兄提醒，要不，这一层我还未曾估到呢……”一边，罗昆小声道：

“公子，金老兄说得对，事出之后，只怕姓童的不会放过我们那批老弟兄：“君惟明略一沉吟，道：

“罗昆，你马上潜到前面，下达我的谕令，叫所有忠于我们的弟兄，用尽一切方法在天亮之前脱离‘铁卫府’，赶往‘朝凤山’‘入云台’的‘刀子庄’，他们的行动，可授命田朴做主！”接着，他又道：

“此事办完之后，你立即赶到‘血牢’后的花圃中与金兄会合。记住，你只有盞茶左右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罗昆匆匆答应，不敢迟延，他身形一矮，矫健的窜入夜色中去了，罗昆刚刚离开，君惟明继道：

“金兄，还有问题么？”金尤摩吃吃的道：

“第三，今晚公子你可要露庐山真面目？”他随即补充道：

“若是仍须隐密，俺们自就装聋作哑，要不，公子的大名抖露了去，却可以大大的收到震慑之效呢！”君惟明不由笑了，他道：

“无庸隐密了，反正今夜之后，我们即要明枪真刀的干。而且，我也要堂堂昭示天下，揭发童刚的罪恶！”金尤摩轻轻一拍手，道：

“好，大家全摆明了最好！”君惟明道：

“没有其他该斟酌的了？”金尤摩道：

“没有了。”君惟明赞道：

“难怪金兄名扬天下，威凌北地，原来金兄技艺惊人不说，思维更是慎密周全得很呢！”嘻开一张大嘴，金尤摩笑道：

“呵呵，俺只是表面上看来象是愚者罢了！”君惟明轻轻拍了拍金尤摩肥厚多肉的肩膀，回首道：

“曹敦力，我们去吧？”曹敦力点点头，忽然又道：

“是了，公子，你这身衣袍，呢，未免太扎眼了，若是你跟我混进‘血牢’，只怕容易给人识破……”君惟明想想也对，道：

“那么，到那里再找件衣衫来掩遮一下呢？”曹敦力略一沉吟，将自己罩在外头的一袭灰袍脱下，送给君惟明，他里面穿着一套紫酱色的紧身衣。君惟明接过灰袍迅速披上，望着曹敦力冷缩的模样，不禁有些迟疑的道：

“你冷么？”曹敦力用劲活动了一下双臂，笑道：

“不冷，不冷！”金尤摩耸耸肩，道：

“老曹，你心意颇佳，说不冷却是在扯蛋了！”曹敦力干涩涩的打了个哈哈，道：

“我们走吧！”

君惟明不再说什么，他招呼了金尤摩一声，曹敦力在前，他人随后，

一路小心翼翼，掩掩藏藏的潜往“血牢”而去。好在有曹敦力挡头，他又知道一些椿卡哨位的所在，加上君惟明的地形又熟，三个人绕绕转转，没有碰到什么麻烦，就到了“血牢”的左侧方附近。

他们三个人躲藏在“凤楼”的楼角阴影下一丛常青木的后面。从这里，可以望见前面一块空地上突起的一座巨形半圆石牢，那座石牢全是铁硬的花岗石砌造，坚实厚重，无窗无洞，贸然一看，几乎就和一座坟墓差不多！甚至连那扇开在正面的生铁小门，狭窄也只容一人进出——这就是那应有名的“血牢”了。内行人一眼便知，要想从这牢里救人，不敢说难比登天吧，只怕也轻松不了多少！

“血牢”的范围约有三丈方圆，现在，果然正有二十名灰衣大汉围绕着牢房的四周把守，他们全都毫无掩遮的站在空旷地带，每人手中还擎着一只松枝火把，青红色的火焰哔剥伸缩耀着，幻映得火把下那一张冷厉的面孔，便越发狰狞丑恶了，二十个人，俱乃一式的大砍刀，刀身隐泛寒芒，只见他们在冷冽的夜色里不停来回踱着，但是，距离却不出三尺之外，人人可以互相瞧见，加上火把的光辉，与牢门边上高挑的那盏大红灯笼照映着，那片空地全是亮晃晃的，休说一个大活人靠不近去，即便一只飞鸟也无所遁形！

气温很低，此刻，约摸快到三更天了……。

树丛后的金尤摩不禁眨眨眼，嘴里轻轻“喷”了一声，他压着嗓门道：

“乖乖，这座‘血牢’，简直就象一座石坟，光看着，也就够人心发毛了，不知道真个关了进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君惟明低沉的道：

“当然不会令人愉快。”曹敦力也接口道：

“我一共进去过三四次，不过，就是一辈子不叫我再进去我也不会怀念它，那不是个人呆的地方……”金尤摩又道：

“公子，这是你设计的么？”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错。”金尤摩吁了口气，道：

“在牢房的格调上来说，无懈可击；一看就知道是个内行中的内行的杰作。只是，稍稍有点歹毒了些……”君惟明沉重的道：

“我也有此同感，虽然这个‘血牢’全是用来囚禁一些大恶不赦之徒，但也太阴森冷酷了些，因此，我早已废置不用，哪里想到董刚这厮却派上了用场，更是用来对付我一批赤胆忠肝的弟兄！”沉默了一下，金尤摩心里颇有感触，他道：

“君公子，没有密道暗门什么的可以通进去么？”君惟朋摇摇头，道：

“没有。”曹敦力亦插口道：

“在以前，我们早就详细检查过了，除了那扇沉厚铁牢门之外，没有一隙缝，就连那两个通风口吧，也都是隐在石面底下的，而且还加上了铁栅栏！这座‘血牢’的设计，可以说是严密到家了……”望了君惟明一眼，曹敦力又道：

“所以哪，公子真可称上天才中的天才啦……”君惟明不禁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觉，冷冷的道：

“这又何尝不叫‘作茧自缚’，自己受到自己的报应呢？假如我以前没有建造这座牢房，今夜也就犯不着冒这么大的危险，费这么多的脑筋了！”陪着笑，曹敦力小心的道：

“正是，呃，正是……”现在金尤摩的目光投注向“凤楼”下面那四个懒懒来回踱着步子的灰衣守卫，他悄声道：

“君公子，我是否从这幢楼的后面绕到那片花圃里去？”君惟明朝“血牢”之后，十多丈搭有花棚的方向指了指，沉声道：

“是的，花圃就在那里。”略一打量，金尤摩不由皱了皱眉：

“公子，好象花圃的位置隔着牢房稍远了一点，行动起来，有些不大方便呢……”君惟明笑了笑，道：

“舍此之外，再也没有足资隐藏之所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并不安全，且这里离‘血牢’的距离比花圃与‘血牢’的距离更远！”金尤摩低沉的道：

“那么，俺的行动就越发要快了！”君惟明笑道：

“自然，动作快是决不会吃亏的。”金尤摩颌首道：

“公子，俺先去啦。”君惟明叮咛道：

“别忘了盏茶光景之后，不见对方哨卡中计便得马上扑杀！”金尤摩一扬手，道

“俺记住了。”

“了”字方才在寒冷的空气中飘荡，金尤摩粗大的身影，轻烟般射出，略略一闪，即已失去踪迹！

曹敦力瞪着眼，不由赞叹的道：

“金兄的块头大，这一身功夫却是惊人，多么的灵活快捷，眨眨眼就不见影子了……”君惟明笑了笑，道：

“要不，人家凭什么混到今天的名声？”曹敦力讪讪一笑，道：

“公子说得是。”君惟明看着他，道：

“如今，我们也该上场了。”

点点头，曹敦力大步跨出，君惟明紧紧跟在他的身后，两个人转到“凤楼”前的白石横道上，直往‘血牢’前面走去。

离着“血牢”还有三丈远，他们就碰上了第一个守卫，那人体格魁梧，脸膛黝黑，目光中甫见人影，立即火把前伸，兵刃斜举，低厉的叱喝：

“谁？站住！”

他这一声叱喝，马上就引起了其他守卫者的戒备，火把纷纷高抬，大砍刀也齐齐指向这边，同时，有几个人的银哨子竟已含到嘴里！

曹敦力心腔子噗通乱跳，冷汗涔涔。他强自镇定，站出来，双手背负，故意盛气凌人的叱道：

“你是‘黑牛’何根么？连本堂也不认得了？”那名大汉听来人喊了自己名字，再举起火把看了看，认清了曹敦力，他连忙踏前几步，神态转为恭谨的道：

“小的职责悠关，加以天黑夜黑，所以未曾认出堂主，冒犯之处，万乞堂主你老恕罪！”曹敦力长长“嗯”了一声，威严的道：

“有什么异状么？”“黑牛”何根忙道：

“回禀堂主，一切平静无事。”曹敦力点点头，向后面的君惟明一挥手，道：

“跟我进去！”“黑牛”何根愣了愣，他犹豫着似拦不拦的横了横身，曹敦力脸色一沉，冷厉的道：

“干什么？还要阻我路？”何根赶快进了一步，急忙躬身道：

“小的不敢，只是……只是不知堂主有何要事须进‘血牢’？”曹敦力一挥衣袖，道：

“大胆混帐，你竟盘查到本堂主头上来了？”何根脸上变色，他畏怯的

道：

“小的不敢……乃因坛主一再交待，不准任何闲人擅进‘血牢’。加以童爷更曾亲渝，务须严密防守，小心戒备，以免有奸人歹徒借机劫牢，是而小的才敢斗胆请示堂主表明来意……”曹敦力冷森森的一笑，生硬的道：

“如此说来，本堂是闲人喽？本堂也有奸人歹徒之嫌喽？是也不是？”这何根的一张黑脸上不由见了汗，他进退维谷，呐呐的道：

“堂主恕罪，堂主恕罪，小的决无此意……小的仅是请示一下，以便明日坛主问起的时候有所交待……”曹敦力重重一哼，道：

“你少用老卓来压我，本堂不吃这一套！”双目倏寒，他又道：

“也罢，本堂便看在你不值计较份上明告于你，这‘血牢’的安全守卫之责俱由老卓的‘墀坛’担负，就算他想于本堂来管本堂亦不愿多此麻烦，也是合该本堂要受这鸟气。方才本堂由‘魂楼’下来查夜，恰遇本府魁首童爷，他临时觉得不大放心，又不愿惊扰老卓清梦，一看本堂正好下楼查夜，即便口头上交待亲来巡视‘血牢’一遍，本堂是不便推托，这才越俎代庖，替老卓省了这趟劳累，怎么着？本堂还错了么？抑是你须要本堂回去向童爷禀报说，是你何根信不过本堂给挡了驾？”噤嚅半晌，何根鼓起勇气再问了一句：

“禀堂主……不知堂主可有查牢的，‘鹰翼令箭’？”曹敦力“呸”了一声，面色赤红，双目暴睁：

“晕你的狗头！本堂不是说过乃由童爷口头交待的么？我们是恰巧碰上，莫不成本堂还跟他再跑去取‘鹰翼令箭’？本堂身为‘五雷堂’首座，更且正式奉命来代卓坛主查勤，你这大胆畜生，竟敢藐视本堂至此？”

第四十一章 金鼓隐隐

一顿厉言叱斥，不由将这“黑牛”何根惊得心额胆寒，再怎么，说“冷脸双环”曹敦力也是“大飞帮”的首要人物之一。在“大飞帮”里，他的地位比何根是高得太多了，而初根也明白，曹敦力乃是与他所属的“墀坛”坛主平坐的角色，“大飞帮”中，上下之分甚为严格，何根只是‘墀坛’属下的一名行刑手，若是曹敦力真个翻下险来，将此事传报上去，以何根的处境来说，无疑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他顶撞了“五雷堂”的堂主，这个纰漏，就算他的头儿“墀坛”坛主卓斯来替他抗，也不一定能抗得住，以他个人的身份与曹敦力来比较，“大飞帮”的最高掌权者会有所选择，自然，他们是必定支持曹敦力的啊……

何根青着脸，咧着嘴唇，畏缩的道：

“堂主，你老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天胆也不敢稍有藐视你老之虞……小的，小的实是职责悠关……”曹敦力暴烈的道：

“何根，今夜你算摆够威风了，很好。待我明日，本堂将亲谒帮主，言明此事，请帮主裁决定夺，看看是你对，抑或本堂无差！到时候，你不妨将你们的头儿老卓也一起请了去，大家论个清楚。何根，你可以等着，试试本堂能不能给你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训！”说完，曹敦力装得怒不可遏的向一直垂手站在自己背后的君惟明一挥手，火辣辣的道：

“这‘血牢’我也不去查了，出了漏子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走！”

但是，那早已颤悚不安的何根，怎会就此背上这口公事上的“黑锅”呢？他生了两个脑袋也不敢得罪曹敦力哪。他当然知道，若是曹敦力就此一走，自己的纰漏可就大了，一个弄不巧，说不准连脑袋都得搬家，这，又是如何的犯不上啊，心里一急，他慌忙抢步上前，躬身呵腰，诚惶。诚恐的道：

“堂主留步，堂主且请留步，小的知罪了，小的糊涂，小的混帐，小的一时未曾开窍，堂主大人大量，万乞恕过小的才是……”一拂手，曹敦力冷冷的道：

“你如今算搞清楚了？”何根惶悚的道：

“小的全搞清楚的，堂主且请前往查牢，小的只知墨守成规，不明活用之道，实在惭愧……”曹敦力寒着脸，道：

“这么说来，你是高抬贵手，放本堂通过了？”越发的吓得手足无措，何根忙道：

“不敢，小的不敢，恭请堂主前往查牢……”重重哼了哼，曹敦力迈开大步，向前行去，那何根却又急走两步跟上，卑额奴膝的陪着笑道：

“堂主……呃，小的斗胆想求党主恕过小的方才冒犯之罪……”斜睨了他一眼，曹敦力火刺刺的道：

“本堂恕过了，与你太过计较，岂不有失本堂身份？”何根一叠声道：

“多谢堂主开恩，多谢堂主开恩……”

这时……

曹敦力又目光炯炯的朝四周环视，于是，那些尚望着这边的其他守卫们不由纷纷畏缩的收回视线，再也不敢多看一眼了……

曹敦力又哼了哼，回首招呼君惟明：

“我们走吧。”

迅速的，两人来至“血牢”的那扇狭窄铁门之前，曹敦力轻车熟路，拿起斜倚门脚的一只木槌来，缓缓朝铁门上敲了三下！

片刻后，铁门沉重的启开，一个强壮的身躯挡在里面，这人睁着一双三角风火眼，不耐烦的道：

“干什么？”曹敦力怒道：

“干什么？‘五雷堂’堂主前来查监！”那位三角眼仁兄马上先将外面的守卫们看了看，嗯，全都好生生站在那里，就在他眼光尚未收回的一刹，远处的何根亦已急急向他挥手示意，于是，这位三角眼的的朋友立即闪身向后，边躬身道：

“堂主，请！”

曹敦力摆出一付俨然不可侵犯之状，大马金刀的走了进去。紧跟在他后面的君惟明，也毫不迟疑的随着进入。

铁门后，是一方小小的间隔，形同一间石室，大约只有丈许宽窄，一堵石墙将这小房间隔开，石墙的下方，仍然有一扇紧闭的铁门，曹敦力与君惟明全知道，那扇铁门之后就是牢房的所在了。

这间石室中的空气是污浊而潮湿的。虽然较之外面温暖，却更有一种压在人们心头上的沉闷的感觉，一旦踏入，便叫人极不舒服，一刻也不愿多留……

石室里燃着两盏悬垂自屋顶的桐油灯，灯火是青虚虚，晕蒙蒙的，映着室中的人脸凄黯如鬼，而再加上飘浮四周的阴翳气氛，就更显得苍凉悲惨，

有如人间地狱了！

进入室中，曹敦力不由得吸了口气，他半旋头，皱眉喝道：

“不知道马上关门？”

三角眼的汉子如奉纶旨，他赶忙答应一声，匆匆将铁门推上下闩，然后，垂手站在一旁。

在此空隙，君惟明已将石室中的情形打量清楚了。不错，连那三角眼仁兄算上，果然是有五个人，一张粗糙的白木桌旁如今站着两个——“桌上还摆了一只瓷海碗，碗海中有几粒色子，靠墙角那边的简陋竹榻前也站着一人。此外，另一个便肃立在牢门边，君惟明特别注意这个人，因为他手中正执着一根自门缝后面伸展出来的细麻绳，而且，当他们入内之时，其他的守卫者全起立站好，躬身为礼，只有那站在门边的不移不动，戒备异常的注视着他们！

现在，曹敦力干咳一声，官腔十足的道：

“犯人有骚动么？”三角眼仁兄忙笑道：

“回堂主，全安静得很，其实关在后面的那十来个人，如今只剩下一口气在喘了，叫他们骚动也骚动不起来啦！”横了说话的人一眼，曹敦力道：

“也没什么异状么？”三角眼的汉子阿谀的道：

“没有，和以前一样，无庸劳使堂主费神，小的们也依然稍存大意，必会谨慎看守的……”曹敦力冷冷的道：

“假设你们能叫本帮首座们如此放心，本帮早就可以霸占天下了，还用得着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吃这口窝囊饭么？”呆了一呆，这三角眼仁兄虽然老大的不服，表面上却不敢流露出一点点来，他讪讪的笑着道：

“堂主教训得是”曹敦力不再多说，指指车门，道：

“开了！”三角眼仁兄赶前几步，向门边那执绳的汉子低声道：

“李光，你小心点让一让，注意别扯动了绳子，我这就开门了。”

叫李光的大汉微微点头，毫无表情的向后面退了两步，但是，他却仍旧一点也不疏忽的紧拉着手中细麻绳，在退后的时候，仅将麻绳多出来换在手腕上的一段放出了几圈……。

三角眼的汉子自怀中掏出一串巨大的铜钥匙，“咯吱”一声插入锁孔，用力转动后，伸手将铁门拉开，回身道：

“堂主，请。”

点点头，曹敦力与君惟明快步来到门边，尚未入内，铁门后一股刺鼻的恶臭气息，已冲了出来，这股恶臭实在难闻得很，象是一条积污纳秽，多日未曾清理的阴沟，受到阳光曝晒后，被蒸出来的那种浓浊臭味，又似是腐烂了的动物尸体上的所飘散出的尸臭，这股气味，又浓又烈，几乎将人的胃都冲翻了。

铁门后，有一排九级石阶通下，石阶尽头，便是一个砌成半圆形，有如澡堂船的石池子。现在，石池中浮动着污黝黝浓稠，黑沉沉的脏水，二十只木柱便立在水中。达二十只木柱有四枝是空着的，其他十六只上则各绑着一个人——一个个形似骨立，枯瘦萎顿得不似人的人。而在石阶的第五级上，平排固定安置了二十把强弩，弩端利矢全早上好，对准了每一只木柱以及木柱上的人，二根细麻绳则穿连过这二十把强弩的机簧。

一直延伸到牢门之外——握在那叫李光的汉子手中，换句话说，只要稍有警兆，那李光仅须轻轻一扯手里麻绳，则二十把强弩中的利矢即会射

而出，准确无比的透射进绑在木柱上的人们体内！

石池里所散发出的气味是刺鼻的，那池中的污水面上尚飘浮着一些臭不可闻的排泄物。而整个水牢中全是黝暗阴沉的，石阶傍的铁架上摆着一盏青莹莹的油灯。它那种晕沌沌的光芒放映出来，非但不能给人以光明的喜悦，更幻支得这个可怖的水牢越发阴风漫漫，鬼气森森了……

水牢中的光度是如此黝暗不明，加以那木柱上绑着的十六个人又全已被折磨得不象人了，连君惟明这么锐利的目光也一时看不出到底那一个是衣彪，他心中叹息着，怨火顿炽！

这时——

三角眼的仁兄站在门里第一级石阶上，他呵着腰道：

“里头太脏太臭，堂主，你老就不用进来了吧？也免得沾上一身气味……”曹敦力微微颌首，斜觑君推明一眼，道：

“嗯，本堂再点点数……”现在，君惟明退后一步，向两步外的李光露齿一笑，低沉的道：

“朋，你见过死亡，可要亲自尝试一下么？”那李光一时愣了，他迷惑的道：

“什么？——”

他的口唇刚在形成了这两个字的形状，一溜银蛇似的光芒已闪电般猝卷上去，同一时间，君惟明左手暴挥，金叉脱铀反射，当这抹快不可言的银芒点透了李光脑门之际，又飞戮入一侧那竹榻前的汉子咽喉。这时，反射出的“断肠金叉”已洞穿了桌边的第一个角色肋腹，笔直插入他旁边的同伴左胸之内！

那李光被君惟明的“银绞链”一带毙命，他甚至连对方如何出手也未看清，便那么软绵绵的，一声不吭的瘫倒下，而在他倒地的一刹，手中细麻绳已被君惟明凌空弹指剪断！

四个“大飞帮”“墀坛”的“行刑手”，就在这连眨眼也不到的短促时间里便全部被君惟明解决干净，连一声喊叫都未及发出，已俱皆命丧黄泉，而君惟明出手之凌厉，动作之快捷，行事之狠辣，实已到家了！

一闪上前，君推明抽回了透入榻前那名敌人喉只的“银绞链”，“丝”的一声，挥落了链上沾染着的血迹，再将插入另一具尸体中的金叉收回，然后，转向铁门里面。

站在门后石阶上的三角眼朋友，至今尚不知道外面已生巨变，他的四个伙伴全归了阴，此刻，他还在朝曹敦力唠叨着：

“……这十几个奴才可真的可恶，一天到晚全不放个屁，任是问什么也不说，打得他们皮开肉绽也打不出一个字来，堂主——”

曹敦力背向外，他已站进了门里，后头传来的声息他却听见了，只是，他料不到会这等快法，几乎刚刚听到一点声息，君惟明已潇潇洒洒的转了进来！

曹敦力惊异的看着君惟明，忙问道：

“成了？”君惟明点点头，淡淡一笑：

“回禀堂主，成了。”三角眼的仁兄愕然不明所以，他迷惘的问道：

“堂主，有什么事么？”曹敦力望着他，冷厉的笑道：

“当然，老子要你的狗命！”

大吃一惊之下，这位三角眼仁兄不由魂飞魄散，他喉间哽噎一声，骇

饰的张口就待呼救——

以无可比拟的快速，“嗤”声开响，君惟明的“银绞链”已有如一抹星尾般撕裂了这三角眼仁兄的咽喉鲜血猝溅中，这人瘦嶙嶙的身体已一个跟头翻跌于石阶之下，同样的，未曾发出一点声音！

曹敦力一伸拇指，赞道：

“好身手，公子！”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泛泛罢了！”说着，他立刻沿着那滑湿发石阶快步行下站在水池边，他聚拢目光，仔细朝绑在木柱上的十六个人瞧去，但是，仓促之间，却仍然一下子认不出谁是谁来，君惟明皱皱眉低沉的叫：

“衣彪，衣彪……”

被绑在木柱上的那十几个人，下半身全浸在池水之中，仅露出胸脯以上的部位来。

而这十几个人全象已经瘫痪了，已经麻木了，个个的颈项都低垂下来，一动不动，就宛如十来个尸体一样！

君惟明有些急迫，他又朝前移近了点，暗暗提高了嗓音道：

“衣彪，我是公子，我是君惟明，我来搭救你了！”

这时，那些绑在木柱上的人有几个才生了反应：他们沉甸甸的勉力抬起头来，各用一双枯竭深陷的目光，朦胧的望向君惟明。天爷，那几张瘦瘦干枯的面孔就简直和骷髅无异了！

君惟明焦灼的道：

“我是君惟明，君公子，你们还认得我么？”几双黯涩的眸子吃力的注视着君惟明，好一阵，才有一个人首先认了出来，这人惊然抽搐着，他那如干涸似的枯槁面容上，挤出了一抹惊喜过度的表情，嘴唇噙合了好多次。这人才孱弱凄哑的出了声，

“公子……天可怜见……果然是公子到了……这……这是在做梦么？”君惟明一阵辛酸涌自心底，强自忍住，他温和的道：

“是真的，兄弟，一点也不假，我并没有死，我又活着由来了，这一次，就是来解救你们的……”那人摇摇头，深陷的眼眶中演出两滴泪水，他悲楚的道：

“公子回来就好了……那批恶魔魑魅就再也逞不得凶横，再也不能欺侮我们了……我们囚在血牢中的这些人，全知道是谁害了公子……因此，他们才找我们下手……公子啊，你老千万要救那些昔日的老弟兄们，要不，他们只怕迟早也会道到姓童的毒手……我们这十几人如今算完了……公子不用再多费手脚救我们出去……”君惟明急道：

“不准讲这些丧气话，今夜我来，便是首先将你们搭救出去的，不论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也要设法使你们脱险！”面颊微微痉挛，那人痛苦的道：

“公子……你老可知道……我们的下半身全叫这满池污水给浸蚀残废了？我们早已不能走，不能动，甚至连站都站不住了……休说公子救我们出来要倍增困难……便是我们真个全逃出……也只是一群废物，陡给公子增加累赘罢了……公子，眼前百事待举，用人方殷……我们这群无用之人来能替公子效命已够惭愧……又怎好再给公子增加烦恼？……”君惟明一咬牙，道：

“你们在这水牢中关了多久？”那人凄然道：

“最多的有一个月，至少的也有十多天了……公子，我们腿股上的血肉早已浮肿泡烂，连骨头都成酥腐的了……”君惟明搓着手，又急切的问：

“衣彪，衣爷在那里？”那人想转头指引，无奈他却连转了颈子的力气也没有了，微弱的，他道：

“倒数第七根柱子绑着的，便是衣爷……”

君惟明点点头，迅速移了过去，来至水池中倒数第七根木柱之前，他望着那个被绑在木柱上寂然不动，垂首剪臂的枯槁人形，真不敢相信这人就是往昔强健壮得有如一头牯牛般的“红豹”衣彪！

自破碎污秽不堪的槛楼衣衫空隙里，可以隐约瞧见衣彪嶙峋支立的胸骨，更能发现他遍布肌肤的累累伤痕，那些伤痕有的结着血痂，有的尚留着紫褐色的翻卷皮肉。而他浑身的肤色，更已青中泛灰，不似人的肤色了，形态之凄厉可怖，就连君惟明这等惯经残酷的人物，也不禁感到泪涌鼻酸！

君论明低沉的叫：

“衣彪，衣彪，衣彪……”

宜等君惟明叫了个几声，双臂反剪绑在木柱上的衣彪，方始颤动了一下，几乎不可能的将脑袋沉重抬起……

天！那是一张何等痛煞人又怜煞人的面容啊，整张脸孔只剩下一层干黄枯皴的表皮包裹着，颧骨高耸，两颊如削，面孔上更布满了伤痕，青白叠交，红紫互映，甚至连嘴鼻也因过度的伤害而扯移了位置，看得出他的鼻梁骨早就扁碎了，深陷的眼距四周流淌着浓稠的黄水，眼圈已溃烂，血糊糊的朝外翻着腐肉，以至他那双眼珠亦变得晕翳翳，混沌沌的了……这已是冷天，如若弄在夏季，他们这些人身上要不生蛆才怪呢……

君惟明睹状之下，心如刀割，热血翻腾，他紧搓着牙，痛苦的叫：

“衣彪，我是公子！”仿佛蚊蚋似的呻吟一声，被绑在木柱上的衣彪闭上眼睛，又再度睁开，他痴了一样怔怔注视着君惟明，半晌，突然哽咽起来，嗓音低哑微弱的来自唇边：

“我是在……做梦了……公子在梦中却容颜依旧啊……”君根明也不管石池中的污水是如何肮脏恶臭，“哗啦”一声，已亲自踏入池里，来到衣彪身前。他双手搭在衣彪肩上，沉痛的道，

“衣彪；这不是做梦，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我是特地潜回来搭救你们的……”当君惟明的双手接触上衣彪的两肩，他已如中电流般全身猛然抽搐，倾力睁大那双晕朦朦的烂眼，他死盯着君惟明，不敢相信的悲喊：

“公子。公子，真是你么？真是你么？……”君推明轻轻在他肩头捏了捏，道：

“真是我，一点也不是幻觉。”顿时，衣彪那双沉翳的烂眼中发射出一片不可思议的湛湛光芒，他抖索着，痉挛着，又哭泣着道：

“皇天啊……我总算相信你的神异了……你果真保佑我家公子不死，果真又使他履险如夷，你的眼睛果真是雪亮的啊……”君惟明黯然道：

“我绝处逢生，幸而不死，衣彪，这当也算天数……可就是苦了你们一千老弟兄了……”

衣彪急促的喘息着，有一股出奇的亢奋表情与清朗神韵涌现，他困难的拨动着舌头，暗哑的道：

“公子，只要你老能无灾无难……平平安安……我们宁愿用自己的性命来牺牲……我们不算什么……若是公子出了差错……大伙儿不……不就全完了？”君惟明悲伦的道：

“衣彪，可恨那些畜生竟如此折磨你们！”衣彪抽搐了一下，用力挤出一抹干涩得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道：

“我们不怕……公子，只要对你老留一个忠义名……替‘铁卫府’保一口不屈气，我们……业已满足了……”喘息着，他又道：

“我们……公子，我们全没出卖自己的老兄弟……我们都咬着牙挺到如今……，公子，我们永远都能直起腰杆子不会惭愧……”君惟明连连点头，感动的道：

“我明白，衣彪，我全明白……”嘴唇张合着，衣彪又扭曲着脸孔道：

“公子……可是童刚陷害了你？”君惟明恨不遏的切齿道：

“正是这厮！”吐了口气，衣彪喃喃的道：

“我们……早就猜到是他了……自他接掌了‘铁卫府’……这里即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君惟明咬咬牙，道：

“时间急迫，衣彪，我们在此不能多谈，容我马上救你出去！”衣彪苦涩的一笑，悲痛的道：

“公子无庸费神了……我被他们关入这‘血牢’中已有一个多月之久……又遭受到无数次酷刑，非但骨碎肉腐，无一完整之处，就连内腑也损伤极重……公子……我知道我尚能支撑到今天不死的原因……全是凭一口气，一个希望……希望能再见到你……老希望能放下心……得到一点暴虐必亡，我府重光的保证……”君惟明以泣血般的声音，坚定的道：

“我答应你，衣彪，这是毫无疑问的！”

经惯了生与死的场合，也历尽了残酷与血腥的悲凉旅途，君惟明知道一个人在将要死去之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情，那不仅是指肤体的伤病而言，当一个人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的谈吐、意念、韵调，便往往都是那般灰苍而又凄黯的了，有如一盏将灭的油灯，枯竭萎靡，一头久病的野兽，对月尖嘶，都是绝望又悲凄的，如今，衣彪便正是这样的了……

衣彪悲切的道：

“公子……请不要为我们悲伤……在我府重光的那天，只要公子能收集起我们的骨骸，埋葬在一起，使我们的魂魄不至飘散……流荡，也就……够了……”铁打的汉子如君惟朋，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他悲愤的道：

“衣彪，我发誓要替你们报仇雪恨！”衣彪惨然一笑，道：

“公子……今日一会，自此永诀……我们这些人全已命在旦夕，不久于世了……无论在幽明两界，我们俱是祷告你，老长命百岁，前程辉煌……”君惟明强力抑止目眶中滚动的泪水，激动的道：

“衣彪，我要设法救你们出去，说不定你们还可以医得好！”衣彪孱弱的摇摇头，道：

“没有法子了……公子，关在‘血牢’的这些人，最轻的也只算能苟延残喘多活几天而已……污水中的毒素业已浸心蚀骨，那些酷刑后所造成的伤害更不用说了……”君惟明急道：

“衣彪，你不要灰心，不要沮丧，且听我说……”衣彪泪渗血淌，嘶哑的叫：

“叩别公子，公子多保重啊！”

“克擦”一声，响起在君惟明刚持阻止之前，衣彪已经自行咬切舌根自杀，他紧闭的嘴唇中，有一丝稠粘的鲜血缓缓淌下，全身也猛力震了震，然后，他那双溃烂失神的眸字，带着一抹惨笑注视君惟明，目光逐渐散乱、黯

淡，终于，他的头也软搭搭的无力垂落！

无比深沉的悲痛与仇恨啃噬着君惟明的心，他的心被撕成碎片，变得血腐腐的了，大吼一声，君惟明疯狂似的猛挥汉掌，动作如飞般削断那些木柱上绑人的粗索，只见他忽上忽下，倏来倏往，水声响动，索折柱裂里，须臾之间他已经把木柱上的十六个人全解了下来，安安稳稳的摆到了石阶之一上！

这时——

早在牢门外把风的曹敦力，正好急匆匆的赶了进来，他满额大汗，呼吸急促，刚一进门，便低切的叫：

“公子，君公子，事情办妥了不曾？我们要马上离开了，场面有变化啦，再不走恐怕麻烦就更大——”

曹敦力突然将未讲完的一小截话尾咽回肚去，目瞪口呆的注视着石阶下的情景——在青莹莹鬼火般的惨黯油灯晕下，幻映出那十六个不成人形的躯体来，那十六个人分别排卧在两级石阶上，他们的上半身瘦骨支立，枯黄腊干，下半身，却肿胀如鼓，浮泡成一种死猪肉般的惨白泛灰，两腿两股间的肌肉全溃烂腐裂了，有的翻卷，有的成瘰疬下垂，更露出腿股间的森森白骨来，甚至，连那白骨也全被污水侵蚀成黯青的了，腿骨上还沾粘着丝丝碎肉筋脉……十六张脸有如十六颗骷髅头，灰黄、枯槁、嶙峋，便算是只剩皮包骨吧，那包骨的一层又何尝不是完整的呢？业已布满了斑斑伤痕，不成形状了……

鼻管中闻着这十六个人身上所发出的那股恶臭，眼睛里看着这种惨绝人寰的恐怖，任是曹敦力见多了场面，也不禁一下子呆住了……

第四十二章 不屈忠魂

俯视着石阶上那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十六个人，君惟明的神色是无比悲痛又无比惨烈的，他双目如火，握指透掌，连面孔五官也因为过度的伤痛愤怒而微微扭曲了……

君惟明的下半身全叫那池中污水给湿透了，同样也有一股恶臭自他身上散发出来，但君惟明却恍似未觉，这般恶臭，在他来说，已不仅仅是那单纯的臭味，更代表着无尽的仇，至极的恨，以及血淋漓的悲切！

怔怔的望着君惟明，曹敦力寒怯怯的道：

“公子，君公子……”

猛然抬头，在君惟明抬头的一刹，曹敦力震惊的发觉这位武林霸王的双目中竟然滚动着晶莹泪光！

冷静的，嗓子沙哑，君惟明应声道：

“什么事？”曹敦力咽了口唾液，呐呐的道：

“公子……你不要难过……姓童的……那厮实在太也阴毒了……”君惟明毫无笑意的苦笑了一下，冷冷的道：

“你也有此感觉么？”曹敦力心腔子猛的一跳，惶恐的道：

“公子，呃公子，我……我以前还不清楚这姓童的竟然是这么一个不仁不义的东西……我，我是弃暗投明了……”闭闭眼，君惟明道：

“你方才说，场面有变化，什么变化？”经君惟明这一提，曹敦力才又突然想起来，他脸上顿时显出惊慌之色，回头看了看，才紧张的道：

“天爷，我还险些忘了，公子，刚才我在铁门边把风，从门缝中，看见两盏有一个‘卓’字的大红灯笼往这边移近，可能是住在这里不远的‘墀法’坛主卓斯亲来巡视了！”君惟明镇定的道：

“你看清楚了？”曹敦力肯定的点头，道：

“不会错，老卓一出门巡夜便素来是这种架势！”君惟明微微皱眉，道：

“平常他也会在这个时候出来巡夜么？”曹敦力搓着手道：

“难讲，有时候他兴致来了，说不准也会突然四周走一走的……”君惟明阴沉沉的道：

“这就是他气数尽了，也好，我首先拿他来为我这些受尽了苦难折磨的弟兄伸冤复仇！”曹敦力呆了呆，忙道：

“但是，这些朋友们还等着救出去哪，公子，一打起来又如何分身照应他们呢？”君惟明惨然一笑，道：

“你看，他们，曹敦力，他们还能移动么？还能再经过一番折腾么？就算将他们全救了出来，又有那一个能活着？”

其实，曹敦力又何尝看不出来？这排在石阶上的十六个人早已奄奄一息了，就算将他们全救出去，的确，又有几个人能继续活下去呢？看他们眼前的情景，几乎就比一具尸体多口气罢了！

舔舔嘴唇，曹敦力又嗫嚅的道：

“如此一来……公子，我们的一番苦心岂不是全白费了？”君惟明冷森的道：

“没有白费，至少我们使这些受苦受难的弟兄明白他们的牺牲将有代价，我们并没有抛舍他们，至少我们已更进一步的探悉了童刚及其同路人的狼毒阴险，豺狼心肝。曹敦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收获，纵然这些收获太过悲怆，太过血腥，我们今晚所冒的险也不是白费的了！”曹敦力动容的道：

“你说得对，公子，你说得对……”顿了顿，他又道：

“公子——我想，至少那位衣彪兄我们可以设法将他背负出去——”君惟明神色凄楚，双目又现泪光，他伸手朝最，后边的衣彪尸体一指，声音暗哑沙涩的道：

“那就是衣彪”曹敦力顺着君惟明手指的方向看去，这一看，却不觉蓦地一阵哆嗦，惊愕又震骇的低叫：

“什么？衣彪，他，他死了？”君惟明悲愤的狂笑一声，道：

“我与童刚及其同党之间的仇恨，又增加一笔了，这好可恨的血淋淋的一笔！”曹敦力怔愕了一下，忐忑的道：

“可是，公子，可是我明明打听到他尚未死啊……”君惟明摇摇头，沉痛的道：

“是的，在我们进来之前，他的确还没有死，他是在见到我之后才嚼舌自尽的，可惜我救援不及……”曹敦力迷惘的道：

“为什么？衣彪为什么要死呢？公子，他并没有错啊，一点错也没有，为什么他要如此做？”低下头，君惟明怆郁的道：

“他受的折磨太重，自知不久于世了，他不愿给我增如累赘，增加负担……他没有一点错，曹敦力，错的是我……”如刃的双眸中寒光如血，君惟明又切齿的道：

“我错在有限无珠，不识忠奸，错在疏忽懈怠，妄自尊大，错在引狼入室，贻害手足……一千忠贞弟兄们的牺牲，其咎全在于我！”曹敦力咳了两声，安慰道，

“这……这件事也怪不得公子……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公子待人以诚，晓人以义，谁又知道童刚那厮及他的一干同党，竟又是这种毒子狼心的畜生？公子千祈保重，留此有用之身，以期为公子遭害的弟兄们复仇雪恨……”君惟明看了曹敦力一眼，君惟明徐缓的道：

“曹敦力，谢你良言相慰！”听了君惟明的这句话，曹敦力不觉有些受宠若惊了，他双手直搓，期期艾艾的道：

“不用客气，公子……不用客气……”一仰头，君惟明又道：

“你先上去，我马上来！”答应一声，曹敦力立即拾级出门，这时，君惟明回身过来，朝着石阶上那十几个、躺着的，奄奄一息的手下躬身抱拳，大声道：

“列位弟兄，你们听着了，我君惟明用我的生命与鲜血起誓，若是你们的苦难与牺牲不能得到代价，不能获得报偿，我君惟明便在‘朝凤’山的顶峰自刎谢罪！”

说完话，君惟明强忍悲痛，重重抱拳之后退身离开，而就在他转身而去的同时，分躺在石阶上的十九个忠烈壮士，凡是尚有知觉，能听见君惟明方才那一席话的，俱不由自那紧闭的深陷眼眶中挤出了辛酸痛泪……

出了牢门，来在石室之中，君惟明尚未开口，俯在铁门缝后窥外觑探动静的曹敦力已满面惊恐的急回过头来，惶灼的道：

“糟了，公子，果然是卓斯这厮亲来探视了，这老家伙还带着他‘墀坛’的六七名‘行刑手’……”君惟明平静无波的道：

“就算‘大飞帮’整个出动，我姓君的也不含糊！”曹敦力吸了口凉气，有些失态的道：

“下一步，公子，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君惟明走到铁门边站定，淡淡的道：

“下一步就该用血给他们洗脸了！”顿了顿，他续道：

“你镇定一点，曹敦力，投有什么好慌张的，就看你这种大惊小怪，手拟脚乱的熊样子，我真奇怪你这堂主的职位是怎么混到的？难道说？连此等小小不言的场面你也经不起么？”曹敦力不由得面红耳赤，窘迫无比的道：

“并不是经不起……公子，我只是担心……”君惟明冷冷的道：

“担心什么？天塌自有我来顶，就算他们要摘脑袋，第一个也会冲着我来，轮到你还在后面！”唯唯喏喏，曹敦力不敢多说，他又将眼睛凑上门缝往外窥探，一边用手擦着额际汗水，他一面低促的道：

“卓斯正在与那何根讲着话，并不时转头朝这边看……这老家伙神色很不对……天爷，他现在已令后面跟着的六名‘行刑手’散开围住牢房……乖乖，他领著何根匆匆而了。……”倚在墙上，君惟明半闭着眼道：

“你先应付他一下，能将他诱入里面歼杀最佳，否则，不用一盏茶时分，金尤摩和罗昆也会开始行动了！”又用衣袖擦擦汗，曹敦力一咬牙道：

“也罢，我豁上了……”君惟明摇摇头，道：

“你早已豁上了。”曹敦力顾不得回话，因为，铁门已被“咚”“咚”“咚”的敲响，外面，那“黑牛”何根的语声宏烈传来：

“里面的曹堂主听清，本坛坛主请曹堂主立出答话！”

这何根的语气已了无原先的恭顺谦卑，一开口便带着三分睥睨，更有着一种盛气凌人的味道，显然，他也知道了曹敦力的行动有鬼，另外，他的顶头当家卓斯也到来——有撑腰的了！

曹敦力突然涌起一阵无名之火，隔着铁门，他大吼道：

“混帐东西，你是想造反了？竟然以这种态度和我讲话？老卓来了叫他进来，本堂凭什么受他大遣到外面去了？”何根似是慑窒住了，一下子没有回答，但是，另一个尖细而阴沉的音却接了上来：

“曹敦力，要造反的只怕是你吧？‘血牢’所在，乃是囚禁重要人犯之处，早经童爷与帮主规定划入全权负责，一切安全守卫亦俱由本坛承担，除童爷及帮主二人之外，任何人欲进入‘血牢’皆须持有童爷亲藏之‘鹰翼令箭’，否则，便算他是天皇老子也不得擅闯禁地，这个规矩你并非不知，但你身为一堂之主却知法犯法，抵触禁令，曹敦力，我问你是何居心？”咬咬牙，曹敦力吼道：

“老卓，你休要给我扣帽子，姓曹的不吃你这一套，我来巡视‘血牢’乃是奉童爷口头亲渝”——阴测测的，外面的卓斯道：

“童爷口头亲渝？这么说来，童爷是出尔反尔，自毁成信了？嘿嘿，便算是童爷口头亲渝，曹敦力，童爷是何时交待你的？”迟疑了一下，曹敦力色厉内荏的道：

“还会有多久，就在两炷香时分以前！”突然尖笑桀桀，有如泉鸣，卓斯尖险道：

“曹敦力，你准备出来与我上‘墀坛’接受帮规惩治吧，我好叫你明白，童爷在一个时辰之前业已秘密出府，到长安城外迎迓一位至友去了，我问你，两炷香前，又是那位童爷交待你的？曹敦力，你心怀叵测，图谋不规已有铁证，我看你还有什么口实狡赖？”曹敦力暗叫一声苦也，急急回头求助的望着君惟明，君惟明露齿一笑，低声道：

“问他敢不敢进来对质？”

第四十三章 重重干戈

润润嘴唇，曹敦力眼睛仍然瞄着门缝外面，拉大了嗓门吼：

“卓斯，你只不过是狐假虎威，利用职权，想我上‘墀坛’受你摆弄？劝你趁早别做清秋大梦，我姓曹的根本就不睬你，你要是有种的，就定进来和我仔细将道理辩上一辩！”外头，卓斯阴沉沉的笑了，他冷冷的道：

“这道理不辩也罢，曹敦力，你假传渝令，私入禁地，妄用权力，图谋不轨，就这几条已足够定你的罪而有余，现在你是自己出来受缚呢，还是要本坛破门而入拘你？”曹敦力双眼变红，他破口大骂道：

“去你妈的蛋，你是什么东西？竟然就像个人似的定上了我曹某的罪？凭你这种窝囊废还差得远！”卓斯怪笑一声，忽然大叫道：

“李光，赵万吉……陈虎……你们如是在里面没有事就答应一声！”朝门缝外“呸”的吐了口唾沫，曹敦力骂道：

“姓卓的，你不会自己进来看看？”火把的光辉照着卓斯那张狭长而丑恶的马脸，在青红闪缩的火光映幻下，卓斯的脸色变得越发阴冷了，他狠毒

的道：

“曹敦力，你把本坛的五名‘行刑手’如何陷害了？”一横心，曹敦力狂笑道：

“我便老实告诉你，你那五个狗腿子早就挺尸了，他们达还走在黄泉路上，你若是急，估量快点赶还跟得上！”

这时——

君惟明在旁边小声道：

“时间快到了，曹敦力，你准备着突围！”点点头，曹敦力道：

“我等着了，公子，骑上虎背，也只好撑下去……”外面的卓斯在一怔之后，随即愤怒之极的大吼：

“叛徒！曹敦力，你好大胆子，竟然敢于背叛本帮！”曹敦力毫不示弱，厉声回骂道：

“曹某是弃暗投明，择良主而事之，就因为你们这付嘴脸曹某看腻了，才不愿再同流合污下去，卓斯，你不用叱喝，有本领就进来见个真章，看看曹某是含糊你不？”站在铁门前的卓斯不由把一张马脸气成了猪肝似的赤红，他退后一步，暴烈的道：

“给我破门！——”

那个“门”字还刚刚跳跃在这位“墀坛”坛主的舌尖上，空地一边的暗影中，突然有一团胖大的黑影鹰隼也似的扑来，狂飚倏卷，三名“大飞帮”的守卫的已“噗蓬”连声的翻滚出去，另一个足为“行刑手”地位的守卫甫始张口想叫，那团黑影已在抖手之下将他震飞空中七尺！

“奸细，不好，有奸细！”

“快来人哪，有奸细混进来了啊……”

“截住他，往上圈，快往上圈！”

那团胖大黑影一个照面便放倒了“大飞帮”这边的四个人，功力之凌厉泼辣实已无可言喻，“大飞帮”其他的人们顿时全乱成一团，尖呼高叫之声此起彼伏，人影晃掠，奔突打转，甚至连吹哨子示警的事也都忘了！

“血牢”的铁门迅速启开，君惟明电射而出，首当其冲的便是那“黑牛”何根，何根手中兵刃尚未及举起，君惟明猝然旋身，罩在外面的灰袍便“唰”的斜着飞出，这袭软软的灰袍，在飞出的一刹，边又平又直，宛如一块铁板猛力撞去，只听得一声“克擦”开响，何根的脑袋业已被君惟明抛出的灰袍砸碎！

鲜红血液与粘白的脑浆迸溅中，君惟明修弹半空，十几个跟头有如一连串的白云滚滚，手中银芒暴闪，“大飞帮”方面的守卫已有十一个尸横就地——俱是吃君惟明的“银绞链”戳进眉心，直透脑际！

此刻——

卓斯大吼一声，急扑君惟明，跟他前来的六名“行刑手”也从四边往中间圈来，但是，君惟明却冷冷一哼，滴溜溜的倒旋十步！

卓斯的一张马脸业已成了青紫之色，他拼命追赶，边厉吼道：

“好鼠辈，往那里逃？”

君惟明的下半身微微朝后一坐，又蓦地似飞一样暴射而起，“银绞链”挥舞如风，“丝，丝”尖啸，眨眼间二十七链朝着卓斯头顶抽下！

浮空的银蛇流闪穿织，眨目刺眼，卓斯一双内掌根本不敢抵档，他口里尖叫着，贴地往外滚了！

于是——

君惟明的身影在半空猛然折转，银绞链翻飞抖缠，狂步突起，雨点样上来的“墀坛”行刑手便被绞带出五步之外！

另四名围近的行刑手才自一窒，黑暗中，又一条黑影箭一样冲了过来，蓬的一声与其中一个撞成了一堆，但是，那条黑影却立即跃起，被他撞上的那名行刑手却捂着肚皮蹲到地下——他手捂之处，竟连蠕动的肠脏全破腹而出了……

一声清亮而尖锐的哨子响声骤而响起，在这冷瑟的空夜中，这声哨音宛如鬼泣，不过，也只是响了那一声而已，一声之后，吹哨子的那名“大飞帮”守卫已被从他后面扑上来的那团胖大人影一掌将头颅拍进了颈脖子里！

君惟明唇角轻撇，大翻身，银绞链猛挥，再一名行刑手的大砍刀脱手扯落，君惟明眼皮子也不撩一下，飞起一脚已将这人踢着抱着头摔倒！

那团胖大黑影——金尤摩，全身一矮，有如一只滚地球，呼轰闪移追击，跟着卓斯前来的六名“行刑手”仅存的两名回头便跑，一个奔出五步，被金尤摩暴起双掌震得满口鲜血狂喷的直飞出去，另一个，刚刚交牙回身劈出两刀，金尤摩的巨灵之手业已在他躯体上接触了七次，于是，他便滚元宝般连连打着跟头朝外翻跌了！

披肩的头发扬舞中，“鱼肠煞”罗昆那柄长只尺半，作企浪状弯曲的窄窄短剑，两次从另一名“大飞帮”“行刑手”的胸脯里拔出，那人泉涌的鲜血喷了他一脸都是，这位“魔尊”的忠贞手下给又一个侧转躲过另一名敌人的大砍刀，短剑在寒光如电下又猛的插进了对方肚皮！

惊得心摇胆颤的卓斯刚刚从地下翻跃起来，老天，他想不到这几个翻滚的时间却已仿佛滚到阿鼻地狱了——只此瞬间，这里，除了他之外，所有他的手下们业已伤亡十之八九！

“鱼肠煞”罗昆与“毒拐”金尤摩两人仍在追杀着那寥寥可数的几个漏网之鱼，而君惟明，却在一声冷笑中再次扑向了卓斯！

在“大飞帮”里，卓斯担任掌有刑责之“墀坛”坛主，他自然有他所已能坐到此位的条件，易言之，他除了其它原因之外，光凭本事也正可算上“大飞帮”的一流人物了，其本身的艺业修为如何他自己当然清楚，而他见过的场面，经过的风浪也不可谓少了。

但是，君惟明与金尤摩的武功显露劫震慑了他，有生以来，他几乎尚来见过俱有此等超绝身手的人，更未曾与此强敌交手对招，就这短促的刹那间，他已明白今夜算是遇到高手了——真正的，不折不扣的高手了！

君惟明的凌空扑击，只是一闪即至，卓斯也是此道能者，对方纵然仅是那么快的一闪，卓斯亦迅速明白了敌人这扑来之势是无懈可击的，也是本身的功夫所根本无法抵挡的！

心慌意乱加上慌悚惊恐，卓斯双掌翻飞纵横，倾力抗担，一面朝后急退，一边嘶哑的大叫：

“且慢——且慢！”手中“银绞链”“呼”的缠绕腕上，君惟明在卓斯六步之前站定，他神色如冰，冷硬的道：

“怎么着？”汗水沿着眉毛往下淌，卓斯灰头土脸，气喘吁吁的道：

“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各救朋友与我‘大飞帮’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竟然如此赶尽杀绝？好歹你们也得讲个清楚，这么晕天黑地的一阵砍宰，又算是怎么回事？”君惟明冷冷的道：

“不要拖延时间，姓卓的，我与你‘大飞帮’仇深如海，不共戴天，总之，你够了引颈受戮的资格了，我不会冤枉你！”又退后一步，卓斯忙道：

“可以报个万儿么？”君惟明仰首向天，暴烈的道：

“你不配！”

就在君惟明仰首向天的一刹，卓斯悄无声息的撮足向前，突然暴身而起，抖掌猛劈君惟明！

斜步，侧势，出链，君惟明金三个动作合成一个，“丝”声尖响，“银绞链”闪电般缠向卓斯脖颈：

双掌劈空，卓斯不由魂飞魄散，他怪叫一声，拼命挪跃，君惟明的“银绞链”已“唰”的贴着他面前扫过，在斯左颊上鞭开了一条血痕！

“你来这一套还差得远！”君惟明冷冷叱喝，“银绞链”掠闪似流星的曳尾，欣然纵横，尖啸如泣，眨眼里又把卓斯逼得手忙脚乱，在银蛇飞舞中，他衣衫碎裂，碎布飘散，虽然尚未丧命，全身上下，却已吃君惟明抽得皮开肉绽，血肉进溅！

卓斯简直就要喊天了，他忍受着锥心刺骨般的火毒痛苦，咬紧牙关拼命支撑。但是，双方实力相差得过份异殊，眼看这位“大飞帮”的“墀坛”坛主便要死在当场了！

就在这时——

一阵惊心动魄的人皮鼓声突然从“铁卫府”的四面八方，响了起来，其声低沉、朗闷，却又仿佛在随着人的心脏跳动！

“咚、咚、咚、咚……”

“咚、咚、咚……”

自“铁卫府”的每一方面，每一个角落，全有条条黑星飞丸泻般往这边集中，兵刃的寒光在那些人们的掠射里闪闪映幻，间或响起几声沉厉的叱喝……

曹敦力此刻从“血牢”的铁门后匆匆奔出，他大叫道：

“快冲出去，迟则来不及了……”君程明出手如江河汹涌，紧罩敌人，他边冷森的道：

“你慌什么，这里还有我们三条命顶着！”

在搏击与说话中，君惟明的眼角已瞥见一条快速得匪夷所思的身影正自左侧方风驰电掣般往这里移近，不用问其他，先看那人的这身轻功，业已到达登堂入室的地步了！

暴叱如雷，君惟明左斜右旋，前倾后翻，身形猝然加快十倍，同一时间，他的“银绞链”已狂风暴雨也似洒出一百次！

于是——

卓斯尖噪惨号，其声凄厉，在君惟明这密集又猛烈的攻击中，他已被活活翻在地下，浑身血肉模糊，骨折腑碎，连抖索全不能了！

金尤摩与罗昆恰在此刻双双掠至，金尤摩方得启口，目光却也瞥到了那条超越众人，抢先扑来的影子！

一双小眼骤睁，金尤摩低促的道：

“来了硬把子，公子！”君惟明镇定的道：

“好功夫！”金尤摩忙问：

“会是那童刚么？”摇摇头，君惟明道：

“不大象——且童刚此刻不在府里！”突然，君惟明脱口道：

“是官采！”神色一肃，金尤摩沉重的回应：

“‘白发银眉’，果然是个扎手货！”

他们几句对答甫始说完，半空中，一条人影已大鸟般飞落，这人满头白发如丝，连一双斜耸入鬓的浓眉，也是银白的，但是，他那张脸孔却年青而俊逸，神态间流露着一股无比的洒脱韵味与蓬勃英气，衬着他修长玉立的身材，那一袭襟绣孤松图的玄色长袍，便越见超绝不凡了！

这人——白发银眉官采，在君惟明等人七步之外站定，他微皱着眉，缓缓朝四周打量了一遍，然后，目光投注在君惟明脸上。

此刻，周遭人影翻飞，刃光闪泛，顿时又有十几个好手赶到，他们——一声不响，默默持立四方，俱是先行占好了有利出手的位置！

官采又皱皱眉，他注视着君惟明、语声清朗而柔润的道：“这些人，全是你们杀的？”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错，”官采不慢不急，仍然安详的问道：

“为什么？”君惟明露齿一笑，道：

“因为他们该杀。”“哦”了一声，官采依旧柔和的道，

“那么，你认为你们就有权如此做了？”君惟明淡淡的道：

“我认为是如此。”官采又习惯性的皱皱眉，道：

“我知道一种人，一看就知道，这种人不多，而且特别与众不同，冷辞、倔强、高傲、聪慧、果断、残酷，再加上武功超绝，就像你。”君惟明微笑道：

“你也颇为相似。”官采老老实实的点头，道：

“我不否认，我想，你该知道我？”君惟明笑道：

“当然，‘白发银眉’官采，盛名喧赫，如雷贯耳了。”官采尔雅欠欠身，道：

“敢问阁下？”略一沉吟，君惟明坦然道：

“君惟明。”这三个字出自君惟明的双唇，不但包围在四周的那些高手们全突然傻了眼，就连官采这等镇定深沉，名扬天下的厉害人物，也禁不住猛的呆了一呆，他怔愕半晌，始疑信参半的道：

“你，你会是‘魔尊’？”君惟明平静的道：

“这没有冒充的必要，是么？况且，此时此刻，假如有人要冒充君惟明，恐怕也不是件聪明的事呢！”官采用力颌首，道：

“我相信你就是君惟明！”君惟明展颜笑了，道：

“你不相信早已死去的传言么？”官采摇摇头，道：

“原本我便不信神！”君惟明道：

“为什么？”官采徐徐一笑，道：

“很简单，因为你不是那么容易死的人，尤其是，这传扬弥死去的谣言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君惟明抿抿唇，道：

“很有道理，散播我已遭害这个谣言的人，大约没有考虑到他所能蒙蔽的只是一些凡夫俗子，而真正有智谋远见的人，是不会相信他这可笑谎话的，如阁下你，便是如此了！”官采吃吃一笑，道：

“承蒙‘魔尊’抬举，却是一件颇为不易之事呢。”他随即又正色道：

“尤其在这种互相敌对的场面下！”君惟明淡淡的道：

“只要你不愿与我为敌，官采，你便可不用为敌！”官采摇摇头，道：

“我尊仰你，君惟明，但是我无法如此！”君惟明低的道，

“姓童的给了你什么好处？”官采银眉微皱，沉沉的道：

“有形的好处么？我官采不放在眼中，我帮童刚，理由十分单纯，及因为他的表妹的爱侣！”了悟的笑了笑，君惟明又道：

“假如你把真理是非看得比情感不重要，自然这个原因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谁还能讲什么呢？”官采神色转变，道：

“君惟明，你不要挑拨，”君惟明夷然不惧的道：

“并非挑拨，我只是直言罢了！”沉吟片刻，官采有些难言的道：

“如果这里的事有我做主，君惟明，我便不阻止你，任你自去，因为我一向尊敬你，但是——”君惟明替他接下去道：

“但是，可惜你作不得主，嗯？”官采双眸倏寒，道：

“不错，所以我也又好得罪了。”凝注着对方，君惟明缓缓的道：

“我不怪你，官采，我明白你的苦衷”官采退后一步，道：

“希望你熊谅解——”他刚刚说到这里，暗影中，一条瘦小的身形自远处飞跃而来，隔着老远，那人已中气十足的大喊：

“官兄可在那边？”官采微微侧首，高声道：

“是刁帮主么？我在。”一边，金尤摩凑近了些，小声道：

“大飞帮’帮主‘白虎’刁忌到了！”君惟明气定神闲的道：

“这才过瘾。”金尤摩低沉的一笑，道：

“好气魄！”

这时，那条瘦小的人影已闪电般掐至近前，这人身高不及四尺，枯干削瘦得只剩下皮包着骨，但肌肤的颜色却白得吓人，甚至白得泛着淡淡的黯青了，浓密高束的黑发下面，是一张同样雪白干瘦，冷酷寡绝的面孔，他看上去大约只有四十岁上下，而其实，这位“大飞帮”的首领却已六旬开外了！

官采迎上两步，低沉的道：

“可有其它变化，刁帮主？”“白虎”刁忌向君惟明等人扫了一眼，又朝遍地狼藉的尸体看了看，表情倏然寒森无比，他不答官采的问话，愤怒的反询官采：

“我这些属下，官兄，可全是对面这几个人伤害的？”官采无可奈何的道：

“是的。”勃然大怒中，刁忌手指君惟明。厉吼道：

“大胆小辈，竟敢如此辣于伤我手下儿郎，今夜若不将你几个畜生剥皮分尸，我姓刁的便给你叩头！”官采心中着急，正待劝止，对面，君惟明已冷冷一笑道：

“就凭你么？朋友，恐怕你道行还不够哪！”旁边，金尤摩也冒火道：

“不要光在那里鸡毛子喊叫，你他娘的能吓住谁？在‘大飞帮’里你是帮主，在俺眼中你却不如一个卵蛋！”刁忌顿时暴跳如雷，他大吼道：

“混帐畜生，混帐畜生，简直可恶透顶，你等着，我第一个便收拾你！”叫骂中。

刁忌正待下令四周包围着的手下们合力行动，目光却突然瞥及独自一个人站在君惟明身后，形色略见瑟缩的曹敦力，刁忌一时没有想到曹敦力为什么会的到那个位置上去，他不由愣了愣，大声道：

“曹堂主，你站在那里做甚？”曹敦力闻声之下，顿时面红耳赤，尴尬十分，他不自觉的退了两步，嗓子有些发沙发颤的道：

“帮主，呢，本堂——不，我是……我是站在这边……”刁忌仍然没

有看出什么不对来，他在莫明其妙中，又暴烈的叱道：

“赶快守到一边去，那算是个什么位置？人家一翻手就能先够到你，身为一堂之主，连这点脑筋都没有？”猛一咬牙，曹敦力横了心道：

“我便对你实说了，刁忌，自今以后，我曹敦力与你‘大飞帮’脱离关系，一刀两断，亲疏不沾！”作梦也估不到自己手下的重要臂助，六堂堂主之一的曹敦力会突然冒出这几句大逆不道的话来，刁忌与他四周的人马们俱不禁全气晕了，好一阵子，刁忌才如梦初觉般狂吼一声，石破天惊的叫道：

“你是要造反，要叛帮。要出卖同伙？”也不知是从那里来的灵感与勇气，曹敦力也即刻抗声叫道：

“随你说好了，刁忌，你既能助约为虐，替那些造反背誓出卖宗主的奴才做帮凶，我曹敦力也照样做给你看！”几乎气得连肺也要炸了，刁忌一张雪白的瘦脸陡然变成了赭赤。他全身抖索，五官扭曲，眩目切齿的咆哮：

“好个忘恩负义，信口雌黄，不知人问羞耻为何物的曹敦力，我叫你反，我叫你叛，我叫你骂！曹敦力，我发誓要你的狗命，我要将你凌迟碎刮，用你的哀呼惨号来正帮规，傲效尤！”曹敦力也全豁出去了，他大吼道：

“只要你能这样做，刁忌，我姓曹的也就认了！”满口钢牙咬得“咯崩”乱响，刁忌愤怒至极的大骂：

“混帐透顶的王八羔子……”一侧，官采平静的道：

“刁帮主且请息怒，曹敦力叛帮投敌，罪无可恕，他是一定要受到惩罚的，目前，我们却须要研究如何才能使他受到惩罚！”刁忌双目如血，哇哇怪叫道：

“这还用得着研究么？官兄，冲上去格他拿下不就结了？”冷凄凄的一笑，官采不悦的道：

“如何冲上去？”刁忌气怒攻心，不由一下子忘了礼貌，更忘了他是在和谁说话，狂暴的，他吼道：

“我冲给你看！”摸地大喝一声，有如春雷炸响，官采怒道：

“慢着！”官采的这声叱吼，猛然将气晕了头的刁忌惊醒，他在一楞之后，随即了悟过来他方才的失态与鲁莽，长长吁了口气，他强颜笑道：

“对不住，官兄，我是叫曹敦力这畜生气疯了！”官采没有表情的一笑，道：

“这些用不着说，刁帮主，我阻止你如此行动，乃是为你着想！”刁忌迷惘的，道：

“为我着想？”官采冷然道：

“刁帮主，你为何不动脑筋想一想？曹敦力乃是你手下堂主之一，便是他再有天大的胆量，若无人替他撑腰，他敢反抗你么？”刁忌这时才完全恍悟，他目眦尽张，恶狠狠的道：

“可就是那穿白袍的小子替曹敦力撑腰？”官采点点，头，道：

“不错！”咬牙切齿的，刁忌怒道：

“可恶的畜生，我要连他一并宰了！”官采冷冷的道：

“怕不容易赢！”拂然不悦，刁忌悻悻的道：

“为什么？”官采沉着脸道：

“帮主你可知道人家是谁？”刁忌跋扈的叫：

“管他是谁，就算是阎王老爷也逃不掉！”官采漠然一笑，道：

“这身穿白袍的朋友，便是谣传已经死去的‘魔尊’君惟推明！”

“什么？”刁忌不由全身倏震，面色大变，“蹬”的退后一步，他目瞪口呆的死盯着君惟明，不敢相信的道：

“笑话，笑话，任谁都知道君惟明已死了……官兄，他早就死了……你不用来诳我！”官采皱了皱眉，严肃的道：

“此情此景，刁帮主，我会有这个心绪来诳你！”怔愕加上惊骇，刁忌僵窒了好一阵子没有说出话来，他看着君惟明，嘴里还在一个劲的呢喃：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官采生硬的道：“千真万确，刁帮主。”

这时——

君惟明安详的启口道：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姓刁的，你助纣为虐，偏袒叛逆贼子，今天你便得到报应，你的手下也同样会背叛于你！”刁忌呆楞了半晌，始萎顿不振，锐气消挫的道：

“你，你果是君推明？”君惟明冷森的道：

“废话！”吸了口凉气，刁忌有些顾忌的道：

“那么，你并没有死？”君惟明重重一哼，道，

“更是废话！你可曾见过一个死人能如此和你交谈？”刁忌不由进退维谷了，他艰涩的道：

“那具尸体……由童兄与费君二位姑娘证实是你的那具尸体又是什么人呢？”君惟明目蕴痛仇，唇凝血怨，他阴沉的道：

“你该去向他们，刁忌！”拍了拍刁忌肩头，官采低沉有力的道：

“现在还谈这些干什么？刁帮主，事情业已发生，讨论它的内容真假全已无关重要了，如今我们都在一条船上，福祸相共，齿唇至依，谁也来不及挪腿撤身了，不管当初童刚是怎么说的，其咎在谁，目前我们也只好齐心协力，硬撑到底，否则，君惟明正好个个击破，逐点歼灭！”刁忌心中长叹，呐呐的道：

“老天爷，这可真叫骑虎难下了……”官采冷酪的道：

“事实亦是如此！”古怪的一笑，君惟明接口道：

“老实说，我的主要对象不是你们，官采，只要你和刁忌能置身事外，退出长安，我可以考虑消解与你们之间的怨隙！”瞅着君惟明，官采深沉的道：

“君惟明，你并不是一个会轻易恕过仇敌或仇敌伙伴的人！”君惟明点点头，道：

“我不反对你这句话，但或者也有例外，你们何不试试？”官采毫不为动，坚决的道：

“义不可毁，信不可背，君惟明，我答应童刚的事便不能食言！”微微一笑，君惟明转向刁忌：

“你呢？大帮主？”刁忌踌躇了好一会，在官采与四周属下们的冷厉目光下，他也只有硬起头皮道：

“少来达一套，君惟明，我及全帮上下业已将地盘转来中土，昔日所俱据已舍弃，根本欲罢不能，既淌了这弯混水，便何妨淌到底？而且，你戮我帮众，诱我手下，此仇又岂能不报？”君惟明冷冷笑道：

“很好，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而童刚却也深知制人之道，或以重利，或以重信，倒将你们弄得服服贴贴，死心塌地了！”

第四十四章 铁胆虎血

官采冷静的道：

“人各有志，君惟明！”君惟明徐徐一笑，道：

“不错，人各有志，而我对今夜即将来临的杀戮无所抱憾，因为，我业已让出一条路给你们走了，是你们自己不愿走的！”官采深沉的道：

“你说得对，我们全是自己做的选择，没有人会怪你，君惟明，敌对往往都是彼此残酷的，谁叫我们敌对？”君惟明微喟一声，道：

“你主意想定了？”官采冷硬的，道：

“想定了。”君惟明闭闭眼，又道：

“现在，‘铁卫府’大约全伏兵层重，禁卫森严了吧？”官采冷然道：

“不错！”君惟明环目四顾，道：

“官采，我杀出一条血路给你看！”反应迅捷如电，只见，官采斜滑三步，暴叱道：

“小心——”

“银绞链”有如蛇火猝闪，飞射官采，然而，却在那抹寒忙甫始耀眼的一刹时，又匪夷所思的缠向了刁忌的颈项！

刁忌大吼如雷，飞快翻仰，同一时间，双手自腰际猛往上抄，两只粗短的，闪泛着青光的怪异‘虎爪’已交互挥磕那边，官采的行动却更加疾利，他身形暴起，不退反进，右手是一把削铁如泥，软如绵带的锋利缅甸刀，左手却是一柄缀有细链的金包手斧，刀斧齐展，连削带打的还攻而上！

无声的一笑，君惟明侧移猝旋，“银绞链”狂舞猛翻，在一片“丝”“丝”锐响中，顿时银光伸缩如蛇电纵横，在成千上万的链影进射里，官采与刁忌俱不由被硬生生逼了出去！

四周，十多条人影急速围拢，金尤摩喙喙大笑，右手倏翻，暗藏长衫之内的他那柄成名家伙——“青龙拐”已毒蛇似的飞扫而出，照面之间，他便将围攻上来的敌人独自挡住九名！

“鱼肠煞”罗昆毫不迟疑，骤闪上前，手中弯曲成波浪形的短剑挥舞生辉，运转如风，亦一下子敌住了三名对手！

这时，曹敦力也只好一咬牙，双环募展，与其他三名对手战成一团！

君恨明的功力造诣是无可言喻的，简直已可达“超凡人圣”的地步了，而他更是如此狠辣，如此绝情，又如此凶悍，在他与官采及刁忌的拼斗中，这两名震一方的江湖强者以联手之力，竟然亦丝毫占不了半点便宜，君惟明闪掠纵横，有如流光越空，来去无踪，他的“银绞链”仿佛是魔鬼的诅咒，招魂者的黑幅，挟著难以令人抗拒的力量凌厉飞旋；倏忽穿射，任是官采刀斧之势雄浑，攻拒诡奇严密，任是刁忌倾以全力应付，一双“虎爪”舞得沙起石走，仍然制不了先机！

现在，刁忌的惊惶骇异固不在话下，就连素来目高于顶，艺业拔萃有“催命符”之称的“白发银眉”官采也不禁大大的震动了，他曾在千军万马之中取人首级，也曾独袭闯过龙潭虎穴，扫过强敌重重，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象眼前这样感到心余力竭，沉压如山过，官采有一身惊人的本领，更有满

腔的豪壮，在此刻，他却觉得处处受制，步步艰难。

他快，敌人更快，他险，敌人更险，他诡异狠辣，敌人更有过之，而他的招式多能被敌人预先推断出来，敌人的招式，却往往出他意外，因此，官采知道，他今夜总算碰上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劲敌了，而显然的，这个敌人比他自己要高强得多！

“噗嗤”闷响倏传，一名“大飞帮”好手烂泥似的瘫成一团，得手的金尤摩狂叱一声，“青龙拐”旋舞暴起，“呛啷”一记，将另一名敌人的“三刃刀”碰击出去，他拐身猝沉，“克擦”一下，已将这人的脑瓜子砸碎，同样时间，他胖大的身体闪电般左斜，一柄“大方剑”贴着他右肋刺空，小眼怒睁，金尤摩的“青龙拐”回带横凉，那名偷袭者已尖号着被撞飞寻丈之外，椎骨寸断！

长发飘扬着，罗昆力敌三名对手，却是十分吃重，这一共十五名大汉，全是“大飞帮”所属“银翅堂”与“寒松堂”中的高手，这两堂的堂主在警兆发生时，便立即分赴早先议定的防卫所在——“雁楼”及“白楼”担任加强防守之责去了，他们属下的高手们便全部向“血牢”集中，而现在，这十五名“大飞帮”的高手就是与金尤摩、罗昆、曹敦力等拼斗的这些人了！

和罗昆交手的这三个人，属于“银翅堂”的“三才剑士”，三个人三柄锋利长剑，施展得宛似泼风骤雨，霍霍生寒，三个人配合紧密，进退有致，充分发挥了联手合力，以众凌寡的围攻特长，罗昆虽然骁勇善战，骠凶猛，在对方三名好手的合围中，也有些捉襟见肘，招架困难了！

曹敦力敌住的三个人，也是属于“大飞帮”“银翅堂”的硬把子，一个号称“九臂熊”，另两个“金银双英”。“九臂熊”使一根粗若鸭卵般的行者棒，此人臂力奇大，力猛招沉，那“金银双英”是两个同胞兄弟，全用一式的金银两包左手朴刀，兄弟两个动作齐一，出手如电，曹敦力虽说亦不含糊他们，但他自己多日劳顿，旧创尚未完全痊愈，应付起来也相当不轻松……

很快的，双方的激斗已进展到白热化了，这其中，除了君惟明与刁忌、官采之战斗来进退自如，稳占优势之外，金尤摩那一边也应付裕如，颇多斩获，不过，罗昆与曹敦力两人可就艰辛痛苦了……

双目光芒如刃，君推明的面色逐渐有一片青森森，白苍苍的颜色浮起，他突然在一个弹跃中厉叱：

“突围，给我狠杀！”“青龙拐”扫荡如雷鸣风涌，金尤摩大笑回应：

“公子，俺听着了！”

同一时间，君惟明的“银绞链”飞缠官采，在官采的快闪中，“银绞链”又闪电也似的直点刁忌！”

此刻，金尤摩已越出三丈之外，他那剩下的六名对手便无法稍加拦阻，只能呐喊叫嚷着且追且打，并发生不了什么作用，但是，罗昆与曹敦力却没有金尤摩那等轻松了，在君惟明令下之后，两个费了好大的事也才冲出了几步而已！

君惟明睹状之下勃然大怒，在一个快若电掣的翻腾里让过了官采的一十七刀，大旋身，刁忌的“虎爪”也齐齐落空，身形倏然长掠，君惟明已扑到罗昆这边！

围攻罗昆的“三才剑士”中的一个，迅速返身，抽剑便迎刺自半空中扑下的君惟明，这人剑尖额起千百朵光圈，急罩猛拒，功力端是不凡！

君惟明的身子眼看着便要与敌人挥出的剑芒接触，在千钧一发间，他

的身形却突然怪异无比的急速下沉，于是，点点寒芒便自他头顶掠过，而他的“银绞链”也怪蛇似的暴缠对方双足！”

情势的变化只是一刹，那“三才剑士”之一的仁兄，出手落空，立即仰身倒跃，君惟明的“银绞链”贴着他的裤管“丝”声飞过，就在此刻，官采与刁忌业已双双由左右挟击跟到！

根本便不理睬身后已经追来的两个强敌，君惟明连连闪身急进，“银绞链”飞旋纵横，狂涝骤雨般抽缠密卷，在寒光交织，眩目耀眼的九十六链齐出暴展下，他的那个敌人在惨嚎长号着被鞭出十五步之外，周身上下血痕累累，肉绽骨裂！

并不回头，君惟明背向后面，“银绞链”紧跟着奇准无比的同时反戮扑到近前的官采、刁忌两人，银光如电，眨眼间又将这两位功力绝顶的好手逼出了一步多远！

“三才剑士”已去其一，罗昆压力顿减，他挥剑狂杀如风啸，穿舞挥展立现凌厉，当两名对手中的一个运剑长刺而来，他竟用力上接以无比的焕然侧身迎上，敌人的利刃贴胸而过，将他的“白锦袍”“嗤”声割裂一片，但是，他的短剑却已奋力戮进对方小腹！

“嗷……”

那人的怪叫凄厉，有如锥心断肠，罗昆猛一咬牙，飞快拔剑，他的短剑甫始离开敌人体内，“三才剑士”中仅存的一位剑士，业已眩目切齿，悍不畏死的连环七剑劈向罗昆！

剑刃映著寒光暴射，“括”的一声，罗昆左肩上的一大块皮肉已横飞而起，他刚刚斜扑，又是“括”的一声。背上的一块肉再被削上半空！

火炙般的痛苦透心泛腑，几乎使罗昆瘫了下来，他闷着声，闭着嘴，就地侧滚，当敌人的长剑，一次又一次追砍着他，剑刃“扑”“扑”切入地面的瞬息，他蓦然狂吼一声，暴弹六尺，双手握剑，连人带家伙一下于全冲进了那位硕果仅存的剑士怀里！

喉头哽塞了一声，那个人双目骤睁如铃，面上五官也立刻扭曲，他手上的长剑似想抽回，但是，却在抽到一半的当儿，便随着他身体的一阵痉挛同时扑倒！

罗昆一个踉跄，满脸满身全是血污合着泥汗，他用力从这个最后也倒了下去的剑士身上拔回自己的兵刃，尖叫着又扑向曹敦力那边！

现在——。

君惟明已经绝不留情的在同他的两名对手做着殊死之斗，他的“银绞链”弹射翻回，穿织交舞。宛似千万条银蛇在闪掠飞越，又似由无数溜焰火形成的森冷银河，迸溅着，溅射着，飞旋着，将官采雪亮挥霍的缅刀，神出鬼没的手斧，及刁忌变幻莫测的一双“虎爪”全压制住了！

越出老远的金尤摩如今又已将他剩下的六名对手摆平了两个，他本来是且战且走的，等到他回头一看，君惟明固然也是在往外逐步移动了，但曹效力和负了伤的罗昆却冲突不出，虽然曹敦力加上罗昆的助力，但对方的三个人已好似全豁了命，横了心，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寸寸拦，步步阻，就是不让他们两人有突围出来的机会！

大吼一声，金尤摩猝然双手挥拐，四名对手仓惶后退中，他立即收拐拄地，借着拐身一压一点的反震之力，整个胖大躯体已候弹半空，动作快如电掣，“青龙拐”呼轰斜挥，风荡如啸哀，又两个“大飞帮”的好手，被砸

得头碎如糜！

狂笑着，金尤摩在空中飞快翻滚，“青龙拐”纵横翻舞，仿佛八臂神魔，“当”“当”两声震响，他这九名对手中最后的两位，连兵刃也全被撞脱抛失！

这两位仁兄虎口进裂，鲜血滴洒，俱已魂飞魄散，掉头便跑，金尤摩如影随形，暴闪急进，“青龙拐”猛起骤翻，“膨”“膨”闷响，这两个人便有如一对绣球也似，狂号着接连滚出！

此刻，君惟明身形倏进猝拔，在拔起的一刹，刁忌的一对“虎爪”贴着他脚底掠过，君惟明冷叱如冰，反手似电，“唰”的一下，刁忌已怪叫着，一个轻旋踉跄出去了好几步！

官采正待进逼，睹状之下不由一窒，他马上掠到刁忌身边，低促的问：“如何？”痛苦的吸了口气，刁忌的声音因为过度的羞愤而变得沙哑无比：

“截住他，官兄，我们一定要截住他！”

官采目光一闪，业已看见刁忌的右胸前衣襟碎裂，有一条尺许长短的窄窄伤痕浮现，这条伤痕已使得他的皮肉翻卷，鲜血淋漓了！

就在他两人略一耽搁之际，君惟明已经扑到那边逼住了“九臂熊”，而这时，金尤摩亦返身扑回，和罗昆、曹敦力两人敌住了“金银双英”，如此一来，整个情势便完全好转了！

怪叫一声，金尤摩狂冲猛进，直踏敌人中官，“金银双英”中的老大——使金朴刀的贾远竭力挥刀下斩，却在刀口甫始沾到金尤摩背脊上时便首先在胸口上重重挨了一拐，这一拐，足足将他打成腑裂骨碎，整个身子飞起七尺！

“金银双英”的老二贾宏，在惊恐悲痛里刚刚叫了一声“老大啊”，曹敦力的一双锋利金环已猛的抹过了他的咽喉！

事情发生的这么快，几乎只是人们喘几口气的时间，进行的拼斗却已有了结果，因此，当刁忌与官采急速赶来的时候，也只剩下一个“九臂熊”还在浴血苦撑了！

君惟明的“银绞链”闪掠如飞，那“九臂熊”的面孔业已挨了两记，血污染满了他一张猩猩丑脸，他挥舞的那根沉重行者棒，也就越发显得笨拙无比，招架不灵了！

一见官采与刁忌双双扑来，君惟明冷冷一笑：

“我们还是走着玩吧！”形容愤怒的官采大喝道：

“看你往那里走！”猝然退身，君惟明使银绞链重下，他回身道：

“我们走！”

一见君惟明回身讲话，那“九臂熊”以为有机可乘，他闷声不响，虎扑上来，抡棒便劈！

官采隔得稍远，一步未曾拦及，他缅甸刀电挥，同时厉叫：

“小心！”

但是，迟了，官采的警告刚才出口，君惟明已鬼魅般移了半步——仅仅只有半步，“九臂熊”的行者棒已带着呼呼风声，擦着君惟明肩膀砸空于地，方始看到那棒头沾地，“九臂熊”已蓦地悲嚎起来，庞大的身体象被什么东西猛然一撞般重重摔倒！

“丝”的一声，君惟明抽回反手透人“九臂熊”肚皮中的“银绞链”，头

也不回，与金尤摩、罗昆、曹敦力三人飞快掠步！

官采气得脸全红了，他咆哮着奋力追去，刁忌停下来匆匆检视他这名得力手下的伤势，一看之下，不由长叹如泣，此刻，“九臂熊”业已在翻着白眼了……

咬着牙，刁忌“虎”的站起，厉啸着挤命赶上，一面风狂般大叫：

“君惟明……你不要逃，有种的就留下来和我决一死战……”

迅速奔掠着，曹敦力尚得扶持住受了伤的罗昆，金尤摩在前开路，君惟明殿后，他们尽量借着有房舍树下的地方掩蔽身形，闪挪回绕，急匆匆的往前奔路！

君惟明的“银绞链”缠在腕上，目观四面，耳听八方的掩护着自己的伙伴潜行急进，后头，官采的身影时隐时现，步步紧逼，刁忌的刺耳厉啸也一路响着追了过来！

肩头与背后的伤口在抽搐，仿佛针刺火炙，有着撕裂心肝般的痛苦，罗昆，一面奔跑，一边喘气，他回头低叫道：

“公子……放下我来吧，容我替你们殿后……我跟着也是个累赘……”君惟明面无表情的道：

“你给我闭嘴！”扶持着罗昆奔走，曹敦力也喘吁吁的道：

“别气馁，老弟，他们拦不住我们……”罗昆凄惨的道：

“公子，何苦因为我一个人而拖累大家！我失血太多，只怕也挺不了多久了……还是留我下来与对方一拼……”移行如风，君惟明狠狠的道：

“罗昆，你还要说多少废话？”

他们正奔到一方花园之内，花园中有假山，有棚谢，也有巧亭与水池，如今时值秋令，景致凋零，若在春夏之际，这里一定还是个赏心悦目的幽雅所在……

前行的金尤摩方才扑进园中，一个冷厉的嗓音已自左边的凉亭阴影中传出。

“什么人？站住！”金尤摩倏弹猛起，扑向那发声之处，他低叱道：

“俺是你爹！”

凉亭后，两条魁梧的身影闪出，他们还没有看清来人是个什么样子，金尤摩的“青龙拐”已经搂头劈到！

两位仁兄惊呼一声，倏然分跃，同一时间，两件兵刃已齐取金尤摩！

胖大的躯体就地猛挫，“青龙拐”左右电挥，“叮当”撞击声中，金尤摩暴旋向右，右边的敌人惊惶后退，他却又猝转向左，抖手七十拐，七十拐宛如合成一次展出，左面的那位仁兄立即骨折百段，狂号着横摔出去！

剩下的这个敌人大约是一下子吓呆了，他口不择言的急叫：

“不不，不要动手……我们是‘独龙教’的‘十七雕——’”“青龙拐”的龙头拐端蓦然捣进了这人的脑门，鲜血与脑浆迸裂，金尤摩恶狠狠的骂：

“滚你娘的十七雕！”后面，君惟明急道：

“快走！”

他们方才奔出几步，黑沉沉的暗影中，官采已飞鸟般长掠而来！

君惟明头也不回，反手九十链飞缠，银光闪眩中，官采连连挪移，缅甸刀与手斧齐出横架，一沾之下，君惟明又倏射三丈！

来到一座嵯峨堆叠的假山之旁，金尤摩一马当先，抢掠上前，假山后，四条人影又突然闪出阻路！

心里暗骂著，金尤摩口中却笑呵呵的道：

“是‘十七雕’的弟兄么？”那一字排开的四个人似是一怔，为首的一个道：

“可是老九？”金尤摩立即移近，边低声道：

“老九完蛋了！”四个人又是一呆，刚才发话的那个道：

“你说什么？”

“青龙拐”暴出狂扫，宛如山崩岳颓，威力万钧，那四个人齐声怪叫，分向四个不同的方向闪掠，金尤摩猛扑向离得自己最近的一个，左十七拐，右十七拐，三十四拐呼轰推出，那人的一柄鬼头刀拼命招架，在电光石火般的接触中，这位仁兄只挡出了二十九拐，于是，剩下的五拐便全砸到他的身上！

这人正嚎叫着打着转旋往外翻，一片锐利风声已袭向金尤摩后脑，他一直等到袭来之物近贴脑后五分，才猝然地，同时，“青龙拐”毒蛇似的自肋下飞快倒撞而出！

“哇——”

惨叫凄厉，又一名执着“峨嵋刺”的敌人被金尤摩一拐通穿了肚腹，全身飞起跌落地下！

曹敦力搀扶着罗昆，急急一侧走过，斜刺里，官采又飞截而到，但是，当官采的缅刀尚未及出手之际，君惟明又已越空扑至，“银绞链”骤雨似的罩向了官采！

旁边——。

金尤摩的“青龙拐”业已将仅存的两名敌人逼得左支右拙，狼狈不堪，在这种毫不留情的快斩狠杀中，金尤摩蓦地以险招急进，他猛力震开对方的两件兵刃，暴起欺身，这时，他的两名对手中的一个箭也似一下子豁出了命，飞快迎上，左手电挥，七点寒星已凌厉射至！

咆哮一声，金尤摩肥胖的身体“呼噜”施开，“青龙拐”骤然脱手飞捣一侧的敌人，那七点寒星擦着他肋边掠过，他的双掌已运足“大力金钢掌”劲暴劈而出！

当那名敌人吃金尤摩这足可裂碎开石的至刚劲力震上了寻丈以外，另一位仁兄也几乎不分先后的被金尤摩抛出的“青龙拐”撞飞七步，拐身尚未落地，金尤摩已一溜闪光般掠前攫回！

君惟明已将他“银绞链”中的“毒绞命”链法彻底展出，在官采白虹绕月般的缅刀与金芒闪掣的手斧挥映下，他的那根银链便有如一抹幽灵，一溜魔鬼的瞳光，倏闪倏幻。

忽进忽退，又是歹毒，又是奇诡；更快捷得无可言喻，分明他只挥出一链，却是数十链的融合，分明光芒闪跃在右，链身的攻击却实际向左，非但勾异奇离，而且残酷无比，每一下子全是致人命的，每一下子俱是索人魄的！

突然，官采白发竖立，银眉轩动，他的缅刀化为千流万股，暴泻齐涌，金色手斧也长虹般飞旋而出，右斧柄的细链连缀下做着快速又隼利的翻新回砍，顿时银链与金灿灿的光华流闪交映，灿亮眩耀，威势之猛，震人心旌！

君惟明白袍飞扬，闪电也似侧身旋转，在敌人的刀光斧影中间刻不容发的移挪穿掠，他的全身都叫对方兵刃所泛出的光芒映照得莹亮晶灿了，于是，在一刹里，君惟明极其罕异的蓦然将手中“银绞链”直戮敌人小腹，却

在链端点出的瞬息以左手倏托右腕，“铎”声轻颈，“银绞链”简直快得不能用任何词句形容的暴笞对方头脸！

当君惟明的“银绞链”抖成直戮向官采小腹之际，官采的缅刀已飞卷而回，横拦腹前，但是，官采却料不到那根可诅咒的银链竟又突然移转了方向，移转的速度又快到这等地步，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看花了眼——那根银绞链像是原本便未曾意图攻击自己的小腹部位一样——。

事情的发生是如此快法，当官采回刀戮空，他的第二个意志尚未及转起，君惟明的“银绞链”已猛然抽在他的脸颈之上，这一抽之力，将他整个人完全带起，重重扯翻向一列凋零的盆花之后！

连看也不及多看一眼，君惟明飞身立起，出了花园，前面是几幢小巧的精舍，精舍四周全有树木围绕，环境十分清幽，君惟明知道，这几幢精舍原是专供一般“司事”级的弟兄居住的，“司事”级的人，在“铁卫府”的地位相当于普通江湖帮会中的头目，当然，如今童刚用这几幢房子作什么用则不得而知了……

现在，君惟明晓得他的位置是在“魂楼”与“巧楼”之间，换句话说，他已接近到“铁卫府”的前端了！

闪身掠进一幢精舍旁的树木暗影中，君惟明正移目四顾，一声低嘘已经悄悄传来，嗯，金尤摩等三个人早就隐伏在那里等待着了。

君惟明迅速凑近，小声道；

“这里有麻烦么？”摇摇头，金尤摩道：

“静得出鬼来，娘的，只怕他们业已将好手调到前面或是分守四周墙底了！”君惟明低沉的道：

“很有可能。”舔舔嘴唇，金尤摩又道：

“那姓官的，公子将他打退了么？”君惟明道：

“这人本来的确强悍，但光凭他一个人想对付我还不够，方才，我已经赏了他一链——相当不轻！”金尤摩吁了口气，忽道：

“公子，你那柄宝贝‘天禅杖’未曾携来？”君惟明笑道：

“没有，我嫌带着碍事。”金尤摩吃吃低笑，道：

“你也够狂了，公子，这等场面你却连趁手的家伙全不带！”君推明轻轻的，道：

“有这几样已经够了，今夜到底是来陪的，用不着大明大亮的干，我那‘天禅杖’一动，声音可以传出老远，不方便。”

第四十五章 大隐于朝

这时，旁边的曹敦力突然有些惊慌地道：

“不好，公子，罗昆老弟已经晕过去了！”

君惟明与金尤摩立即探视，可不是么，罗昆已面如金纸，吐气如丝，瘫痪在曹敦力怀中动也不动了……

急急用手试了试罗昆的鼻息，君惟明觉出罗昆的鼻息已十分微弱，金尤摩也仔细查看了一遍，沉重地道：

“公子，罗老弟左肩挨了一剑，伤处深可见骨，背后也挨了一剑，毫不

比肩上的伤口轻，本来他应该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一定是流血过多，加上这一阵折腾奔劳，脱力过甚才至于此……”君惟明焦灼的道：

“假如我们还须经过一阵奔劳，你看他可以支持得住么？”金尤摩摇头道：

“不行，如若不马上替他止血医治，让他好生休息，俺看他这条命只怕就要保不住了！”君惟明着急的道：

“此时何时，此地何地？又到那里去替他止血治疗，觅处休息？金兄，这是不可能的事呀！”一边，曹敦力又惊道：

“老天，罗老弟这一身里外衣衫全叫血给湿透了，难怪他方才衰弱至此，一步一喘！”金尤摩低促的道：

“如今强敌环伺，伏兵重重，公子，无论俺们能否将罗老弟背负突围，也不能让他再受折腾了，否则，他体内的血势必流尽不可！”顿了顿，金尤摩又道：

“俺看，公子你不会舍下罗老弟吧？”君惟明凛然道：

“我宁可战死于此，也不能抛舍罗昆！”金尤摩连连点头：

“既是如此，俺们今夜使无法突围离此了，为罗老弟的生命着想，第一步使须要找个安全地方先替他止血治伤！”曹敦力惶恐的道：

“但是，此处不啻龙潭虎穴，避之唯恐不及，四面八方全是敌方的人马，我们又到那里隐藏？”目注君惟明，金尤摩道：

“公子可想得出来！”沉吟半晌，君惟明始徐缓的道：

“别的地方没有，‘铁卫府’中所有的秘密复室或隐穴地窖，那些背叛我的人全知道……只有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五幢精舍或可一试！”金尤摩忙道：

“安全么？”君惟明苦笑道：

“谁也不敢说，这五幢精舍原是本府以前的‘司事’级兄弟居住的，从左边第一幢算起，到最后的那一幢，也就是第五幢，我记得其中有一间偏房是空着无人居住的，昔日那间偏房里全堆集着杂物，只是不知如今改变了没有……目前也仅有这一个地方可以试试了……”金尤摩低促的道：

“那么，俺们这就去吧？夜长梦多……”咬咬嘴唇，君惟明道：

“你不去，金兄，你独自先行突围返回‘入黑台’，将这里的情形转告我们的人，以免他们忧虑悬挂，做出计划以外的事情来！”怔了怔，金尤摩急道：

“这怎么行？俺怎可抛下你们独自出险，俺看还是老曹走一遭吧！”君惟明低沉的道：

“舍你莫属，金兄，曹敦力的功夫不足以突出重围，且他也搞不清楚我们大队隐藏的确实地点，我自己更有责任在这里照护我的弟兄，而此地的环境情势我比较熟悉，应付起来也方便得多，金兄，你先行离此并不是抛舍我们，反是帮助我们，避免我们其他的人因为不明真象而贸然行动，徒增伤亡使整个策略发生变化，金兄，烦你走一趟！”无可奈何的，金尤摩只好点头道：

“公子既如此说，俺便尊令行动了，不过，可要俺回去再调集好手回来接应你们脱险？”君惟明平静的道：

“不，我们自己设法出去！”金尤摩呐呐的道：

“但是……这未免太吃亏了……”微微一笑，君惟明道：

“不要紧，你回去之后，只要将今夜的情形告诉他们，在山庄里静候我

们消息，千万记住不能擅自行动！”金尤摩颌首道：

“俺走了，公子？”君惟明恳切的道：

“多留心，金兄，从哪里来，也从那里走！”点点头，金尤摩露齿笑道：

“俺晓得，夜行人的老规矩！”

双拳一抱，金尤摩捷如狡豹般窜掠向夜暗之中，他刚一离开，君惟明即招呼曹敦力背起昏迷不醒的罗昆，小心翼翼的潜行向第五幢精舍那边。

这幢精舍与其他四幢的建筑形式不同，三房一厅加上两小间下房，全为红砖砌造，雅致小巧，房舍旁边种接着半圈高大的龙柏，枝叶浓密，葱葱郁郁，看上去就把房屋的四周全掩遮得黑黝黝的了……

来在精舍的后面，君惟明首先飞跃到他所知道的那间堆集杂物的偏房后窃上，凑近自窗缝中往里一看，他立即面露喜色，轻轻伸手推窗，嗯，那扇窗竟没有下门，君惟明略微一推便应手启开。

倒窜回来，君报明朝伏在树上的曹敦力道：

“真是老天助我，曹敦力，那间房子里还是原样，没有变动，仍然堆集着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曹敦力忙道：

“好极了，公子，我们这就进去吧？”伸手自曹敦力臂弯中接过罗昆，君惟明谨慎的四周查视了一遍，压低了嗓音道：

“窗口离地七尺，狭窄只能供一人穿越，曹敦力，你上去，罗昆由我背上去！”

点点头，曹敦力吸了口气，暴弹而起，准确无比的穿窗跃进，君惟明等到曹敦力进去了，他自己却不马上跟入，抱起罗昆，他朝相反的方向飞驰而出，射出五丈，又笔直拔空八丈有奇，然后，擦过高大的龙柏梢端，由上而下，快得有如流星横空般毫无一点声息的越窗飞入！

房中黑沉沉的光度十分晦暗，全堆满了一些破烂桌椅家俱，以及一捆捆的旧衣陈裳，另外还有些毁坏了的刀矛弓矢散置着，简直和个破烂市场差不多，整个房间充满了霉气腐味，就连那一丝从隔室门缝中透进来的光亮，也显得如此晕沉与阴暗了……

曹敦力早就躲在一张缺了腿的古旧八仙桌之后，君惟明担负着罗昆有如四两棉花般落了进来，方待觅寻曹敦力的踪迹，这位倒了边的“大飞帮”堂主，已低促的唬了两声。

跃到曹敦力身边，君惟明不禁莞尔，敢情曹敦力已经将一捆破旧的衣裳扯开摊平，铺设成一层厚软的底垫子。轻轻将罗昆放躺上去之后，君惟明才始悄然吁了口气，他低声道：

“外面那间房子有动静么？”曹敦力有些紧张的道：

“好像有人在那里，方才我似是听到几声咳嗽……”

君惟明正想说什么，一抬头，又激箭似的飞跃而起，他迅速将启开的窗户闭拢，再次翻身回来。曹敦力软服的道：

“公子，还是你行事慎密，临危不乱，这些小事你全一点也不疏忽！”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不要轻视一点点蛛丝马迹的细节，那也足以破坏整个大举，就像星星之火，亦可以燎原！一连连点头，曹敦力又道：

“下一步，公子，我们干什么？”君惟明细声道：

“你懂得医道么？”曹敦力迟疑的道：

“皮毛而已，不太内行。”君惟明笑了笑，道：

“我也略有钻研，却不算精湛，不过，好在罗昆伤得单纯，原因明显，相信我和你两个人一凑合，该可以给他医治了！”曹敦力苦着脸道：

“但是，我们全没有金创药……”君惟明平静的道：

“放心，‘铁卫府’里多的是！”曹敦力怔了怔，道：

“去硬夺？”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这就须要技巧了，至于如何行事，尚待视当时情形而定。如今你在这里照应罗昆，我去设法找药！”曹敦力慌忙道，

“可千万小心啊，现在‘铁卫府’里一定闹翻了天，包管重兵四布。高手齐出，主公可丝毫大意不得！”君惟明道：

“你歇着吧，我自会慎重？”

说着，他蹑足来到门边贴耳门上仔细倾听，半晌，他微微用力推门，在一声轻微的“依呀”磨擦声中，这扇门扉已然启开一半！

迅速闪出，君惟明同时将门掩上，嗯，这是一间卧房，两张床相对平摆，一只桌数椅加上一只衣柜简单明了，现在，一盏玻璃灯高悬着，青烁烁的光芒照耀下，整个房间冥无一人！

略一沉吟，他立即拉开衣柜搜寻，衣柜里除了几条衣衫挂着之外并无他物，君惟明又到两张床上查看，同样失望了，他匆匆定到房门侧耳听了听外面动静，然后，再次推门而出！

外面是一间小厅，陈设平凡无奇，君惟明四处一看，又拉开几只桌上抽斗查视，也全没有他所需要的金创药，他正在沉思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小厅之外已有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与谈话声移近。

一抹微笑浮上君惟明唇角，他闪电般隐到一张竹屏之后，须臾间，厅门已被推开，有两个人的声音一边交谈着一并进入。

两仁兄大约在外面累得不轻，其中一个一进来便重重坐向一张大圈椅上，长长吐了口气，另一位却拿起桌上茶壶，对着嘴便“咕噜”灌了个饱，坐在椅中的那个，有气无力的道：

“今晚上可真是热闹了，搞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咱们的童大爷却偏偏又不在府里，七师兄你说是不是巧？”被称为七师兄的人也一屁股坐了下来，沉重的道：

“这些全不管了，最叫我心惊肉跳的是他们竟然传说今晚来这里大开杀戒的人就是‘魔尊’君惟明自己！老天，这不是活见鬼么？”另一位怔忡片刻，忧虑的道：

“虽说这有点玄，但是，传出这话的却是‘大飞帮’帮主刁忌，七师兄，我看他恐怕不会乱讲吧？”那七师兄叹息着道：

“难说，按理呢，刁忌这等身份的人物决不会胡扯蛋的，不过也说不定他是打得晕头涨脑看花了眼，或者今晚混进来的几个对头有人冒充君惟明，谁都知道，姓君的魔头，早就死了，如今只怕连骨头也化啦！”坐在这边的仁兄低咳了一声，道：

“我看哪，七师兄，童刚接掌‘铁卫府’的事不大对，这里面必定有鬼！”急忙“唬”了一声，那七师兄压着嗓门道：

“你小点声行不？谁也不是睁眼瞎子，那个不知其中有鬼？否则，童刚如果真是为了替君惟明继承大业，真的要替君惟明报仇追凶，就算君惟明没有死，他们也正该高兴才对，你没见目前各地警讯频传，谣言四起，童刚便首先忧心忡忡，魂不守舍了？而假设童刚确是如此讲义气，君惟明便活着回

采，也一定不会对付童刚的啊，他连感激都会来不及呢……”另一位哼了哼，不满的道：

“老实说，七师兄，我个人对姓童的颇为不满，他表面上撑着仁义大旗，背地里却连人家的妻妹也一并接收了，这里面，还不晓得有多少文章，我看哪，君惟明是不是被他害的都不敢说！”那七师兄沉默了一下，低声道：

“既然本派大掌门允了童刚要求，率领全门上下来此相助，是是非非，我们也就没得什么好说了！”他的师弟跟着感喟的道：

“七师兄，我有个预感，这个预感极为不祥……我觉得，我们今后的日子将要难过，心口上象被一块石头压着，沉甸甸，闷窒窒的……”不由自主的打了寒额，那七师兄道：

“怎么说？”另一位显得有些不安的道：

“我认为今夜现身的对头必定是君惟明本人无疑，他一定还没有死！”那七师兄忙道：

“你有什么依据？”这位朋友嗓子发沙的道：

“当然有，七师兄。‘大飞帮’帮主刁忌不可能说假话，此其一，凭刁忌的身手之强，能胜他的人不多，而刁忌却受伤落败，束縲上了他手下二三十名好手的老命，这等强者，除了君惟明还会有谁？此其二，另外，官采乃一方怪杰武功之精天下闻名，今夜甚至连他也吃了亏，不是‘魔尊’的威风那一个还能折得了他？此其三，而谣传君惟明大难不死，复出江湖的事就更非空穴来风了，七师兄，我看这一次我们凉山派大举前来帮助童刚的这桩决定是一件大大的失策，弄不好只怕要搞得焦头烂额，进退不能！”被称为七师兄的人急忙小声道：

“你说话小心点，若是传到大掌门耳朵里，看你不吃生活！这些事是他们上头人的事，我们只跟着走，别的不用管，也管不着！”他的师弟却哼了一声，悻悻的道：

“事关生命存亡，怎能不管？七师兄，我看童刚耍的鬼把戏，本派大掌门以及童刚身边的那些人如官采、包骧、赵品松他们，可能多多少少全知道点内幕。却就蒙着我们……”那七师兄不悦的道：

“小九，你就少发牢骚行不，还非要弄出纰漏来才住口？”另一位嘀咕道：

“我是越想越不值，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来这里卖命嘛？名没有名，利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利……”这位七师兄站了起来，愠道：

“你进去歇着吧，小九，我也进房躺一躺，我不愿再听你罗嗦了！”

说着，他推椅走开，进入小厅另一边的房间去了，进去后，还重重将门关上！

哼了哼，叫“小九”的这位朋友也起身转向自己的卧室——正好是君惟明才出来的那一间，这位仁兄还一边走一边咕哝个不停呢……

第四十六章 感敌为友

君惟明有如一抹淡淡的烟雾飘移，就在那叫“小九”的人方始进入卧室之中，君惟明亦自竹屏后跟着闪入！

那“小九”却并无所觉，他伸展双臂，长长的打了个哈欠，边自言自语的道：

“所为何来？妈的，真是所为何来！”君惟明倚在门上，和蔼的接口道：

“你说得对，所为何来呢？”

那“小九”蓦地全身一震，像整个身子都僵住了，好半晌，他才吃力的艰辛的缓缓转了过来那一张白净净的面庞；却变得更苍白了，甚至连一双眼睛也几乎鼓出了眼眶！

他死似见了鬼一样，恐怖而又惊骇的瞪视着君惟明，两只手僵停在胸前不动，在唇角的抽搐里，他抖索的道：

“你，你是谁？”这“小九”急惶的摇头，呐呐的道：

“但是，刚才你还在和你的七师兄谈论我呢？”猛的张大了嘴，这“小九”的面孔五官也一下子全变了位，他突凸着眼球，额生生的伸手前指，“蹬”“蹬”“蹬”退了好几步，舌头打着结道：

“你……你……你……是……是……‘魔尊’……君……君惟明？”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错，正是我。”那“小九”哆嗦了好一会，才惊悚莫名的道：

“果然……你果然……没有死？”君惟明一笑道：

“被你猜对了，此前，你不是还比了三比证明我没有死么？”“小九”脸色已白中泛青，恐惧的道：

“那么……今夜到来……溅血……夺命……的人……就是你了？”君惟明严肃的道：

“我溅的是一干无义之徒的血，夺的是一批奸险恶人之命，天理人情，俱皆名正言顺！”“小九”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强制着自己的惊悸惶悚，尽力镇定，却仍不免结结巴巴的道：

“你……你要杀我？”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小九”稍微定了定心，嗫嚅着道：

“那……那你要如何？”君惟明笑了笑，道：

“我要求你件事。”“小九”又呆了。

君惟明踏进一步，笑吟吟的道：

“很简单，替我找点金创药，净布，以及热水来，当然，还得求你保守秘密，不要将我的行迹泄漏。”“小九”搓着手，提心吊胆的道：

“是，呢，是你受伤了？”君惟明淡淡的道：

“不，我的一个手下受伤了！”这位“小九”顿时进退维谷起来，他艰辛的道：

“在我个人来说……君，君公子，我极端钦佩你，而且愿意替你效劳……但是，你和我处处敌对，我是凉山派弟子，我……我又怎好帮助一个师门的敌人呢？”君惟明点点头，深沉的道：

“我问你，小子，你崇尚仁义，忠信，以及纲常么？”“小九”愣愣的道：

“我当然崇尚……”君惟明又道：

“假如你的师门背弃了这些，助纣为虐，横施残暴，你也会不问黑白，盲目跟着他们坠向罪恶之渊么？”“小九”想了想，摇头道：

“不，我不愿跟他们那样做，我的良心不允许……”君推明诚挚的道：

“就是如此了，小九，你的师门如今正是在走着这条路，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他们一起跳进这个污秽的大染缸呢？急流涌进，为时未晚，你虽无法兼善

天下，但是，至少你也可以做到独善其身，与他们同流而不合污！”接着，他又道：

“童刚与我之间的仇恨，我想你也多少能看出一些端倪来了，小九，你的猜测是对的，童刚不独陷害了我，更夺我基业，辱我妻妹，残我手足，他的所作所为，实在阴毒险恶到了极点，狼心狗肺，以此为最，我定将报此血仇，洗此痛恨，小九，这种人，岂还值得你去为他卖命出力？”“小九”犹豫着，迟疑着，好半晌，他才呐呐的道：

“君惟明冷冷一笑，道：

“事实胜于雄辩，小九，你终究会明白我字字不虚的。”焦躁不安的搓着手，“小九”又痛苦的道：

“但……但我不能背叛师门……”君惟明深沉的道：

“你不用背叛师门，只是不帮助他们为恶，做一个保名清誉的正宜人，如此，小九你也等于是在替你们师门赎衍了——。”君惟明凝注对方那张仍在踌躇的面容，又道：

“你如果帮助了我，小九，我保证恕你的生命，而且，也尽可能不伤害你师门的人！”“小九”立即双目发光，振奋的道：

“真的？”君惟明正色道：

“‘魔尊’一言，胜似九鼎！”“小九”毅然点头，道：

“我去办，君惟明已低叫道：

“且慢！”“小九”悄然止步，惊疑的道：

“有……有什么不对么？”君惟明一笑道：

“未问尊姓大名？”“小九”忙道：

“我姓关，草字立，在琼山门墙第三代弟子中排行第九，也是老么，所以一般师兄们便直呼我为‘小九’。”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那么，关立，你这卧房中有两张床，另一位是谁，他会马上回来么？”那“小九”——关立低声道：

“这个君公子无庸挂怀，和我一同住在这房里的乃是我八师兄，他今晚已随着大掌门和童刚一起到长安城外迎接一位贵客去了，最早也要等到天亮才能回来休歇……”君惟明平静的道：

“今晚这里出事，可曾派人前往通知童刚？”关立颌首道：

“已经派人去了……”君惟明笑了笑，再道：

“可曾发现有人突围？”关立双眼大睁，道：

“有啊，黑暗中像是一个大胖子，君公子，那可也是您的人？”君惟明笑道：

“是的，他安然脱险了么？”关立一个劲的点头道：

“被他冲出去了，那大胖子好凶，从‘妍园’那边越墙而出，守在墙里墙外的十几个‘独龙教’好手，就没有一个能拦住他，反被他摆平了两个，待到我们师兄弟几人跟着‘独龙教’凌教主赶到，那大胖子早就鸿飞冥冥，不见踪影了……”君惟明润润嘴唇，又问：

“守在‘五全厅’之前的我那数百旧部，是否也全走光了？”关立吃了一惊，急道：

“你怎么晓得？”君惟明一笑道：

“我怎会不晓得？是我叫他们走的。”关立深深叹了口气，道：

“可不是全走光了，五百多人一个不留，除了随身家伙之外任什么全没

带，走得干净，走得利落，就象是一阵风都给吹飞了一样……为了这事，府里几个头儿俱在暴跳如雷，大呼小叫呢，但又不敢分兵去追，府里已闹得天翻地覆了，谁也不敢再作主张，擅自将人手支遣出去……”望着君惟明，关立言自由衷的道：

“现在，我可以出去为你办事了么？”君惟明点点头，道：

“当然，但记着，小心加上信诺！”关立严肃的道：

“你放心，君公子，我关立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小人！”

说着，关立马上出门去了，君惟明望着他将门儿带上后，快步贴耳门上聆听他的动静，唔，这人并没有弄什样花巧，他确是匆匆由小厅走出去了……

略微待了一会，君惟明迅速推开那扇堆放杂物的房门，闪身而进，黑暗中，那边隐藏着的曹敦力低叫道：

“是公子么？”君惟明来到近前，轻声道，

“罗昆情形怎样？”曹敦力低沉的道：

“我已经先给他包扎住伤口左近的血脉部位了，现在比先前好得多啦，流血量减少，而且呼吸也比较均衡了。”君惟明蹲下身来查视着，又问：

“你是用什么布给他扎伤的？”曹敦力忙道：

“我自己的内襟，干净的……”君惟明微微领首，道：

“不用多久，我们须要的东西就有人送来了……”曹敦力干咳一声，道：

“公子，方才你在外面的谈话，我业已全听见了，天爷，真害得我替你暗捏一把汗……这似乎过于冒险了，那小子是我们的敌人呀……”君惟明笑了笑，道：

“不错，是敌人，但敌人中间也有天良未泯的，换句话说，这就是他们之中的矛盾了，能利用这个矛盾来行事，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比内线卧底更佳。”舐舐唇，他又道，

“曹敦力，你也在江湖上闯荡大半辈子了，你可曾感觉过，人，是一种天下最奇怪的东西？”曹敦力茫然道：

“最奇怪的东西？”君惟明低徐的道：

“是的，人有思想，有情感，有灵性，最重要的，人还有良知，这良知便会使很多事情变得奇妙而多姿，简单的说，人和一般禽畜是截然不同的，猫，见了老鼠便立即予以扑杀，鹰鹫之类的恶鸟遇到较小的飞禽也必将攫食，这几乎是一个定论，没有什么例外与怪异的，不过，这是因为禽兽一类的畜生缺少思想，没有灵性，更不知天良为何物的缘故，他们只知道弱肉强食，借着暴力作为生存的唯一手段，但人却完全不一样了，人有思想，有感受，人有灵慧之根。有良知，明白善恶，懂得是非，更知道选择，所以，人的敌对不是绝对的，只要为了仁义，为了忠信，为了道德，便算是敌人吧，他也往往会反过来协助你，当然，你必须做得正确，无亏于伦理纲常，有一个光明正大的起点，及堂皇正当的前提……”顿了顿，他笑问：

“你懂么？”曹敦力领悟的道：

“我明白了，公子，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为正义而战，纵然是敌人，也有些会支持我们及协助我们的，因为敌人的阵势中本身便没有一种正确的道理与光明的信仰，他们乃是邪恶而龌龊的……”君惟明点点头，道：

“对了，曹敦力，你记着，暴力是不可久持的，只有精神与意志上的倾向才是最终的得胜之道！”曹敦力吁了口气，道：

“我想不到公子你竟还有这么一篇大道理呢……”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道理并不算什么精博之论，只是从古到今，看朝代的盛衰，所给予我们的一些教训罢了。”回头探视了躺着的罗昆一下，曹敦力又道：

“公子，你打算什么时候潜离此间？”君惟明低沉的道：

“我也不能断定，那要看什么时候有适合我们潜离的机会了。”沉默了片刻，曹敦力嗓音有些沙哑的道：

“这一遭，童刚回来只怕要气疯了……”君惟明冷伶的道：

“他受罪的日子还在后面，我会叫他食难下咽，寝不安枕，忧心忡忡，疑神疑鬼，我要叫他连做梦都浸在血海里！”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冷额，曹敦力呐呐的道：

“看样子，童刚就会如此了……”迟疑了一下，他又尴尬的道：

“公子，童刚这口气固不用说了，我们的刁帮主恐怕更要将满嘴老牙咬碎呢，我有点不敢想象他现在会愤怒成了个什么样子……”君惟明一笑道：

“不言可知，曹敦力，你还是不用去想的好，刁忌爱怎么气怎么怒，全是他自己的事！”曹敦力叹了一口气，道：

“想我曹某人投效‘大飞帮’也已经是多少年的事了……在滇北，那段时光虽然苦了点，却也够美好的……我是从堂下的硬把子地位逐步爬升起来的；就在遇见公子你之前，还是一心一意要为‘大飞帮’卖力效命呢，压根就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会唾弃了‘大飞帮’，这件事，若在几个月前有人预先告诉我，我不以为这人疯了才怪……唉，人的际遇真是变幻莫测啊，如果不是‘大飞帮’这次打错了主意，倒行逆施，助纣为虐，我又怎会有今天这个变迁呢？”君惟明深沉的道：

“曹敦力，我不怪你心中有些感慨，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一次是做对了，将来，你就会为了这次的明智决择而得到报偿，这个报偿，较更胜过你原来‘大飞帮’里所拥有的……”曹敦力低声道：

“这些我也不奢求了，公子，我只盼今后能追随左右，有口饭吃，有个遮风避雨之处也就是了……”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你会得到的，而且比你心里所盼的更多……”曹敦力苦笑道：

“我也晓得公子不会亏待我……”忽然，他惊觉的道：

“公子，好象有人来了？”君惟明沉静的道：

“不错，是有人来了，这次足证你已经平下心来，记得刚才进来这里的时候，你曾告诉我说好象听到外面有人咳嗽，事实上外间根本没有人在，曹敦力，你还须再在‘镇定’两个字上下功夫！”黑暗中，曹敦力老脸一热，他窘迫道：

“我……呃，我是有些慌张……”君惟明拍拍他肩膀，道：

“你安心守在这里，不要擅动，一切的事由我来应付，现在我就出去看，那位朋友是否已带来我们须用之物了。”在君惟明出门之前，曹敦力已担心的低呼：

“小心点，公子！”君惟明一笑道：

“我看这姓关的不会卖了我的……”

说着，他启门而出，又迅速将门带紧，就在他开始站到衣柜边的时候，卧室的房门已被推开。那关立已匆匆闪了进来！

等关立将房门掩上了，君惟明才现身出来，微笑道：

“弄到了吗？”

关立回过身，先喘了口气，然后，将手中拿着的东西高高举起，嗯，一个花布包裹，另加一只盛水的皮囊！

君惟明拱拱手，道：

“辛苦了，关立。”关立兴奋的一笑，忙道：

“没什么，没什么，能为公子效劳，是我的荣幸——”他突然觉得说漏了口，又连忙解释道：

“在我个人来说——”君惟明笑道，

“当然，只在你个人来说。”关立凑前几步，道：

“包袱里是一罐上好金创药，膏糊状的，另五小包白药粉是内服的，有止血消炎的功效，另一大卷净布，顺便我还替你们又带来了十个牛肉馅饼，还是热乎乎的，您可趁热吃，这皮囊里盛满了刚开的滚水，很洁净，除了洗涤伤口之外，也可以饮用……”君惟明一一接过，诚挚地道：

“难为你想得如此周到，真是太多谢了……”关立搓着手，有些受宠若惊的道：

“公子太客气了，这不算一回事……不算一回事……”君惟明笑了笑，道：

“可以告诉我外面情形如何么？”关立那张圆脸一苦，低低的道：

“还是乱得一塌糊涂，整个府里外仍然警卫森严，好手密布，现在到处全是入来人往，在检点伤亡，清查损失，大家脸上都罩着一层黑气，霉透了，不过，他们相信你们已分散突围了……”君惟明点点头，又道：

“童刚回来了么？”关立小声道：

“还没有，听说他为了表示对那个远来贵客的尊重起见，特地率人迎出长安城外三十里，这一下，可算鬼差神使，给了你们一个大大的方便了……”君惟明冷森森的一笑道：

“如果今晚童刚在，说不定正好一次了结，也免掉日后许多麻烦了！”关立心头有些发毛，陪笑道：

“我想也是这样……”君惟明淡淡的道：

“那么，看情形童刚也就快回来了？”关立忙道：

“大概要在天亮以后了，不久前凌教主又派了一拨快骑前去催驾了呢。”君惟明沉吟了一下，道：

“你的那佐师兄在回来之后就会到这里来休歇么？”关立志忑的道：

“君惟明笑道：

“当然不会，但我也不妨对你老实说，我想暂时利用一下这地方，当然便绝对不允许有人发现我的踪迹而泄漏出去，你的八师兄不是你，恐怕他不会太轻易就与我合作，因此，他如不回来休息，自是彼此两便，否则，我答应你不伤容他，但却要先将他制服了！”关立急切的道：

“可是，君公子，说不定他会看破我们之间的默契！如果那样，我就要吃不完，兜着走了！”君惟明咬咬嘴唇，为难的道：

“你说得有理……不过，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其他两全其美的法子呢？”关立怔忡了一会，毅然道：

“好吧，君公子，我来想办法不使他进屋休息！”君惟明奇道：

“你有什么办法？”关立苦笑一声，道：

“到时候，公子你看着就是了。”君惟明正色道：

“可不能弄巧成拙！”关立叹了口气，道：

“公子放心，如果弄出了马脚，你们大不了一定了之，我却更惨了……”
忽然——

他又怔愣的问：

“公子，你那位受伤的部下在哪里？”凝视着关立，君惟明道：

“你多大年纪了？”关立迷惘的道：

“二十二。”君惟明“嗯”了一声，道：

“这等年纪，正是血气方刚，勇往迈进，有理想，有抱负，也充满了正义感的时候，你必定尚未学会奸滑阴诈，没有沾染什么狡刁习气，我相信你，关立，你从头到尾都会靠得住的！”关立一下子挣得脸红脖子粗，他睁大了那双圆圆的眼睛，激昂的道：

“公子，你可以相信我，我关立决不是那种阴险狡诈的小人，我说话算话，决不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我关立家的祖先便是最讲义气，最重信诺的……”君惟明吃吃笑了，道：

“譬如关云长关公？”说着，他用嘴朝那间堆集杂屋的房间努了努，轻声道：

“就在那个房间里！”关立顿时吃了一惊：

“什么？就在里面？”君惟明笑道：

“不错，而且还是两个人？”关立愣了愣，紧张地道：

“另一个可是反了‘大飞帮’的那什么堂主，？”君惟明严肃的道：

“不是反，关立，那只是唾弃邪恶，投向光明！”关立咽了口唾液，呐呐的道：

“可是，双方的看法不一样啊……”君惟明摇摇头，道：

“哪有一群歹徒承认他们是歹徒的，好侯秦桧还诬陷忠良说岳飞有罪哩！”关立一下子窒住了，他结巴巴地道：

“呃……这个……这个……”君惟明笑了笑，道：

“你等着吧，天也快要亮了，我这就进去替我那弟兄治伤……”

不待对方再说什么，君惟明已匆匆推门进到里面，他将手上的药物交给了曹敦力，就着门缝外的一线微弱光亮，两个人开始迅速为罗昆洗净伤口，敷药包扎，又撬开他的牙关，将内服的药沫用水灌下……

忙活了好半晌，总算才一切妥当，这时，罗昆不但呼吸畅顺，连气色也红润得多了……

递了几个尚是温熟牛肉馅饼给曹敦力，君惟明自己也拿了两个准备朝口里放，但是曹敦力却阻止了他，曹敦力一边大嚼着馅饼，一边道：

“慢点吃，公子，为防万一，还是我先试试再说！”连吃了两个馅饼下肚，曹敦力双颊移动，口里塞满了饼屑，他含糊的道：

“如果这里头有名堂……我吃了没有关系，公子你还能发挥力量……要不，假设公子你也着了道……我们就只有喊天了……”君惟明笑而不言，一直到过了盏茶时间之后，曹敦力才摸摸肚皮，了无异状的笑道：

“行了，公子，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君惟明浅咬了口馅饼，微笑道：

“我想也不会有问题的？”曹敦力道：

“为什么？”君惟明嘴里咀嚼着，低声道：

“那关立不象个奸诈之徒……而且，他关家的先祖也素来都是重仁尚义，豪气干云的哪……”曹敦力不由笑了，他道：

“公子，你却是蛮诙谐的……”就着皮囊喝了口水，君惟明道：

“好说，苦中作乐而已！”

两个人吃饱喝足，各自盘膝闭目，静静调息起来，时间，缓缓的消逝，窗口上，也逐渐透进曙色了。

过了很久。

远处，隐隐的有喧杂声传来，不一会，那阵喧杂声又沉静下去，继而却又有一阵步履声急促的向这幢精舍移进！

曹敦力蓦然睁眼，紧张的道：

“公子，公子，有人来了！”君惟明仍然闭着眼，低沉的道：

“我听到了。”曹敦力急促的道：

“我们可要准备什么？”君惟明睁眼一笑，道：

“准备再歇一会。”曹敦力尚未及说话，外面那间卧室的房门已听得被“碰”的推开；一声粗哑的哈欠声后随即响起一个破锣般的噪音：

“小九，你他妈倒睡得安稳，八哥我这一夜可折腾得连骨头全颠散了！”一阵翻身的声响过后，关立的嗓门象爆开一记春雷般大吼：

“你吵什么？大清早一回来就鸡毛喊叫？你折腾一夜是你的事，到我这里来表什么功？你累了，乏了，谁又舒坦来着？那个龟孙子不是照样折腾一夜？真是岂有此理！”那位八哥似是呆了一呆，随即也冒火道：

“咦？咦？你是他妈吃了炮竹了？这大的火气？我只不过和你开开玩笑，你还犯得着如此拉下脸来？”是猛然自床上坐起的声音，关立厉声叫道：

“我就是吃了炮竹，就是这大的火气，就要拉下脸来，你管得着？开玩笑？谁和你开玩笑？你有兴致不妨到窑子里去叱喝，我没有你那种胃口！”外面，那位八师兄似是也动了真怒，他咆哮道：

“关立，你是他妈发混了，有这等的横不讲理法？我只不过说笑几句，你就六亲不认的顶撞于我，你敢情是吃错药了？’还有没有一点体统？”关立尖吼道：

“鸟的体统，你休想用你师兄的架子来罩我，我不吃这一套！”那八师兄怒叱道：

“混帐！”关立“呼”的跳到地下，跳着脚大骂：

“你才混帐，你可恶，你岂有此理！”大约那位八师兄要气晕了，他暴吼道：

“反了反了，你；定是得了失心疯症，简直莫明其妙，不可理喻，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关立也高声大叫：

“我不怕，我宁可叫你打死也不能叫你吓死，你来吧，我和你拼了——”又传来一声启门声，一个冷清的口音插口道：

“吵什么？大清早就嚷嚷，这一晚也没耗够精神？叫人家看我们笑话么？”那八师兄移动脚步，气怒交加的道：

“六哥，你听我说，小九这混帐……”关立也匆匆迎上，赶着告急状：

“六师兄，老八仗着比我高一头，他欺侮我，一回来就踢门拍桌，尖起嗓子骂大街……”怪叫一声，那八师兄可能气鳖了心，他沙着嗓门吼：

“简直扯蛋，简直扯蛋……你完全是含血喷人，胡说八道，他妈是你先找我的麻烦，如今反倒咬我一口……”关立毫不示弱，大叫道：

“你才扯蛋，你才含血喷人，胡说八道，你说，你有没有一进门就发牢骚，诉苦经，埋怨这埋怨那？”那八师兄暴跳如雷，尖叫道：

“好小九，我把你这混帐小子活剥了——”突然，那冷清的声音厉叱道：“都给我住口！统统不是东西，长不长，幼不幼，那里还有一点规矩？也不怕叫别人笑话我们凉山派乱七八糟？”一时之间，那八师兄与关立全噤住了声，不敢再吵下去，冷清的口音威严的道：

“老八跟我到那边去睡，小九也马上躺下歇着，都不准再吵下去，否则，就莫怪师兄我禀明大掌门，要你们两个一起好看！”

那八师兄与关立唯唯诺诺，没有谁再稍有异议，于是，有阵步履随即离去，外间的房门也马上被关立掩紧下门！

沉静了一会——。

关立轻敲这边的房门，小声道：

“君公子，现在暂时不要紧了，我的八师兄已经被我闹了出去！”君惟明来到门边，笑道：

“这一招很绝，关立，有你的！”外头，关立低促的道：

“童刚已经回来了，君公子，你们更要小心些才是……”君惟明平静的道：

“谢谢你的关怀，你且去歇一会吧，我们自有计较。”

第四十七章 不速佳人

凝注着窗外透进房中的鱼肚色惨白晨光，曹敦力不由叹了口气，又移目环顾这杂乱尘封的房间及那些堆集物所投注在周道的朦胧黑影，仿佛连心底也是沉甸甸的，浮沉的空气都僵窒窒的了……

君惟明促膝坐在一边，低着头，像在沉思着什么，从他的侧面看去，他是显得如此平静，如此深邃，宛如一座古潭般激发着那种肃穆又寂寥的韵息，又似一座山，孤拔，倔强，高远，而带着傲然不物的挺逸……。

躺在那里的罗昆，气色已经转变得朗润而安静，他睡得那么甜，那么稳，就好像正是躺在他自己的卧室里那张宽大柔软的床上，做着个美丽的梦一样……。

窗外的光线，已经逐渐转强，室中，也越形明亮，偶而有人语声或步履声由外间传来，一个新的日子，又已开始了……

低沉的，曹敦力开口道：

“公子，天已大亮了。”君惟明抬头向四周看了看，淡淡的道：

“是的。”略一犹豫，曹敦力道：

“我们今天出去么？”君惟明涂缓的道：

“那要看罗昆的伤势是否支持得住。”曹敦力苦笑一下，道，

“姓童的已经回来了，不知道他有个什么想法？”君惟明望着曹敦力，道：

“你说呢？”曹敦力低低的道：

“如今他已经证实公子你仍然健在了，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战，一是逃——。”君惟明平静的道：

“不错，你说下去。”曹敦力咽了口唾液，道：

“若是要战，童刚定然心存忧虑惶悚不宁，因为公子的武功之强，他是

深深知悉的，何况此一血战，童刚又并无充分的道理支持。但是，他如要逃，就更为不妙了，假设他拼死一搏，好歹身边还有些帮凶也全散了，而他又知道公子定断不会放过他的，到了他单人匹马的时候，再要抗拒公子，那就更难上加难了。”君惟明点点头道：

“说了这么多，你的意思是？”曹敦力轻轻的道：

“我看姓童的恐怕是要与公子见个高下了！”君惟明一笑，道：

“这是无庸置疑的，他这一次所犯下的滔天大祸，投下的赌注便是他整个的生命前程，如果他赢了，则利、财、色，俱收。如他败了，便一切皆成泡影，眼前来说，他几乎成功，又焉肯就此轻易言退？何况，他欲退已不能了，任何一个人处在他这种境地中，都会倾力一拼，以决存亡的！”曹敦力涩涩的道，

“公子早就料到，虽你亲自现身，童刚也不会退缩了！”君惟明冷冷的道：

“这是一定的！”曹敦力吁了口气，道：

“往后的日子，只怕得有一段要染成血滴滴的了……”君惟明淡漠的道：

“要维护什么，便得付出什么，曹敦力，自古以来即是如此，没有稀奇的地方，你看得太严重了。”曹敦力裂裂嘴，道：

“我晓得……只是一想起来，心里便是闷恢恢恢的……”君惟明寒凛的道：

“那是你经得太少的缘故，这种事你如果多历练几遍，就会自然平淡了。”干咳了一声，曹敦力低低的道：

“说是这么说，这种日子，就算我从小过吧，也不一定就能处之泰然，平淡视之……”君惟明笑了笑，道：

“如此说来，曹敦力，在生存的竞争上，在人心的贪婪冷酷里，在江湖的血雨腥风中，你比我还太嫩了。”曹敦力呐呐的道：

“看情形，我似是如此……”君惟明摇摇头，道：

“曹敦力，你不蹬什么才叫仁慈，我以后教你一点。”曹敦力谨慎的道：

“但，公子你是以狠辣出名的……”君惟明严肃的道：

“我是求的大仁，曹敦力，诛奸佞而维忠良，除歹邪而存善正，用重典护伦常，以杀伐止杀伐，锄罪孽，传公义，这比起一些妇人之仁，口头上的卫道空谈，要切合实际得多！”曹敦力一时答不上话来，他苦笑道：

“公子，我，我说不过你……”君惟明冷清的道：

“不，是你对这一方面的了解不够所至。”曹敦力沉默了片刻，又道：

“公子，我们是不是招呼那姓关的小子一声，托他到外面探探消息？”君惟明想了想，道：

“也好。”于是，曹敦力定到门边，轻轻在板上敲了几下，很快的，外间已传来关立小心的回答：

“公子，有事么？”曹敦力压着嗓门道：

“关老铭么？公子麻烦你出去探听一下，看知今外面的风声如何？有没有什么新变动？”关立似是迟疑了一下，他道：

“你是那‘大飞帮’的曹堂主？”曹敦力咳了两声，忙道：

“我是曹敦力，但如今却已不算‘大飞帮’的堂主了。”隔着门板，关立又道：

“你们那位受了伤的朋友情形可好？”曹敦力小声道：

“好得很，多谢你的灵丹妙药了，老弟！”外面平静了一会，关立才道：

“好吧，我出去看看，你们可得留心点哪。”曹敦力搓搓手，道，
“你放心，老弟，这是玩脑袋的事；我们怎会不留神？”
很快的，关立离开，接着传来启门带门的声音和脚步声，他已到外面去了。

君惟明舐舐微干的嘴唇，低声道：

“看样子，他根本没有睡着，而且还未脱衣呢。”耸耸肩，曹敦力回来，坐下道：

“在这种情形之下，换了谁只怕也没有心情睡觉了，就拿我来说吧，哪一天不是提心吊胆的？——自从接受与公子合作的信诺之后……”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真辛苦了你，曹敦力。”犹豫着什么，曹敦力道：

“公子，呃，我想……我想……”君惟明淡淡的道：

“我知道。”曹敦力呆了呆，忙问：

“你说，公子，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君惟明笑道：

“你不想做什么，只是想求什么。”曹敦力吃惊的道：

“说说看，公子，我是想求什么？”君惟明伸了个懒腰，低低的道：

“你想求我替你解开我用‘隐穴法’所逼住在你身上穴道中的暗力，是吗？”曹敦力老脸一红，尴尬的道：

“公于明察秋毫，料事如神……我……呃，我可不正是这个意思——正是这个要求……”君惟明温和的道：

“不行。”曹敦力不禁一楞，他苦着脸道：

“为什么不行呢，我的表现难道说还不够么？”君惟明徐徐笑道：

“你的表现不错，我也很满意。”曹敦力咽了口唾液，急切的道：

“那么，为什么不给我解开受制的穴道呢？公子，我对你真可说是鞠躬尽瘁了啊……”君惟明点点头，道：

“我并没有说你是敷衍哪。”曹敦力恳求的道：

“公子，我这受制的穴道一日不解，便一日在心中是把枷锁，日里愁，夜里忧，连做梦全都惊得出满身冷汗来——”君惟明平静的道：

“你放心，我点你穴道之时，贯注进去的劲力是可潜伏三月之久才会发作，如今隔着那三月之期还早得很。”曹敦力焦急道：

“公子，你明知我对你已是死心塌地，永无二意，为什么就不肯早些替我将穴道解开，也好了除我一桩心事？”君惟明闭闭眼，道：

“到了时候，我会替你解开的。”曹敦力忙道：

“还要到什么时候呢？”君惟明凝注着他，柔声道：

“这个时间由我来决定，好吗？”虽然，君惟明的口气是如此和煦，如此安静，然而其中却含蕴着一股无可抗拒的威严与凛烈，曹敦力心腔子一阵蹦跳，再也不敢继续要求下去了，他搓着手，陪笑道：

“我看着好了，公子，我等着就是……”君惟明目光低垂的道：

“你是俊杰，曹敦力。”曹敦力微微一怔，满头汗水的道：

“我，我是俊杰？为什么？”笑了，君惟明道：

“因为你识时务！”曹敦力倒抽了冷气，明白君惟明所指的是方才他所要求不遂又临时住了口的那件事，脸色青了青，苦笑道：

“公子的脾气，我也算逐渐摸清了。”君惟明淡淡的道，

“以后，你日子正长。”曹敦力搓着手，刚想再说什么，君惟明已突然挥

手示意，他微侧耳边低声道：

“有人来了！”

立即企下来，曹敦力也仔细倾听，片刻后，嗯，果然有一阵细碎急促的脚步声匆匆往这幢精舍移近！

曹敦力双眉紧皱，道：

“会是谁呢？那关立这么快就回来了？还是外面有了什么变化？”君惟明静静的聆听着，轻声道：

“不是关立。”曹敦力忙问：

“是推？”君惟明忽然笑了，他道：

“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个女子。”曹敦力怔了怔，也跟着笑了，他道：

“难怪步履声如此轻盈巧捷。”

这时，那脚步声已由小厅往这边移来，很快的，外面那间卧房已被推开，脚步声悄悄走进房中。

平静了片刻。

一个娇嫩柔美的女人音声轻俏的低呼：

“小九，小九……”曹敦力瞅着君惟明一笑，压著嗓门道：

“果然是个女的，公子。”君惟明静静的道：

“不是才怪。”外问，那女子似是不见关立在房中，又略略提高了声音：

“小九，我知道你在房子里，你躲到那里去了嘛？人家有事情要告诉你，不要逗人家嘛！……”曹敦力闻声之下，小声道：

“看样子这女的和关立还有一手呢！”君惟明冷冷的道：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何不可？”曹敦力碰了个软钉子，忙笑道：

“是，是的……”在外间，那女人又带着三分焦急的道：

“小九，你出不出来？再躲着我可要走了，人家急得什么似的，哪有你这种开心法？”

曹敦力不禁听得掩口葫芦，但是，却在他一抬手的时候，不小心将旁边一只铁腿椅子“碰”的一声拐倒了！

曹敦力神色修变，慌忙将椅子扶起，惊惶的道，

“该死，真该死……”君惟明却十分平静的道：

“没关系，曹敦力你并非有意……”

此刻——

外面的那位姑娘已经“咕”的笑出声来，她一边轻移莲步走向门前，一边娇嗔着道：

“哼，我就知道你是躲在里面，那里又脏又乱，也不怕沾上一身灰？小九，看你还皮，我非揪你耳朵不可！”

“呼”的起身，曹敦力变色道：

“不好，她要进来，我得抓住她——”君惟明一把将曹敦力扯回来坐下，笑吟吟的道：

“你粗手粗脚，也不怕将人家姑娘的细皮嫩肉弄痛了？你好生坐着，这种事我办最有经验！”

不待曹敦力回答，君惟明的身形已一溜烟似的到了门后，就在他刚刚站在那里，这间储物室的门儿已被人从外面用力推开！

一股淡淡的，幽雅而清馨的芬芬飘入，于是，一个俏生生的少女身影也随即闪了进来，这少女大约是不习惯房中的黝暗，她“嗯”了一声，闭了

一会眼，又睁开，口中边低叫：

“小九，这里好暗好乱啊，你出不出来嘛？人家不睬你了……”没有反应，这看上去十分年轻的女孩子又低呼道：

“坏胚子，人家要走了，人家再也不理你了……”

突然，她的话尾噎了回去，目光却定了，投注在一点上——曹敦力与罗昆所隐藏的那张破桌之后，罗昆的一只脚刚好伸在桌面外面！

一下子惊惶的张大了嘴，这少女又立即用自己的手捂住了嘴，她满面恐惧失措之色，掉转身便想朝外跑！

但是，房门却已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关上了！

少女那张甜蜜而俏秀的脸蛋儿马上变为惨白，她僵了一样蓦地呆立在那里，全身上下不由自主的簌簌抖嗦，连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也发了直！

低柔的，君惟明在门旁边：

“不要怕，姑娘。”惶惊的转注君惟明，这少女震骇的退了一步，她颤声道：

“你……是谁？”君惟明露齿一笑道：

“你是谁？”那少女有如一只虎爪下的小鹿一般颤栗着，她惊恐的道：

“我……我姓商……叫商瑜……是‘四白龙’之首商吉的妹妹……”君惟明“哦”了一声，道：

“那么，你也算独龙教的人了？”少女嘴角抽搐着，她畏怯的道：

“我哥哥是‘独龙教’的第一好手……你认识他？”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认识。”吸了口气，少女稍稍平静了一点，她忐忑的道：

“你……你躲在这里做什么？”君惟明笑了笑，道：

“因为我必须在这里。”一下又惊骇起来，这少女——商瑜骇怕的问：

“你和我们……是敌人吗？”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错。”猛一哆嗦，商瑜又退两步，她花容惨变，颤声道：

“你……要杀我？”君惟明叹了口气，道：

“不。”双手捂着心口，商瑜惶然道：

“你放我走？”君惟明低沉的道：

“不。”商瑜慌乱的道：

“那……你要怎么处置我呢？”用右手食指揉揉鼻梁，君惟明和声道：

“很简单，留你在这里，一直到我们离开之后，或者，等我们确定你不会泄漏我们的行迹之后。”商瑜焦切的道：

“可是……他们会找我……”君惟明柔声道：

“那就让他们找吧。”怔伸了一会，商瑜惊恐的内心总算略微平静了一些，她睁着一双惶悚不安的大眼睛，仔细打量着君惟明……”忽然，商瑜道：

“昨晚，是你闯进府里杀人的？”君惟明皱皱眉，道：

“就算是吧。”商瑜惶恐的道：

“这么说来，你……你就是那‘魔尊’君惟明了？”君惟明摊摊手，道：

“有什么奇怪的呢？”商瑜颤悚的道：

“你果然没有死！”君惟明无可奈何的吁了口气，道：

“我实在厌烦了，人人见了我都是问这句话，其实，这还有什么好问的呢？眼前我不是好端端站在这里么？一个死了的人会是我这个样子？这根本不用解释，看到我的人便该明白我的确是活着哪！”商瑜抖嗦着，喃喃自语：

“她说对了……她猜对了……君惟明果然没有死……”君惟明冷冷的

道：

“谁？”悚然惊愕，商瑜瑟缩的道：

“二姑娘……你的妹妹……”君惟明重重一哼，道：

“我没有这个妹妹！”商瑜急切的道：

“可是……她是你的妹妹君琪呀，她和我最谈得来，她一直就告诉我说你一定会死，说你一定会绝处逢生……她从来都是这么说的……我还以为她是想急了在自我安慰……哪里知道，你还是真活着呢……”君惟明冷凄凄的笑了，道：

“我活着，就有人要活不成了，君琪这贱人并非想我想得急，她是在咒我咒得急！”商瑜十分不服，她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胆量，突然抗声道：

“君惟明，你也太专横武断了，你的妹妹为你担忧，受的累还不够？你既活着回来就该马上去与她相见才是，却青红皂白不分，闯进来就乱杀一通，毫不讲理，这还不说，你妹妹何曾得罪了你！你却这么恩将仇报的来辱骂她！冤枉她？你你你，你简直莫明其妙！”君惟明淡漠又寡情的道：

“好一个‘恩将仇报’，商姑娘，世间的阴毒诡谋你还经得太少，人与人之间的丑恶齷齪你也知道得不多，我看，莫明其妙的是你，不该是我！”商瑜呆了呆，怯怯的道：

“莫非是……其中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君惟明生硬的道：

“不是秘密，是邪恶！”

第四十八章 明之以义

商瑜咬咬唇，忐忑的道：

“我……不信。”君惟明古怪的一笑，道：

“我并不需要你信，商姑娘，如果你活得长，你迟早会知道的，我不用多费唇舌，而且，看你模样也象冰雪聪明，怎的却连一点事情真相的蛛丝马迹也看不出来？就算你看不出来，你也不曾观颜察色？也不曾听听那些流说传语？一个人的心术，并非一定如你心中所想象的一样，或者更善良，又或者更丑恶，若等好看清了，往往许多事也就晚了。”商瑜怔愕半晌，疑信参半的道：

“但……我哥哥为什么也没说出有那些不对？”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也许你哥哥和你同样不明白，也许，你哥哥早已和他们沆瀣一气了！”

商瑜一咬牙，用力摇头道：

“我，我还是不信！”君惟明冷淡的道：

“我已经说过，你信不信，对我并不重要。”这时，隐身在那张破桌后面的曹敦力也悄然走了出来，他站到商瑜之后，皱着眉头道：

“真是奇怪了……”商瑜突吃一惊，仓惶回头望去，一边瑟缩，一边惊疑的道：

“至少……也不会全是真实的……”带着嘲弄意味的笑了，君惟明道：

“有暇，你不妨去问问她！”商瑜睁着那双惶惑又迷乱的大眼睛，有些哽咽的道：

“我……我怎么问呢？”君惟明一咬牙，语声自齿缝中进出：

“你问她，为什么明知她哥哥定向死亡之途而不提出警告？为什么她犯下那等罪大恶极的丑事，而不向她哥哥忏悔？为什么她怯懦得连她哥哥要被歹人谋害了都不敢站出来帮助哥哥，反而掩隐她哥哥的敌人，变相的背叛她哥哥？你问她，你可以切切实实的去向她！”商瑜艰辛的，无比痛苦的道：

“你的妹妹……我最好的朋友……她……她竟会这样做？”君惟明生硬的道：

“这是铁打的事实！”商瑜蓦地哆嗦了一下，颤栗的进：

“你……你要惩罚她吗？假如她确是你说的这样？”君惟明冷酷的一笑，道：

“你说呢？商姑娘。”还说什么呢？君惟明那血漓漓的一笑，就已将他的心意全表露出来了，商瑜当然知道君惟明是会怎么做的，她恐惧的道：

“可是……她……二姑娘是你的脑妹……唯一的胞妹……”君惟明摇摇头，道：

“她能做出这种下流卑贱，令人发指的罪行，早就不把我当成哥哥看了，我又何苦眷恋这个妹妹？”

商瑜嘴唇蠕动着，久久不能出言，就在此刻，步履声由外传来，急忽忽的移向了外间！

曹敦力闪到门边，低促的道：

“有人来了！”君惟明尚未回答，门板已被人轻轻叩响，关立的话声紧张传入：

“君公子，是我，关立，我回来了……”

像一下子咽了枚枣核到喉咙里，商瑜僵窒在那里，脸蛋上的表情是惶惑的，惊愕的，迷惘而又恐怖的，她做梦也想不到关立竟然早就晓得君惟明等人匿藏此处，现在，第一个意念闪亮在商瑜脑海中的便是，关立莫非已经暗中与君惟明他们串通谋叛了？

瞅着商瑜的反应，君惟明低声道：

“不必惊异，人心向背，乃由此而见！”说着，他沉声道：

“你进来方便么？”似乎略一犹豫。外面的关立道：

“可以，但要快点出来。”君惟明镇定的道：

“那么，你还等什么？”

门扉立启又闭，关立就已进来。他倚在门上，微微喘着，一面眯眼聚光，以适应房中较为幽暗的亮度，一边用手背轻擦额际汗渍。

关立吁了口气，急切的道：

“君公子，方才我已经刺到一件惊人消息——”

突然，关立睁大了眼。又是惶恐，又是迷惑的将目光投注到君惟明背后——商瑜的脸上！

因为过度的惊愕，关立连说话也结巴起来了：

“呃……小瑜……你，你……这是怎么因事？你你……你怎的跑到……到此地来了。”商瑜恨恨的道：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吗？”关立脸孔涨得通红，他手足失措的道：

“我……我有事……小瑜……我……我……”商瑜哼了一声，道：

“你？你竟敢背叛师门，出卖同道？小九，你简直不要命了，我看你怎么善后吧！”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怕谁呢？怕那一群乌合之众，各怀鬼胎的畜生么？”关立急急上前两

步，焦灼的道：

“别开玩笑，小瑜，这不是胡闹的事，你听我说，我并没有背叛师门，出卖同道，我这样做，是有我的道理！”商瑜双眉倏竖，尖刻的道：

“什么道理？”关立搓着手，急忙道：

“很简单，小瑜，我虽是凉山一脉，但亦不能同流合污，盲从附随，跟着师门的人去做那丧天害理，泯义失德之事！”他摇手阻止商瑜要开口的话，又连续道：

“况且，我如此一来，亦替师门挽回了部分浩劫，君公子已经答应我，只要我与他们和平相处，消除敌视，他将会尽量减少对凉山一脉的攻杀，在可能范畴之内，给凉山派的人一条生路！”说到这里，关立目光投注君惟明，以求支持，君惟明颌首道：

“不错，我确已如此许诺。”关立立刻振奋的道：

“你知道，小瑜，君公子武功绝世，智谋超群，他大难不死，重现江湖，必将全力雪耻复仇，收回原有基业，他更有一批旧日部属誓死追随，准备与童刚及他的同路人彻底一搏，不管童刚如今的声势如何浩大，却是曲理丧德，师出无名，君公子倾力而来，童刚便少有侥幸，小瑜，摒开我们个人生死问题不谈，我们凭什么要为童刚卖这种命？既非为了道义，亦非为了节烈，说目地没有目地，说名利没有名利，到后了，卖了命，出了力，还落个臭名，我们所为何来？因此，我与君公子晤面之后，君公子便慨允了我的要求，而我并不背叛师门，只是不帮着师门为恶罢了，这样，我对得起良心，又守得住忠义之道……”商瑜疑惑的道：

“不过，你怎么知道童刚曲理丧德？师出无名，你又怎能相信君惟明所说的话全是实言？”关立严肃的道：

“小瑜，我有眼，有耳，有脑筋，有良心，我会看，会听，会想，会衡量，说真的，我早就觉得此次本派来为童刚助拳之举是失着了，“铁卫府”内外明里杂紊乱，暗中勾心斗角，没有信仰，缺少纲纪，难伸正邪曲直，到处全透着不安，动荡，紧张，奸险，到处全隐含着邪恶，贪婪，怪诞，荒淫，生冷，再加上一些失节泯德的蛛丝马迹，人言耳语，另外，君公子的证实指引，这一切，我自是全都惟明白了！”

第四十九章 西疆二鼎

迟疑与怔忡流露在商瑜甜美的面容上，她咬着唇想了一会，低俏的道：

“但是，小九，你说得虽然不错，你就敢帮着君惟明？而我又怎么办呢？再怎么，我哥哥总是‘独龙教’一手栽培出来的人……”平静的笑了笑，君惟明道：

“商姑娘，我并不须要你们的‘帮助’，只须要你们缄默，而这件事在你们的立场来说，亦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恶事，至少，你不维护正义，却也总不能支持邪恶来打击正义吧？”商瑜的脸蛋不觉微微发热，她有些窘迫的道：

“君惟明，你不要这样说，难道你就一定能代表磊落仁义，而童刚就必是邪恶的吗？”君惟明用力点了点头道：

“我不敢自夸崇仁尚义，但童刚却是无可置疑的邪恶阴毒，在这一方面，

商姑娘，我比他强得太多了！”关立着急的道：

“小瑜，这个问题根本已经不值得再争论下去，难道说人家君公子会无的放矢：以向自己过去的好友，自己的妻妹，寻仇溅血为乐事？难道说，我的话你也不信，我的看法还及不上你么？”商瑜呐呐的道：

“不，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总觉得……我们与君惟明势处对立，而既然是处于对立，便不该帮着他……纵然他是师出有名，堂而皇之，也一样不该帮他……否则，我们又如何向我们的宗派亲人交待？”凜然挺胸，关立壮烈的道：

“我们的宗派行为不善，我们没有力量制止，至少也不能同流合污，狼狽为奸，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小瑜，甘于浮沉在黑暗中，向邪恶缄默，已是一件极端可悲的事，如若我们再不知自省，不知独善，那么，我们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堪以自慰的远景与目标？”顿了顿，他又悠长的道：

“另外，良心上的愧疚便更不用说了……”商瑜不禁为之动容，她微微垂下头来，低徐的道：

“小九……我只是一个女孩子……或者……我的观察力太迟钝，眼光太肤浅……可是……你知道我的心里会怎么想，我有些苦衷……我不能背弃我的哥哥，同时，我……我也不能违抗你的主张……我……你叫我怎么办好呢？”关立坚定的道：

“小瑜！如果你真的和我好，你就跟着我同进同退，信任我的看法与决定，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样做是不会吃亏的！”商瑜幽幽的，道：

“你有把握？”关立道：

“有！”商瑜又加上一句：

“小九，你可也弄清楚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关立冷静的，道：

“当然，我比谁都清楚！”商瑜凑近了点，又道：

“小九，虽然我们的意思是不与我们这边的人同流合污，我们要独善其身，那一边也不插手，但是，在日前的情形上来说……我们不帮着我们的人，即是等于背叛他们了，你明白？”关立倔强的道：

“那就要看各人自己的想法如何了，事实上，我们并未背叛，我们只是不与他们沆瀣一气而已！”商瑜叹了口气，道：

“他们不会这样想，我们不帮自己人，却隐藏着君惟明几个人……你又私下张罗了药品食物供给君惟明等人，虽然我们再也没有其他行为，只此两样，便已足够那些人有藉口惩罚我们的了！”关立双眼一瞪，道：

“小瑜，你怎么这般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做什么事都像你这样的话，我们这一生就肯定一无所成，任何一桩维护公义的行为，就必须付出代价与牺牲，永远没轻易得来的事；今天我所做的决定，如你愿意支持，我十分欢迎，否则，你可以自便，我也不勉强你！”怔了怔，商瑜的一双大眼睛里立刻就现了泪光，她气忿的看着关立，又是委曲，又是怨忿的道：

“你……小九，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简直没有良心，我只是为你多顾虑了一些而已，并没有别的意思，你……你就摆脸色给我看了？”关立也觉得自己把话说重了点，他尴尬的搓着手，轻声道：

“小瑜，不要生气，我也不是责怪你，我仅是告诉你，当你去做一件值得做而又有意义的事情时，必须要拿出勇气，拿出毅力来……”苦笑了一下，他接着道：

“你愿意和我一道么？”拭了拭溢出于眼角的泪水，商一瑜微微点头：

“你早晓得我没有别的选择……”

此刻——

君惟明抱拳一笑道：

“多蒙二位成全了。”关立赶忙让开，低声道：

“君公子，这是做一个人至少应该俱备的道义感及良知，又有什么称得上成全不成全的呢？”商瑜向君惟明靠近了一点，小声道：

“君惟明温柔的笑道：

“有话问我？”羞涩的咬下唇，商瑜嗫嚅的道：

“你先前告诉我的那些话——关于你的妻妹出卖你，背叛你，你的好友陷害你的那些话，真的一点不假？”君惟明深沉又真挚的道：

“一点不假，商姑娘，谎话是经不住事实与时间来考验的，何况，当事人又好生生的没有死绝？用不了多久，一切真像即将揭示于天下，纸不能包住火，就好比为恶犯奸的人无法永远掩饰他的罪行一样！”

唇角仍旧擒着一抹善意的微笑，君惟明凝视着商瑜那张天真未除的甜美面庞，而这张面庞上如今正被一片奇异又悲他的神色所笼罩——那是一种失望、醒悟、痛苦，又惋惜所渗融成的表情，就好像一双爱侣在经过了一段海誓山盟的深刻交往后。其中之一突然发现了对方以往的秘密一样——齷齪的，污秽的，邪恶又暴戾的秘密——这种痛心的反应与悔恨，现在就正流露在商瑜的脸容上了……。

君惟明低沉的，又道：

“我有生以来，可以说从来未曾受过这样的不幸与打击，老实说，商姑娘，我不怕残酷、不怕凶险、不怕血腥、不怕艰难，所有有形的苦楚我全可以忍耐，但是令我难以忍受的却是伦常的丧败，仁义的泯灭，天良的蒙蔽，人心的黑暗；这些都加在我的身上，就使我锥心泣血，无法忍受，不能恕，也不可恕了……或许我的报复狠毒了一点，但是，对这些披着人皮的人来说，难道还有什么过份么？”长长吸了口气，商瑜嗓音有些喀哑的道：

“天……真令人不敢相信，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尔雅的童刚，美艳雍容的费湘湘，秀丽朔淑的君琪，他们竟会做出这么些神人共愤，丧天害理的事情来？这……这太可怕了，也太残酷了……”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你想，商姑娘。我一直推心置腹，亲如手足的好友出卖了我，陷害了我，夺我基业，淫我妻妹，害我骨肉，甚至想连我的性命也一起坑了，而我的未婚之妻却也欺我瞒我，背我叛我。加上我那懦弱无能，不明事理，又包庇奸行的妹妹……种种事情，那一件不使我悲愤欲绝？那一件不令我无地自容？这些丑恶，这些罪孽，这些劣端，我编造得出么？我宣扬得出么？如果不是真实的，只怕尽量掩饰还来不及。又哪里会亲自出头揭示于人？”望着君惟明，商瑜惭愧的道：

“君公子，对不起，我只是一时没有想通……现在我相信，你所说的全是真实的了……君公子，道理在你这边……”君惟明轻啜一声，道：

“我无意批评你，商姑娘，人世间的丑恶与黑暗，你只怕还经得太少了……但我们活着的日子长则百年，短则数十年，这段时间实在不够我们去经历每一件事，亦不够我们去观察每一件事，因此，上天赐我们以智慧，予我们以良心，便是叫我们以智慧分辨是非，以良心判善恶，在生之旅途上莫蹈罪邪，莫坠逆乱，好好的做一个人……。”商瑜闻言之下，有如醍醐贯顶，身心俱

皆凉透明彻，她双眸光芒清莹，神色纯驾，诚挚的道：

“君公子，现在我懂了……这些，全是以往我所想不到的，谢谢你的教诲，给我上了最宝贵的一课书……”君惟明静静的道：

“过誉了，商姑娘，我知道的也很浅薄，但要能常去沉思，你便可发觉在人的一辈子，值得想的道理还很多。”

这时——

关立笑道：

“小瑜，观在你可信服了吧？”佯嗔着白了关立一眼，商瑜道：

“你别臭美了，我信服的人是君公子，可不是你，要你在旁边嚼什么舌头？真是……”涎着脸，关立笑道：

“小瑜，刚才我是太粗鲁了一点，你可别生气啊……”商瑜啐了一口，道：

“鬼才生你的气！”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关立又道：

“是了，小瑜，你说你来找我是有件事情告诉我，是什么事？如今该可以说了吧？”“哦”了一声，商瑜道：

“天，你不提，我还险些忘了，我要告诉你的是，昨晚上你猜我们童爷去接的什么人？”关立摇摇头，道：

“谁知道！还怪神秘的呢，先前我跑到外面去探探风声，只看见人来人往，十分紧张，昨晚上的死伤者全抬走了，连各处打斗所留下的痕迹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除了每个人的表情沉重中又带惊惶，禁卫更加森严——此外，我也用心打听昨夜童刚出去接的是谁？所问到的人没有一个晓得，不是茫然摇头，就是瞪目无以为对，我再问了几个人全没有头绪之后，也不敢再继续再问下去了，我怕引起别人的疑虑，一个弄不巧出了纪漏之后才是大大的不上算呢！”咽了口唾液，他又接着道：

“在我回来之前，却发现了另一件事情，‘独龙教’的教主凌胡子，本派大掌门‘大飞帮’的‘塞松堂’‘银翅坚’两个堂主，连受了伤的‘白发银眉’官采与‘大飞帮’帮主刁忌，全匆匆忙忙向府后的‘千霸堂’集中，好像有着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商议一样！”

君惟明安详的问：

“还有呢？”关立咄咄嘴唇，道：

“另外，据我知道，参加的人还有随时不离童刚左右的‘双头泉’赵品松‘影子腿’宋塞目，‘九岳头陀’悟果等人，‘皮口袋’包骧也去了，他们与本派大掌门几个方始跟着童刚由郊外回来，恐怕连个吨全来不及打便又赶到‘千霸堂’啦，君公子，你看他们是会商议什么事情呢？这般紧急，这般匆忙？”笑了笑，君惟明道：

“不会出了两个主题：第一，研讨昨夜的血战，第二，商量如何对付我的策略，当然，细节方面便不得而知了，自然，童刚也会将他隆重迎来的佳宾向他的同路人引见一番。”关立颌首道：

“不错，我想也大概是商量这些事——。”他目注君惟明，欲说又止，君惟明道：

“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关立。”舐舐唇，关立低声道：

“君公子，我本来还为你想到一件事，但后来再一探听，却知道又行不通了！”君惟明道：

“什么事？”关立苦笑了一下，道：

“眼前，全府上下的高手，差不多全进了府后的‘千霸堂’会商大计去了，府中各处的守卫只是一些二流人物，换句话说，正乃行动良机，我本来想借这个空档提醒公子你——可以前往‘雁楼’及‘白楼’先找到你的妻妹算清旧帐，那边却防卫虽然仍然很紧，但却比平昔弱了很多……”澄澈的双瞳中有一抹笑意，君惟明道：

“但是呢？”摊摊手，关立无奈的道：

“但是我又一打听，才晓得童刚老早把费湘湘，及君琪两个人也一同带到‘千霸堂’去了……”沉默了老久的曹敦力这时才开了腔：

“这小子真够奸猾哪……”君惟明平淡的道：

“他素来细心，做任何事都会深思熟虑，曹敦力，他这一手在我来说，并不感到如何意外。”曹敦力捂着头道：

“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心眼也够多了，哪里知道这番出来，才发觉比我更机灵的人简直车载斗量，我自己这点脑筋，这点花巧，实在差得太远，算不上道……”君惟明伸展了一下双臂，道：

“阁下是太谦了——”说着，他转问商瑜：

“商姑娘，关立出去跑了一大圈于，犹未探出夜来童刚所接之人是谁，看这情形，童刚是极其慎重而又意图暂时保密了，听你方才的口气，大约你是知道此人为谁啦？”关立在旁也急问道：

“你真知道他们去接的人是谁？”商瑜道：

“我就是跑来告诉你这件事的嘛！”一搓手，关立忙道：

“那你就快说呀！”略一迟疑，商瑜有些犹豫的道：

“说出来，我就麻烦了，本来我只是打算告诉你一个人的！——”君惟明吃吃一笑，开朗的道：

“很好，我与曹敦力退开一边就是。”关立哼了哼，轻轻一拉君惟明衣角，低促的道：

“不，不用，君公子，这件事我想你也一定希望知道，很可能对你是非常重要的……”他又面对商瑜，气唬唬的道：

“小瑜，你是怎么搞的？现在你还弄不清楚你的立场？搞不明白眼前的情势？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商瑜着急的涨红了脸，分辩道：

“我不是光指这件事情的表面，我……我是说与这件事有关的另一件事，和我们两人有关的另一件事……”关立断然道：

“没有关系，我们对君公子坦置心腹，开诚布公，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就全讲出来吧！”君惟明尔雅的一笑，道：

“商姑娘，假如你不愿意我知道什么，我可以不听，而且保证决不生气，你们二位是我的朋友，我对朋友素来是尊重的！”商瑜一咬牙，道：

“我说，君惟明平静的道：

“不要勉强。”关立又催促道：

“那你还等什么？”吸了口气，商瑜道：

“昨夜，童刚他们到长安城外迎来的人，乃是有‘西疆二鼎’之称的‘皇鼎’邱岳与‘帝鼎’朱晓青，以及，他们两人合收的义子，在‘西疆’号称‘血鼎’的方幼泉，除了他们三人外，还有四名‘二鼎’手下的贴身卫士跟着，那四个人听说一身本事也非常精悍，叫什么……‘四烈马’！”此言一出，曹敦力第一个就脸上变了颜色，他楞了一下，形态惊惶中，竟然连说话也有些结巴了：

“乖乖……可不得了啦，连‘西疆二鼎’和他们的宝贝儿子也叫姓童的给请来了……公子，你可知道，这……这‘西疆二鼎’在边陲一带的威风，就等于你在中原长安一带的名声差不多哪……他们只要一跺脚，边陲千万里的地面全得乱哆嗦，这还不说，他两个老怪物的那……那个干儿子，‘血鼎’方幼泉，更是杀人不眨眼，又狠毒，笑里藏刀，每每于顾盼之间取人性命，甚至……连他妈的眉头全不皱一下……乖乖，这一来可麻烦啦……”君惟明无动于衷的笑了笑，道：

“如若那方幼泉，杀人不多，他那只鼎怎能叫‘血鼎’？顾名思义，曹敦力，你都该想得到了！”一看君惟明那种轻松法，曹敦力不由又惊又慌，又急又气，他额上浮起青筋，啼笑皆非的道：

“天老爷，我的公子太上皇，如今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了，这几个人物都不是省油的灯，确实秤起来，他们的份量只怕比起‘白发银眉’官采，‘皮口袋’包骧两位还更要重上几成呢？……”关立也有些面色苍白的道：

“君公子，这‘西疆二鼎’及他们的儿子‘血鼎’方幼泉的名头，我也曾经听闻过，确是喧赫一时，威震边陲的人物，就连提起他们名号的人在背后谈论起来，亦都是战战兢兢，有如见虎当前……”抹了把冷汗，曹敦力怯怯的问：

“呃，莫不是，公子不晓得这几个人的来历？”君惟明洒然一笑，道：

“我知道。”曹敦力呆了呆，又嗫嚅着道：

“可是，呃，公子的反应却……却好像十分平淡……”君惟明轻轻拍了拍曹敦力的肩头，平静的道：

“或者你称我的反应为‘平淡’，我却叫它是‘镇定’，我之所以镇定的原因有三，其一——，不错他们的名头极响，但我也并不算太弱，是么？一只猫遇上一头虎会畏缩，可是，一只狮子遇见这头虎的感觉就和那只猫大不一样了；其二，可能我比较心高气傲一点吧？我自来不肯服人，久而久之，因此也在无形中养成一种‘目空四海’的坏习惯，不管人家如不如我，我全认为他们差一头，其三，嗯，我也不能像你们这样流露出紧张之态来，你们心里发慌，还想着有我可倚持！如果我跟着也慌了，又有谁可以做我的靠山呢？而且，我一慌，你们不就更失去信心了么？”

紧张中，曹敦力与关立俱不由笑了出来，曹敦力又用衣袖揩了揩汗渍，吁了口气，道：

“公子，你可真沉得住气哪！”君惟明一笑道：

“此时此地，徒自惶恐于事又有何补？”关立又问商瑜道：

“还有呢？”商瑜抿抿小嘴，接着道：

“童刚这次邀请‘西疆二鼎’及方幼泉三人来此助拳，似是费了不少心血与周章，至于用的什么法子，我却不大清楚——因为告诉我的那个也不大清楚，他们一回来之后，童刚即将迎来的贵宾安排住在他自己日常所居的‘丹楼’里，童刚对他们的招待异常热烈周到，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本人更执礼甚恭，贴切莫说，简直有些卑颜恭膝的味道了，据我所知，童刚对‘西疆二鼎’两人全是以晚辈自居的，言语之间，非但尊敬拘束，更且诚惶诚恐，看在眼里，是有点不舒服……”君惟明淡淡的道：

“照童刚的阴险心性来说，只要他求得着的人，就是叫他跪在地下喊爹他也会毫不迟疑的做到！”旁边的三个人皆不禁莞尔了，商瑜忍住笑，又道：

“他们到达之后，全由童刚亲自陪伴着，只在‘丹楼’略事休歇，便由

童刚传谕，召集府中的一干好手于‘千霸堂’聚集商议要事，在这期间，‘大飞帮’的帮主与本教的凌教主一经先行见过童刚，将夜来的血战详细陈述过了！”君惟明冷冷的，道，

“那一群奴才！”商瑜顿了顿，跟着道：

“在我来到这里找小九之前，曾与我哥哥见过面，他告诫我这几天要特别小心谨慎，以防意外，本教凌教主恰同‘大飞帮’的刁帮主同赴‘丹楼’谒见童刚，便是由我哥哥，随侍在旁的，我哥哥说，童刚一面听着他们的禀告，一面来回不停的在那间小厅里踱着步，神态极为烦躁；哥哥还说，童刚这人向来城府深沉，临危不乱，但在聆听他们陈说昨夜的杀伐情形时，尤其在提到公子你竟然大难不死，亲自出现的当儿，童刚一下子脸色全变了……”君惟明微笑道：

“心虚的人，总是这个样子的。”商瑜面容有些苍白与忧戚，低徐的道：

“君公子，我好像已隐隐感有一层阴影罩向了‘铁卫府’，更明确的说，我似乎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气息……我很不安，很害怕……一切事情看上去全像是不大对劲，那么尖锐，那么紧张，那么仓惶又那么沉翳，连每个人的脸孔都变得冷板及晦涩的了……君公子，是不是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了呢？一场残酷又狠烈的狂风暴雨即将到来来了呢？”君惟明悲悯的望着她，缓缓的道：

“商姑娘，难道你还看不出来么？”深深的叹息着，商瑜道：

“君惟明沉重的道：

“血海深仇，不共戴天，而正邪不两立，是非难同存，商姑娘，我怕是不可避免的了……”

愁郁勾结在商瑜的眉心，她的脸上情韵就更显得楚楚伶人了，无意识的揉弄着衣角，她轻轻的道：

“在那场血的洗礼到来之时，君公子，我想……情景一定是凄惨的，恐怖又残忍的吧？”背着手，君惟明苦笑道：

“想是这样，商姑娘，我还记不起自古至今的那一场干戈血战不是这种景况……”商瑜伤感又忐忑的道：

“但……但是，君公子，我的哥哥又偏和你们是敌对的，到来了，他……他会遭到一种什么命运呢？”丰润的唇片颤动了一下，她续道：

“而在这茫茫人世，君公子……我无亲无故，就只这一个亲人了……如果他不幸有了什么长短……我……我也实在没有勇气再活下去……”同情的凝视着这位甜美又纯真的少女，君惟明不觉也感到丝丝无可奈何的惘然，他沉吟了片刻，低声道：

“商姑娘，你自己估量估量看，有没有这个把握说服你哥！使他退出这场纷争？”震了震，商瑜惊恐的瞪大了眼睛，急急摇头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君公子，这不可能……你不了解我哥哥，他是那种固执已见又忠于根本的人……他曾宣过誓要对‘独龙教’誓死效忠的……而他就正会如此，我一定无法说服他，非但无法说服他，我还会招来他的疑虑及不满，君惟明摇摇头，道：

“如果他坚持要助封为虐，替奸侯贼匪当帮凶……商姑娘，这事就难办了，尤其是两军交锋，刀枪无眼，除了在原则上的留情与容让之外，谁又能断言维护得了谁？我总不能下令我的所属伸着脖子任人杀戮而不加抵抗，况且，我们的目的也并不是这样的啊！……”商瑜紧张的道：

“你是说，君公子，只要双方开始交刃，就不能容情了？”君惟明含蓄的道：

“也不尽然，我只是说，我可以关照我的人尽量留手，予我所想开脱的数人以退路，但是，这却也须要有个限制，假如我愿意开脱的敌人并不领情甚至变本加厉欲图借此反击，我既使想容情也就无法可容了！商姑娘，这是一场武者多场的干戈，这也是生与死的搏斗，除了双方都能明白其中的微妙，要想使某一边做无条件的牺牲可是太困难了……”商瑜怔怔的，道：

“可是……可是，君公子，你曾经说过，我不是你的敌人，是你的朋友……我虽然对你没有什么帮助，至少也未曾危害过你……你……再怎么说，也不可就像对付他们一样来对待我的哥哥吧？”这时，关立也诚切的道：

“君公子，你曾答允过我，为了我的‘独善其身’，‘同流而不合污’，为了我的‘缄默’，而在日后的血战中尽量宽恕我的同门，但小瑜——商瑜的行为和我也是一样的，难道公子你就不考虑对小瑜也做相似的保证与承诺么？”君惟明一笑道：

“你先别帮你的女友求情，关立，如今童刚那边又多了‘西疆二鼎’等几个强者，说不定这一连串的挤杀下来，失败的是我呢……”关立严肃的，道：

“君公子，胜败属谁在眼前论之犹早，问题是，公义与真理在谁那一边？君公子，你知道在那一边，而不管将来的输赢何属，能在你的承诺下取得谅解，异日我们做人全容易做了……强弱之势可保存一时，但却不永远对此，换句话说，是是非非也能隐蔽一时，亦无法永远掩瞒；在很久很久之后，等这场争纷过去了，公子胜也好败也好，我们——及我们的后人走出来，至少不会再被人点破背衣，不会被人讥为‘助纣为虐’‘倒行逆施’也就行了，而这些，却须取得公于今日的谅解与宽容，至少，连公子也算明白我们的苦衷……”君惟明沉默了一下，道，

“你说得对。”关立喜悦的道：

“那么，公子是答应在日后的争战中尽量予小瑜的兄长以圆转之路了？”点点头，君惟明道：

“我答应——”他笑了笑，又道：

“但我也祈求他不要过份。”商瑜欣慰的道：

“我想……他不会的，君公子，我要想办法影响他……使他明白些什么，使他能来得及抽身的时候抽身……谢谢你，君公子……”

忽然——

关立一拍自己的后脑勺，道：

“啊，我险些忘了一个问题！”商瑜道：

“什么问题？”关立看着她，小声道：

“你是，说你来找我是告诉我‘西疆二鼎’他们的事么？还说这件事骨子里与我两人有着牵连，小瑜，什么关连呀！”

于是，商瑜的面庞突然红了起来，她羞涩的低下头去，欲语还休，一双手宜在搓揉着衣角……

关立马上催促道：

“快说呀，小瑜，有什么害臊的，我们之间的事情光明正大，发乎情，止乎礼，一点邪秽也没有，别怕，说出来……”脸蛋儿嫣红欲滴，有如熟透了的萍果，商瑜羞答答的微微垂下了头，声如蚊纳般道：

“小九，我……我说出来，你不会生气吧？”关立连忙一摇头笑道：

“当然不会生气，你快说嘛……”商瑜十分不好意思的道：

“那……那‘西疆二鼎’的义子‘血鼎’方幼泉，在三年之前，曾经见过我，他对我……像是不错……”呆了呆，关立立即按捺不住了，他酸溜溜的道：

“原来你们还是早就认识了啊，这姓方的名气大，本事好，可比我强得太多了……”商瑜听了这些话，又是惊惶，又是幽怨的看着关立，她委屈的道：

“你何必摆这种颜色给我看？纵然早已认识，我与他之间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况且，你还说过你不生气的……”关立气咻咻的道：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你又如何知道他对你不错！哼，难怪你对他们的动态这么清楚，想必是方幼泉这小子早就通知了你，这样看来，你们两人之间还真透着不简单呢！”下子眼圈就气红了，商瑜唇角抽掐，身躯微颤，她激动的道：

“关立，你休要血口喷人，无事生非，我……我和那方幼泉有什么不简单的地方？你给我指出来，说出来……你……想不到你竟是这么一个不可理喻，心胸狭窄的人，你侮辱我，蔑视我，你你你，你太可恨了……”关立退了一步，失措的道：

“小声点，你小声点，这里岂是吵架的地方？一个弄不巧叫人家听见了，我们大伙全完啦！”商瑜双目涌泪，恨声道：

“完就完，你这么不相信我，这么怀疑我，干脆我死了才如你的愿……”关立急切的道：

“喂喂！小瑜，你别吵，好好的说，方才就算我不对，成了吧？又何必这样哭哭闹闹叫人家笑话？”关立搓着手，急忙道：

“好好，就算我胡说八道，无理取闹，你却也犯不着如此小题大做，搞得我下不了台……”商瑜哭道：

“你，你还嘴硬！”关立急急摇手，啼笑皆非的道：

“我不嘴硬，不嘴硬便是，其实，我根本也没有讲什么，我只是问问而已，难道说，我连问全不能问了？”商瑜一面抽噎边恨恨的道：

“谁不叫你问我？我就是特地来讲给你听的……我和那方幼泉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还会跑到这里向你诉吗？”

第五十章 亲仇不解

关立舐舐唇，呐呐的道：

“小瑜……我，是我不对，但，你也该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一听到这种事，我就心火直冒……”商瑜拭着泪，哽声道：

“你不管火不火，总也要叫人把话说完，哪有像你这样沉不住气的人？两句话听着不对味，马上就拉下脸来？”

此刻——

一侧的君惟明忽然吃吃笑了，他慢条斯理的道：

“这件事，你们双方全没有错：男女之爱是最自私的、最炙热又最盲目

的，除了彼此，容不下任何第三者，就有如眼睛，连一粒沙子也不能介入，在骤然听到了一些闲语的时候，便往往来不及思考便会由情感淹没了理性，而这并不足为怪，不足为奇——”顿了顿，他又一笑道：

“因为，这只证明一点，对方的沉不住气，是表示他已深深爱上你了，唯有爱，才会生嫉，以及吃醋！”闻言之下，商瑜不禁破涕为笑，羞得连头也中不起来了，关立上前扶揽住她，小声道，温柔的道：

“听见了吗？小瑜，君公子已经说了，是的，如果我爱你不深，我又犯得着吃什么醋？我又有什么好忌嫉的呢？”说着，他伸手用衣袖为商瑜将颊上的泪痕拭干，一边呵慰的道：

“好了，小瑜，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行不？你息熄火，我还等着听你的下文呢。”抽了口气，商瑜仰起那张雨后茉莉般皎洁的面庞来，似嗔似怨的横了关立一眼，幽幽的道：

“‘血鼎’方幼泉在三年之前经过黔边办一件事情——好像是护送一批什么货物到川冲，他在另一个同行友人的引见下结识了我哥哥，也和我见了面。在黔边逗留了五天他才离开，回程时，又到我们的住处来拜访过，他与我哥哥，十分谈得来，而且，对我也很殷勤，他一直在黔边待了七八天才转回疆陲，行前还一再邀请我到他那里去玩，还说他将尽量抽空前来探望我们……就这样从他回去之后，我们再也没有通过消息，时间一久，我根本也忘了，一直挨到今天，我才知道童刚接来的贵宾中竟还有他！”关立哼了哼，不自禁的脱口道：

“他，他，多亲热啊！”商瑜柳眉倒竖，怒道：

“你又来了！”关立依然一惊，连忙陪笑道：

“这是爱，小瑜，爱才会吃醋，才会生嫉……”君惟明陪里一笑，插口道：

“关立，你也不要太小心眼，这只能说是一种肤浅的结识而已，那里谈得到其他？连一段情的成份全够不上！”关立尴尬的道：

“我晓得，公子，只是有时会情不自禁——”摆摆手，君惟明转问商瑜：

“商姑娘，你对那方幼泉有什么了解？”商瑜脸儿红红的道：

“哪里谈得上了解？我只知道他是瘦高的个儿，脸孔白净净的，嘴唇很薄，笑起来时时露出一口整洁的白牙，讲话十分风趣，为人稍稍有点骄傲，仅是这些，别的就不甚清楚了；认识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那么大的名声，仅晓得哥哥对他非常尊重，过了好久，哥哥，才约略提了提他的来历，直到今天快天亮的时分，这方幼泉的一些事情我才大略听说了……”君惟明道：

“是谁告诉你的？”略一犹豫，商瑜低声道：

“是……二姑娘。”君惟明冷冷一笑，道：

“我那不成器的妹子？她可真知道得不少啊！”商瑜忙道：

“君公子，这些事全是童刚透露给她的，还交待她决不可以泄露于人，二姑娘对我不见外，才在我昨宵陪她过夜的时候悄悄告诉了我，君公子，如今全府的人只怕大多数尚不晓得呢……”君惟明淡漠的道：

“他们大约主要是想不给我晓得！”商瑜忐忑的，又道：

“为了这几个能手的到来，二姑娘还忧虑得连眼全合不上——她告诉我，谣传公子你未死，如果真是这样，这么多武功精悍的人要来对付你，又如何是好呢？半夜里我们在‘白楼’听到外面警讯频传，更是惊怵不已，二姑娘当时就在呢喃：是不是哥哥来了？是不是哥哥来了？……”君惟明毫无表情

的道：

“她知道昨夜是我亲自到来了么？”商瑜摇摇头，怯怯的道：

“不知道，大家把消息瞒着她……我也是在出了‘白楼’之后才听人说的，大约就在我离开不久，童刚便派人将二姑娘接进‘千霸堂’了……”君惟明一咬牙，愤怒的道：

“多方便呀，而她又多听话！当年只要我对她稍为严厉一点，说不定便没有今天的不幸，我太宽宠她了！”商瑜嗫嚅着，道：

“君公子，二姑娘对你，一直是怀念深切的，别人或许不知道，我却最清楚她，她好思念你……”君惟明冷冷一笑，道：

“现在说这些，已经太晚了”商瑜急切的道：

“真的，君惟明道：

“是好人，太好了，好得眼见她的亲哥哥走向死亡陷阱而袖手旁观，视若无睹，她好得过份了！”商瑜窒噎了一下，努力的道：

“君公子……人活着，总不能一辈子不犯错，何况是一个纤弱的少女？她也有苦衷，也有难言之痛……”没有一丝笑意的一笑，君惟明道：

“这些，全超过了她唯一的兄长的生命价值？”轻啜一声，君惟明接着道：

“商姑娘，你懂什么叫‘懦弱’？什么叫‘愚蠢’？什么叫‘自私’？这就是了，君琪全占了！”商瑜绝望的道。

“但是，君惟明立即岔开这个话题，问道：

“商姑娘，你可知道‘西疆二鼎’及他们的义子此次前来替童刚助拳是为了什么原因？”思索了一会，商瑜道：

“事情都是她告诉我的，但关于这一点，她本人也不晓得，只知道‘西疆二鼎’几个人是因事来到境内的‘石家坡’，童刚才抓住这个机会，动了不少脑筋始将他们请来帮忙的——童刚因为各地惊讯不绝，谣言纷纷，他也怀疑是公子你未曾死去，再度出现江湖了——。”君惟明冷嗤一声，道：

“他不会只是怀疑，他是肯定我又出现了，因为，他原来知道我并未死去，或者，他早就预料我会回来的，恐怕我回来的这么迟还令他惊异了呢！”曹敦力接上话道：

“这样看来，姓童的是深恐力量不够，竭尽所能的在广邀帮手了，公子，他含糊你哪！”君惟明平静的道：

“他心虚。”关立这时，忽道：

“对了，小瑜，你看会不会是你那狗熊哥哥出的点子？由他去邀请“西疆二鼎”几个人到来的？”商瑜双眼倏瞪，火道：

“你说话客气点行不？什么‘狗熊’哥哥？我哥哥哪些时又得罪了你？要你在背后嘴巴不干不净的骂他？”关立低声打了个哈哈，忙道：

“对不起，小瑜，我是一时说溜了嘴，你哥哥就是我的哥哥，我哪里又会存什么歪心呢！”

商瑜重重一哼，道：

“不是我哥哥去邀请他们的，非但如此，恐怕我哥哥，知道他们到来的消息比我还要晚！”她又白了关立一眼，道：

“就是因为我晓得了那方幼泉也跟着一道来了，伯他在见到我之后有什么露骨的表现或特别的举动，这才先巴巴跑来告诉你，要你心里先有个数，别弄出别人难堪的事情来，顺便也好使你明白我对你的坦诚……哪里知道你

却是这么一个没有点修养的人！”关立苦着脸，道：

“错已经认了，小瑜，你就别再骂啦……你这一番好意，我完完全全的心领，还不够么？”商瑜沉着脸道：

“我看你下次再这样……”背着手的君惟明，这时好象正在寻思一件什么事，他低徐的道：

“商姑娘，真不是你令兄去邀约他们的？”商瑜忙道：

“的确不是，君惟明点点头道：

“这样很好——。”他微微一笑，又道：

“现在，我向二位表达我内心由衷的感激与钦佩，希望我们再见之时，处境已经不会如此尴尬了！”关立和商瑜二人不由同时一怔，齐声道：

“君惟明安祥的道：

“我要走了。”关立忙道：

“走？现在？”笑了笑，君惟明道：

“不错，时机正好，童刚及他的一干帮凶正在后面的‘千霸堂’聚集会商，府中内外通行较易，现在不走，更待何时？”他回头看了看仍在晕睡着的罗昆，接着道：

“本来，我昨夜也可突围而出的，只因我的这位手下身受重创，流血不止，我生怕他受不了颠簸之苦，遭到意外，这才临时决定暂隐一阵，为他先将伤势稳住如今，算是没有问题了，当然也就该到了我们离开之时！”关立担心的道：

“但是，君公子，尽管府中一流强手全已聚会去了，却仍有一些功力不弱的角色正在四周严密防守，而且，此刻又时值白昼，你更得照顾一位受伤的人，恐怕……行动起来仍有不便吧？”君惟明傲然笑道：“

“没有问题！”关立怔了怔，一咬牙道：

“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用，这样对你也不好。”关立义形于色的道：

“我不在乎，君惟明柔和却断然的道：

“不需要，关立，我们可以出得去，你的盛情可感，我记住了！”无奈的呆站着，关立呐呐的道：

“不过……公子，‘千霸堂’聚会的人们在闻得惊讯之后只怕将很快就追出来，时间来来得及吗？”君惟明微笑道：

“放心，我的行动会更快！”他看了曹敦力一眼，笑道，

“你也就须要多加上把劲了！”曹敦力咽了口唾沫，苦笑道：

“性命交关之事，我还能不拼着老命随谄尾骧么？”君推明拍拍他的肩头，宽慰的道：

“不用紧张，曹敦力，在任何艰险的环境中，我都会顾着你的！”曹敦力感激的道：

“多谢公子维护……”商瑜忧惶的，开口道：

“君惟明将身上略一抄扎，坚定的道：

“当然！”关立接着道：

“君惟明平静的道：

“不要，关立，这是多此一举，而且，不管你们在这群人中打算混多久，目前你们却仍得继续混下去；如果万一出了纰漏，我就会大大的心中不安了。”关立知道君惟明所顾虑的也是实情，他不再坚持下去，却有些依依不

舍的道：

“那么……君惟明深挚的看着他，诚恳的道：

“也无须了，关立，你与商姑娘对我所做的事已经够了，这在你们来说，是极其艰巨又危险的我非常感谢你们：一个人，往往不容易获得太多的了解与帮助——尤其在他的敌对阵营中，但我却都已获得，二位，很欣慰结识了你们，在我来说，是一件幸运又奇妙的事。”关立受宠若惊，期期艾艾的道：

“哪里……公子太客气了……”

回过身，君惟明将罗昆背起，曹敦力也准备好了，这一宵的折腾，已把这位“大飞帮”的前任堂主搞得面容憔悴，神情萎顿了呢。

君惟明低声问：

“曹敦力，你身上不妥，挺得住么？”曹敦力转对关立、商瑜二人，又

道：“你们两位可以到外间去了，最好离开这幢精舍，关立，有个很好的藉口！你正等于是送商姑娘回去。”关立颌首道：

“是的，我晓得。”君惟明道：

“对了，商姑娘来这里找你，你那几位同住的师兄们不会起疑么？”关立又道：

“不会，小瑜以前也来过多次了，而且，她与我的几个师兄也混得相当熟，来来去去十分方便”君惟明笑了笑，道：

“那就好了；现在，你们先走吧。”关立拉着商瑜，向君惟明施礼告别，在他们临开门之前，关立又回过头来，依恋的问：

“君惟明洒脱的道：

“很快，关立，不会太久了。”于是，在他们一对小儿女离开之后，君惟明又一直等到听见了他们走出精舍的步履声，这才向曹敦力点头示意，低叱道：

“走！”

“走”字出口，他的身形已飞掠窗口，迅速启窗人已穿越而出，那等快捷利落法，非但不象还背着人，简直就轻灵得有如烟雾一抹了！

曹敦力不敢稍迟，紧张着随后跃出，这时，君惟明已射进了围绕在精舍四周树木阴影里。

急忙扑到君惟明身边，曹敦力紧张得鼻尖已见了汗，他惴惴的道：

“公子，怎么走法？”君惟明目光四闪，低促的道：

“一直往前走，越墙而出！”

说着，他左臂紧背着的罗昆，蛇行一样飞快往前躺去，曹敦力闷不吭声的一路随后，很快的，他们已潜行了十多丈远，前面，嗯，却又是一方小巧的花园出现，花园的旁边，则就是那堵高大的白云石围墙了。

忽然——

君惟明突的停身伏下，曹敦力来不及问什么，也立刻跟着伏身，就在他们刚刚隐蔽好形迹，花园的另一头，已有十几名灰衣及黑衫的大汉走了出来。

这十几个汉子大约是一支巡逻队伍，他们小心翼翼的在花园中搜视寻查着，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看情形，连行动之间也都显得有气无力了……

在那一快缠着枯藤的小巧假山石后，君惟明与曹敦力都屏息注意着眼前敌人的动态，但是，那十来个大汉却偏偏在这里偷起懒来，他们低声咕啾

了几句，十多个人就在花园中一各自找着地方歇息，坐的坐，躺的躺，除了留两个把风的站着外，其余的人都开始憩着了……

曹敦力见此光景，不由有些焦急，他低声道：

“公子，这却怎生是好？你看这一群混蛋，竟然就在这里养起神来啦，可真是挑个巧地方！”君惟明冷森森地道：

“是他们时运不济。”曹敦力伸出半个脑袋窥探着又道：

“公子，我们等他们离开以后再走？”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那就麻烦了，如今他们在‘千霸堂’会商的一批高手未能离开，这对我们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如若把握不住，等那些人散了会赶过来，我们的处境可就越发艰险了，天赐我便，岂能怠慢了？”曹敦力砥澁唇，小声道：

“现在就杀过去？”君惟明道：

“当然，而且事不宜迟。”接着，他又道：

“从这里到那围墙之下，大约有十五六丈的远近，前面的小园子就横在中央，占了十丈的宽幅。记着，曹敦力，我们一出手，便向这些人的致命处干，不管他们叫嚷，不管他们反抗，一面打一边朝围墙之下移动，到了自己可以腾越的距离时便马上飞跃出去，不可恋战！”他一拍曹敦力肩头，笑道：

“你先走，我替你断后！”曹敦力连连点头，道：

“好，就是这样！”

此刻——

在花园中憩歇的十来个大汉，有几个已经恍惚听到了这边的人语声，他们怀疑的朝这座小巧的假山方向注视着，其中一个削腮薄唇仁兄道：

“咦，你们听，我好象听到有什么人在压着嗓门说话……”另一个红脸汉子也狐疑的道：

“不错，我也隐约听到了，方向好似就在那座小假山后面……”躺在花棚下的一个胖子闭着眼，不耐烦地道：

“扯蛋，怎么我就没有听到？我看你们两个一定是通宵未眠，又叫那姓君的吓唬住了，连个风吹草动也全觉得像十面埋伏？”那削腮汉子不服的站了起来，他冷冷的道：

“你他妈就晓得吃饱睡足，以外还懂个鸟？你只要一躺下，天上打旱雷你会当它只是咳嗽了一声！”胖子蓦地睁开那双猪泡眼，怒道：

“牛老二，你甭咬着根驴鸟当萧吹，以为你说的话全没错，不信，你可以过去看看，是不有他奶奶的什么人熊在那里咬耳根子？”叫牛老二的汉子把眼一翻，悻悻的道：

“你当老子就不敢过去看？老子尽职尽责，吃皇粮忠国事，不似你一身肥肉，就他妈懂得开口穷叱喝！”胖子冷笑一劳，道：

“别光叫，你去看看哪！”牛老二重重一哼，道：

“去就去，有什么大不了的！”说着他回头道：

“钱大海，小栓子，走，咱们一道过去查看一下！”那红脸大汉与另一个瘦竹杆似的仁兄懒洋洋的站了起来，拔出了插在腰带上的家伙，磨磨蹭蹭的便往前走，胖子嘲讽的道：

“妈的，牛老二，要充好汉就一个人去充，拉着别的伙计壮什么熊胆？真他奶奶的！”牛老二眼一瞪，吼道：

“胖猪，你那里风凉哪里去，瘟在地下浮脱个缩头乌龟，三棒子打不出

个臭屁来，还他妈的说我呢？”不待那胖子回答，这牛老二，已一挥手中“鬼头刀”，吆喝道：

“我们去看，伙计们！”

但是——

用不着等他们去看，那小巧的假山后面，曹敦力已突然冒了出来，他昂头挺胸，龙行虎步地迅速朝这些汉子们的面前走到！

这些汉子们当中，也有‘大飞帮’的人物，因此，他们便有人认出了曹敦力是谁，就在一阵过度的惊愕与迷惘的侵袭里，没有人来得及有任何举动，曹敦力已走到了花园中间，他哈哈笑道：

“各位好，各位好，这一向你们可真是辛苦了，可真是辛苦了——”说着，他已急步往墙脚下靠近，在十几名大汉的怔忡中，那牛老二已突的暴叱一声，厉吼道：

“站住！”曹敦力一下子停住，他半侧身笑，吟吟的道：

“你是在叫我？”一咬牙一横心，牛老二硬着头皮吆喝道：

“大胆叛逆，我不是叫你是叫谁？”腊黄的面孔上浮起一抹掩隐不住的气愤与羞怒，曹敦力冷冷的打量了牛老二一眼，他硬板板的道：

“看你这身打扮，也像是‘大飞帮’出身的，‘叛逆’？嗯，这个名词却是新鲜，是谁教你这么称呼我的？”那个老二咽了口唾沫，色厉内荏的叱道：

“用不着谁教我，难道这还会是假的么？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心里有数。曹敦力，帮主早已下令全帮弟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遇见你便可当场拿下报功领赏，而且，死活不论！”

曹敦力开始缓缓朝墙脚下转动，而这时，花园中的十多名大汉全已严密戒备，围成了一个圆圈，聚拢过来……

牛老二一看曹敦力似是心虚图逃，他不由略略壮了壮胆，踏前一步，瞪着眼，恶狠狠的道：

“姓曹的，想不到你身为本帮堂主，竟做了这等变节通敌的丑事来，真是可耻可恨！”

你认了命吧！就是想逃也无处可逃了！”

第五十一章 扬长远颺

曹敦力“呸”了一声，叱道：

“大胆狗奴才，你这是在唬谁？就凭你这种鸡毛蒜皮的小角色、根本就不值得我曹某人置喙，更休说一斗了！”

这时，一个瘦小的汉子悄然离开包围圈，有如狡兔般蹑足窜向花园外面。

牛老二看在眼里，知道自己这边的伙伴有人讨救兵去了，他越发有所倚恃，盛气突涨，大刺刺的道：

“姓曹的，别他妈再抖你堂主的威风了，如今已不是以前啦，你神气什么？谁还理你这一套？我们是小角色？不错，是小角色，但就凭你所看不起的这些小角色，现在便要將你的脑袋摘下！”他额际青筋暴露，又大吼道：

“曹敦力，你还不束手就缚，莫不成尚要拒捕？”曹敦力狂笑一声，道：

“去你娘那条腿吧，狐假虎威，装腔作态还蛮象个人似的狗才，你有本事就上来拿下我的脑袋领赏呀！”

牛老二看这个情势，只怕不动手是不行了的，他当然也明白这几个人若是真个要与曹敦力比划，力量上实在差得太远，但如今箭到弦上，不能不打鸭子上架，只得硬挺一遭啦！

一挥手上的兵刃，牛老二的眼珠子瞪得象鸭蛋，他大吼：

“伙计们，一齐上哪，拿下这个叛徒回去领赏——”

包围在四周的十来名大汉齐齐呐喊一声，方待往上冲扑，斜刺里，突然有一件黑忽忽的物体凌空抛落！

这件物体沉重的跌在地下，发出一声“砰”的闷响来，十多双眼睛慌忙看去，老天爷，那竟是一具尸体，血淋淋的尸体，这具尸体正是方才悄然潜离，前往召请救兵的瘦小个子！

一阵不可抑止的惊呼出自那十几张嘴巴里，在此一刻，曹敦力或时而动，其快如电，抖手间，三名大汉已吃他劈翻地下！

鬼号一声，这些汉子的阵脚马上就乱成一团，人人奔逃，个个开溜，曹敦力飞旋而出，掌腿齐挥，又将两名灰衣角色横斩于前！

小巧的假山后面，君惟明闪身而至，他右掌挥弹，动作有如雷轰光泄，身形穿刺间，奔逃中的七八名敌人顿时已有五个满口喷血的翻着跟斗摔出，他连眼皮也不撩，低叱道：

“曹敦力，快走！”

答应一声，曹敦力不再恋战，双臂猛振，瘦削的躯体已怒矢般宜向高大的围墙掠去！

现在——

尚有两个人——那牛老二和那胖子，就快逃出花园了，君惟明冷冷一笑，急快俯身抓起一把对方抛落的“鬼头刀”看也不看一眼，长臂倏抖，这把“鬼头刀”已“呼”地飞旋而去！

刀出手，君惟明也背着罗昆腾空跃起，宛如流星横穹，眨眼便消失在因墙外头。

几乎就在君惟明甫离现场的一刹，他所飞掷出去的那柄“鬼头刀”已“喀嚓”一声将正在奔跑中的牛老二脑袋斩掉，鲜血飞溅中，那牛老二的首级往半空弹，他的身体却一直朝前冲出了好远才扑倒：“鬼头刀”在砍落牛老二的头颅之后，藉着一扯一带之势，淬然向斜刺里射去，嗯，不偏不歪，正好“扑嗤”一下，深深透进了那个胖子的右肋里！

当牛老二的脑袋搬家，胖仁兄尖噪着滚倒地下，取他们性命的君惟明却老早到了院墙外面百步之遥了，这一切的情形与结果他全未亲眼目睹，但是，在他出手的一刹，他却早已料到必定会是这么个结果了……。

花园四周人影纷掠，叱喝呐喊之声混成一片，数十条身手矫健的大汉由各个不同的方位齐涌而至，不过他们来晚了一步，眼前除了那十几具尸体，除了这胖子垂死的呼号，就再也看不见别的什么了！

几十个凶神恶煞般的人物立刻展开了搜查行动，其中一个浓眉大眼的角色匆忙来到那胖子身前，他俯下脸，急促的问：

“是谁杀你的？是谁？从那里逃走了？”胖子面如死灰，全身抽搐，他突凸着那双黯涩无神的眼珠，嘴里喷着血沫子，断断续续的道：

“是……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年……青人！”浓眉大眼的

人忙问：

“可知道名号？”胖子蓦地痉挛了一下，痛苦至极的道：

“大……大概是……君惟明……明！”这人猛吃一惊，脱口道：

“什么？会是他？他他他……他竟还隐藏在府里未定？”吸了口冷气，这人又急道：

“现在他人呢？”

人呢？胖子已回答不出了，永远也回答不出了。就那么瞪着一双充满痛楚与恐惧的眼睛，茫然凝视着天空的一点，插入他右臂的“鬼头刀”，尚有一滴滴浓稠的血液正顺着刃锋朝下流淌……

在这个时间里，君惟明背着罗昆与曹敦力一起，早就离开“铁卫府”远远去了，如今，他们正穿过“小北门”，以惊人的速度朝城郊奔去！

虽然身后背着一个人，但君惟明飞掠起来的势子却仍是曹敦力所无可比拟的，这一阵子在奔，曹敦力已经感到相当吃力，连脑门上全见了汗！

君惟明冷沉而平静的腾跃飞掠着，头也不回，他起落之间，动辄七八丈远，未负重量的曹敦力，必须要费上所有的劲道才能勉强跟及，就象这样，他们一直不停不歇的采取飘忽路线奔走了半个多时辰！

曹敦力喘气如牛，一张脸已泛出青白，他一边跑一面伸着半截舌头道：

“公……公子……可……可以歇歇……了吧？”放慢了脚步，君惟明连一丁点吃力的样子也没有，他若无其事，气定神闲的回过头来道：

“累了？”曹敦力连连点头，喘着气道：

“说……老实话……公子，我早就吃不消啦……”君惟明，又紧了紧背人的左臂皱皱眉，他低声道：

“就奔出这么一点路便累了？曹敦力，是你的功夫没练到家呢，抑是你的身体底子太差了？”曹敦力一边摸着剧跳的胸口，一边上气不接下气的道：

“公子……我这两样全不行啊……至少，比起你来，我是……差得远啦！”

他们正奔掠在一片起伏不平的荒野中，左边，是些废置已久的庄稼地，右面，就全是长着萋萋半萎杂草的丘陵子了，四周很僻静，连个人烟也看不到……

君惟明，指着右侧方约百丈外的一片疏林道：

“也罢，曹敦力，我们就到那边的林子里歇歇腿！”曹敦力眼巴巴的望着，忙道：

“多谢公子……再跑下去，只怕我这条老命便得断送了……”君惟明笑骂道：

“没出息。”

两个人的步速全放慢了许多，曹敦力喘过了一口气，又叫不安及惊惶所包围了，他不时提心吊胆的前瞻后望，疑神疑鬼，有个风吹草动，全能将他吓得跳起老高！

君惟明平静如昔，他暗察曹敦力的惶恐形状，不觉有些好笑，走着，他安详又淡然的道：

“你怕？”曹敦力舐舐干裂的嘴唇，老老实实的道：

“是的，公子，我怕他们追了上来。”君惟明笑笑，道：

“他们追不上了。”曹敦力又是好奇，又是羡慕，又是钦佩的看着君惟明，呐呐的道：

“公子，你好象根本就不在意？”君惟明懒洋洋的道：

“我有什么好在意的？如果他们真的追上来，大不了再狠干一场就是了，这在我是常家便饭了，人家不怕拼命，我还怕么？”

走上了一段斜坡，斜坡上的枯草有人膝高，草里还带着刺，他们小心翼翼的前行着，斜坡顶上，即是那片林子了。

曹敦力抹了把汗，苦笑道：

“公子，呃，你生平就没有含糊的事？”跃过坡上的几块石头，君惟明一笑道：

“当然有。”曹敦力跟着也跳了过去，他又道，

“但是，我似乎没见公子你含糊过……”君惟明吃吃笑了，道：

“或者，我们害怕的事情不是同一类型，又或者，我的掩饰功夫比你深一点，就算我在担心什么，你也不一定就看得出来。”现在，他们已进入这片杂木林子了，林中的枯草很少，落叶却多，挑了一株相思树下，君惟明将背着的罗昆轻轻放平，又的用衣袖替罗昆擦了擦脸上的尘汗，他注视着罗昆的面孔，低笑道：

“行了，小子，你早该神智恢复啦！”平躺着的罗昆，果然在君惟明的笑声里睁开了眼，他一脸羞渐惶恐之色，结结巴巴的道：

“公子……我……我在你老越墙离开府里的那时……就……就醒了……但我身子虚，又怕分你老的心神……是而不敢吭声……公子……对不起，我，我替你老增的麻烦，增加累赘……。”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罢了，这又怎么怪得了你？”

第五十二章 欣逢故人

君惟明轻轻坐了下来，端详着罗昆在苍白中有着些儿红晕的面庞，他吁了口气，关怀的道：

“现在觉得怎么样？好了些么？是不是还不舒服？”罗昆舐舐干裂的脱了皮的嘴唇，汗颜的沙着嗓子道：

“好得多了……公子……只是稍稍虚软一点而已……我想，用不了几天便可恢复常态……公子，这次若不是你老……我，我恐怕便得栽在那里了……我实在不争气，非但帮不上忙，反而徒自为公子出纰漏……”君惟明摇摇手，笑道：

“提这些事干什么？罗昆，你昨晚的表现很好，我非常满意，你已经尽了力，而受伤流血的场合在我们武林中来说更是避免不了的，没有人怪你，你更无须自怨自艾！”闭闭眼，罗昆低弱的道：

“这一路来，全是公子背我？”君惟明颌首道：

“不错，是我背你。”罗昆身子额了额，惶悚的道：

“真是罪过……公子，我怎能承担得起？”君惟明舒适的将两条腿尽量伸展出去，又将背脊靠上了相思树干，他一笑道：

“有什么承担不起的？罗昆，我与你们情同手足，不要锐你，就是任何一个弟兄在失掉行动能力时我也有义务提携救援，平时的上传下承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体制，在感情上来说，罗昆，我们原没有尊卑之分的！”坐在另一株杂树根上的曹敦力这时干咳一声，插嘴道：

“说真的，公子，这一趟路，应该由我背负罗兄才对，可是，唉，公子也看得出来，我实在是太不争气，心有余而力不足，若是再背着罗兄，约摸我如今早就被压瘫了……”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我素来有个好习惯，就是给予任何人的工作都必须那人能以承当才行，换句话说，便是量力分工：你老兄这身骨架子不是能背着人跑几十里路的材料，何况更得涉险出困，突出重围？因此，这件事就只有我来办了，当然，曹敦力，你或者多少是觉得不好意思……”曹敦力打了哈哈，忙道：

“公子，这一路来，我惭愧得很哩……”君惟明笑道：

“我以为你光顾着喘粗气去了，还记得惭愧么？”曹敦力尴尬的道：

“是不中用，是不中用，和公子你一比，呃，我简直就成了老牛破车，不堪并论啦。”君惟明用袍袖擦擦额前，道：

“口渴么？”曹敦力润润嘴唇，老老实实的道：

“有一点。”一低头看罗昆，君惟明又道：

“你呢？”罗昆咽了口唾液，亦沙哑的道：

“回公子，我……也觉得嘴干……”朝周打量了一下，曹敦力道：

“公子，这里连道山溪也没有，远近又看不见人家，只怕难得找到水喝，我看，歇一会我们还是朝前赶吧？”君惟明平静的道，

“别急，等下我去寻寻看……”忽然，曹敦力想起什么似的道：

“对了，公子，你们昨夜潜入长安，没有坐骑代步么？”君惟明笑了笑，道：

“有，在东城门外三里处的一家野店里有我们的马匹寄存着，但先前突出铁卫府，太过急迫，却来不及转回去索骑了……”顿了顿，他又道：

“看刚才我们闯出‘铁卫府’的情形，对方的一干强者高手定会紧跟着追来，所以，我认为用两条腿作不可捉摸的跑路工具，较之骑马奔行更要来得方便利落！”曹敦力笑道：

“这是当然……”君惟明又调侃的道：

“可就苦了你啦……”曹敦力连忙拱手，一叠声道：

“多包涵，公子多包涵……”于是，君惟明伸了个懒腰站将起来，他向罗昆及曹敦力两人道：

“你们就在这里休息片刻，我到四周去转一转，看看能否找点净水解渴，很快就回来”曹敦力也立即站起，他殷勤的道：

“公子，这趟差还是由我出吧，经过方才这一阵歇息，我已经缓过劲来了，如今硬朗得很。”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不用了，你还是在这里照顾罗昆要紧，我自己去，记着别乱走。”

不待曹敦力回话，君惟明已匆匆朝林侧行去，但是，他却在走出几步之后又蓦然停住，凝神仰脸，宛似在倾听什么动静！

曹敦力怔了怔，紧张的道：

“公子，有什么不对？”挥挥手，君惟明继续听着，同时一双斜飞入鬓的剑眉也皱了起来，他迅速回身，低促的道：

“有人正往这座林子移近，都骑着马，为数约在十人以上”曹敦力慌忙道：

“可是童刚那边的人？”急步行向林前，君惟明边道：“希望不会是他们！”

说着，他已捷如狸猫般隐伏于一株树干后面，这里，萧萧的枝叶掩护

着他，林子下面的斜坡便在眼前，甚至斜坡尽头的大片荒野也可一览无余，现在，果然正有十余铁骑正风驰电掣般泼刺刺，朝斜坡顶上冲来。

曹敦力也藏在君惟明的一边，他双眼睁得牛蛋般大，进息盯着那十几乘正往上来的铁骑，紧张的道：

“公子，你看清了没有？来人是什么路数？”君惟明朝下凝视着，冷冷的道：

“他们不是童刚的人！”立时松了口气，曹敦力如释重负的道：

“老天爷，幸亏不是……”君惟明目不转睛的道：

“你且慢高兴，曹敦力，他们虽不是童刚的人，但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路数，一个个都强悍得很。”曹敦力仔细向那些已来至斜坡中段的骑士们注视着，一边呐呐的道：

“妈的，这些伙计们象是匆匆的在赶命一样……”就在曹敦力尚未看清这批不速之客到底是什么来路之前，君惟明尖锐的目光中却已察觉了一些令他兴奋欢欣之事，轻轻一拍曹敦力肩膀，他吃吃笑道：

“不用担心了，曹敦力，我已经认出来人是那个码头的朋友啦！”曹敦力惊喜的道：

“公子，不是对头？”君惟明笑道：

“不是，是朋友。”曹敦力忙问：

“真的是朋友？”大步奔向林外，君惟明淡然道：

“在这等节骨眼下，大堂主，我还会逗着你寻开心么？”

当曹敦力急忙跟着出去的时候，君惟明已白袍飘舞，一个人叉腰伫立在疏林外面了。

此刻——

那几十匹狂冲到斜坡尽头的马儿，突然在一个为首骑士的暴叱声中，唏聿聿人立而起，打着转儿纷窜两侧——他们也发现了君惟明！

这些个形状粗犷骠悍的骑士们，一律穿着黑色紧身衣，披黑色大氅，各式各样的家伙全斜背身后，带头的一个，呢，却是好一付威猛象——虎目虬髯，古铜色的肌肤，肌肉突贲如栗，在无形中，即已流露出二股慑人窒心的豪勇气概来！

不待这些人持有第二个动作，君惟明已向前迎上几步，清越的长笑一声，朗朗的道：

“唐康，多日不见，你还是老样子，强悍得象头虎！”那虬髯大汉一听对方竟开口叫出了自己名字，他一楞之后，再仔细向那说话的人一看，而这一看，乖乖，他几乎就一个跟斗从马背上栽了下来！热血冲向他的脑门，胸口涌荡着一片至极的惊喜与兴奋，他激动得语不成声的大叫：

“公子……天啊，是君公子！”

这唐康的一声大叫不要紧，两边的十余名黄衣骑士，俱由惊呼欢腾，在唐康的为首下，全纷纷滚鞍下马，顿时跪满了一地！

豁然大笑，君惟明快步上前扶起唐康，又宏声道：

“自家兄弟不必多礼，且请站起来说话！”

于是，那些黄衣人这才各自站好，却都是一脸恭谨敬畏之色，垂着首肃立一边。

唐康亢奋得连一双虎目中也现了泪光，他垂着手走近两步，在哭音带着无比的喜悦：

“公子，你老没死啊，你老果然没死……”热烈的把着唐康手臂，君惟明笑道：

“当然没死，唐康，你也不想想，没见你讨个如花似玉的小媳妇，我舍得死么？”唐康激动得发抖的道：

“多承公子还记得小的我……公子，为了你老的这端子事，我们当家的就差一点悲痛得自尽了！”君惟明不由怔，一怔之后，他感动又焦切的道：

“什么？关老九怎么会做出这种糊涂事来？如果我真的吃人陷害了，就算老九到阴曹地府陪我，又有什么价值？唐康，你们当家的太冲动了，他，没有出漏子吧？”唐康吸了口气，忙道：

“幸好在我们当家的服毒之前被夫人发觉了，夫人跪在当家的脚下哭求了半夜，当家的才打消此念，我们大伙儿也闻讯赶去，一起劝说当家的千万莫要以死同殉公子，却须振作神为公子寻凶复仇才是，折腾了一宿，当家的才召集全上下十二名‘大把头’，五百余名弟兄歃血起誓，无论时光多久，情势多劣，仇家多强，全堂所属俱必一心一志，誓死为公子雪恨明冤，诛绝凶手主从！”君惟明深深叹息，道：

“老九对我，真是太深太厚了……这种兄弟情逾手足，实在令我刻骨铭心，茫茫天下，又到那里去找如此知己……”抹抹眼角，唐康又迫不及待的道：

“另有一件喜事要禀告公子，这件事，公子一定是乐于听到的……”“哦”了一声，君惟明道：

“你说。”唐康放低了声音，道：

“在公子出事后大约六七天的光景，公子愚下的“双面煞”舒云舒老哥便憔悴不堪的赶到了堂口里，他那时才刚刚闻及外面谣传公子已遭害之事，他到了堂口之后，说出他中了一种毒药，一直在一家青楼里晕沉了好几天，一待能站起身便勉力支撑着回到“悦丰钱庄”，但钱庄里却连个影子也看不到，公子的踪迹就更难寻了，他在惊疑下绕着“南松城”周围百里转了两天，这时，他已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公子已经被仇家所算，“铁卫府”亦由童刚接掌了；舒老哥直吓掉了魂，他不敢贸然回转长安，几经考虑，才悄然来至我们堂口，他来的那一天，正是我们当家召集全堂弟兄起誓要替公子报仇的第二天……你没见着当时的情形，公子，我们当家的把外间传言一一详告了舒老哥后，他竟然就哭晕了，连当家的也泣不成声，那等情状，实在叫人辛酸……”君惟明也戚然道：

“后来呢？”唐康低沉的道：

“后来，当家的便一面分派侦骑眼线，详细查访陷害公子的仇家是谁，一面广泛对公子离开“南松城”的可能去向遣出得力弟兄严密追寻，务求慎重贴切，虽蛛丝马迹也不放过以外，当家的亦暗里注意‘铁卫府’中情形，探查童刚接位之举是否尚有内幕……”君惟明冷冷一笑，道：

“说下去。”略一犹豫，唐康压着嗓门道：

“公子，说句老实话，以往的一段日子，虽然我们尽了全力，却一点也找不出谋害公子的仇家踪迹来，可谓毫无头绪，但是……经过前天的情况发展……我们当家的怀疑童刚有点问题！”君惟明笑笑，道：

“是么？”看看君惟明，唐康道：

“近几天来，道上传说公子重现，“铜城”“麟游”两处的“铁卫府”旧有基业全吃踹翻，有人说乃是公子亲为，而“大飞帮”“独龙教”分布各地

的人马更是伤亡累累，损失惨重，长安的童刚连接惊耗，惶惶不安，正在广邀帮手，调兵遣将，锣紧鼓密的防范戒备着……”歇了口气，唐康续道：

这些消息传进我们当家的耳中之后，与他们前对童刚的猜测印证，就更加深了他的怀疑，当家的早就觉得姓童的所行所为有些不是路数，譬如说，他接掌“铁卫府”的事，对外声言要替公子追凶报仇而骨子里却十分懈怠的事，容纳其他异帮杂派并加以重用的事，公子的一批忠贞弟兄纷纷遭到不明人物攻击之事，虐待公子昔日部旧的事，另外，还有与公子的未婚妻及胞妹之间的种种传说，这些事情累集起来，再和外边谣传公子的突然出现，出现之后非但不去寻找童刚叙欢，反而连连袭击那些早已易主改帜的基业的反常形势——照说，童刚表面上装扮得十分义气，如若他果真言行一致，公子即使未曾遭难，脱险之后也必是非常感激他的，断不会恩将仇报，反而一再用杀戈的手段对童刚施以打击，但公子却是这样了，端端的蛛丝马迹融合起来加以推判，我们当家的就肯定那童刚不是东西，要不就是他背后向公子下的毒手，要不，他亦必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属于卑鄙龌龊类的行为，使公子或公子的手下们遭遇伤害……”君惟明低沉的道：

“不错，关老九判断得很有道理……”咽了口唾沫，唐康接着道：

“我们当家的相信公子这次的受害，内情定然不会如此简单，而四处追查凶手既无线索，那童刚又透着这多的不妥，因此，不久后当家的便将注意力转移到童刚身上，暗里还打了两个卧底的弟兄进去，以便随时监视姓童的言行，再做慎重而严密的研讨后采取行动！”君惟明平静的，道：

“也真亏关老九这般细心出力……唐康，你们当家的以及你们各位，信不信我已死去的传言呢？”尴尬一笑，密康道：

“老实说，公子，当初的一阵子是信的——我们全知道公子结的仇家太多，而童刚表面上又没有理由撒谎骗人，再加上公子的未婚妻及胞妹等的证明，有了这些原因，我们自是不疑有诈——”顿了顿，他又道：

“不过，事情很快的就不对劲了，越来越透着诡异，越来越透着玄妙，最近的一段日子，江湖上再一传说公子还魂重生，煞威又现，我们大伙儿就更对公子死去的说法表示疑惑……而“双面煞”舒老哥便一直不相信公子遭人陷害丧命的这个传言，他坚持公子仍然活着的论调，我们当家的起先还劝解舒老哥不要再在这一方面再伤神去了——他也以为公子遇害的事情不会假，但是，后来他却亦逐渐起了疑心，由种种的迹象推判，我们当家的也渐渐认为公子的生死之谜大有值得研讨之处，换句话说，他和舒老哥的意念便形成一致了……”君惟明笑道：

“那么，后来道上谣传我突然由死亡中返魂出现的事，你们当家的认为那会不会就是我本人呢？”唐康有些兴奋的道：

“先时当家的还半信半疑，捉摸不定，他断测可能是公子的一批忠贞手下所作所为，但是，后来——也就是近两天，他却肯定是公子了！”君惟明有趣的道：

“为什么？”唐康笑道：

“第一，经我们当家的派人查问各地出事现场的情形后，那些行事的手段与痕迹与公子往日习惯如出一辙，第二，有人大略看见过公子的形像外貌，加以详细描过了，第三，“铁卫府”的一批忠心弟兄，纷纷由隐匿的地方出现，投归向一个不知之处，甚至连如今童刚掌握下的基业中若干公子旧属也一波连一波的遁走掉！除了公子本人的号召力，还有谁能使他们有这种一心

归向的力量？尤其在可以说大势已走的现在情况下？由这些事情的证明，我们当家的便肯定公子没有死去，脱险归来了，也肯定公子的仇人不是别个；十之八九必是早经涉嫌的童刚无疑！”吃吃一笑，君惟明道：

“关老九是精得滑了，所以说人是老的滑，姜是老的辣，你们当家的在道上闻了大半辈子，就是以干练精明，世故严谨撑起的招牌……”唐康微微躬身，道：

“也是有公子你老的支持与提携……”君惟明笑道：

“唐康，这些日子没见，你的口才倒学好了，为人也玲珑多啦！”唐康忙道：

“不敢，公子，不敢。”这时，君惟明回过头来，招呼呆在旁边好久的曹敦力走近，先将曹敦力的出身来由说了，再与唐康相互引见，然后，他道：

“说来好笑，曹敦力是“大飞帮”的堂主，唐康你却是“大飞堂”的“大把手”同样两个以“大飞”为名的帮会，一个是我的死敌，一个却是我的盟友，今天二位在此结识，不知心里会有些什么感想？”曹敦力老脸发热的道：

“呃，公子，我是惭愧哪……”唐康也忙道：

“公子，我也觉得汗颜……”君惟明豁然大笑，道：

“怎么你们一个惭愧，一个汗颜？这样一来，你们不是就成了一甯混汤啦？对不对！”搓搓手，曹敦力窘迫的道：

“公子，我的意思是，虽然我们的帮名同为“大飞”，但人家唐兄的“大飞堂”却凭般忠义，我出身的那“大飞帮”却一窝子虎狼，两相比较，呃，我不惭愧又能是什么呢？”唐康低沉的道：

“今日与这位弃暗投明的曹兄相晤，公子，我越发觉得“大飞堂”忝为公子盟友，公子出了事却未能做快速有效的措施，拖了两三个月才稍微有了点眉目，在这一端上，公子，我们岂不汗颜！”君惟明笑道：

“你们二位全是客气了，当然，曹敦力冒着生命之危，不与他的伙友同污，反过来帮助我，这是一件颇值赞扬之事，而你们“大飞堂”也尽了全力了，更没有汗颜的地方，你们总得要时间查明凶手哪，再说，也只是这几天你们才确定了童刚的可疑性，而与童刚火拼来替我报仇，在你们“大飞堂”的力量来说，多少是沉重了些儿，这事非同可小，自然关老九要多做布署严密准备，否则，一个贪功急燥，莫说为我报不了仇，弄不巧，连“大飞堂”也一道坑进去了！”安慰的吁了口气，唐康道：

“公子真的……不怪我们？”君惟明摇摇头，道：

“真的，你们已做得很令我满意了，唐康，我还能怎么要求呢，莫不成叫你们在不明真象之前一起陪我吊头？”几句话，大伙儿全笑了，于是，君惟明邀请他们牵马进入林中歇息，在唐康见了卧伤的罗昆，自是免不了又一番亲热寒暄，到各人都找着地方坐下了，君惟明开口问唐康道：

“是了，唐康，舒云这小子在什么地方？”坐近了点，唐康笑道：

“舒老哥在我们堂口里。”君惟明点头道：

“这小子倒也机灵得紧，他一听到童刚接位的消息后便不肯转回“铁卫府”了，他大约一捉摸便不对劲吧？”唐康有些感叹的道：

“说起舒老哥，公子，不是我在你老面前捧他的场，他对你老可真是赤胆忠心，一片至诚呢，固然，在他听到童刚接掌你老大位的消息后，感到悲愤填胸疑云重重，但是，他不愿回去的真正理由却是‘不事二主’，加上要替公子在外面查究凶手！他那一阵子十分消沉灰黯，在我和他的谈话中，他

隐约表示过要在公于复仇之后就追随公子于地下，形态之间，十分苦闷厌世，我一再劝解，他却听不入耳，这种情形直到最近我们判断公子仍然健在之后才好了过来，这几日，舒老哥简直象换了个人似的，一天到晚精力充沛，神采奕奕，探消息眼线，亲自四处奔波，又帮着我们当家筹帷定计，忙得可当三个人使唤！他却丝毫不显倦容，比起以前他那种有气无力，沮丧颓颓的样子，可以说整个不同啦！”君推明吁了口气，道：

“我明白舒云对我的忠诚……这些日子来，真也苦了他了，我这件事，在他的精神一宜是件极大的负担与折磨？”唐康颌首道：

“可不是，公子，那些日子舒老哥整天价茶饭不思，长吁短叹，活象失了迷了魂一样，近几天来，却一顿能吃五六碗大白饭外加三四个馒头，恨不得将我们吃垮……”君惟明笑了，道：

“唐康，你们当家的好吧？”唐康恭谨的，道：

“好得很，公子，托你老福了。”君惟明左右一看，又道：

“你们忽然跑到这里来做什么？我委实料不到会在这个荒原野林中恰巧碰到你们……”唐康谨慎的道：

“正是为了公子的事？”君惟明“哦”了一声，道：

“什么事呢？”唐康道：

“入夜后，我们将在长安城外一座小村子的村头破庙里与我们派进‘铁卫府’中的两个眼线之一接触，由他告诉我们最近的重大消息，再转报回去给当家的知道，我们与他两人约定，每七天见一次面通一次消息，而主持这桩行动的人便是我们哥儿六个，临时由当家的轮流指派前采，今天便派定了我……”君惟明徐缓的道：

“这么说来，你们只是路过这里了？”点点头，唐康道：

“是的，我们奔驰了大半天，正想到达片林子里歇歇腿，不想却恰好遇见公子。以前几次，我俩前往那村头破庙之时，也都是在这片林子中歇腿的，这件无意之举，那知却给我们带来了预料不及的意外之喜！”君惟明哈哈一笑，道：

“说不定也给你们带来了莫大的麻烦呢！”唐康忙道：

“公子言重了”想了想，君惟明道：

“唐康你所说的两个卧底者，在‘铁卫府’童刚手下是伪装什么样的角色呢？”唐康压低了嗓门道：

“一个在大厨房里当伙夫头，是我们用武力暗中要胁一个‘独龙教’的头目给介绍进去的，这个‘独龙教’头目有寡人之疾，他偏偏又迷上了长安‘东城美泰胡同’那一带窑子馆里一家‘百美楼’中的窑姐儿，几乎每隔一两天便要去上一趟，一天不去便成了失魂落魄，我们缀着这人好多天，才开始行动，将这小子截在黑巷里，他既怕我们要他的命，又舍不得那窑姐儿，万般无奈下，只有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当然，我们没有说明要他介绍这人是为了什么，另一面，我们以重金说动了那窑姐儿帮忙，加上功夫缠牢这小子，这小子每一两天就往她那里跑，而他要去那里就必须经过大半个长安城和那片污秽地带的黑暗街巷，他怕我们暗算他，自就不敢稍有逾规之处了，却想不到这一手竟十分管用……”忽然，一边的曹敦为插腔道：

“可是，我却认为有点冒险……”笑了笑，唐康道：

“何以见得呢？”曹敦力担心的道：

“这个什么‘独龙教’的头目就算他且敢告密吧，说不定那一天他会暗

里约上几个教中帮手对付你们，万一他赢了，你们不就砸了？唐康笑道：

“不会的。”曹敦力愕然道：

“怎么说？”捻捻颌下虬髯，唐康慢条斯理的道：

“敌明我暗，这小子可谓防不胜防，再则，那种事，那种地方，他怎好意思约人同行？再说，他除非不出来，若是一出来便会被我们缀上，这小子便算一次有帮手，两次有帮手，他还能次次有帮手？他总不能每次在瘾头来了的时候全得找人给他保镖呀，这层道理他也自是明白，轻重稍一衡量，这小子除了屈服，那还有第二条路走？他知道，在经过那大半个长安城及美泰胡同一带的窄巷黑街时，随时随地均都可能遭到意外。——只要我们认为他须遭到意外！”咽了口唾沫，曹敦力道：

“难道说，他也不敢暗中向姓童的密告？”唐康嘻嘻大笑，道：

“除非他不想到美泰胡同那边的窑子里风流了、他忍得了吗？”曹敦力苦笑道：

“会忍不住么？”唐康笑道；

“别人或者会，这小子却不行，在女人那一方面，他似是需求特强，曹兄，就为了挑选这种性质的人，我们可着实费了不少功夫呢，一直暗里查访了好久，才颇不容易的找到了他……我们会向他提出警告，不可泄漏此事，否则，只要由他介绍进去的人一出事，他的脑袋马上就跟着搬家！”吁了口气，曹敦力喃喃的道：

“唉，这可真叫色不迷人自迷人……”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所以说，另有一句话；就叫‘色字头上一把刀’了，曹敦力，那可不是一把刀么？”尴尬的打着哈哈，曹敦力道：

“正是，正是，可不是一把刀么……”君惟明带着笑又道：

“唐康，这个法子用得还算不错，是谁想的法子？可不是你们‘缚龙六绝’哥几个的歪点子？”唐康得意洋洋的道：

“公子全猜对了，是我们哥六个想出来的法子，不过，首先提出来的还是焦么六这精灵鬼！”抿抿唇，君惟明笑道：

“你们哥六个只要凑在一道，花巧名堂便不会少了……唐康，另一个卧底的人是谁？”唐康俏声道：

“是‘大飞帮’里一名管事！”顿时吃了一惊，曹敦力忙问：

“大飞帮的一名管事？真的么？”唐康点点头，道：

“一点不假？”曹敦力急道：

“大飞帮”每一堂都设有一名管事，专发放粮的，衣鞋巾袜之事，另负责银钱之保管，兵械之修换等等，一般杂务也多由他们处理，唐兄，你说的是那一堂管事？”唐康笑道：

“刑堂——‘墀坛’！”吸了口凉气，曹敦力惊惶的道：

“就是卓斯手下那个黄皮寡瘦，阴沉沉，贼兮兮，成天咬着根旱烟杆，马屁拍得十足的余半麻子余尚文？”一拍手，唐康道：

“对了，曹兄，你好似对他蛮有印像！”

重重一哼，曹敦力道：

“我恨不得剥他的皮！”唐康笑道：

“为什么呢？”咬咬牙，曹敦力恨恨的道：

“妈的，这小子一副那种刁滑师爷的派头，算盘敲得可精，见了老卓就像见了爹，马屁拍得团团转，对上奉承阿该，对下作威作福，这是他‘墀坛’

的事倒也罢了，有两次，我在‘麟游’驻守，手下孩儿们的衣裳太过破旧须要更换，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来缝制，那要订做两三百套呢，我们刚接手那些买卖一时那凑得齐？因此，我派人前来先向‘墀坛’调借点银两——其他各堂情形和我一样，全是转不过来，只有“墀坛”最他妈得天独厚，每月分配的钱财最多，老卓和他手下们早就囊涨袋满了；但是，我们的人却连一个子儿也没借到，反吃这姓余的管事冷嘲热讽了一顿……第二次，我回府里办事遇见了老卓，这姓余的管事正好与他是一道，就算老卓吧，他当面不管真假也还和我敷衍敷衍，可是他身边那鸟管事却就敢对我不理不睬，把眼睛望上了天，但这小子对老卓却不同了，那种卑颜奴膝，奉承巴结的熊样子，简直就可以列进第‘二十五孝’了，他就能围着老卓前后转，眯着眼笑，跳着眉毛笑，一口一个‘是’一口一个‘你老’‘回禀’，那种肉麻当有趣的模样，真能叫人气疯了心可恨老卓便让他拍得晕淘淘，软酥酥的啦，对他简直宠信得像是独生子似的，那张马脸在谁面前游拉得老长，只在这小子眼前变成圆的啦！我他妈朝这小子瞪眼，老卓这混帐东西还吹胡子不高兴呢，你说，这家伙是不是玩意？”一抹唇角的唾沫星子，曹敦力又气呼呼的道：

“听说老卓刑堂里原来的那个管事得了急惊风死了，后。来才换上这‘余半麻子’的，这小子上任还只半个月不到的功夫，竟然就把老卓拍得迷了心，刑堂的所有财粮大权，俱叫他抓牢啦！”唐康神秘的一笑道：

“曹兄，你这么恨他，但是，我却佩服他呢，你这一说，便足以证明他这角色扮演得十分成功……”曹敦力疑惑的道：

“扮演的十分成功？唐兄，凭这种德性的角色，也曾是你们暗中派进去卧底的人物？”唐康正色道：

“不错，他就是我们派进去卧底的另一个弟兄，而且，他还是本堂十二名‘大把手’中的一个！”曹敦力又吃了一惊愕然道：

“什么？这‘余半麻子’竟然还是你们堂里的高手？就……就凭他那副姥姥不亲舅子不爱的熊样？”呵呵大笑，唐康道：

“多少年来，曹兄，我们这位兄弟就是这付样子了，只是他这副熊样却全属表面，骨子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硬汉，忠耿、倔强、深沉、机智、悍勇，还加上那么一点儿诙谐！”怔了一会，曹敦力呐呐的道：

“真想不到，真叫人想不到哪……”

此刻——。

唐康侧首朝君惟明笑道：

“公子你老大约还记得余尚文这人吧？”点点头，君惟明笑道：

“当然记得，他是你们‘大飞堂’所属的十二名‘大把手’之一，号称‘一道闪’余尚文！”唐康笑道：

“正是他老兄！”君惟明打趣的道：

“我只见过他两次，还都是六七年以前的事了，不过，这人给我印象却很深刻，表面上看去，他老是那么阴沉，死板板，有气无力的，不爱多话，说出一句来却能把人上吊半天，尤其其他那左边脸上的一些黑褐色小凹痕，该着他唇角的习惯性微颤颤，十分好笑……”唐康佩服的道：

“公子记得好清楚，一点不错，老余可不就是这个调调，公子，你老大约还不知道他会演戏？”哈哈一笑，君惟明道：

“那时不知道，现在我算晓得了，他是会演，而且还相当高明，看不出，这人倒蛮多才多艺呢……”

第五十三章 细证真凶

四周的这些精犷而豪勇的江湖汉子们闻言之下全笑出了声，唐康一笑着，边蹙着声道：

“我们以前每次见了公子，连大气也不敢多喘一口，与公子说话也都提心吊胆，拘谨惶恐得很，却不料公子竟是这般诙谐有趣，平易近人……”君惟明一笑道：

“你们乃是叫我那点虚名吓住了，其实，我和各位全是一样，没有什么不同的，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照样也是吃饭穿衣，有七情六欲……”唐康十分坦诚的道：

“公子太谦了，人与人之间固然表面上看全无参差之处，但其根本气质却往往大相迥异，而能力之强弱，智慧之高低，行为之优劣，就更大有悬殊了，公子便是属于那种上上之人，纵然公子在外面看来也与其他同类并无两样，但在人的生存范畴里，奋斗挣张的途径上，公子却已领先了好远啦……”拱拱手，君惟明笑道：

“好家伙，你小子简直把我捧上天了，唐康，看不出你外形粗悍，骨子里却十分玲珑巧细呢……”就在唐康红着脸打哈哈的时候，旁边曹敦力已舐了双干瘪的嘴唇，凑近到君惟明耳侧道：

“公子，呃，这一大半天下来，又跑了几十里地，喉咙里像是在烧着把火了，干渴得熬不住啦……”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我险些忘了，唐康你们可带得有水囊？”

回答说有，唐康急忙吩咐手下弟兄自他们的坐骑鞍旁将三个羊皮水囊拿来，然后，他亲手捧在君惟明面前，曹敦力虽然嗓子里渴得一塌糊涂，却不好先朝嘴巴灌，他扶着罗昆喝够了，自己才贪婪的，咕噜噜一口气送了半皮囊水下肚！

君惟明也浅啜了几口，然后，抹了抹唇角水渍，微笑道：

“方才我还忘了问你，唐康，你们派在铁卫府卧底的两个弟兄，那扮伙夫头的一位是怎么进去的我们已知道，而余尚文又是用什么法子混进去的呢？”笑了笑，唐康道：

“很简单，我们先想法子使他与原来的那个旧管事接近，时时给那旧管事点好处，由那家伙为媒介，逐渐便巴结上了卓斯，姓卓的别的不贪，就贪金银珠宝，又喜欢戴高帽子，这两样全好办，老余心思巧，城府深，说起好话来能将死人也哄得活，他拍那‘无情马面’卓斯的马屁可以说都能拍得恰到好处，刚刚搔到他的心底；因此卓斯对他相当赏识，大约经过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卓斯的毛病老余已全拿在手里，他算着时间差不多了，一面加紧暗地送金纳银——一共孝敬了卓斯有三百多两黄金千余两纹银，一面在卓斯那里定得更勤快了，把个老卓哄得十分窝心，拍得他晕淘淘的，卓斯所谓号称‘无情马面’，乃是在他杀犯人，动大刑，宰割那些毫无反抗之力的人时才会‘无情’，他一见到那些黄白之物，既使无情却也有情了；老余知道已经在卓斯前有了份量，然后，就暗通知了我们，我们呢？使用了一点小小的毒药，给那个旧管事渗在酒里服下，造成这家伙一看上去是“急惊风”的意外，

这位仁兄一伸了腿，老余再自告奋勇，帮着替他把遗下来未妥的工作一跑一办，搞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姓卓的心里一高兴，再加上那些孝敬的力量，他这番事就这么顺水推舟的补上了……总之，这端子事前前后后，我们颇费了一些心血，详细调查，安排步骤，配合行动，又伤脑筋又破财，弄得头都大了，‘大飞帮’不是好骗的，尤其那卓斯更精明，稍微露出点破绽全能将整个计划搞砸，因此，行事之间，老余自是谨慎小心，步步斟酌，连我们也提心吊胆了二三十天呢……”君惟明笑道：

“如果这个计谋失败，你们又花了这么多的钱，你看关老九会不会把你们的上下牙床全敲掉！”以手摸头，唐康裂嘴大笑：

“幸亏老天保佑，终于还是成了，要不，公子你老说得一点不错，我们当家的只怕就会一个个叫我们好看喽……”君惟明又仔细的，问道：

“那么，余尚文又是怎么和那个原来的管事认识的呢？他以什么理由去和人家搭讪建交的？”唐康笑道：

“长安城‘大南市’有家十分气派的油坊，那家油坊几乎供给小半个长安城的需求量，公子知道？”想了想，君惟明道：

“可是叫‘协盛油坊’？”唐康点头道：

“不错，那儿的掌柜和老余是远房表兄弟，由他给老余掩护，冒充油坊的东家，老余就是籍这身份在市面上活动，当然，油坊里其他上上下下也会打通了，用银子、用威迫，他们自是服服贴贴，他们的原来东家是住在乡下的，一年半载才来一趟，查查帐收收钱，一切店务都交给了那掌柜处理，所以么，老余冒充起来十分方便，我们是早缀稳了那旧管事的，等在有一天他上酒楼独酌之际，老余故意经过他面前，漏下怀中一包银票，那老小子看着了，唤回老余交还给他，老余特为当着他面打开，一边数，一边千恩万谢，那包银票一共有五千多两银子呢——老小子先前当然不知道，否则他会不会交还却颇成问题，当即老余就给他戴上了顶‘拾金不昧，至诚君子’的高帽，曲意奉承，殷勤巴结，又一再隐隐炫耀自己的财富家当，那个旧管事腰缠几文？岂有不受宠若惊，神授魂予之理？因此，他们马上便谈得十分投机，双方全有相见恨晚之憾，一个有心，一个无意之下，公子事情还会不凑合么？用不了三五天，老余与那老小子竟像成了三五年的好朋友一样啦……”赞许的笑着，君惟明道：“很巧妙，由此余尚文便结识了那原来的”‘大飞帮’‘堰坛’旧管事，再由他引介给卓斯见面，跟着余尚文努力奉承卓斯，讨其欢心，时机成熟，你们就做掉那旧管事，由余尚文顺理成章的以一个外圈人身份接了那人的职位……”唐康道：

“是的，公子，这就是我们替老余安排的计谋……”吁了口气，君惟明道：

“你们安排得很仔细；很恰当，不过，也冒了不小的危险，真算是用心良苦了，为了探查我的仇家是谁，累及各位如此麻烦，我实在又是感激，又是过意不去，这等云天高谊，还不知何时可以报还呢……”唐康急忙惶恐的道：

“公子，公子，你老这是说那里话来？‘大飞堂’与公子的情深厚义岂是能以任何字眼形容的？而公子对我‘大飞堂’的恩典提携，又是如何浩大广宏？假如没有公子，我‘大飞党’早已散了毁了，又岂能留存至今？我们对公子的这一点区区效劳，只怕尚及不上公子对我们所赐恩德的百分之一……”拈起一片枯叶在手里捏碎，君惟明笑道：

“好了，唐康，我们不谈这些了；我再问你，你们这两位潜伏进去的弟兄可曾传回来什么重要消息？”

立刻兴奋起来，唐康低沉而有条不紊的将他们这些属于里所得到的童刚那边的秘密计划说了出来，但是，君惟明却有些失望了，因为，这些消息几乎全是他都已知道了的；或者由方青谷安排的眼线传回，或是由曹敦力透露，或是由在刀子庄里遇上的穆厚说，或是那昨夜才率众投来的田朴所言明，差不多唐康他们所得的内幕君惟明也全晓得了，有个一两件不同的，也都是些泛泛之事，于是，君惟明皱着眉道：

“唐康，你所告诉我的这些消息我大多早已知息，不过，余尚文只凭两个人的力量能探查到这么多秘密，也算相当不简单了，他们干得很有成效……”唐康惭愧的道：

“公子，我们费了这么多功夫，所得悉的一些消息，却还没有公子所知道的多，真是汗颜……”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然——”他一笑又道：

“我的消息来源大半来自我的一干旧属，这是我便宜之处，因为我到底比较和他们接近，再者，我们用的方法不同，你们派人卧底，我却用劝反手段，当然，我的法子直截了当，但却没有你们的计划效果长了……”唐康苦笑一声道：

“公子，我觉得我们的收获比起公子的成效来毫不见多，不过，至少我们总算证明了一件事……”君惟明道：

“那一件？”唐康低沉的道：

“就是证明那童刚的确包藏祸心，阴狠毒辣，卑鄙龌龊兼而有之，并且，我们也更肯定了姓童的对公子的遭害有着牵连！”用力点头，君惟明道：

“很好，这就是你们一番苦心后的代价了，而这个代价，唐康，比诸任何秘密都要来得有份量！”忽然，君惟明又若有所思的道：

“对了，我昨夜潜进‘铁卫府’中之时，怎的没见，也没聊到有人提起那个叛逆雷照？”呆了呆，唐康惊道：

“原来公子你们昨晚也是在‘铁卫府’？”笑了笑，君惟明道：

“不错，罗昆就是在那里带的伤，我们昨夜把‘铁卫府’闹了个天翻地覆，一直到今早才突围出来，跑到这里……”一侧，曹敦力也接口道：

“我就是在这一次横了心，跟着公子一道投过来的，昨晚上可把‘铁卫府’整得人仰马翻，鸡飞狗跳了……”睁大了眼，唐康呐呐的道：

“公子，这样以寡犯众，轻从搏敌，不是太过冒险了么？‘铁卫府’中，如今可是高手如云，势大力雄呢……”淡淡一晒，君惟明道：

“我不是又好端端的出来了？”舐舐嘴唇，唐康又是担心，又是庆幸的问：

“但是，公子，为了什么你老昨晚要进‘铁卫府’呢？”君惟明表情严穆的道：

“为了到‘血牢’搭救‘红豹’衣彪。”下意识的觉得有些不妙，但唐康却忍不住问：

“可救出来了？”君惟明惨然一笑道：

“衣彪自绝了……”怔愕了一会，唐康不安加上忐忑的移了下屁股，嗫嚅着道：

“不知……衣兄为何如此？”君惟明徐缓又悲怆的，将他夜来潜进铁卫

府中的经过说出，一直讲到他们来到眼前的这片林子时为止，未了，他又沉重的道：

“现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陷害我的仇人不是别个，就正是童刚那狼心狗肺的畜生！衣彪的死，只是我与他之间的血债又加深加厚了一笔，是这一笔笔的债我会用更为残酷的方法一笔笔讨，我将叫他辗转哀号，呼天唤地，我会叫他生死不能，如沦地狱……”虽然答案早已明白，但唐康却仍然免不了心惊胆颤，他愣愣了好半晌，才嗔目切齿，虬髯竖立的道：

“公子，果然是他！果然是他！我们全没断错，全没冤枉他！公子，这衣冠禽兽绝对不能轻饶！”君惟明双目中煞气隐现，光芒带上，连面容的颜色也微微泛了青白，他狠毒的笑了起来：

“轻饶，唐康，你放心，我会叫你们看着他最后是个什么下场，而只要你们看了，你们便终生不会忘怀！”牙齿“咯”“咯”一挫，他又冷酷至极的道：

“不但他，他的帮凶，同路人，支持者，除了我已许诺过可以宽容的，其他，没有谁会有侥幸，没有谁能得到怜悯，他们全将用他们的生命来偿付他们这有心的过失，用鲜血来洗净他们的罪恶，唐康，你们等着，不会太久了，这一天即将到来！”

唐康沉重的恭聆着君惟明所说的话，而他可以从君惟明仇恨的言语中体会出那内心深处的愤怒，从君惟明的嗓音颤动里发觉到他流循血液中的咆哮，从君惟明凄厉的眼神内，看出他魂魄的抽噎，从君惟明切齿的唇缝里，了悟他精神上的难辛负荷，而这一切综汇成的是一片无比的激昂，至极的凄怆，不可名状的悲痛与难以言喻的愤恨，像一堆熊熊烈火，在烤炙着君惟明的心！

颤抖的，唐康道：

“公子，公子，你老暂且息怒忍悲，切莫伤痛过度……正如你老所说，复仇雪耻的一天，不会太久了……姓童的恶贯满盈，他必将遭报的……”长长吸了口气，君惟明苦涩的道：

“我太激动了是吗？”唐康沉重的道：

“任谁处于公子今天的情景中，也都会这样子的……”默然一啜，君惟明低缓的道：

“每一提及此事，全像刀绞我心，箭穿我腑……这等滋味，就算魂魄泣血，怕他不过如此的了……”唐康志忑同悲的低叫：

“公子……”用力摔摔头，君惟明苦笑道：

“别担心，唐康，我很好。”惴惴的，曹敦力从旁边双手律过水囊，小心的道：

“公子，你老喝口水，歇会吧？”君惟明饮了两口囊中水，将水囊还给曹敦力，沉沉一笑道：

“没有什么……”这时，唐康挨近了一些，悄声道：

“公子……有一件事，我不知该不该请示一下……”君惟明淡淡的道：

“说吧，不要紧。”干咳了两声，唐康呐呐的道：

“如果，呢，公子，我问错了，你老可以斥责我……”君惟明平静的道：

“你说。”咽了口唾液，唐康结巴着道：

“公子的未婚妻费小姐，与公子的胞妹二姑娘……可是……可是真个……背叛了公子？”悠悠的，君惟明语声如雾，带着难以形容的凄郁及怅茫：

“不错……她们也是这样了……”嗓子里像撒下了一把沙，唐康暗哑的道：

“公子……待她两人……如此情深义重……她们竟然这般不顾人伦纲常……恩将仇报，这……这不是太也……太也在卑了么？”长叹一声，君惟明道：

“唐康，一个人只要罔顾自尊，迷失灵魂，抹杀天良，抛弃羞耻了，这个人就与禽兽无异，任什么丧天害理的罪恶全能做得了，又何在乎这‘欺败伦常，恩将仇报’八个字呢？……”唐康喉头哽塞着激动的道：

“这……这真太丑恶龌龊了……这还能算是人么？”双颊痉挛了一下，君惟明痛苦的道：

“有人为了我而不齿我昔日所爱的人……这感触……唐康，实在过于悲楚……但你说得对，骂得对……她们，的确已不算人了……”沛然一惊，唐康惶恐的道：

“我……一时激愤……出言无状……公子，万乞你老恕过……”君惟明和煦的道：

“你说得并无错处，唐康，我一丁点也不怪你，一个敢言的人，才是真正有道义感的人……”目光有些晦涩，君惟明又落寞的道：

“我常想，唐康，人生不是太过玄妙了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也太繁杂了么？什么才真实的呢？什么才是坦诚的呢？要如何才能赤裸裸的将人心结在一起？要如何才能使人的头脑里变成一片圣洁永无邪恶？”他抬头悠悠望着半枯萎的枝丫隙缝上的缥缈云空，沉缓的道：

“就有如青天一样的莹碧，浮云一般的皎白……又那么旷远，那么实在，那么单纯得令人心怡……”唐康感动的道：

“公子，有些人，有些事，是像这样的，譬如说，我们对你老就没有丝毫隔亥，没有一点邪异……”哑然笑了，君惟明轻轻的道：

“我相信，唐康。”唐康低沉的道：

“公子，人活着，总有道理，而人生也有它完美的一面。”君惟明颌首道：

“我也相信，唐康，所以我至今不舍死去。”于是，唐康笑了，他改变话题，道：

“公子，你老方才不是问我，那雷照怎的不在府中么？”“哦”了一声，君惟明道：

“我是问了，为什么你们可知道？”一挺胸，唐康道：“公子，我好得意！”君惟明迷惘的道：

“为什么？”唐康笑道：

“至少，我们得悉的一些秘密中，也有公子所不知道的事哪，这使我们感到一番心血尚未白费！”微微一笑，君惟明道：

“你说吧。”唐康清清嗓子，道：

“公子，雷照这厮我们也看出他是背叛了你老，否则，为什么你老的一于旧属大多不事二主纷纷脱离，他却甘为童刚所用？”君惟明斩钉截铁的道：

“他确是叛徒！”唐康立道：

“说对了，公子，在你老出事之后不久，雷照受到沐猴而冠的童刚的高封，官拜铁卫府总执管……”君惟明道：

“这件事我晓得。”唐康接着道：

“但是，就在他接任总执管一个多月之后，却突然在一天夜里得了半身

不遂之症，如今被童刚送到‘千霸堂’后面的‘小溪精舍’养病，并派上哨卡严厉防守着，听说雷照是右半边身子全瘫了，非但无法行动，连讲话都十分吃力，一天到晚都深居精舍之内，很少有人能看到他！”怔了一下，君惟明随即叹道：

“这就是报应了，冥冥中自有因果循环的……”他吁了口气，又道：

“唐康，雷照素来身体强健；无痛无病，而且还有不俗的内功底子，年纪也并不大，他怎么会忽然得了这种瘫痪之症的？据我看，只怕是童刚下的毒手吧？姓童的一定深恐雷照持功自傲，不受节制，又防他嘴巴不牢，才走了这一步狠棋，是也不是？”唐康笑道：

“是否乃童刚下的毒手，我们还没有拿到证据，而这件事童刚又极端保密，除了有数几个人之外，根本其他的人就不知道，我们得到消息是从那个充任伙夫头的卧底弟兄传回来的，他碰巧有一天被派去给雷照送饭……”沉吟着，君惟明道：

“我看十有八成就是童刚干的好事，要不，他又何必这般鬼祟？不敢让别人知道？”顿了顿，他又道：

“而且，雷照早不瘫晚不瘫，就正在他背叛了我帮助童刚篡夺我的基业后不久就瘫了，这不也太凑巧了么？”唐康点头道：

“看样子，姓童的是在施展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手段，学着前汉武帝的招宴杀功臣了呢！”哼了哼，君惟明冷然道：

“雷照这叛徒贼子乃是罪有应得！”他双拳猛握，再狠狠的道：

“但是，他罪孽之深，就这一点惩罚还嫌太轻！”唐康小心的，道：

“公子，这雷照——还须整治他么？”

第五十四章 得失叙往

君惟明断然的道：

“当然！”迟疑了一下，唐康道：

“其实，姓童的何必弄得他要死不活的？干脆一下子将他毒死了不更来得爽快利落么？”君惟明静静的道：

“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下子弄死了雷照，万一走漏了消息，童刚又如何向人圆说？他留着雷照，也不过等于留着一具行尸走肉而已，于他既无损伤，更有籍口说词，当然便留着他了——或者，他说不定对雷照也多少有点怜悯之心，再怎么讲，雷照总算他那阴谋行动中的功臣之一！”唐康摇摇头道：

“我不信姓童的尚会有一丁点人心！公子，还是你前面说的那个道理比较可能些，老实讲，一个不念旧主，见异思迁的叛徒，他的新主子又如何会信得过他？”轻啜一声，君惟明道：

“雷照可以说咎由自取，罪无可恕，‘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他说正是如此了！”唐康也感叹的道：

“所以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话可是一点也错不了的，有些事情，失误了尚可补救改正，有些事情，却只能有错一次的机会，只要弄砸弄岔了，这一辈子就永别想站起来啦……”忽然，曹敦力的面色有些苍白，他喃喃的

道：

“公子……呢，我可不算叛逆吧？”君惟明凝注着他，低沉的道：

“你当然不算，曹敦力，你与那雷照不同，他是背主弃义，甘沦苦海，自附于恶魔掌爪之下，而你却正如与他相反，你乃抛舍邪异黑暗，投向光明，做一个不趋炎，不畏势，维公理，维纲常的正直之人，你们二人相较之下，几有天渊之别，又怎么能混为一谈呢？”唐康也立即接口道：

“是呀，你们两个，一位是由善变恶，自甘沦落，一位是由恶向善，洗心革面，可谓全然迥异，其意义亦自就大不相同了……”他顿了顿接道：

“曹兄；看一件事不能只观表面，尚得深究它中间的内涵才是！”君惟明伸手拍拍曹敦力的肩膀，挚诚的道：

“你放心吧，曹敦力，我不会亏待你的，雷照与你的遭遇将是两个鲜明对比，奸佞小人的手段永远与堂堂丈夫的行为是相反的，童刚残害他的走狗爪牙，乃是因为童刚身便所为不正，曲理丧德，他的举止自也是卑鄙及阴毒的，又怎能与我相提并论？曹敦力，你记着，回头向善的人与甘坠罪恶的人，其后果是必定两样的，否则，这世上岂不就也太混朦不明了？”宽怀又感激的展开了笑颜，曹敦力忙道：

“公子与唐兄说得是，我……呢，我方才是一下听到那‘叛逆’两个字，心里不知怎的有些发了寒……”君惟明笑道：

“如今，你大可不必发寒了……”这时，唐康又吩咐手下弟兄取出干粮来，将就着与君惟明等人分食了，并另派专人侍候着罗昆，一边吃着，他边歉然道：

“奔驰在外，加上地处荒僻，公子，这些粗食太也委曲公子了……”淡淡一笑，君惟明道：

“不用客气，这样已经很好；江湖中人，理该能以吃苦耐劳才是，你大约不知道我遭受的折磨比起你们来还多得多呢。”他咬下一小块烙饼，在口中咀嚼着，又道：

“就以这次我中计遭难为例吧。”

简单而明确的，君惟明把他如何受到童刚咬使马白水与金薇等人诸害他的经过与他事后脱险的始末讲了一遍，说的人语声平静而悠远，听的人却全惊疑不定，乍忧乍喜，一直等君惟明说完了，大伙才暗暗松了口气！

唐康不由以手抚胸，宽慰的道：

“公子这次得以出险，真是皇天保佑啊！”君惟明笑道：

“当然，其中也确实靠了一些机运及侥幸……”突然，唐康记起了什么似的看着君惟明，他惊疑不定的道：

“是了，公子，我记起了一件事——就在公子出事的当晚第二天，我们一共十四个人便奉了当家的火气谕令进到南松城的‘悦丰钱庄’谒请公子，但却没有见到公子踪迹，钱庄里的，一位弟兄说不知道公子到那里去了，我们焦急之下，便在暗一商量后开始分路寻找公子行踪——”君惟明吃吃笑了，道：

“后来，你们‘搏龙六绝’哥儿们便一直顺着城北打道往前赶，就在超出四五十里地的当儿，即在一片路旁的疏林边发觉了一拨江湖朋友，他们中间，另还有一辆双辮马篷车……”大大的一震，唐康急切的问：

“正是，公子却真的知道得如此清楚？”君惟明大笑道：

“我还知道你们停下马来攀询，更知道和那个答话的标致妞儿开过几次

玩笑，吃了吃人家的豆腐呢。……”越发惊疑迷惑得无以复加了，唐康焦灼又满头雾水的道：

“但，公子，这些事你老为何全知道？莫非你老也正在附近么？”君惟明眯眯眼道：

“我就在那辆马篷车里。”唐康怪叫一声，整个人全跳了起来，他大瞪着一双牛眼，好半晌才又是悔恨又是自怨的猛力跺脚，一边用手敲着自己额头，边懊悔的道：

“该死该死，公子，我们真是该死，完全是一群饭桶！一群白痴！老天，公子近在咫尺，竟就那么糊里糊涂的错过了，一着失误，却坏了多大的事？更为公子增加了多大的苦难？公子，我们……简直混帐无能到了家……”此刻，唐康身后一个手下忍不住脱口道：

“可是！公子老人家为什么在马篷车里不呼叫呢？”望着那张粗犷却迷惑的面孔一笑，君惟明和气的道：

“当时身染剧毒，浑身虚软，加上重缚相加，口中塞满破布，兄弟，你叫我怎么个呼叫法？”如此一说，那名发问的“大飞堂”汉子不由脸孔一红，讪讪无语，唐康回过头去狠狠盯了他一眼，惊道：

“真他妈是个猪头三！就凭你想到的事情，公子还想不到么？这还用问上一问？”君惟明一笑道：

“不要骂。”唐康沮丧的摇摇头道：

“可悔死我了，公子，如果那一天能够发觉公子，这以后的许多麻烦不就都省掉了？”君惟明淡淡的，道：

“怪不得你们，大约，我命中该遭此一劫吧！”带着一抹自嘲的笑意，他又道：

“或者朱白水他们那批人也该命中注定难逃此劫呢……唐康呐呐的道：

“总也是我们太过粗心大意，没有想到这些人骨子里有鬼……主要的，我们根本便没朝公子会遭到暗算的这一层去想……在我们以为，谁还能谋害得了公子呢？假如那时有谁，这么告诉我，我准以为他是发了疯，迷了心啦……”君惟明微笑道：

“你们把我捧得太高了，唐康，须记住天下永远没有屹立不倒无往不利的英才，他会有许多敌人——无论是自然的抑是人为的，他将不能称维道霸主终恒，因为，英才也好，俊彦也好，却也是肉体人身啊！”轻轻点了点头，唐康道：

“虽是公子如此说，但这件事若叫我们当家的知道了，公子，只怕我们就要吃不完，兜着走啦……”豁然大笑，君惟明道：

“放心，我不会说的。”双手抱拳，唐康有些腼腆的笑道：

“如此就多谢公子了……”顿了顿，他又悄声道：

“公子，那个出头和我们答腔的女子，可就是‘红蝎’金薇？”君惟明笑道：

“不错，怎么样？生得还蛮标致吧？”长满了络腮胡子的脸孔不觉一热，唐康尴尬的道：

“很美……出落得一朵花似的……不过，就是厉害了点……”吃吃笑了，君惟明道：

“这才够味道呀。”唐康陪着一笑道：

“如今她已站在公子这边了？”君惟明道：

“是的，而且还把她金家的力量搬了出来帮助我……老实说，这女孩子不错，敢做敢为，不扭捏，不矫情，还相当重道义！”看着君惟明，唐康笑得有些古怪的道：

“公子对她印象很好？”君惟明直爽而坦白的道：

“当然。”他盯了唐康一眼，眉梢子扬了扬，又道：

“唐康，你们当家的新夫人我尚未拜见过，她是个什么样子？你给我说说看？”唐康舐舐唇，道：

“夫人大约三十刚出头吧，十分秀丽端淑，娘家是‘顺子集’的富户，如今只剩下一位老母两个幼弟了，夫人的父亲业已仙去，她禀性纯孝，一直侍奉高堂，照拂幼弟，是而也担搁了自己的佳期，到了花信之年才嫁与我们当家，为了勾她，当家的还着实费了不少心血，上次，我们赶到‘南松城’，就是专程奉令去敦请公子前来为当家福证的……”笑着点头，君惟明道：

“这样说来，你们当家的这老风流竟还娶了一位黄花的大闺女呢，真是艳福不浅了！”唐康亦笑道：

“所以当家的自从成亲之后，一干侍妾全然遣散，也再不到花街柳巷去风流了，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陪伴夫人……”君惟明感慨的道：

“关老九也应该如此了，大半辈子的生活亦够惊险劳累的，他须要有个正式的家，温娇的妻子，在精神上也好有个寄托，尤其是我这新嫂子，她能以一个富家千金的身份下嫁给老九这种草莽人物，年岁更还差上一大把，可以说相当不容易啦！唐康，你一定知道，江湖上的环境和一般百姓们的生活习惯是颇不斟酌的，而新嫂子不顾这些毅然许身，这胆识与情义也就够令人钦佩的了！”低沉的，他又道：

“我颇遗憾没有参加老九的佳礼，也只好补礼道贺了……我想老九伉俪一定不会见怪吧？”唐康忙道：

“这是自然，公子，为了你老的意外，我们当家的内疚来不及，又怎会见怪呢？公子，你老倒是什么时候去总堂里与我们当家的把晤？当家的连头发都快要白了！”沉着，君惟明道：

“你们总堂，隔著这里并不远……”

第五十五章 古庙魅影

唐康殷切的道：

“是啊，加点劲赶，一天的时间便可抵达了……”君惟明点点头，道：

“好，我等你们回来之后一起去，我也迫不及待的想和关老九见见面了，还有舒云这小子！”唐康兴奋的笑道：

“我们当家的及舒老哥只要看到了公子，恐怕就会欢喜得连眼泪也能流出来，他们正望你老，简直可以说魂萦梦系，两眼欲穿……”喟了一声，君惟明道：

“这次重会，可以算是生死两转，再世为人了，大家的感触一定与往昔不大一样……”略一沉吟，唐康道：

“公子，依我看，你老何不如偕同我们一道前往长安城外三里处的那个荒村破庙？一则避免了在这林子里的枯候，再则，你也正可问问老余一些消息，

今夜刚好轮到老余出来与我们会面！”曹敦力在一旁也怂恿着道：

“可不是，公子，我们几个人在这里干熬着等他们也实在无聊，况且，今早童刚他们在‘千霸堂’的会商内容说不定那位余兄能探悉清楚告诉我们，这件事十分重大，我们急须知道……”笑了笑，君惟明道：

“不过，我怕余尚文无法探悉这次会商内容的可能性比较大！”曹敦力愕然道：

“公子，何以见得？”冷静的，君惟明道：

“余尚文潜伏进去的当儿，他的靠山是‘无情马面’卓斯，卓斯若是未死还说不定多少可以透露点秘密给他，如今卓斯业已丧在我们手中，余尚文刺探起消息来恐怕就困难多了，更何况是这样重大的机密？”连连点头，唐康道：

“公子说得对，但何妨一起去看看，或者有个意外也不一定！”君惟明考虑了一会，低沉的道：

“从这里到你们堂口怎么走法？”唐康忙道：

“从此地到我们堂口，等走完这片荒野，然后转上一条驿道，朝‘金牛坪’的方向走，大约须要一天多一点的光景，因为仅是走出这片荒地便须两三个时辰才行，等于绕了一个弯子，如果从长安城外的驿道去，再拐小路，至多一天也就到了。”

“我们是昨天使出来的，先到前面的‘范镇’办了点事，才趟进这片荒野，顺着这里指长安，‘范镇’那里有我们的一家赌馆，亦是每七天收一次帐，所以我们遭出来，收帐加上收取消息，两端子事并在一起办了，是而每次全经过这里，回去的时候，大多沿着驿道走段再拐小路的……”哦了一声，君惟明道：

“如此说来，由这里走还远了一点，在长安住了这么久，这片荒地我却还是第一次来……”望望天色，唐康道：

“公子，还是我们一道去吧？”君惟明道：

“但是，罗昆负伤在身，恐怕不适宜随行！”唐康忙道：

“这不愁，公子，我可以先派人送他回去！”君惟明想了想，毅然道：

“就这样办，唐康，你们两名弟兄护送罗昆先回堂口，另外，再派一个人兼程赶回‘朝凤山’‘入云台’的‘刀子庄’，去通知那里的金老爷子一声，就说我已安然脱险，现在正往你们堂口去，要再迟两天才能返庄，给他们说清楚了，也好叫大伙放心！”唐康匆匆站起道：

“遵命，我这就去交待！”唐康转身调遣去了，君惟明侧首向曹敦力道：

“曹敦力，你是先到‘刀子庄’呢，还是跟着罗昆回‘大飞堂’？”曹敦力急道：

“不，公子，我要随着你一起！”君惟明微微皱眉道：

“我是担心到了长安附近，会有人认出你的面目来……”犹豫了一下，曹敦力固执的道：

“可是，这也总比放单了一个人安全些，公子，他们那边除了‘大飞帮’之外；其他的人认识我的弟兄不太多，我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了，赶到长安只怕傍黑啦，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怪异的一笑，君惟明道：

“既然如此，你就跟着我走吧？”曹敦力红了红脸，呐呐的道：

“公子……请你老谅解我的苦衷……我实在有些惶惊……若是吃童刚的人裁住了我，他们定然会用极端残酷的法子整治我的……”君惟明淡淡的看

了他一眼道：

“他们如果截住了我，恐怕将要用比对你更残酷百倍的法子来对付我呢……”曹敦力唇角抽搐了一下，怯怯的道：

“但是……他们很难胜得了你老啊……公子的这身本事，有几个人能困得住你？我就不同了，我压根无法与你老并论……”缓缓站起，君惟明一笑道：

“也罢，你跟我去。”曹敦力跟着起来，感激的道：

“多谢公子了……”

现在，已经有两名黑衣大汉将罗昆小心翼翼的抬到了马背上，其中一个也跟着翻坐于后，几乎是拥抱一样自罗昆两腋下抱持着他，另一名大汉则独骑跟随，君惟明没有说什么，便挥手示意叫他们先行了。

之后，君惟明又详细的将“朝凤山”“入云台”的“刀子庄”所在解说给这一个“大飞堂”弟兄听，直到他完全记住了，君惟明才放心令他离开。

看看一切舒齐了，唐康定上来道：

“公子，我们也该上道啦！”君惟明颌首道：

“好，走吧！”

唐康命人牵过两匹健马来，马儿的原来主人便只得与其他的同伴挤一挤了，君惟明与曹敦力上马之后，在唐康的领路下，一行十余骑立即泼风似的往前赶去。

此刻，天色已是过午好久了。

十余骑在崎岖起伏的荒野上奔驰着，直向长安的方向去，只听得蹄声急剧，紧密沉实，迎着风，飘着衣巾，两旁的景物在马儿的奔腾中全迅速朝后退去，而长安城，也就一点一点的接近了。

在前带路的唐康，这时回过头来大声道：

“公子，路颠吗？”君惟明笑道：

“我比你还习惯，多少年来，可以说大半的日子是在马鞍上过的！”紧握缰绳，唐康道：

“对了，公子的那匹宝马‘雪中火’在这次出事后也丢啦？”君惟明神色阴黯了一下，苦笑道：

“是的，我委实痛心……”唐康呛了口风，他急忙用手捂嘴，又道：

“派人去找了没有？”君惟明点点头道：

“早派人去找了，只是至今尚无消息……”唐康赶忙道：

“公子，龙驹忠旧主，而你老的那匹宝马更是不会叫第二个人骑上鞍去的，你老放心，终究也会找到，何况，那‘雪中火’的名气又大，只要是道上跑跑的，任谁也晓得那是公子的坐骑，没有几个人有胆量敢于乘坐……”叹了口气，君惟明道：

“也希望是如此了……”

一路上边谈边驰，十匹马全是放力狂奔，在这荒僻的野地里就象是一团云在滚，飞扬的尘土里，时光消逝；而天色渐晚，前面，已可以望见大长安的万家灯火在明灭闪动了！

缓缓的，他们放慢了奔速，马头不往长安去，反而调转向外的位置，现在，大伙全寂然无声，顺着一条弯曲的小路朝前进。

夜幕低垂了，秋日苦短，就这一阵子功夫，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四周景物全是一片朦胧，极目西望，也只有大地的尽头还留存着那么一抹混沌的

朱紫淡晕而已；寒风，开始打着呼哨由原野中钻袭人们的衣缝了……

斜侧着面对长安城，约有三里左右，有一片冷寂寂，穷兮兮的荒村子，围绕着村子的是一些零乱散植的青竹丛，村子倚着层叠的山麓，没有多少户人家，贫脊的庄稼地上种着杂粮，村子上，在那竹林的深处，有一座残败破落的山神庙，庙顶也已坍塌了小半，蛛网尘封，烟火凋零，衬着颓废的庙墙与蔓青枯黄野草，这地方可确是荒僻凄凉。

悄无声息的，君惟明一行人来到了这座破落的山神庙里，他们将坐骑隐藏好了，四周又派上暗哨，这才由唐康陪同，几个人静静进入庙殿正堂。

望着香案后破烂烟黄的布幔下的斑剥山神塑像，君惟明不由也为他老人家的备受冷落寂寥而叹气，在这正殿里，抬头可见天光，冷风刺骨，夜色如冰，加上庙堂中的黑暗阴沉，就越发更有一股令人毛发悚然的恐怖感觉了……。

在香案神台之旁，唐康早已有备的将他携入的一方毛毯摊开铺平，又将一侧的残缺木栅推到边上，然后，他请君惟明与曹敦力坐下，自己再把两名随入的手下安派了，这才回来坐在一旁。

左右前后看了看，君惟明小声道：

“唐康，这地方隐密固是隐密了，但却阴森得紧，也亏，你们怎么找得着的……”唐康轻轻的，笑道：

“是老余自己在一个偶然的发现中发现的，别看这‘半麻子’，脑筋却转得相当快！”鼻腔中呼吸着那种腐朽晦霉的味道，君惟明不由暗中皱了皱眉，他朝前俯了俯身，道：

“约的是什么时候？”唐康忙道：

“入夜后的第一个时辰尾。”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嫌太早？”唐康笑吟吟的道：

“不算太早，他们这一来一回，再加上在此地的耽搁，返抵‘铁卫府’时，往往已近初更了。”君惟明慎密的问：

“不会启人疑窦么？”唐康低声道，

“当然不会；否则，岂不就是拎着脑袋在玩命吗？”计算了一下时间，君惟明道：

“现在估量，余尚文也快来了。”抬头看看夜色，唐康道：

“快了……”一边，曹敦力忽道：

“公子……”君惟明“嗯”了一声，道：

“什么事？”曹敦力有些忐忑的道：

“怎么我……觉得有点惶惶不安？就好象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一样，心里头老是惴惴的……”唐康先笑了，他接口道：

“一定是这里的气氛使你不习惯，有点阴沉沉的，是么？我前两次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但如今却不觉得什么了……”迟疑着；曹敦力涩涩的一笑道：

“不光是这里的环境叫我发毛，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宛如……黑暗中有些什么看不见的邪恶向前侵袭一样……”君惟明冷冷的道：

“有些不祥之感？”曹敦力点点头，呐呐的道：

“是的，我后颈窝的汗毛全竖立了……”君惟明咬咬唇道：

“是这样么？”曹敦力肯定的道：

“一点不错！”唐康失笑道：

“曹兄，会有什么麻烦呢？在这里是再安稳也没有了，我们的对头不会

找到此处来的……”沉吟片刻，君惟明镇定的道：

“不然，唐康，我十分相信这种冥冥中奇异的预感，曹敦力既是有些感觉，便不妨加以注意，我们还是小心点好。”怔了怔，唐康疑惑的道：

“不会有什么意外吧？”君惟明站起身来，静静的道：

“希望不会，但我们却须准备，观在，曹敦力，你掠上屋梁隐伏，唐康，妮便坐在这里等候——”抬头看了看，君惟明又道：

“我便上那庙顶残破的瓦洞边隐身。”说着，他催促著曹敦力先掠至梁上伏下了，然后拍了拍唐废肩膀，沉声道：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唐康，莫以为往昔几次的平静无事而存侥幸，你多注意了！”

有如轻烟一抹，君惟明也倏然射向屋顶坍塌的瓦面上，这里，只剩唐康独自坐着，他还不大相信的在那儿频频摇头。

时间，在一片静寂中缓缓过去了……

远处，有狗吠，有不知名的夜鸟在啼叫，有风声横掠，有野草竹林的簌簌颤动，这荒衬破庙的夜，好阴森凄凉。

忽然——

一阵轻俏迅疾的步履声由远处隐隐传来，间或夹杂着衣袂飘动声与修篁杂草的扫擦声，很快的向这座破庙之前移近。

于是，一声短促却尖锐的呼哨突响又沉。

同样的，来人也撮唇发出一声呼哨，紧接着，在庙墙坍塌的阴影里奔出一名“大飞堂”的弟兄，他胡来人低声问：

“余大把手？”那条黑影点头，沉着嗓门道：

“我是，这遭是谁来了？”这名大汉躬身道：

“唐大把手和小的们一道来的……”来人吁了口气，又回头张望了一下，小心的道：

“在里面么？”这名大汉恭谨的道：

“在。”那人叮咛道：

“最近风声很紧，你们放哨把风要多留点神！”

大汉唯唯答应，来人一挥手，匆匆往庙堂中奔进。

在黑漆一片的正殿中，唐康早已等候着来人了，那人甫进来，唐废已经看得清楚，他低声招呼：

“老余，这边！”

稀疏的星光微映下，可以隐约看出来人是个四旬上下，黄皮寡瘦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袭灰袍，而这袭灰袍罩在他那瘦削的身杆上却显得太也宽大了，有些轻飘飘的不着力。

这人一张面孔冷板阴沉，细眯眼，长鼻薄唇，左半边脸颊上还布满了不少细小黑褐色凹痕，他的唇角不住撇动着，右手上执着一根熟铜旱烟杆，烟袋锅却是白钢的，有拳头那大，垂挂在烟杆上的烟包也是一枚沉重闪亮的锤状铜盒，只要是练家子，一看即知他这柄吞云吐雾的玩意，真用在过瘾的时候少，主要大约全当做是一件武器来使用了……。

不错，这人就正是潜入“铁卫府”中，在“大飞帮”“墀坛”表面当管事，暗里作内应的“大飞堂”十二位“大把手”之一“一道闪”余尚文！

一听到唐康的声音，余尚文马上奔了过来，唐康迎上，一把握着他的双手，亲热的低笑道：

“老余，又他妈的快半个月不见你了，怎么样，还痛快吧？”余尚文唇角撇动着，冷板板的道，

“痛快个鸟！就差一点和坐进大牢一个熊样了！”吃吃笑了，唐康道：

“为什么？”哼了哼，余尚文道：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消息，老唐，君公子果然没有死！昨晚，他已经在‘铁卫府’出现了！”唐康忍着笑道：

“真的么？”没有自己预料中的惊异反应，余尚文不觉纳闷的看了唐康一眼，他又沉沉的道：

“当然是真的，这种事还能骗人哪？昨晚上君公子与另两个同伴一起潜入府里，目的地大约是准备搭救关在‘血牢’中的‘红豹’衣彪，但不知怎的却破了牢没有救人，衣彪他们一共十六个，事后却死了一半——都是自绝及受的折磨太重而在当晚死掉的；虽是如此，昨晚‘铁卫府’亦叫君公子几个哦闹了天翻地覆，伤亡狼藉，连‘白发银眉’官采与‘大飞帮’的帮主‘白虎’刁忌都带了伤！”

“这还不说，守在前府的一千公子旧部近五百人也全在一夜间逃了个精光，不知所去，‘大飞帮’的‘五雷堂’堂主曹敦力也不晓得中了什么邪跟着公子倒了边，一道跑了，公子他们是今天早晨才突围出府的，看情形，公子上次的遭难，只怕十有九成是童刚在背后搞的鬼了，要不，公子不会一出来便朝着他开刀！”歇了口气，他又道：

“昨晚上姓童的不在府里，他到城外接人去了，但接的什么人我却尚未探听出来……”唐康故意问道：

“你的靠山老卓呢？”哦了一声，余尚文皮笑肉不动的道：

“你不问我还差点忘了提，老卓完蛋了，也是昨晚吃君公子摆平的，另外，他们‘大飞帮’的好手还叫君公子几个一连干掉好几十，这一下子，‘大飞帮’精英尽失，元气大丧，全在暗里喊了天啦……”笑笑，唐康又道：

“如此一来，你的后台卓斯归了阴，以后你的行动运转不就跟随着艰难了么？”余尚文唇角动了动，道：

“目前来说，是的。”唐康小声道：

“你今晚出来危险么？”淡淡一笑，余尚文道：

“其实那一次溜出来也都得担点风险，童刚对下面的人监视异常严密，只是，今晚上更紧得多……”唐康忧虑的道：

“你回去后不会出纰漏吧？”余尚文撇动着唇角，道：

“我出来的时候编造了一个很好的藉口，我想不会出纰漏的，而且我平常十分小心谨慎，至少他们还未曾怀疑到我头上来！”唐康吁了口气，道：

“这样最好，你不知道，老余，自从你和汤根寿两个人潜进‘铁卫府’卧底之后，大伙儿整日价全替你们捏着把冷汗……”抚了抚灰袍的前襟，余尚文低沉的道：

“没什么，我两人全能见机行事，会自己照应自己。”抬头朝君惟明伏着的瓦窟窿那边看了看，唐康道：

“老余，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摆了摆旱烟杆，余尚文道：

“什么事？”唐康神秘的一笑，道：

“说出来后，不管你大吃一惊！”余尚文懒洋洋的道：

“我可不是这么容易吃惊的人，你说吧，老唐，看看是什么大不了的消息？天开了，地枯了？抑是泰山上多叠了一座黄山？”唐康低声笑了，道：

“你不要耍他妈的嘴皮子，我便告诉了你吧，老余，如你所说，君公子他老人家是没有死！”“噗嗤”笑了出来，余尚文道：

“我就知道你他舅子的编不出句正经话来，君公子没有死的消息我在昨晚就知道了，方才还是我告诉你晓得的，如今你又说出来给我听，莫不成叫我果真吃上一惊？惊异你脑袋里灌满黄尿了？”凑近了点，唐康压着嗓门道：

“君公子没有死，而且，他就在这里，在我们头顶的瓦面上伏着！”

猛的张大了口，睁圆了眼，余尚文愣愣的看着唐康，连他习惯性的撇动唇角也忘记了！

阴暗中，唐康的一口白牙闪泛着微微的磁光。他愕然道：

“你，老唐，不是骗我吧？”唐康悄声道：

“我骗你我就是你养的！”连忙抬头张望，余尚文急切的道：

“怪了，公子躲到上头去干什么？老唐，你还不快将公子请下来，也好容我拜见一番哪！”一捻虬髯，唐康道：

“我还道你真是沉得住气呢，却不知也和我们是一个鸟样，看你急得就好像尿要撒到裤裆里似的！”轻推着唐康余尚文忙道：

“快点嘛，老唐，你卖的什么关子嘛？我要谒见公子一下，可有好多日子未曾看着他老人家了！”于是，唐康抬起头来，朝着君惟明隐身的瓦面破口低呼：

“公子，公子，余尚文来了，没有什么事情，下面一切都很平静，老余就叩见你老呢……”在那屋顶的破口边，君惟明露出半张脸来，轻沉的向下招呼：

“是余尚文么？”踏前一步，余尚文上身仰起，双手抱拳，恭敬的道：

“是我，公子，公子，你老……好么？”瓦面上，君惟明洒逸的笑了，他道：

“好得很，尚文，托你福了。”余尚文又是惊喜，又是兴奋的道：

“公子，你可让我们记挂惨了，我们大伙儿全以为今生今世再也无缘重睹音容，恭聆教训了……公子，真是天可怜见啊……”吃吃笑了，君惟明道：

“你先别激动，尚文，多谢你们各位如此看重于我，我这就下来与你好好聊上一聊——”

但是，就在君惟明语音还留著一个尾韵，就在他的身形刚刚移动了一点的瞬息，破庙外面，一声令人毛发悚然的惨号已划过寒夜的冰冷空气，那么颤生生的传了进来！

荒山、寂晚、古庙，这情景已够恐怖阴森的了，再突然加上这声惨叫，就好象一只魔手骤而抓住了人的心脏，一柄尖锥蓦地刺破了人的耳膜，猛古丁里，大伙几乎连血液也下凝冻了！

君惟明的反应快速无比，他立即伏身不动，同时低促的叱道：

“余尚文伏下，唐庚到殿门看动静，但切记莫露身形！”

两人的行动也是够稳练利落的了，余尚文马上伏到香案之旁，唐康则一个箭步冲到庙门一侧，屏着气，仔细的朝庙外搜视。

忽然，又是一声尖嚎传来，这声尖嚎却比较短促，扬起即沉，却带着一缕痛苦的呻吟及喘息余音，逐渐寂然。

咬牙切齿的朝外面搜寻着什么，唐康的一双眼全红了，他又急又怒的四周察看，但是，夜色太浓，竹林太密，除了在黑暗中隐约地形轮廓，唐康是任什么也没有察觉……

夜风如泣如啸的吹拂着，竹林子在哗哗的摇动，周遭寂寂，破庙幽幽，充斥在空气中的是一片沉静，没有一点异样，没有一点征兆，一切全如先前，就好象那两声惨叫根本就未曾发生过一样！

额上有隐隐的冷汗泌出，青筋暴起，唐康瞋目一再查看，倾耳一再聆听，除了风声竹响，就只有他自己沉重的呼吸声。

这时——

那两名早先埋伏在殿侧的大汉亦已悄然靠近，其中一个蹙着嗓子道：

“大把手，可要我们出去看看？”一挫牙，唐康低吼道：

“谁叫你们过来的？混帐王八蛋！记住，今晚上这场仗没有你们的份，情况似是十分险恶，你们给我好生藏着，没有吩咐不准现身，好了，还不快快给我滚回原来的地方？”

这两个“大飞堂”的弟兄不敢多吭，马上乖乖的又朝各自原来守伏的所在窜了回去，而就在他们甫始窜回的一刹，庙墙左边，又有一声发自人类嗓门的闷吭窒息声突然响起：

“嗷——唔！”冷汗沿颊滚落，唐康在心中艰涩的念：

“第三个了……天……第三个了……”

香案旁，余尚文也听得清晰，他呼吸急促，惊怒交加，不觉微微长起身来，细眯眼睁得象要吃人！

屋顶破口边，君惟明冷冷的道：

“伏下去！”余尚文仰起头痛苦的道：

“公子……他们正在宰猪一样一个个做掉我们的人……我们就全挨着么？”君惟明毫无一点感情的道：

“敌暗我明，贸然冲出去定会遭到极大损伤，余尚文，你忍耐一下，用不了多久，我们即可捞本！”余尚文只得又伏身下去，但他仍然咬着牙道：

“我要剥了那些龟孙的皮……”瓦面上，君惟明并未闲着，他目光炯然四顾，半晌，低促的往下发话：

“尚文，我们已被人家包围了，对方来的人不少，我已经看见有几十条黑影在这座破庙的四周极快闪动！”余尚文震了震，急道：

“公子，看得出是什么路数的么？”君惟明静默一下道：

“不甚真切，但我想，除了童刚的那批爪牙，该不会有别人了！”余尚文面色苍白，冷汗涔涔的道：

“如此说来，公子……莫非是他们暗中缀着我来的？”上面，君惟明轻轻的道：

“难说，但如今这个问题已并不重要了……”又悔又恨又惊又怒，余尚文捶着胸道：

“该死，该死，我怎么这样糊涂，这般大意？”君惟明冷厉的叱道：

“你给我住口！”

正在此际——

冷凄凄，阴沉沉，黑黝黝的庙墙之外，一个暴烈而寡情的语声已忽然扬起：

“庙里的朋友们听着，你等如今已陷入我们的重重包围之下了，要活命的，双手抱头给我走出来，我可以答应你们从轻发落，否则，只要逼得我们动手，你等一个个将尸骨难存，死无葬身之地了！”

夜深人静，加上这冷清阴森的环境，那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全清清楚楚又冷酷生硬的传了过来，而隐约的，人们的鼻腔中便已经嗅到了血腥气息，身上的肌肉也不觉绷紧了……

这座破落的山神庙里，并没有任何反应，仍是一片死寂……

稍待了一会，在外面发话的那人似是愤怒了，他的语气变得更为粗暴，更为尖厉的道：

“希望你们搞清楚，我们乃是在给妮们留下一条生路走，并不是对你们有所顾忌，若是等我们冲了进来，你一个个跪在地下就算叩破了头也休想捡回一条狗命！”

山神庙中，依旧毫无反应，静悄悄的恍若死城——沉默里，唐康及余尚文却几乎将一口钢牙全咬碎了！

庙外，黑暗的阴影内，那人突然又厉吼道：

“余尚文，你还缩着你那颗狗头装什么熊？大胆奸细，无耻奴才，竟然卧底卧到童爷手下来了！你自以为扮得巧，学得象，可以瞒人耳目？呸！就凭你这点道行还差得远，姓余的，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今夜事败，看你往哪里逃，朝哪里躲？是汉子的，你的乖乖滚出来受缚，免得爷们多费手脚！”

殿门后，唐康气得就险些将肺也炸了，但是，他没有奉得君惟明的指示前，却不敢轻举妄动，只恨得喉结上下颤移，牙齿磨擦生响……

余尚文却反而比较镇定下来，他阴沉沉的伏在香案旁毫无表示，一双眼中的光芒，隐约里全泛了红。

于是——

瓦面上，君惟明忽然出声低语：

“余尚文——”立即仰头，余尚文压制着自己的情绪道：

“公子，我在。”君惟明悄然道：

“他们已经开始有人打主意想摸进来了，我发现几条人影在后庙墙那边伸头伸脑；现在这样，你到门边回话，吸引他们的注意，叫唐康于一侧暗处掩护你，随时留心对方的突袭；若有人从殿门以外的地方往里摸，全由我来打发，殿门正前方，则须妮们出力了，听清楚了么？”连连点头，余尚文振奋的道：

“听清楚了！”

说着，余尚文身形急闪，有如一溜轻烟般窜到了殿门旁边唐康的身后！

第五十六章 血光寒刃

耳边风响，唐康迅速回头，见是余尚文，他才释然低声道，

“公子有指示了么？”余尚文低促的道：

“叫我回话引住他们，庙后，大约这些灰孙子准备朝里扑了！”唐康哼了哼，道：

“看他们喊妈吧！”余尚文一指那扇倾斜的门板，道：

“老唐，你到门板后掩护我，对了，用你拿手的暗青子往狠处招呼！唐康点点头道：

“少不了这些王八蛋尝的！”飞快伏到门板之后，唐康轻声道：

“行了，伙计！”阴沉沉的一笑，余尚文开口道：

“外头的朋友是谁？”庙墙外的暗影中，那先前发话的人马上启声道：

“你是余尚文？”余尚文心里骂了一声，冷冷的道：

“我是‘大飞帮’‘墀坛’余管事！”那人狂笑一声，道，

“你还管你个头的事？余尚文，你做得好好细，真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你这欺瞒功夫到底也有拆穿的时候，现在你双手抱头，给我好生出来，免得爷们多费周章！”余尚文硬板板的道：

“我犯了什么罪，要双手抱头出来受你们的宰割？你们有何权如此放肆？设若各位看我姓余的不顺眼，不仿等到回府之后大家提出来讲明，用这等手段横加欺凌，姓余的却不甘服！”那人怒哼一声，咆哮道：

“余尚文，你还真他妈的嘴硬呐！你犯了什么罪？通敌、卧底，再加上叛上！你压根就是个奸细，就是个对头方面的爪牙！我们今夜来此，对你就有完全处置权，余尚文，不用狡赖了，你象个男人点，出来受缚吧！”余尚文沉默了一下，道：

“你是谁？”那人暴笑一声，厉烈的道：

“‘大飞帮’‘寒松堂’堂主‘风火棍’班荣！”余尚文撇撇唇角，道：

“原来是你！姓班的，你说我是奸细，有什么凭证？”庙外，‘风火棍’班荣愤怒的道：

“什么凭证？你假造理由私自溜出，鬼鬼祟祟单独来此荒村破庙，外面更有一干江湖鼠辈为你放哨把风，而这些人又全非本府同道，你说，余尚文，这些事实加上以后会表示一个什么意义？你进入本帮的资历最浅，出身又可疑，种种切切，全指出你是什么人物来了！”余尚文谨慎戒备着，一面抗声道：

“班荣，你这些理由全是牵强附会，欲加之罪！妈的，难道我就不可以自己溜达一下？我喜欢到这荒村破庙来想想事不行么？至于外面那什么把风放哨的人，我一概不认识，假如真有那些人，也定是你姓班的预先布下的陷阱来坑害我，简直卑陋龌龊……”黑暗中，班荣厉叫道：

“混帐东西，你休在爷们面前胡说八道，乱扯一通，今夜你罪证确凿，无可遁逃，便是你再讲得天花乱坠，爷们也不吃你这一套，非拿下回去严惩不可，到了那时，看你尚有什么法子狡赖！”“呸”了一声，余尚文大吼道：

“班荣，你才是奸细，你才是对头派进来卧底的角色！”班荣咆哮如雷，叱道：

“好呀，大胆叛徒，你竟然反咬起我来了，好，好，我叫你咬，我看你怎么诬栽于我——”

那个“我”字还在家森森的夜色中飘荡，蓦地一声凄厉惨叫已破空传出，紧跟着，一条庞大的黑影被抛上半空，整个翻过庙顶，象一只沉重的麻袋包一般猛烈摔落在正殿之前的空地上！

这个突然的变化，不由将双方全惊得一窒，而这一窒尚未过去，庙顶上又是两声闷吭扬起，只听得一连串的重物滚动声压得瓦碎屑落，“扑通”“扑通”两下子，再有两条躯体跌下！

嗯，这正是君惟明的杰作——那三个已挺了尸的躯体，全为暗中飞扑上了庙顶的敌方人物，当然，他们并没有更进一步行动的机会，也仅仅是刚刚上了瓦面而已，就在他们脚步尚未站稳之际，君惟明的“银绞链”已将这

三个敌送了终！

现在——

还有另一个身着灰衣的彪汉正往墙外窜，他本来也是想跟着跃上庙顶的，但是，他尚未曾来得及行动，他那三个同伴的遭遇却吓坏了他的心了，一转身，这人亡命般飞扑向墙外。

事情的经过只有一刹，那人方始跃到墙揣，庙顶上隐伏的君惟明早已观得准确，他连眼皮子也不抬一下，抖手一块沉重的瓦片已猛砸过去，竟有那种快法，风声突起，那名正在逃命的灰衣人已狂号着从墙端往外翻跃，在一声巨大的“蓬嗤”声中，瓦片尽碎，而灰衣人的脑袋却也尽碎了！

于是——

跟着来的，是一片异样的沉寂，以及，沉寂中的轻促脚步声！

片刻后。

庙墙外，班荣募的怪叫道：

“好个阴毒奸刁的余尚文，我是说你怎生如此大胆妄为，原来你还有所倚恃，后头跟着人替你撑腰！余尚文，你睁开眼看着吧，今夜便是天皇老子帮你的忙你也难逃大限了！”余尚文冷森森的笑道：

“秦桧也有三个好朋友，班荣，只准你带了大批人马前来以众凌寡，难道我就不能有朋友帮忙？”班荣大吼道：

“你接着了，余尚文，看你的朋友怎么个帮忙法！”

接在他的吼叫声之后，几乎是令人眩目神速的，火光立即纷纷闪光，一条条特制的粗麻浸油火绳便被点燃，有如漫空飞舞的火龙般，自这座山神庙的四周往里抛进，顿时只见红焰青光照耀生辉，火舌熊熊伸缩，黑暗的破庙周遭马上便被这一段段燃烧中的火绳映得隐隐约约，影现物明了……

一声暴叱，班荣在那边叫：

“冲！”

二十多条人影挥舞着鬼头刀，疯虎一样呐喊着扑向正殿而来，同一时间，另有六名大汉从颓墙上突飞掠穿越，庙后，左右两侧，亦跟着有六名身手矫健的人物急跃射入！

门边，余尚文低促的向门板后的唐康招呼：

“来了，老唐！”

说话中，以门板为掩护的唐康已候然双手连挥，四枚拳大银球电射迎敌，但是，这四枚银球却并非直接攻击来人，它们飞到敌人头顶之上，才猛然互撞破裂，然而，就在球胆互撞碎裂的瞬息，球体内暗装的千百枚喂毒钢针“噗嗤”一声成为半弧形朝四下暴射，刹时只见兰光如雨，强泻急罩，甫始冲进庙墙的二十几名灰衣大汉立刻响起一片鬼哭狼嚎，纷纷翻滚摔跌，在兵刃的脱手抛掷里，二十几个人全纠缠成了一团，没有一个幸免！

这时，那凌空扑来的六名大汉已经齐齐扬手，十二柄窄刃飞刀急射正殿，眨眼间，六个人全已挥舞着手中兵器冲了进来！

这六个人，一式黑衣，胸绣黄龙，唔，全是“独龙教”的人物呢，而六个人家伙都是完全相同的——双刃铡刀！

单足柱地，余尚文飞旋九步，他目光候寒，大喝道：

“原来是‘独龙教’的‘十二凶’！”

这“十二凶”中的六个人“刷”的散开，散开之后猛然扑上，其中一个生着鹰钩鼻的人物冷叱道：

“姓余的，你认命吧！”

六柄双刃铡刀霍霍斩到，光影如电，余尚文的旱烟杆飞磕敲截，毫不示弱，此际，长笑一声，唐康亦已从后突然扑上！

六凶齐声暴喝，马上分出三个人去对付唐康，请康悍猛如虎，斜背身后的“锥头斧”已挟着万钧之力当面迎击！

另一边——

那分自几个不同方向扑上来的六名大汉，也是一样的黑衣，胸绣黄龙、手使双刃铡刀，“独龙教”的“十二凶”全到齐啦！

隐伏在瓦面的君惟明冷冷一笑，突然电射而起，一下子冲向首先扑进庙墙前的两凶，那两人惊喊着仓促分跃，双刃铡刀同时猛往君惟明挥斩！

贴地暴进，双刃铡刀极险的自君惟明背上三分之处交相擦过，君惟明的“银绞链”已倏抖如棒，“嗤”的插进了当面之敌的小腹内，另一个拼命压刀下砍，君惟明抽链斜转，当那柄铡刀“扑”声空砍入泥地中时，沾染着血迹的“银绞链”已毒蛇一样缠上了这人的脖颈，又猛力摔他出三丈之外！

此刻，其他四个正想冲进正殿的十三凶中人物，睹状之，下立时反朝这边扑至，怒吼惊呼乱成一片！

君惟明吃吃笑道：

“别叫，孩子们，人人有份——”

他瘦削的躯体蓦弹五丈，围攻上的四凶立时分散跃开，四个人一起挥臂，唔，八柄窄刃飞刀已激射君惟明！

身形在半空滚桶般“呼”“呼”急转，君惟明的“银绞链”闪电也似闪卷飞旋，叮当轻响中，八柄飞刀全披他在刹那间以银链缠住，又奋力往下抖出！

四人不由吃惊非小，一声叱喝，迅速分掠躲护，这时，君惟明的左手倏扬，金光猝现，四凶中的一个已狂号如泣，打着转子连连翻倒！

其他三个人的脚步尚未站稳，闻声之下急急回视，而他们三个人的视线刚才投注到他们的同伴身上，三人中又有一个呻吟似的叹了口气，一个跟头栽倒，他的天灵盖上已深深插进一柄金叉！

意念还未及闪进这俩剩下的仁兄脑子里，君惟明的身形已凌空扑下，这两人的双刃铡刀及时猛劈，君惟明却贴着铡刀的刀锋淬然打了个空心滚，手起一链直贯其中一人的咽喉，不分先后，他的左手已暴出一掌，将仅存的另一个兜空劈得打了十几个滚！

山神庙的正殿中，忽然传出一声惨号，又一个十二凶的角色双手捂着脑袋踉跄奔出，一头撞倒于地！

同时——

余尚文也飞掠出殿，他的肩头已一片血肉模糊，身后，一名十二凶的人物紧紧追击！

甫到院中，余尚文摔然翻身，旱烟杆狂风暴雨般的反攻回去，正殿里，可热闹了，除了唐康仍在挤战三名对手外，曹敦力亦已敌住了另一个十二凶的朋友！

拨回敌尸上的“断肠叉”后，站到庙榴下的阴影里，君惟明沉声道：

“尚文小心点，莫用险招，划不来的……”余尚文奋力攻击着，大声道：“是的……”

就象两条幽灵，庙墙外，一个灰衣人偕同另一个身穿银袍，满头白发，

狮鼻海口的魁伟老者悄然走了进来，那灰衣人顶着个斑顶大的大脑袋，一脸横肉，形容煞是凶恶，他手中，执着一根鸭蛋粗细的六尺长的纯钢棍子！

两人走了进来之后，见了当前情景，俱不由吃了一惊，他们面面相觑，又疑惑的朝左右搜寻了一阵——却忽略了正隐身在最近的檐角阴影下的君惟明！

灰衣人干咳了一声，忐忑的道：

“定掌门，情形好象有些不大对……怎的‘十二凶’一朝面便吃对方摆平了一多半？就凭眼前这几个小子的本事恐怕办不到哪……”那银袍老者皱了皱一双浓密灰眉，低声道：

“老夫看，可能尚有什么敌方高手隐忧一侧，未曾现身……”灰衣人呆了呆，道：

“可要搜一搜？”银袍老者摇头道：

“不用，我们先压住这里的阵脚，只要能将这里的几个小辈制服，不怕那隐伏之人不出来！”灰衣人点点头，道：

“好，就这么办……”说着，他朝殿里一望，突然怪叫道：

“好啊，曹敦力，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你这大胆叛徒竟就在此！”

曹敦力在正殿中间与另一名“十二凶”的人物较斗着，论单打独斗，他的功夫是比之他的对手沉厚多了，因此在攻杀进行里，他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听到那灰衣人的叫嚷，他不由“呸”了一声，边打边道：

“班荣，你用不着犯假虎威，拿着鸡毛当令箭！‘叛徒’？谁是叛徒？老子不耻你们所行所为，懒得和你们同流合污，这也错了？姓班的，不服气你就上来试试，在那里嚎你奶奶的什么丧？”

这灰衣人，正是“大飞帮”“寒松堂”的堂主“风火棍”班荣！他闻言之下，立时怒火上升，暴厉的道：

“曹敦力，你贪生怕死，吃里扒外，叛帮犯上，私通外；敌，尚不知罪受缚，反倒在这里狂吠胡说一通？我看你今夜再往那里逃去！”

曹敦力手中一对金环在锐风呼啸里运转得光芒耀眼，霍霍腾腾，逼得他的对手东奔西窜，狼狈不堪，这个“十二凶”中的角色眼前业已气喘如牛，冷汗涔涔，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狠攻猛打着，曹敦力强硬的叫：

“你就在那厢慢慢吆喝吧，姓班的，等老子收拾下这个杂种之后，再来一点一点的整治你……”

“风火棍”班荣脸上的横肉一扯，他悄然往前踏近了一步，一双眼睁得有牛蛋般大，狂吼道：

“叛逆贼子，你死到临头，竟尚敢如此骄横霸道，就此一端，你的罪刑便得再加三成！”眼中杀气顿炽，他又厉烈的道：

“姓曹的，不用等了，我现在就来陪你玩上两手！”曹敦力知道君惟明定然隐在一旁，是而他毫不惶恐，依然连连攻击，越打越猛，边讥诮的道：

“好得很，班荣，莫要光练嘴皮子，就将你的狗头伸过来挨着吧！”咆哮一声，班荣一挽袍袖，回头低促的道：

“定掌门，与这叛徒较斗的那位‘独龙教’弟兄只怕支持不了多久啦，我得上去接他下来，这里尚烦掌门多盯着点！”银袍老者炯亮的双目微闪，沉声道：

“堂主务须谨慎，切莫妄动无名，以免中了对方诡计！”班荣连连答应，

道：

“掌门放心，我自省得——”

说着，他大吼如雷，一个箭步便冲向殿中，六尺长的纯钢棍倏然挥了一道弧光，弧光猝现，根头已似毒龙出洞般由弧心飞捣而至！

滑步旋身，曹敦力左环猛拒那名“十二凶”的人物，右环微沉疾翻，“当”声颤震中，班荣打了个转子，而他本人却斜退三步！

冷冷一笑，班荣再次探棍攻上，边狠毒的道：

“不过如此，曹敦力！”连闪连攻，曹敦力改换了走马灯般的游戏方法——如今他是力敌两人了，金环掠舞下，他暴厉的道：

“你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妈的，以少压多，以众凌寡，胜之不武，赢了更不见得光彩！”

班荣的这根纯钢棍子，非但施展起来有如风涌云荡，力逾万钧，而棍头三寸以内更全是空心，内中暗藏一种见风即燃，含有毒质的“莹光磷”。

这“莹光磷”可在执用人以掌猛拍棍底之际直喷而出，于突冗中伤敌奏效，是而班荣的这根纯钢棍子便有“风火棍”之称，他自己在道上的称号也就冠于此棍之上了！

当然，班荣这杆家伙的利害奥妙之处，曹敦力与他同事多年自是十分清楚，非但如此，甚至连班荣的武学底子，招式路数他也相当明白，不过，反过来说，班荣对他的了解亦就相同了……

冷森森的阴笑着，班荣的“风火棍”挥霍扫劈，呼呼轰轰，挟断山裂脾之势，含捣狱掀鼎之威，一时只见棍影飞旋，参差戮点，情景好不惊人，再加上那名原来的“十二凶”中的人物在一侧夹击，场面就更形热闹了；现在，曹敦力已从方才的优势逐渐转进窘境！

殿门附近——

“搏龙六绝”之首唐康，他与三名“十二凶”之战也已进入了断生死，分胜负的紧要关头，如今，唐康身上已经挂了好几处零碎彩，他的三名对手中，也有两个受了皮肉之伤。

院中，银袍老者似是有些不耐烦了，他一拂袍袖，冷冷的道：

“班堂主，老夫以为，该是到了立战立决的时候了。”班荣奋力猛攻，大声道：

“好，我们这就将一千奸徒蠢贼摆平！”曹敦力闪掠腾挪着，怪叫道：

“妈的，一群不要脸的东西！”

鼻孔中哼了一声，站在外面的银袍老人缓缓从他右手袍袖中抽出一柄长只尺半，晶莹清澈而又锋利无比的白象牙骨短剑来，他左手执剑，移动脚步，阴沉沉的道：

“也罢，老天便早些给你们这些小辈了愿”于是，他便待朝殿里行去，而檐下阴影中，君惟明亦适时定出，她洒脱的一拂袖，笑吟吟的道：

“大掌门，莫非你也要凑上去做个‘不要脸’么？”银袍老人悚然一惊立即回身站住，他双目尖锐的注视着君惟明，缓缓又沉厉的道：

“你是何人？”君惟明一笑道：

“大掌门眼高于顶，自是不会知道我乃何人，不过，我却晓得阁下是‘凉山派’的首脑，使短剑的名家，声成震天的‘尺半魂’定深！”

银袍老人——“凉山派”的大掌门定琛，他镇静又冷漠地看着君惟明，威严不惧的道：

“多承抬举，老夫果是定琛，但恕过老夫眼拙，却不知尊驾乃是何方神圣？那路英才？”

露出洁白的牙齿轻笑，君惟明扬扬袍袖上金丝缕绣的“断肠花”，而“断肠花”的花瓣便在周遭燃着的火绳的光芒下闪泛起一抹异彩来！

君惟明淡淡的，道：

“或者，这朵刺绣的花儿能使你老人家想起一点什么来？”一下子象连全身血液都凝结了，定琛不禁颊由痉挛，心脏收缩，他鼻孔噙合着，惊恐的道：

“魔尊！”君惟明道：

“不敢，在下君惟明。”这位“减山派”的掌门人长长吸了一口气，强自压制着心中的惶悚与惊骇，他紧张的道：

“你……君惟明，你今夜为何在此？”君惟明做了个奇异的表情，柔声道：

“定大掌门，你不觉得你的这句话问得有些滑稽么？你们今夜又是为何来此呢？”停了停，定琛道：

“老夫等乃是受命跟踪叛逆，绳之以法！”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那么，我却是正好与各位相反，我要帮助我的朋友，打击你们这批为虎作伥阴狠无义之徒！”心头狂跳，定琛迟疑的道：

“君惟明，老夫有个建议……”笑笑，君惟明道：

“我这厢洗耳恭听了。”似乎这个建议有些不好出口，定琛犹豫了一下，方才呐呐的道：

“君惟明，闻说你武功绝世，勇冠天下，当然比起老夫这点雕虫小技来，乃是高明得太多了，老夫自知所学有限，是而便与你动手也不见有趣，若是你真想尽兴，何妨错开今夜眼前，另行约定一个时间地点，待老夫替你请到可做一搏的对手时，再彻底印证一下？”君惟明几乎就笑出声来，他忍住了，故作讶然的问：

“大掌门的意思是不是说，今天晚上我和你不必动武另外再约个时间、地方，好生了断？”白萧萧的脑袋急点，定琛殷切的道：

“老夫正是此意……”看了看正在殿堂与院子里拼斗得激烈无比的一干人，君惟明皱了皱眉，似笑非笑的道：

“而大掌门恐怕还有半截心意没有说出来吧？”定琛愕然道：

“你是指——”君惟明笑着道：

“大掌门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这样的，你们今夜力量不足，并无胜算把握，是而便欲诱使我在一点英雄感的作祟下，放过眼前的大好良机，给你们空间喘息，并回去多约好手，严密准备，在另一个约斗之期来到时，可以好好的收拾我，是么？”

当然，君惟明说得不错，但定琛却怎好承认？他唇角抽搐着，全身爆热的急忙辩道：

“君惟明，你是想岔了，高手相斗，必须棋逢放手，将遇良材，始为称强斗胜之道，若是双方力量太过悬殊，便是胜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君惟明忽然狂笑一声，道：

“定琛，可笑你这个老杀才竟然迷了心，晕了头。用这种三岁稚童玩的把戏蒙混起姓君的来！你知道我们今夜相遇于此是个什么形势么？我告诉你，这乃是个并不存，不互容，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形势！我们彼此之间

是死敌、是强仇、是冤家，一方不灭，永无宁日，定琛，就是如此了！”脸色候转狠毒，君惟明又冷酷的道：

“我们不是在研究武功，不是在印证所学，定琛，我是在向尔等索仇，向尔等复仇！”

这其中没有宽容、没有侥幸、更没有延缓，我们是那里遇上那里算，而且，势必溅血！

夺命！”

惊恐交集中，定琛又恼羞成怒的叫：

“何物君惟明，好个嚣张放肆的狂夫，老夫只不过先礼后兵而已，你却以为老夫畏怯于你么？”君惟明冷冷一笑道：

“既不畏怯，乃是最好不过，定琛，你‘凉山派’助纣为虐，见利忘义，为童刚做帮凶，我想，你们必有这做帮凶的本钱，现在你这老匹夫就不妨将这本钱抖出来给我看？”

定琛不觉退了一步，色厉内荏的吼道：

“君惟明，你是欺人太甚！”君惟明哼了哼，道：

“欺人太甚么？立即你这晕庸老狗便将知道我君惟明宰起人来却要更甚呢！”定琛一咬牙，道：

“狂夫，不管胜负谁属，实力如何，老夫却也不会吃你那一点虚名吓倒，你敲铅算盘了！”

君惟明无声的一笑，逼前半步，道：

“我并无虚名，定琛，只是我比较不知天高地厚罢了；你老人家声威喧赫，想是不会在乎我这后生小辈的——他一抖手，握在掌中细长的“银绞链”便重吊下来，夜色里，银光闪闪，随风轻摇……

一见君惟明这条退魂夺命的玩意儿现了出来，定琛马上便全身发冷，吼颈窝的毛发也不由悚然倒立，他又退了一步，左手精亮锋利的短剑微微斜举，在全神戒备中，这位“凉山派”的掌门人嗓音有些发颤的道：

“四十余年江湖风云，君惟明，老夫惧过谁来？你这阵仗亦并无惊人之处……”君惟明伸出舌尖舐舐上唇道：

“当然，嗯，当然……”他顿了顿，似乎亦不急着动手，目光在对方的短剑上停留了一下，他又笑迷迷的道：

“好剑，定琛，这玩意可叫‘龙舌’？”定琛咽了口唾沫故作镇静的道：

“是又如何？”君惟明朗然道，

“我在想，这玩意将来放在我的书桌上裁纸，全是一件十分合用又有纪念性的东西！”

第五十七章 剑幻链毒

额头上青筋暴起，定琛气怒攻心的大吼：

“你是做梦，君惟明！”抿抿唇，君惟明笑道：

“不过，我也常常曾使梦境变为现实！”定琛满口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咆哮道：

“胡言狂夫，你出手吧！”不朝前走，君惟明反往后退，他恬静的道：

“是么？大掌门，你可得防着了！”

突然间——快得就宛如一道远古的流光射向永恒，君惟明的身形已到了定琛右侧，而他的“银绞链”，也怪蛇似的缠向定琛脖颈！

断叱一声，声起未落，定琛已猝出三步，他好快的动坐，反手间“龙舌短剑”暴刺君惟明咽喉，右手翻飞，一枚八角形的、尾端缀连着细皮牛索的，“流星锤”也同时撞向敌人胸口！

横翻空中，君惟明的“银绞链”微沉倏抖，寒芒突现，他已虚空移出五尺，一面大笑道：

“不错，真不错！”

定琛虎吼一声，剑锥齐上，刹那间已与君惟明战成一团，打了个天晕地暗，难分难解！

就在这边的龙争虎斗里，殿堂门旁，“搏龙六绝”的老大唐康已蓦然喉头窒吼着冲出两步，他的肋下裂开一道长存半尺的伤口，而同一时间，他手中的“锥头斧”已照头劈翻了一名对手！

那名“十二凶”中的角色甫始在鲜血及脑浆的并溅下栽倒，他的两个同伴已怒吼着拼死攻上，两柄双刃铡刀锋利至极的交挥着猛斩唐康！

“锥头斧”急挡快拦，唐康已是全身汗透，他喘着气，边战边退的又过了七招，两名对手中的一个突然怪叫如啸，扑地滚进，双刃铡刀横扫狂挥，狠毒无比，而另一个腾起半空，迎面罩来！

“嗨叱！”

唐康尖夹的暴喝，全身半曲着弹起，双手执斧，在身体的猛烈伸展中倏给射向自半空扑来之敌！

双方全是用的险招，全是使得挤命打法，而结果几乎是立即的——就好象原本已是这样了，上面那个“十二凶”的角色铡刀挥落时碰上了唐康的“锥头斧”，“当”的一声反弹偏斜，刀尖却一下子扎进了唐康肩头，同时，唐康的斧端尖锥也不分先后的通进了他的小腹！

惨嚎嘶杂着闷吭，半空中血雨洒溅，两个人同时往下跌，滚地贴近的那名“十二凶”朋友却大喝一声，铡刀如雷，急削唐康双腿！

在无比的痛苦里，唐康神志仍未晕迷，金风袭来，他已自有惊觉，双手握紧着的“锥头斧”迅速往外猛撩，刀斧相接，火星与震响齐扬，唐康遭此碰撞之力，整个身躯不由钥殿门外翻出！

“狗操的！”

那名“十二凶”中的凶汉绝不放松，嘴里咒骂着，疯狂一般挥刀紧追过来！

“篷”声闷响，唐康的庞大身躯跌落殿前阶台上，跟着又骨碌碌滚下了五级石阶，他在那里滚动着，那名追出来的仁兄便狂乱的用双刃铡刀步步逼赶，一次又一次的连续猛砍，“当”“当”“当”石屑杂着火星齐飞，深刻的刀痕，便跟在唐康翻动的身后一条又一条的留在石阶上了，好险，好狠，间不容发！

滚下了石阶，唐康突然抽搐了一下不再动弹，他的这个敌人见状大喜，飞扑过来，也是两手握刀，恶狠狠的朝着唐康脑袋猛砍下来！

但是——

当锋利的刀刃一闪而下的刹那，唐康静卧的躯体却蓦地往里翻滚贴上石阶，“扑嗤”一声，双刃铡刀便一下子落了空，结结实实的切进了泥土里！

那名凶汉尚未及搞清这是怎么回事，上身随着挥刀之劲往前一弓，就在他这一弓的瞬息，“括”声震响，唐康已在翻滚的眨眼间奋臂挥斧，将这名敌人的胸腹整个斩开！

“嗷……啊……”

尖锐凄怖的惨号颤抖着出自那个杀人未遂，反被人杀的凶汉嘴里，他丢了双刃铡刀，两手捂着胸腹，踉踉跄跄的向前走出，指缝当中，血如泉涌，更有蠕动瘰疬的内腑肠脏，在他手掌的挤压下由伤口的裂隙中溢出！

唐康虽是智、力并用，除掉了与他对手的三名强敌，却也遍体鳞伤，气虚力竭了，他躺在石阶之下，混身浴血，喘息急剧，头发上，胡髯上，全沾染血丝，他大张着口呼吸，这那双眼，也全变成赤红的了……

突然，又是“克嚓”一声刺耳的骨骼碎裂闷响传来，院中，与余尚文较斗的那个“十二凶”人物也一头翻跌倒地余尚文却歪歪斜斜的向后退出一屁股坐在当场！

方才，他在经过一场苦斗之后，终于用他的旱烟袋钢锅敲碎了他对手的头颅，但是，他除了肩头的伤势之外，胸前更翻卷开一条尺许长的血口子，红漓漓的，额蠕蠕的，甚至连胸骨也隐约可见了！

同样的大口喘息着，余尚文两限眩迷，头涨欲裂，他理住一口气，侧过脸来，声嘶力竭的叫：

“老……老唐……你……你还好么？”躺在那里，唐康虚弱的回答：

“还好……我……的儿……这遭不会……死……啦……”

这等节骨眼下，一听唐康还在开玩笑，余尚文不禁有些啼笑皆非了，不过，他如今甚至连生气的力量也没有了，吁吁喘着，他道：

“你……那三个……邪龟孙……全解决了……么？”哼唧两声，唐康有气无力的道：

“通通……送他们上西天……啦……否则……老余……”我还有……有这张嘴回你的……话？”余尚文合上眼喃喃的道；

“这就好……老唐……现才……可以……闭上你的……鸟嘴了……”

苦涩的漾起一抹笑意在唇角，唐康不再说话了，现在，他感到极度的疲乏，极度的朦胧，加上极度的晕沉，身子好象簸在海里，浮浮荡荡的，骨架子也像全拆散了，没有一丁点力气，他只想好好睡上一觉，那怕一睡之后不再醒来……

如今，在院子的这边……

君惟明与定琛的拼搏也已有了三十余招了，这位“凉山派”的掌门人果然有其成为掌门人的条件，非但武功精深诡异，反应之快，应变之急，更是非夷所思，千变万化，连君惟明也不禁对他暗暗称赞了，自从君惟明出道以来，能正正式式和他缠斗上几十招以上的对手，确实还真不多见呢……

定琛不愧有“尺半魂”之称，他的那柄“龙舌短剑”施展起来，不仅闪掣如电，吞吐似光，其稳、其狠、其准、其歹毒、其灵巧可以说炉火纯青、难以比拟了，与他的外号正好相配，尺半剑挥取人魂魄，并不只是夸张。

他乃真正具有这种修为的，再加上他那枚神出鬼没的“流星锤”，凑在一起就越发威猛倍增，如虎添翼了……君惟明以其无可匹敌的绝顶艺业对付定琛，虽说仍不见得吃力，但也不太轻松，现在，三十余招倏忽已过，君惟明已经打算要尽快结束这场搏杀……

激然三十剑飞刺君惟明，在君惟明的腾空翻滚里，定琛右手“流星锤”

又暴袭远攻，有如一顆以极快速度横空的蓝天陨星，君惟明悬空的身躯突然一颤，“流星锤”稍差一线的掠过，而他的“银绞链”尖啸着反缠下来，幻出千百条闪亮的光影，空气在激荡，气流在波动，定琛已长射向后！

君惟明如影随形，闪电般跟上，定琛再次狂戮六十九剑，“流星锤”倏出倏收，一口气攻击了五十次！

这一遭，君惟明不追不躲，“银绞链”在他手中简直已变成一条铁臂，一条恶魔的独角了，他猛往抢前，“银绞链”又快又狠的飞击猛抽，他的出手是如此准确，如此沉重、又如此暴烈，以致定琛的六十九剑与五十锤全被他在眨眼间——连串的震击开去。

速度之快，就宛如有一百零九个君惟明同时出现，同时挥动一百零九条“银绞链”却敌一般，诡异极了，也巧妙极了！

定琛暗叫不好，心腔狂跳，双臂酸麻中倾力侧掠，但是怪事发生了，君惟明仿佛在刹那间真的变成了魔鬼，他暴啸出口，斗然间他的身形闪旋，风号气回中，顿时有数十条淡蒙蒙的白影出现，只见这些白影全是齐一动作，绕转翻腾下，却自数十个不同方向与角度猝围猛袭！

刹时眼花撩乱，目眩神迷，定琛狂吼着象疯子一样挥剑抖锤朝四周那些真幻不辩的白影击去，着力处俱皆空无一物，在仓惶中，定琛已是心乱气浮，用劲不均，他一连十几次出手不中，身形也不免晃动摇移起来。

就在此刻，“丝”的一声锐响，君惟明的“银绞链”已牢牢的缠上了定琛的脖颈！

又似窒息，又似呻吟般怪叫一声，这位“凉山派”的掌门人在剧烈的惊骇侵袭下，心一颤，手一软，“呛郎”脆响，他的“龙舌短剑”已落到地下！

虚迷的喘息着，半晌，定琛神智稍稍恢复过来，他艰涩无比的睁眸凝望，老天，周遭空荡荡的，在已经微弱的火绳光芒映幻下，那里有什么幢幢白影？除了君惟明一个人冷然站立身侧之外，就只有那条握在君惟明手中，缠绕在自家脖子上的、冰冷如毒蛇般的“银绞链”了！

两人全没有开口，定琛是在喘着，仿佛甫自一个恐怖的魔境中归来，而君惟明却在注意殿党中仅存的那一拨拼斗情形！

蓦地——一条身影长嚎着连滚带翻摔了出来，拖扯着蠕动的肚肠，沉重落地之后略一抽搐已自不动，嗯，是那最后一名“十二凶”的角色，他是与班荣合攻曹敦力的。

看这情形，曹敦力已经给他开了膛了！几乎就在人们的视线尚未及那具“十二凶”之一的尸体上收回之际，殿堂内，曹敦力已混身鲜血的狂冲出来，后面“风火棍”班荣衔尾紧迫！

冷冷一哼，君惟明大吼道：

“这边来曹敦力！”

一个踉跄，曹敦力闻声之下，有如在怒海沉舟前攀上了一根巨大浮木般的惊喜，他喉咙里低噪着，拼命奔向君惟明身边！后面，高举“风火棍”的班荣正待加力追击，猛一下发觉了眼前的情景，不由如遭雷殛般顿时呆在当地——右腿前方，左腿后撑，“风火棍”抬起作前劈之势，就宛如僵木了一样整个可笑的愣住了！

瞅了血迹斑斑的曹敦力一眼，君惟明冷森的道：

“伤得重么？”上气不接下气的急喘着，曹敦力一张脸孔已黄中泛青，

他伸着舌头帮助透气，好一阵，才结结巴巴的道：

“不……不重……只是……是……背上挨了一……一刀……左肩……吃……姓班……的王……八蛋……使棍头擦破了……”平静的，君惟明道：

“你到我后面歇着，其余的事我来对付！”

说着，他目光寒凛如刃般骤然投注向仍在呆愣著的班荣脸上，而这时，班荣才有如恶梦初醒的一哆嗦，吃力的将那摆了好久的可笑姿态恢复了正常！

君惟明右手握着“银绞链”——链子的那一端便缠绕在定琛的脖子上，那模样，像牵着一只狗！

这时他古怪的露齿一笑，道：

“意外么？班大堂主？”

第五十八章 因果分明

心腔子猛的一抽搐，班荣一张横肉满生的面孔顿时就泛了青，他身上淌着冷汗，嘴巴里又干又苦，眼前这付情景，几乎令他对自己的视觉发生了怀疑。

但是，理智告诉他，这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们这边整个败了，彻底的败了，甚至连在他心目中不可一世的“凉山派”掌门人定琛也栽了跟头——可不是么，如今定琛不正被那白袍人使一根银链子拴着？

瞪着那双猪泡眼，颊肉也在不停的颤动，班荣一面竭力使自己镇定，一边艰辛的吞着唾沫：

“这……这……是怎么回事？”君惟明耸耸肩，吃吃笑道：

“这是说，班大堂主，你们吃瘪了！”长长吸了口气，班荣本能的退后一步，手上的“风火棍”也不由自主的斜横胸前，他惊恐的看着君惟明，呐呐的道：

“你……你又是谁？”君惟明抿抿唇，好整以暇的道：

“你猜？”班荣一咬牙，硬着头皮道：

“不管你是谁，朋友，至少你须要弄清楚你正在做的什么事……你可知道我们全是什么来路？”君惟明笑了笑，道：

“什么来路？各位总不会是玉皇大帝从凌霄殿上派下凡来的天兵神将吧？”

一股怒火突然升自班荣的心底，可是，当他目光瞥及仍然缠绕在定琛颈项间的那条银绞链时，却又一下子气馁了，跟着背脊上全觉凉嗖嗖的，当然，他自己有多少能耐他比谁都明白，而他更知道定琛的功夫乃是大大超越于他的。

眼前，连定琛都失了手，正吃人家像头狗似的用链子拴着，人家的那份能耐就甭提啦？自己便是一千个不服，一万个不甘，又济得了什么事？

强自忍下这口气，班荣犹想唬唬对方：

“朋友，我劝你切莫躺此处混水……便老实告诉你，我们全是从长安铁卫府来的人，铁卫府，你总该听说过吧？朋友你如若硬要和我们架梁，我看你还得多费心琢磨琢磨……”

君惟明淡雅的道：

“哦，原来你老兄是铁卫府的人物？”班荣胆气略壮，忙道：

“正是，我们全为铁卫府的魁首童刚爷效力！”

链子紧紧缠住脖颈间的“凉山派”掌门人定琛，这时已是喘息过来，他在听到班荣的说话之后，不由得心焦如焚又加上啼笑皆非，在他对班荣急切而惊惶的注视里，已经连声在替这位自作聪明的大堂主念佛了！

君惟明微微合下眼帘，平静的道：

“铁卫府和我的渊源太深长了……”骤闻此言，班荣也没去细细体会对方话中的含意，却立即喜形于色，如释重负的哈哈笑道，

“好家伙，朋友你与铁卫府竟然也是老交情了？太巧了，太巧了，嗬嗬，我就知道这只是一场误会，幸亏我及早报了码头，要不，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这才叫人笑掉大牙呢？”说着，班荣将斜举的“风火棍”放下，一面搓着胸口笑道：

“朋友，真是好险，差点咱们又干将起来了呢……虽说我与朋友你素未谋面，却也可以断言，朋友你一定是位大有来头的人物！说不定与我们童刚童爷还是莫逆之交——。”君惟明丝毫不带笑意的一点，道：

“你是这样想么？”班荣像是晕了头了，他得意的大笑道，

“这是一定的，朋友，以你这等超绝身手，铁卫府中，除了童爷能与你攀上渊源，别的人，够份量么？嗬嗬嗬……”说着，他踏前一步，有几分阿谀味道的涎着脸笑：

“我说，呢，朋友，如今大伙儿即已明攀了道，说等于是一家人了，朋友……你，呢，可否将你手上的这条链子松开？你缠着的这位老兄，也是我们自己人，说起来，不一定朋友你也有个耳闻，他就是——。”君惟明冷冷的道：

“我知道他是谁，‘凉山派’掌门人‘尺半魂’定琛，是么？”班荣急急点头还不忘给君惟明扣上顶高帽子：

“好眼力，朋友，好眼力！完全说对了，这位尊长正是‘凉山派’的掌门人定琛大掌门。”

目光越过君惟明肩头，班荣又恶狠狠的盯了那站在君惟明身后，神色微妙又似笑非笑的曹敦力一眼，他愤愤的道：

“还有，朋友，躲在你身后的这厮乃是一个败德忘祖，背叛同门的奸贼，今夜至此，我们也要将此人一并拿下带回！”

这时——。

有如身陷绝境的定琛，不由暗里长叹，他为班荣的糊涂而跺足，更为班荣的懵懂而羞愤，到如今，班荣尚弄不清楚他是在和谁说话，班荣以为是同道的人，却正是催命夺魂的阎罗网……。

就在定琛又急又怒，又焦又恬的当儿，君惟明已开了腔，他斜晚了定琛一眼，笑吟吟的道：

“大堂主，姓曹的是叛逆？”班荣忙道：

“正是，一点也不错！”君惟明一笑道：

“你们要捉他回去？”一裂嘴，班荣陪笑道：

“是的，呃，是的……。”君惟明吁了口气，悠闲的道：

“不可以。”呆了呆，班荣不禁张口结舌的道：

“这……这是……怎么说？”君惟明道：

“因为我这么说了。”班荣有些失措的道：

“朋友，呃……这不大好，不大好吧？我们若是不能将这叛逆带回，说起来，朋友你又怎生向童爷交待？”君惟明冷硬的道：

“什么童爷？连头畜牲都不如！”

像是猛然被人打了个嘴巴，班荣一下子退了两步，他惊愕的瞪着君惟明，又是迷惑，又是惶悚：

“你你你……你这是怎么回事？”君惟明残酷的一笑，道：

“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么？”微微侧脸，君惟明毫无情感的道：

“曹敦力，告诉他！”答应一声，曹敦力大步踏上，皮笑肉不动的斜睨着呆若木鸡的班荣，他先嘿嘿冷笑了几声，才阴阳怪气的道：

“老班，首先我告诉你，今夜你是撞正大板了！”班荣刹时面色褚红，涨得有如猪肝一般，他急促的喘息着，厉吼道：

“姓曹的，你且不要得意，人家未见得就会帮你——。”曹敦力吃吃笑了，道：

“我的儿，你知道人家是谁？”一挫牙，班荣咆哮：

“是谁？你说是谁？莫不成就是你的干爹？”舐舐嘴唇，曹敦力慢条斯理的道：

“嘿嘿，人家也是铁卫府的，果然与姓童的那个杂种也有点瓜葛，这些，你全猜对了！”

班荣惊疑不定，下意识中，却也觉得情形有些不妙，他的“风火棍”又斜举当胸，忐忑戒备——。

摇摇头，曹敦力嘻嘻笑道：

“老班，不用紧张，你那根打狗棍便是不举也罢，举起来也没有个鸟用，人家若是报个名号也就能将你吓瘫了！”羞怒交集中，班荣色厉内荏的大吼：

“姓曹的，你他妈的少在这里狐假虎成！这人是谁？他会是阎王老子？”曹敦力嘿嘿冷笑，道：

“他么，正是你们的死对头，活冤家，‘魔尊’君惟明！”

猛然间，班荣的脑袋都宛如炸了开来，他呻吟似的在喉间发出了一声惊噪，身子一个踉跄便倒退出好几步去，一刹那，脸也白了，唇也青了，躯体筛糠似一阵强似一阵的颤抖着，险险乎乎手中那根“风火棍”就坠落地下！

曹敦力噏了口气，眯着一双眼道：

“别慌，老朋友，别慌，摸摸看裤裆里头可已湿了？”君惟明微微笑着摇头，道：

“嘴巴不要太损——曹敦力，我们且看班大堂主准备如何，他大约已经有了腹案了吧？”

有如泥塑木雕般愣在那里的班荣，达时才蓦的打了一个冷颤，宛如由一场可怕的恶梦中突然惊醒——但可怜生的，醒过来的现实景况，却比那场恶梦更来得可怖，他瞪着眼，齜着牙，面部肌肉紧抽，胸膛在剧烈起伏着，甚至连喉咙里也干燥得像掖了把沙在里面，张张口，声音全暗哑得蹙不出来了……

君惟明安详的瞧着他，道：

“假如你受了伤，那就是曹敦力的不是了，他过于喧染了我的名号，不过，我并没有骗你，是么？我与铁卫府确有极深的渊源——因为铁卫府原本

就是我创立的，这层渊源，能说泛泛？”他仰头望向沉沉的夜色，又幽冷的道：

“至于你说童刚认识我，这也没有错，设若不认识，我也不会道到他的暗算，今天，也就没有这么多的麻烦了。”露出一口洁白又整齐的牙齿，而这两排牙齿在夜暗中微微闪烁着磁光，君惟明继续低沉的道：

“天下的事，只这有了一个开头，以后的变化就谁也不能预料准了，当初，你们大飞帮在滇境充好汉，我在长安吃一方，大家河水井水互不相犯，谁也沾不着谁，谁也惹不着谁，但是，童刚这奸徒恶棍开始了他的阴谋行动，你们便也苍蝇闻着腥似的趋附了过来，换句话说，你们大飞帮也就硬挺着脖子要和我姓君的干了，这是一种不幸，对你们，对我，都是不幸……”

干巴巴的咽了口唾沫，班荣用力吸了口气，总算挣出了几句话来，他抖生生的道：

“君惟明……你……你的确是……君惟明？”君惟明带着三分烦倦意味的一笑，道：

“如假包换？”接着，他又补充：

“而且，我没有死！”

又是一哆嗦，班荣握在“风火棍”上的十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也都泛了青白，他只觉得背脊发凉，心脏抽搐，呼吸亦是那般的滞重了，当然，他完全相信对面这身着白袍，形态雍容而冷沉的年青人就是君惟明。

不光是因为他看见连大名鼎鼎的“凉山派”掌门人定琛都栽了跟斗才肯相信，无论是人家那种神韵，气度，举止，言谈，也都是已表明了，只有“魔尊”才能具有的特殊风采：——那是一种可以令人由内心深处感到震慑畏瑟的无形威仪，没有人可以装扮的出来，这是显示自魂魄间，涌露于精神上的，除非你已到达这个修为，否则，便断断没有这种隐冥中的力量！

他不自觉的又退了两步，这位“大飞帮”的“寒松堂”堂主，如今可以说斗志全失了，非但斗志全失，甚至连产生出的恐惧意识连他自己都觉得可悲，颤凛着，他惊惶的道：

“君惟明……你要……知道……我是身不由主……受人差遣……我……我个人与你……并无恩怨……可言……”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是这样么？”班荣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慌乱的道：

“天地良心……一点不假……一点不假……”君惟明抿抿嘴唇，深沉的道：

“班荣，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以你在‘大飞帮’的地位来说，已经不是盲目受人左右的小角色可比了，你也算是个高等喽罗，所以，你的言行举止多少包涵了你一个人的意志在内，假如你再用‘身不由主’四个字来做为你脱罪的遁词，照道理讲，就有些说不过去了。”班荣心惊胆颤，气急败坏的忙叫：

“君惟明，我说的全是真话……”君惟明冷冷一哼，叱道：

“住嘴！”在班荣的噤若寒蝉里，君惟明又道：

“我也不和你多罗嗦，姓班的，如今你只有两条路可走——。”班荣惊骇的，呐呐的道：

“两条路可走？……”君惟明森酷的道，

“第一条路，由我点破你的丹田真气，也就是废去你的武功，自此以后，你便可退出江湖，更可退出‘大飞帮’，去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世外人；第二

条路，很简单，姓班的——”君惟明双目寒光如刃，断然道：

“这第二条路你便只好倾你之力与我一拼，不过，我可以预告你，如着你想与我一拼，只怕你除了死亡之外别无选择！”这时，曹敦力阴阳怪气的插上了：

“老朋友，你便一拼也罢，试试看名震天下的‘魔尊’那两下子的份量到底实不实在……”班荣猛一哆嗦，又羞又怒的吼：

“姓曹的，你犯不着在那里幸灾乐祸……”君惟明冷森的道：

“班荣，不要吆喝，现在是你决定的时候了！”

班荣的面色难看到了极点，握棍的双手也不住的在痉挛，他眼神凄黯，身躯摇晃，就宛似立即便将瘫痪一样，那种迟疑，那种惊惶，那种痛苦，叫人看在眼里，也不禁替他难过……

突然，被银绞缠使脖颈，至今动弹不得的‘尺半魂’定琛竟幽幽的开了嘴。

“班堂主……你还是认……了吧！”

缓慢的，沉重而苦涩的将目光投注向定琛的脸孔上，班荣惊异的发觉，这位“凉山派”的掌门人竟然在这瞬息前后衰老至斯：那一头白萧萧的发髻衬着面容上深皱的纹褶，视着那双眸中难以言喻的悲戚与颓丧，形态竟是如此惨然，此时，定琛正愁郁的凝视着班荣，默默摇头——似一声凄凉无告的叹息。

“呛啷”一声脆响，班荣双手紧握着的“风火棍”墮落地下，他颊肉抽搐，唇角颤抖，嗓音堕哑的道：

“由你吧，君惟明，……”君惟明微微点头，冷然道：

“很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的选择非常明智……”顿了顿，他又道：

“而且，姓童的以及大飞帮那群魑魅，俱不值得你如此为他们卖命！”班荣凄苦的一笑，喃喃的道：

“事到如今……我……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君惟明平静的道：

“你不后悔？”吱咬牙，班荣全身抖了抖：

“我……我……唉，你叫我如何回答！”君惟明侧转头望着曹敦力，低沉的道：

“曹敦力，我们准备走了！”

曹敦力怔了怔，他奇怪君惟明这时为何不赶快动手破除班荣武装，却反向他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做什么？但是，就在曹敦力的意识尚未全然转过脑际的一刹，一溜金芒已骤然闪射出君惟明的右腕袖口，快得有如鸣电，当人们的瞳仁中甫始觉得那抹光芒的涌现，班荣已“吭”的一声，双手捂着小腹翻倒，他就那样蜷曲在那里，寂然不动……

吸了口冷气，曹敦力脸色有些发白的道：

“公子……他死了！”君惟明摇摇头，道：

“没有死，只是闭过气而已，最多半个时辰，他就会自行转醒。”曹敦力舐舐唇，斜晚着班荣曲卧的躯体，呐呐的道：

“他会自然转醒？公子——”君惟明吁了口气，深沉的道：

“当然，在他转醒之后，他便会发觉他丹田里的那口护身真气也已散了，可能他尚会有一段月子的痛苦……”

夜色如水，曹敦力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慄，他看看君惟明，又瞧了瞧仍在君惟明银绞链束缚之下的定琛，悄声的，他道：

“公子，呢，这姓定的……你待如何处置？”

君惟明先不回答曹敦力的话，他以那双澄澈而锐利的眼睛盯注着定琛，好一阵子，在定琛的垂首颓然中，君惟明始悠悠的道：

“不做任何处置。”曹敦力吃了一惊，忙道：

“什么？公子，不做处置？”君惟明淡淡一笑，坚定的道：

“是的。”

说着，他握链的手腕一松，“丝”声轻响，那根仿佛夺魂索般的银绞链便灵蛇也似自定琛脖颈间退下，反缠回君惟明自家手上。

有着无比的怔愕，更有着无比的激动，有着至极的迷惑，更有着至极的惊异，定琛有如痴了一样愣僵僵的站在那里，一时甚且连眼皮子全忘记眨动了，他怔生生的瞪着君惟明，半张着嘴巴，那一头萧萧白发，在夜风的吹拂下死自飘扬……

良久……

定琛猛然大的一震，他踉跄退后两步，颤巍巍的指着君惟明：

“你……你不杀我？”君惟明安静的道：

“为什么要杀你？”定琛艰涩的咽了口唾沫又以一种情感极其错杂的语言道：

“你……你不折磨我？”君惟明耸耸肩，又道：

“为什么要折磨你？”“格登”一挫牙，定琛抖索索的咆哮：

“君惟明，要杀要剐随意，但……但你休想戏弄我！”君惟明冷冷一哼道：

“我吃多了？我有这个胃口戏弄你？”一下子又呆了，好半晌，定琛方才衰弱的道：

“那……你待如何？”君惟明伸了个懒腰，淡然道：

“奇怪，天下如此之大，而腿又生在你自己身上，你尚不知道该如何么？莫不成还要我教你？”定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吞了口唾沫，嚅嚅的道：

“你……你是说……君惟明……你，你放我？”君惟明笑了笑，道：

“难道说，尚要我背你老人家走么？”用力晃了晃脑袋，定琛愕然注视着君惟明喃喃的道：

“可是……君惟明你……你，为什么对我如此开恩？”他双颊的肌肉松弛的垂挂下来，像是梦呓般又道：

“你是‘魔尊’……君惟明……与你的手段与心性来说……你自来是不肯饶恕你的敌人的……你惯于双手染血……谈笑夺命……你狠得离谱……但……但你却放过了我……而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么？是你渴望生啖其肉，挫其骨而扬灰的敌人？”君惟明有些疲倦的一笑，懒懒的道：

“你去吧！定琛，不要问我为什么放过你，当然，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我想，这原因我不必在此时此地告诉你，你早晚也全知道的……”把玩着手中的银绞链，君惟明在略一沉吟之后，又道：

“大掌门，你须要记着一句话，‘种下什么，便得什么’，有人替你种下善因，眼前你便得着了善果，不过，希望你能持着这得来不易的善果早些离去，急流勇退，时尚未晚……大掌门，带着你的门人子弟走吧，走得越快越好，越早越好，你不见长安的铁卫府已血雾隐隐，赤云漫漫？”

“一场鬼哭神号的干戈即将兴起？你忍心为了一个不值的目的，毫无的理想，变幻而可笑的原由把你门下那青年可造的弟子全坑送进去？大掌

门，你们原可呼吸自由自在的空气，生活于淡泊恬适之中，又何苦非要眼睁睁的，跑来这里拼命受残？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

有如金雷击顶，定琛觉得头脑鸣震，双耳嗡嗡，连腑脏亦俱在翻腾不已，他喘息着，抖索着，大张着嘴，同时，心里也在一遍又一遍的问着自己：“是的，为了什么？我又为了什么呢？……”君惟明语声冰凉透澈的接着道：

“早些走吧，定掌门，在即将来临的杀戈里，在血肉横飞的拼搏中，我不希望再看见你，以及你凉山门下的任何，个人……”

定琛全身冰冷，宛似又掉进了雪潭之中，但是，这一刹那，他却灵台明净，心智澄朗，嘴唇噙合着，他疲惫无力的呢喃：

“我……是该回去了……该回去了……我们原不应该卷进这场是非来的……纵然是为了名利吧……那名利也本不属于我们……何况……又是那么的虚无缥缈！这是人家的事……我们无能再渗搅下去了……”

深沉的凝视着这位万念俱灰，又壮志全消的老人，君惟明缓慢而坦挚的道：

“高兴你能想到这些，定掌门，这人世间，值得留恋的事物正多，更且，你我之间，保持点和祥不比充满了戾气来得令人愉快么？”那琛惨淡一笑，深痛的道：

“多蒙不杀……君惟明，但我却说不出对你是恩是仇，是喜是憎……”君惟明平静的道：

“这全在大掌门你的意念之中了，我并不计较。”定琛长长叹息，道：

“此刻，我可以去了？”微微躬身，君惟明洒逸的一笑道：

“请便。”于是，定琛方待转身，君惟明又叫住了他，同时俯腰拾起堕落地下的那柄锋利短剑，亲手交回定琛手上，君惟明轻声道：

“别忘了这个，定掌门，在这柄短剑的造诣上来说，我不得不承认你仍有独到之处，不愧‘尺半魂’之称！”

唇角痉挛了一下，定琛黯然接过他这柄扬威多年，珍逾生命的“龙舌短剑”，短剑锋刃上的寒光反映著他凄怆而衰老的面容，那种神情，便越发在悲凉中更带着一丝儿孤寂了，他略一转动剑柄，比哭还难看的笑了笑，哑著声音道，

“多谢了……君惟明。”君惟明柔和的，道：

“不敢当。”

猛然转身，定琛以惊人的去势腾跃而起，黑暗中有如一头大鸟，眨眼间便已消失于远处的沉黯里……

曹敦力望着定琛隐去的方向，喃喃的道：

“这老小子，唉，也叫可怜……”君惟明吁了口气，低沉的道：

“不，曹敦力，他这才可庆。”曹敦力怔了怔，迷惑的道：

“可庆？”君惟明点点头，眉宇间浮起一层淡淡的抑郁，他缓沉的道：

“不错，可庆。”曹敦力模不着头脑的问：

“姓定的落得这等下场，还不够悲惨的？公子，何来可庆之有？”君惟明徐徐的道：

“曹敦力，你以为定琛只是栽了一次跟斗，损了一点威名就叫可怜了？不，这一点也不算什么，若是等到他凉山一脉尸叠尸，血融血，死尽灭绝，无一生还之时，那才叫可怜呢！”君惟明双目中光芒如刃，一闪又隐，凛烈

的续道：

“将他凉山一派的这场活动，与眼前定琛所遭受的屈辱比较一下，曹敦力，你便该知道孰重孰轻，那个时候的惨况，和如今的情形相比，定琛难道尚不值得庆幸么？”

“我可以断言，定琛若非今日受挫而生醒悔之心，他迟早必将他及他的那干门人，葬送进异日那一场无可避免的杀戈之中，盈盈血膺，全在今夕化解，曹敦力，凉山派一定是早积阴德了！”曹敦力顿时了悟，他连连点头道：

“正是如此，公子说的有理，说得有理，姓定的这老小子正该庆幸才是，呃，他确实应该庆幸！”曹敦力说到这里，又忽道：

“可是，定琛这厮会不会真的这么开窍，拿码子朝后转？”君惟明笑笑

道：“这却不敢断语，不过，以我的看法来说，如果定琛还稍微有点脑筋，他就应该早些离去的。”顿了顿，他又道：

“今夜之事，假如是一个有自尊，有见识的人，便该一辈子也忘不了，曹敦力，你以为定琛是么？”曹敦力慎重的道：

“我看……他像是了……”

踱开几步，君惟明过去抬起自己用以破除班荣真气的断肠叉拢入袖中，而班荣，仍然晕迷如死！

君惟明摇摇头突然朗声道：

“‘大飞堂’若有弟兄隐伏于侧，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

君惟明的语音清晰；字字高扬，在寒瑟的灾空中向四周飘荡，片刻后，破庙中已有两条人影飞窜而出；这两人，嗯，便是先前受命不得莽动的那两个大飞堂汉子！

两人甫一窜出，立即奔到君惟明跟前垂手聆示，君惟明目注二人，平和的道：

“只剩下你们二位了？”这两个“大飞堂”的弟兄神色悲戚，呛哑着嗓子同声回应：

“公子，怕是如此了……”其中一个又伤痛的道：

“这次跟随公子与唐大把手来此的弟兄共是九人，七个派在外面放哨巡风，只有我们哥俩奉命守在庙里，唐大把手又谕示非闻令传，不得稍动……”轻喟一声，君惟明道：

“不怪你们，唐康也有他的道理，今夜这个场面，你们便是插手，恐怕也产生不了多大作用……”另一个，“大飞堂”的汉子咽声道：

“守候在外头的七个弟兄……只怕全遭了那群魔鬼的毒手啦……”君惟明咬咬牙，道：

“你们立即到四周去查看一遍，说不定情形并非像你们想像的那样恶劣，或者仍有活口留下也不敢说……”

这两名“大飞堂”的弟兄立即答应一声，匆匆回身奔出查看去了，这时，君惟明招呼过曹敦力，一起过去检视那边唐康及余尚文的伤势。

现在，唐康及余尚文二人全已晕迷过去，他们二人全是混身血迹斑斑，衣衫破碎，连髻发也都散乱披落，衬着他们腊白的面孔，低弱的呼吸，那等模洋叫人看人委实心里酸楚……

蹲下身子，君惟明伸手在两人身上摸索半晌，终于给他找出了两包金创药来，于是，他丢了一包给曹敦力，两人先匆匆忙忙的给唐康及余尚文敷

药止血，又各自撕下长袍里挨为他们草草包妥了。

然后，君惟明突然伸手在曹敦力胸前拍了一掌，这一掌不轻不重，曹敦力猝然热血上涌，胸腔撞震，紧跟着又仿佛玄冰浸体般全身一寒，他一屁股坐倒地下，惊愕得了结结巴巴的道：

“公子……呃……公子……怎么……怎么打起我来了？”君惟明站直身体，伸了个懒腰道：

“没有什么，我只是一下子烦，不经意挥了挥手，可伤着你了？”连忙爬起来活动了一下，曹敦力忐忑的道：

“还好，公子，像是没有事……”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那就最好。”

此际，那两名“大飞堂”的弟兄已匆匆的奔了回来，不用问，只要一看他们的形态，君惟明即已知道其他的七名“大飞堂”所属必是凶多吉少了，吁了口气，不待那两人开口，他已沉声道：

“我们这边——没有活口了？”

两个牛高马大的汉子全是一脸悲愤之色，他们哽咽着连连点头，一时连话也答不上了……

君惟明喟了一声，又道：

“坐骑还在么？”两人又是点头，其中一个带着哭音道：

“回禀公子……坐骑没少……守在那边的一个弟兄……却连脑袋全丢了……”君惟明冷冷的一指四周狼藉遍布的敌人尸体，道：

“我们已经索回代价，二位，江湖中的日子原是如此，而我们能替那些被害的弟兄们做的事，也就只有这些了！”他没有理会这两名大汉的瑟缩神情，又断然道：

“你们两人马上去将坐骑牵来，我们要尽快护送你们的两位大把手回去治伤，死去的我们无能为力，如今，就只有为活着的尽心了，记着，动作要快，我们随即登程！”

这两个“大飞堂”的汉子不敢再多说什么，两人全抹着泪，却又急急忙忙依照君惟明的吩咐办事去了。

曹敦力自一侧凑了上来，悄声道：

“公子，这两个“大飞堂”的伙计，看情形似乎十分伤心……”君惟明冷冷的道：

“当然，这也才更显示出人家弟兄们之间的亲切与团结来，那像你们‘大飞帮’和一群乌合之众似的……”立刻胀红了脸，曹敦力急辩道：

“公子，我如今可不是‘大飞帮’的人了哇……”君惟明唇角勾动了一下，道：

“我并非指你，乃是叫你知道你以前侧身的那个帮会酸是个什么邪门儿？”曹敦力干笑半声尴尬的道：

“所以……呃，我看透了，这才弃暗投明，奔随向你老这边来啊……”君惟明笑了笑，道：

“你之所以仍能活到今天，曹敦力，便因为你还有这么一点长处——知道利害明白时势！”打了个哈哈，曹敦力苦笑道：

“还不是多亏公子点化引渡？呵呵呵……”

君惟明没有说什么，目光却缓缓流转向周遭，而周遭横尸遍处，血迹斑斑，那一具一具的尸体，有的突目裂唇，有的血肉模糊，有的四肢不全，

有的支离破碎，横七竖八的躺在那里，夜如冰，风似泣，天空墨黑如漆，古庙幽幽，这情景，凄厉中更带着那么一股阴惨惨的恐怖味道。

曹敦力低声道：

“不用掩埋他们了吧！”君惟明摇摇头，道：

“自会有人让他们入土的，眼前，我们没有功夫再去做这些……”正说到这里，不远处传来人声马匹的嘶叫声，紧跟着步履急促移向这边，还夹杂着人的叱喝与扬鞭声响……

曹敦力一笑道：

“公子，他们牵马来了。”君惟明低沉的道：

“稍停我们要将唐康和余尚文扶上马背，你我各自照应一个，小心点，别牵动了他们的伤处……”

第五十九章 铁血知交

山是座不高的山，但却十分险峻，山上山下除了嶙峋嵯峨的怪石，便是生满了一种密密的“凤尾树”了，这种“凤尾树”的枝叶特别浓茂青郁，枝干是灰白色加杂着褐斑点的，从下往上看，那些遍布的奇形怪状岩石间便叫这种树木给占满了，只有一条五尺宽的小道蜿蜒通上山去，这条小道勉强可行马，顺着小道往上走，大约半个时辰不到便可抵达山顶。

嗯，却是意外的平坦呢，有的就地取用的巨石围砌着靠南的大半块地方，这围砌着的巨石围墙怕没有丈多高，围墙里头，则是一排排纵横整齐的石造房屋，正对那座生铁铸造的大山门，是一片广场，广场上高高竖起一根旗斗，飘在上面的是一面狭长杏黄旗，那种深黄的旗底上，什么字也没有，只精工绣缕着一只神骏威猛，双翼展开，宛似就持脱旗凌霄的金睛黑羽巨鹰！

这座山，叫“长度山”，这处地方，就是“大飞堂”的堂口所在了！

有两名“大飞堂”的弟兄前引着，君惟明等人自然一路顺当的经过了那条上山小道，也毫无阻挡的通过了重重明桩暗卡，他们还只走到半路，已听到漫山的鼓钹连响，火箭信号乱飞，隐约中，只见人影闪晃奔忙，叫唤不停，就好似突然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一样！

曹敦力骑在马上，一面小心翼翼的扶抱着身前的余尚文，一边探头探脑，惊异的向四周环视着道：

“咦？怎的这座山上骤然热闹起来了？这些朋友们就象小孩子看花灯似的又叫又跳，兴奋得很哪……”前行的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大约因为我来了。”曹敦力恍悟的点点笑道：

“啊，我几乎忘了，‘大飞堂’对公子你老是尊崇爱戴得无以复加的，现在一看，果然如此，甚至比我想像中更进一层……”君惟明扶著座前的唐康，平静的道：

“这是用心换来的，曹敦力，你若用心待人，人也自会用心来对你，情感是由肺腑发出的，是么？”曹敦力哈哈笑，了道：

“公子，你这受人崇仰明名威，我算是见识了，我委实。料不到你老的声望竟已到达此等地步！”君惟明轻轻为唐康拂去额上的一抹灰尘，浅笑道：

“泛泛罢了！”

这时，他们已经登临山顶，隔着“大飞堂”的堂口没有多远了，那座恢宏的生铁大寨门，已矗立在数百步之外！

忽然，两扇大铁门，“呼隆隆”的分向左右推开，不待那几个推门的黑衣大汉停止动作，门里一大群人已潮水般奔了出来！

前行的两名“大飞堂”汉子目光一瞥，立即双双滚鞍下马，两个人同时回头高声叫道：

“公子，当家的亲迎了——”

君惟明飘身落地，将唐康交到那两人手上，然后，他一拂袍袖，洒逸而稳重的迎了上去——。

奔过来的那一大群人，约莫有四五十个，领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高大魁梧，强健如狮般的红脸人物，他年约五旬有余，双眸巨大，精芒如电，隆淮海口，颌下蓄着一大把黑胡子，再衬着他那一身黑袍，形态威猛骠悍无比，他的身旁，哈，则是睽违已久的君惟明旧属——“双面煞”舒云，其他的人，便全是“大飞堂”里有头有脸的大小硬把子了！

这位带头的红脸人物，嗯，正是“大飞堂”的首领，江湖上出了名的狠角色，铁汉子——“狂马血刃”关九！

隔着尚有十多步，关九已激动莫名的大叫着高举双臂奔了过来，君惟明也以同样的热情迎上，刹那间，关九已用力将君惟明紧紧搂住，他全身颤抖，黑胡箕张，泪下如雨中泣不成声：

“兄弟……兄弟啊……天有眼……你的……德厚……你果然还……活着……我……我这为兄的……以为……我们再也……见不着了……”

君惟明也不禁有些鼻端酸楚，双月湿润，但他到底还忍得住未曾落下泪来，轻拍着关九肩头，他伤感的道：

“老哥……我们手足尚未同情白头……我又……又怎舍先去？”关九在咽泣声中又顿时含泪大笑，他紧搂着君惟明，沙着嗓子道：

“说得对……说得对……你我兄弟交情尚未论够……你怎能先走？何况……我这为兄的不去……你若先去……就更是敬了……”君惟明轻轻一叹，在喜悦中又带着几分歉疚：

“老哥，这些日未见，你似乎苍老憔悴多了……”一抹眼泪，关九埋怨道：

“还不都是你这混球把我折腾的，你脱了险却不尽快通知我，害我白担了多天的心事，说起来，你就该打屁股！”二人互相松开，君惟明弓身道：

“全乃我的不是，老哥，我不求解释，但愿受罚！”在君惟明肩膀上擂了一拳，关九兴奋的大笑道：

“还罚个鸟！兄弟，你回来，我已开心得想跳河了，那还忍心罚你？这些日子啊，你可不知我是怎生过的！”君惟明感动的道：

“我已听得唐康说过了，老哥，越是如此；我便越觉得老哥待我的情谊深重，也就更觉得我对不住老哥你……”关九哇哇大叫急道：

“什么对得住对不住？我们自家兄弟你还说这些客套话干啥？你这不是成心要见我的外么？”君惟明庄容抱拳道：

“老哥，云天之义，容我君惟明一谢！”连忙避开，关九吼道：

“你再这么婆婆妈妈的我可要揍你屁股了，兄弟，你我分什么彼此？还有什么谢不谢的？简直是浑球！”微微一笑，君惟明道：

“老哥，我只讲——句话：‘生死道义’这四个字，你当之无愧！”关九

长叹一声，却欣慰无比的道：

“兄弟，只这一句话，我就为你再抛一次脑袋也值得了，你总算明白我这为兄的待你是一片什么心！”君惟明诚挚而坦率的，拉着关九的一双大手道：

“我这一生，老哥，至少未曾白来，我还有老哥你这么一位异姓手足的关切与爱护，仅此一端，即已明证这人世间仍有温暖存在！”深切的注视着君惟明，关九由衷的道：

“兄弟，我们永远站在你这一边，不论于任何时地！”君惟明爽朗的道：

“谢了，老哥！”

这时——

站在一侧肃手恭候了老久的舒云业已“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他双目含泪，语声哽咽的泣叫：

“罪属舒云叩见公子——”转过身来，君惟明伸手扶起舒云，柔声道：

“起来，舒云，你并没有什么错失。”舒云抹着沾头的泪水，抖索索的站起，自双眸那层薄薄的，湿润的晶幕中，他深切又激动的凝视着君惟明沙着嗓子，他道：

“公子……全是我的疏忽大意，才累使公子遭到这等磨难……天幸公子化险为夷，平安出困……否则……我的罪孽可就永生不能消弥了……”君惟明拍拍他的肩头低沉又亲切的道：

“我已说过，舒云，不怪你，讲句爽脆点的话，连我这样不怕吃生米的人物全着了道，又那能埋怨你们？第一个疏忽大意的，不是你们，而是我自己，要责要怪，首先得从我来，怎么说也不能弄到你们头上……”颤着声吁口气，舒云带着泪又裂开了嘴：

“公子……皇天保佑你老，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豁然一笑，君惟明豪壮的道：

“好，小子，便讨你一句好口彩！”跟着呵呵大笑，关九插上来道：“

得了得了，你们自己主从还客气个啥劲？来人哪！”他环目四扫，接着大声道：

“快来拜见君公子！”

于是，围立四周的“大飞堂”那一干得力人物热切的欢呼一声，纷纷过来向君惟明施开了大礼，忙得君惟明左挽右铁，前拉后挡，口中一叠声的客气，好不容易才应付完了，额头上不禁已见了汗！

一把挽住了君惟明的膀子，关九笑道：

“走吧，老弟，里头叙去！”君惟明急忙叫过了默立一边老久的曹敦力来，匆匆为关九等人引见了一遍，他又悄声道：

“老哥，你可知道唐康和余伤文两人全带了彩？”双目突瞪又敛，关九昂然道：

“我知道。”君惟明左顾右盼，问道：

“他们人呢？”关九淡然道：

“已送进堂口诊治去了。”往大寨门走着，君惟明一面歉意的道：

“很对不住，老哥，我未能适时护住他们二位——。”关九摇摇头肃穆的道：

“不关紧，老弟，江湖中的日子就正是这样，不去块肉掉块皮，还能算是响当当的汉子么？”侧首望着君惟明一笑，关九又爽利的道：

“你也别放在心里，老弟，大不了这笔帐算到姓童的头上，到时候大家结一结也就是了。君惟明笑了笑，道：

“你已经知道我这一次出事，全是童刚这天杀的在搞鬼了”关九低沉的道：

“今天凌晨，唐康的两个人侍候着你那手下罗昆老弟先到了这里，见面后，他业已将你这次出事的前因后果全说了个一明二白，其实，就算他不讲，我也早就断定了是童刚这王八羔子！”

君惟明轻喟一声道：

“你说得对，就是他。”嘴巴砸了一下，关九叹道，

“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童刚这人……唉，看他那付模样，若非罪证确凿，谁也不敢相信他竟是如此一个衣冠禽兽！何况，他一向又与你交情深厚……”君惟明神色是凄厉又讽嘲的，幽然道：

“邪恶狠毒的人，表面上往往是一本正经的……而他若非与我交情够深，今天，他也无法坑得我如此之惨了……”关九有些迟疑的小声道：

“还有，老弟，你的妻与妹？”君惟明豁然笑道：

“一对贱人！”关九舐舐唇，沉重的道：

“你的意思？”君惟明冷冷的道：

“老哥，你以为我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呢？”怔了怔，关九惊愕的道：

“你，你真打算……打算将她们一并收拾了？”君惟明咬了咬牙，道：

“不错。”关九捻着胡子，为难的道：

“老弟，你听我说，再怎么讲，她们总归是妇道人家，不大明白道理，况且，一个是你未过门的妻子，一个又是你的嫡亲胞妹，若是要对她们怎样……你，你也下得了手？”君惟明双眸如血，他的语声有如利刃斩钉截铁：

“老哥，这一对无耻贱人的所作所为又何曾将我视为亲人？他们又何尝有一丁点血丝的顾惜及骨肉的情怀？她们造成我走向死亡，迫使我走向死亡，又眼睁睁的目注我走向死亡。”

“这其中，她们没有怜悯没有悔恨，没有悲切，甚至连羞惭之心也没有，她们助纣为虐，乱伦残亲，老哥，这是人能做得出的么？她们已不像人了，所以，我对她们也再没有丝毫宽容及饶恕！”吞了口唾沫关九呐呐的，道：

“但是，老弟……”君惟明平静却拗执的笑了笑，道：

“如若你要怜惜谁，老哥，就请你怜惜我吧，真正受尽折磨，历尽辛酸的受害者，便正是你如今挽着的这个人！”正挽着君惟明的手臂不禁颤动了一下，关九太急道：

“老弟，我不说了……你的个性我很了解，我知道，当你决定某一件事，你就已将它淬成铁似的不可折了……”脚步缓缓移动着，君惟明生涩的道：

“抱歉，老哥……”关九苦笑一声，道：

“我不怪你……”

现在，他们已经来到那扇巨大的铁门之前，而铁门里，嗯，却有一位年已花信，端庄秀丽的少妇正垂目肃立相候，这少妇一身淡素衣裙，脂粉不施，看上去在清雅之中越见明媚娴淑；她的两侧，各有一名青衣小婢挽扶着，这一对小婢女，如今却俱睁着两只精灵的眼睛在朝君惟明眨呀眨的打量着呢！

关九呵呵一笑，踏上两步，大声道：

“娘子，快来见过我君老弟！”

要知道，在江湖上的礼教来说，妇女见客大多是在大厅或内室之中，

甚少有迎出在庄寨门外头的，更何况还是一位已婚的帮派首领夫人？

这除了来客有着极大的名望声威以外，更要与主人有着无比深厚的交情才行，换句话说，此乃一种最为隆重的礼义表现，而且此一端，便已足可显示出关九对君惟明的崇仰亲切到何等地步了！

却也料不到关九有此一着，君惟明不觉大为感动，他连忙赶前一步，正待先行施礼，那少妇却早已盈盈衿衿，语润珠圆的开了口：

“妾女舒婉贞见过君惟明立即长揖还礼，边又是窘迫又是歉然的道：

“罪过罪过，大嫂与关老哥百年嘉礼，愚弟我未能亲到拜贺已是惭愧，今番远来，正该先往内堂谒见大嫂才是，却劳动大嫂移玉相候，岂不更令我这做弟弟的汗颜了！”舒婉贞站好身子，庄重又亲切的微笑道：

“君叔叔不用客气，叔叔这次脱险归来，还不知如何使我贝欣喜快慰呢，若非得讯太晚，九哥与我就该下山相迎叔叔了……”抱抱拳，君惟明道：

“不敢，设若如此，就越发折煞我了。”呵呵大笑，关九在旁搓着手道：

“老弟，你看我这浑家不赖吧？”君惟明诚心诚意的道：

“大嫂可以说太好了，老哥，就见你这付德性，也不知前辈子敲破了多少木鱼才修来的福份……”抚肚宏笑，关九得意非凡的道：

“小子，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了，大约你做梦也想不到为兄的我还有这么一记绝招吧？”君惟明点点头抿抿唇道：

“一点不错，老哥，见到大嫂，我才觉得以前是低估你了！”舒婉贞粉颊微酡，有些羞嗔的白了关九一眼，又落落大方的道：

“君叔叔，别听你那做哥哥的瞎嚼舌，他呀，只要一有人捧两句，他连姓什么全都会忘了……”关九忙叫道：

“你别冤我，娘子，我——”瞪了瞪关九，舒婉贞道：

“九哥，天天念道着君叔叔，人家君叔叔来了，你就要人家站在门口听你夸本事？”关九“哦”了一声，猛一拍后脑瓜，笑道：

“糊涂糊涂，老弟快往里请，别待慢了你，回头进房去：吃上老婆的家法！”舒婉贞是又羞又臊，她轻轻一跺：

“九哥，你……你真是越说越不成话了！”

于是，在一片哄笑声中，君惟明已由关九夫妇伴随着，前呼后拥的走进了第一排后屋中那间最为宽宏的大厅。

这座厅堂颇为明净敞亮，分两排列着数十把虎皮交椅，在两把虎皮交椅中间便摆置有一张黑漆桌几，尽头正央是一只特大的高背圈椅，顶上的横梁悬挂着一方灰底金字匾额，上面铁挂银钩般的两个大字：“凌霄！”

此处，君惟明曾经来过多次，他晓得这座“凌霄厅”乃是“大飞堂”的主要议事待客之所，取名“凌霄”是表示“大飞展翼，凌霄腾扬”的意思，其内蕴之豪壮，不持言传，亦可意会了。

关九与君惟明略一推让，关九也即不再客气的坐上了正中间的高背圈椅，君惟明则在右首首座坐下，其他各人亦自纷纷寻着位子落了座，这时，关九的妻子舒婉贞却没有相陪，她告罪一声，便待返回内室，就在她刚刚想离开的时候，君惟明突然站起，满面含笑道：

“大嫂尚请慢走一步——”舒婉贞转过身来，有些迷惘的道：

“君惟明徐缓的道：

“不敢，我与大嫂初次见面，谨有一物相赠，不算见面礼，聊作为我对关老哥与大嫂请结良缘的一点祝贺。”舒婉贞轻轻“啊”了一声，忙道：

“这怎么承受得起？君叔叔，我看免了也罢——”坐在高背圈椅上的关九却捻着胡梢子，老实不客气的道：

“不用推让，娘子，君老弟的见面礼你还不收犹待收谁的？我方才还在纳闷呢，这小子的礼物怎的迟迟尚不献上！”举座失笑中，舒婉贞也不由露齿佯嗔：

“你看你，九哥，就没见像你这样厚脸皮的……”君惟明一探袍袖，取出一方三寸宽厚，通体晶莹流灿，透紫亮润的小盒子来，不说别的，先凭这方小盒子，业已是名贵珍品了，关九一见，不觉惊赞道：

“好一个紫玉盒！”舒婉贞想说关九什么，却又咽了回去，仅仅笑着抿了抿唇，君惟明一看此情，即明白他这嫂子是识货的行家了，手拈紫盒，他吃吃笑道：

“老哥，你说这是个什么质地的盒子？”关九忙道：

“紫玉制的盒子，莫不成我说错了？”君惟明笑了笑：

“大嫂，我想你一定知道此是何物吧！”舒婉贞正色道：

“君叔叔，这大约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紫晶翠’雕琢成的盒子？”君惟明连连点头，一伸拇指道：

“说得对，大嫂，这的确是出自南海一座小小的珊瑚岛上的特产，它叫‘紫晶翠’，普天之下，也只有那座小岛上。才有得这种东西，而且为数极稀，据说，近十年来，那座小岛上的‘紫晶翠’储量业已完全叫人给采光了，大概全部的产品，犹装不满一只中长竹篮，易言之，天下所有的‘紫晶翠’也就是那么一丁点而已！”在举座的赞叹声中，关九不由咋舌道：

“好家伙，这么名贵……”舒婉贞轻柔的道：

“我认识这种珍品的原因，是因为我娘家有一只祖传的‘紫晶翠’指环，那指环在我家中已是惜如拱壁，视同家宝，而它所占的体积份量，只怕还没有这方玉盒的一个角……”猛一拍手，关九大笑道：

“好豪客！老弟，这玩意比黄金更值钱了！”君惟明淡淡一晒，道：

“这‘紫晶翠’的价值，与黄金是一与百比，就是说，一两‘紫晶翠’可以易换黄金百两！”双目盯在君惟明手中的‘紫晶翠’小盒上，关九忙道：

“那么，这小盒看上去怕没有四五两沉，也应该值得四五百两黄金了，老弟，你可真叫大方哪！”微拂鬓角，舒婉贞小声道：

“九哥，你错了，这方‘紫晶翠’盒，只怕不只四五两的重量，这种珍品别看体积小，却是最重不过……”关九好奇的道：

“真的？”君惟明走到关九面前，将手中的翠盒交给他，边笑道：

“你自己掂掂份量，老哥。”

伸手一接那方翠盒，关九不由低呼一声，几乎失手坠落于地，他急忙托好，上下掂了掂，看那沉甸甸的模样，就好像他在抛舞着一把数十斤重的石锁一般，还略带三分吃力呢！

君惟明笑道：

“有多重？老哥。”口中啧啧称奇，关九道，

“好家伙，别看这玩意小，至少也有两三斤沉，我刚才还估量只有几两重呢……”微拂袍袖，君惟明道，

“请老哥启盒。”

于是，关九睁大眼睛，小心翼翼的掀开了，这‘紫晶翠’雕磨成的小盒的盒盖，噫，里头却端端正正的嵌有一颗巨大的六角星形宝石，这颗宝石

大小如一枚核桃，最特异的地方，是这颗宝石的色彩。

它不是一种单独的纯光，而是幻闪着多种光华的异彩，蓝的光芒有如澄澈的天空，红的光芒宛似秋晚的霞照，青的光芒好像煞柔细的茵润，绿的光芒好譬波森的湖水，而紫的如云带，黄的似鹅绒，白的如朝阳，这些光芒交叠着，旋射着，迷映着，缤纷夺目，鲜艳美丽，就仿佛一颗多的星辰彩自九霄降落在这方翠盆之中了！

先时，有这方紫盒掩遮着，还瞧不见这颗星形宝石的异彩，如今启开盒盖，光华倏现，彩色幻闪中，几乎连整座大厅，每张人脸，全映照得五颜六色了……

一刹间，厅中的各个人——除了君惟明而外，可以说全为这稀世奇强震摄住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出声，只有粗重的喘息声在冰一双双惊愕又赞美的目光中飘移游浮着，而那一双双的目光却又似迷失在满室闪旋的缤纷彩色里了！

好一阵子——。

“叭”一声轻响，关九闭上盒盖，他微微磕上眼睛，让一声长长的呼吸自嘴里吁出，同时，每个人也都像如梦初醒较大的透了口气。

缓缓睁眼，关九看看君惟明，喃喃的道：

“老弟……这……这是无价之宝啊……你怎……怎能送我？”君惟明一笑道：

“不是送你，老哥，送你的只是这个‘紫晶翠’的盒子，盒子里的宝石，乃是送给大嫂的！”此刻，舒婉贞也才透了口气，她又惊又喜的道：

“君叔叔……我很喜欢……但只怕承受不起，这东西，太贵重了……”明澈的眸子微微一闪，君惟明平静的道：

“天下任何奇珍异宝，和砂石泥土一样，俱乃身外之物，它之所以贵重与否，只是人们给予它的评价罢了，看穿了，便不值一笑，而这两件东西既然人们珍视于它，我们也同俗，大嫂，假如你与大哥认为尚堪珍藏，尚请笑纳，也算就对你贤伉俪这段美满姻缘的一点小小心意！”

关九一拍大腿，安笑道，

“收了收了，娘子，还不快向君老弟道谢！”横了丈夫一眼，舒婉贞盈盈福道：

“君叔叔，多谢厚赐。”

这时，关九将手上翠盒交到乃妻手里，低声嘱咐妥贴收藏，又特意加派了两名手下“大把手”护送着舒婉贞主婢回到内堂去了。

君惟明重新落坐，微笑道：

“老哥，还满意么？”关九连连点头，搓着手道：

“满意，满意，满意极了——哦，老弟，那颗宝石可有名字？”君惟明轻轻地道：

“有，叫‘银河之星’！”关九喃喃重复道：

“好名字，好名字，‘银河之星’‘银河之星’……”

第六十章 战云弥眼

“鸣凤山”，“入云台”，“上刀子庄”里。

在那座最为宽大恢宏的楼阁大厅里，如今业已挤满了人，靠在边坐着刚由“长度山”“大飞堂”那边赶回的君惟明，以及“大飞堂”瓢把子“狂马血刃”关九，关九身后，则一字排开了他十二名“大把手”中的六名。

左首，坐边着“大宁河”金家的好汉们，以“大金龙”金魁为首，依次是“毒拐”金尤摩夫妇，“飞魑”金楚，“金蝎”金薇，其他如“肉剑”仇自春，“劈雷手”夏固，“青庙鬼”艾少长，“黄庙鬼”艾少福等人则全都肃手恭立于侧。

厅门两旁，分左右站着“八手熬”岳安远，“骷髅煞”焦二贵，“血镞煞”洪大贤，“双面煞”舒云，“追日煞”穆厚，“焰龙”方青谷，以及方青谷的头一号助手谭子多，“鱼肠煞”罗昆则因剑伤未愈，正在庄里养息中。

另有一张太师椅摆在君惟明的右后方，嗯，曹敦力正似模似样的坐在那里龇牙微笑呢。

此刻，“大金龙”金魁在说话：

“……老夫一听及尤摩回来辞述老弟你在铁卫府未能同返的情形，就差点把颗心都惊得跳出腔子，本待不顾一切，倾力往援，尤摩却又再三劝阻，声言是你老弟所亲自交待，老夫反复琢磨，为了怕误及老弟你的大事，也只好强自按捺下来。”

“可是就这么一天到晚心神不宁，坐立难安，老是忧虑着老弟你的安危，加上薇儿这丫头整日象失了魂似的疑疑惚惚，眉头深锁，老夫就更是待不住了，如若不是老弟你日前又遣回一位关老弟的伙计返回再打了招呼，老夫说什么也得下山去寻找你啦……”

君惟明的目光不带痕迹的轻轻扫了坐在对面的金薇一眼，而金薇却是大大的窘迫与羞涩了，她想不到自己父亲竟然就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便把自己那种隐藏于心头的感触说了出来，这该多叫人尴尬哪。

可是，臊是臊到了十分，却又觉得心里甜丝丝，脸上烫呼呼的，更对父亲这种做法有一种微妙的感激与含蓄的好笑，她知道，自己固然是对君惟明产生了情愫，而自己的父亲，又何尝不打骨子里看上了这个人才呢？而她父亲的表示，倒好似比她自己更要来得露骨得多……。

自然，君惟明不是楞头青，人家“大金龙”的心意他又何尝不知？但是，此情此景，便是自家有数，也只好在表面上装装糊涂了，他久经风浪，这等场面当然容易应付，在迅速看过金薇一眼后，跟着沉重的一笑道：

“累及当家的令媛如此为在下担忧，实在令在下惭愧又加上不安，当时跟随在下同去的罗昆因伤重流血太多，难经劳顿奔波之苦，是而无奈下只好冒险暂匿铁卫府中，虽然明知此举会带给当家的及各兄台诸多悬虑，但势态所逼，也别无选择，关于这一点，在下还要特别提出请当家的及各位兄台包涵……”

哈哈一笑，金魁道：

“老弟你也太谦了，区区小事，又何来包涵恕宥之有？倒是老夫这丫头却几乎连饭也吃不下了呢……”金薇一听，自己老爹简直越说越明了，就差点把自己推向人家怀中，不由得双颊飞丹，又羞又急销低叫：

“爹……你老人家是怎么了？”看了女儿一眼，金魁笑咪咪的道：

“没有怎么呀，宝贝，爹只是把你这些天来的情形向君老弟描述一番罢了，嗯，难道说还是爹编造的？”

就差点找一条地缝钻将进去，金薇的一张俏脸蛋红嫣欲滴，宛以一颗熟透了的苹果一样，她“嚤哼”一声，臊得猛的扑向她姑姑金丽背后，掩着脸再也不肯露出来了。

满厅里起了一阵笑声，金丽伸手拍了拍自己甥女，娇笑道：

“有什么好害臊的？你爹可不是全讲的真话？而且，这也是光明正大的事，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傍坐的金尤摩也咧开大嘴道：

“小姑奶奶，你姑姑说得对，就说你姑姑当年对俺那股子劲吗，呵呵，还不是与你如今差不了多少？也不见有人笑她……”金丽顿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她瞪着金尤摩道：

“胖子，你不讲话没人将你当哑巴，这是什么节骨眼上，有象你这等满口胡柴的？”吸了口气，金尤摩诚惶诚恐的道：

“别生气，别生气，俺这厢闭上嘴便是……”

厅中各人目睹这对欢喜冤家的唇来舌往，俱不由暗里失笑，而也幸亏这样，才将君惟明的尴尬处境掩饰过去，此刻，金魁干咳一声，威严的道：

“尤摩，你和三妹不要吵……”接着，他又转对君推明道：

“老弟，在‘长度山’关九关兄那里住了三天，可另有什么新消息？”君惟明低沉的道：

“没有，对方那边是一片死寂，未曾有什么其他行动？”略一沉吟，金魁道：

“那么老弟之意，是否还与以前的决定一样，正取长安，诛仇雪恨？”君惟明点点头道：

“毫无变异！”浓眉轩扬，金魁昂然道：

“好极，而只要长安铁卫府中的群丑一旦被歼，你其他地方的基业便是不用费力也可一一收复了，对方的首脑人物溃灭，那些散布各地的小妖小怪根本犯不上打，他们也必然望风而逃！”君惟明静静的道：

“所以打蛇打头，擒贼擒王！”一边，关九也插上两句道：

“谁欠的找谁，谁亏了谁偿！”这时，金魁又抚着下颌，若有所思的道：

“方才老弟你告诉老夫说，‘西疆二鼎’与他们的义子‘血鼎’方幼泉也一起到了长安替童刚助拳？”君惟明低声道：

“不错。”想了想，金魁面色凝重的道：

“老弟，这三个人确是劲敌！我们万万大意不得，他们的功夫，要比之包骧及官采等人来更为精绝，无论单打群斗，都不是易与的！”君惟明淡淡一笑道：

“在下已考虑到了这一点。”轻轻用右手扭按了几下大指的骨节，君惟明又徐缓的道，

“而且，在下尚知道，‘西疆二鼎’尤擅一种二人合力同展的武功，这种武功，叫做‘四臂抗天’，威力浩大，猛酷无比！”金魁颌首道：

“是的，老夫也听说过……”一直没有开过口的“飞魑”金楚忽然冷幽幽的道：

“不管他们是什么三头六臂，我们也和他们干了，君公子，大哥，了不起舍却这付臭皮囊。”君惟明动容道：

“金兄好气魄，对，正是如此！”关九立即道：

“徒此全是肉做的，我就不信他们是铁铸骨，铜浇皮什么鼎，什么炉，也都一个熊样！”金魁大笑道：

“咱们壮志如虹，豪气凌云，只此一端，就必然叫对头寒胆，君惟明安详的一笑道：

“当家的说得对，如今童刚那边的情势我们就不说了若指掌吧，也和如洞观火一样，大致都清楚，他们那边的好手，除了童刚本人之外，就是‘西疆二鼎’，及‘血鼎’方幼泉，另有‘皮口袋’包骧，‘白发银眉’帮主‘白虎’刁忌，‘独龙教’教主‘紫胡子’凌欣这些人，以外再就是‘大飞帮’及独龙教所属的一干硬把子，姓童的全部力量便如上述了……”

金魁持重的道：

“老弟，你回来后即已告诉老夫‘凉山派’可能撤走之事，不过，虽说‘尺半魂’定琛在你手里栽了跟斗，你是否能断言他们必然肯退出这场是非？”君惟明考虑了一下道：

“不敢断言，但却可臆测，以当时定琛的反应与表示来说，他似是应该毫无疑问的退去，可是，天下事多不尽如人意，当家的。除非他确已率众退走。谁也不能作此明确答复！”坐在君惟明背后的曹敦力启口道：

“公子，假如定老鬼还不退兵的话，他就真是无耻无行加上寿星公吊颈——嫌命长了！”君惟明笑笑没有表示。金魁问道，

“老弟，我们这边的实力如何？”君惟明有条不紊的道，

“老爷子全家有九位好手，在下这边么，在下本人聊充一名硬把子吧，所属有七名过得去的角色，‘大飞堂’关老哥也率有三百名弟兄前来助阵，另加上他十二名‘大把手’中的六位，全部力量即是如此。”金魁忙道：

“老弟，你手下的兄弟大约也近千人吧？”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错，这尚得算上前些天由田朴带着自铁卫府投过来的五百名弟兄……但是，这批人若要对付敌人的那些高手，恐怕还不行……”以若指着膝盖，金魁低沉的道：

“如此算来，老弟，在实力上我们是差了对方一头了，到了时候我们这边的硬把子就只好多承点担子……”

第六十一章 剖心诉情

君惟明长长吁了口气，目光悠悠的投注在大厅正中那盏华丽吊灯上，他徐缓的道：

“看情形，怕是要如此了。”金魁搓搓手，道：

“何时展开攻杀？”君惟明露齿一笑，却语声如铁！

“三天之后，午夜出发，拂晓发动攻扑。”金魁用力点头，道：

“很好，老夫金家的人便向老弟讨个头功，轮第一阵！”“狂马血刃”关九闻言之下，不由急道：

“金当家的且请恕过我关九无礼，这头一阵，似乎应该由我先上——”金魁尚未及回话，君惟明已摆手笑道：

“当家的，关老哥，二位且请勿争，三日后之战，乃是一场全面的干戈，不战则已，只要一发动了，便没有头阵寓阵之分，那种拼搏，将起自四面八方，敌我均投入于漫天的血光刃影中了，因此，每一位的责任都是重要的，每一位的负担只怕也就俱很沉重了……”金魁呵呵一笑，敲了敲脑门，道：

“老弟果然说得有理，三天后那场仗，想起来可不正是如此？关兄，这样一来，你我也就都不用争了。”关九打了个哈哈，忙道：

“可不是，到了那时大伙儿一道上，任谁也闲不着，任谁也转不开，哪还有一场一阵的打法儿呢？呵呵……”君推明拂拂袍袖，正色道：

“我别无他求，只愿各位在双方拼斗展开之后善自保重。谨慎应敌，能将损伤减少至最小限度，也堪可使我心中的负荷略为轻削了……”金魁浓眉舒展，庄容道：

“老弟，今日在坐诸君，有谁是置身于这场拼斗中而稍有勉强的？”君惟明怔了怔，随即会意道：

“在下想，可能没有吧？在下及在下所属之人为此争纷之主，自不勉强，关老哥与在下谊同手足，此次前来助拳，亦该不会有所为难……”关九急道：

“完全是我们自己要来的，又那能一点沾上‘勉强’工字的边？”金魁豪迈的大笑，道，

“我金家众人，更是心甘情愿，豁上命也得替你效力——老弟，既是大家自愿全力助你，你就甭再说客气话了，将来若有什么伤亡，也是各自认命，那一个埋怨那一个就遭雷击！”一阵热烈的回应声昂然响起，群情俱同，君惟明不禁大受感动，他连连拱手，大声道，

“诚意敬谢，各位，我君惟明一辈子忘不了！”金魁等到大家激昂的情绪略为平静下来之后，又问道：

“还有最重要的一端，老弟，你的战策可已决定？”君惟明颌首道：

“只是大概而已，金当家，我们届时将集中全为，分成四路攻扑铁卫府，攻势必须凌厉强悍，务求一气而破，这四路人马的分配是，在下率领所属好手及五百名弟兄由正面袭卷，关老哥领着他的儿郎从铁卫府后墙攻杀进去，当家的你们九位则分成两拨，各率在下其余五百弟兄两边一边二百五十余人，分左右府墙越入，四路人马合围并进，全面集中朝府内冲杀——”金魁连连点头道：

“很好，就是如此。”顿了顿，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又道 3

“是了，老弟，那‘西疆二鼎’要不要决定一下由谁来专门对付？”君惟明笑道：

“在下看不用，谁碰上谁侍候就是了，当然，必要时尚得相互照应，彼此支援！”说到这里，他又放低了声音：

“不过，在这里在下要特别请求各位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童刚那奸徒恶贼必须留待在下亲自了断！”厅中诸人俱皆鸦雀无声，一双双目光却了解又同意的投注向君惟明脸上，君惟明苦笑一声，续道，

“另外，费湘湘及君琪这一双贱人亦须如此，如若恰巧我未遇上她们，任何一个我方之人碰到了也必须立即通知我！”

君惟明的眼睛接触到金魁的眼睛，金魁微微点头，于是，他依次逐人望去，每一个被他看着的人也都轻轻点下了头……“

君惟明抱拳四转，大声道；

“再谢了！”金魁轻喟，低沉的道：

“老弟，你就果真如此痛恨你那妻妹？”君惟明唇角抽搐了一下，他生涩的道：

“当家的，如若你是在下，你恨么？”金魁窒了一窒，尴尬的道；

“这个……呃，当然，当然……”君惟明叹了口气，郁迷的道：

“在下也就是这样了……”这时，后面的曹敦力俯身向前，在君惟明耳边悄声道：

“公子，别忘了你老答允商瑜那妮子的事……”君惟明“哦”了一声，又高声道：

“还有一事大家记着，‘独龙教’‘四白龙’之首商吉不可杀他，因为其妹商瑜曾在铁卫府中暗助于我，并曾透露了不少重要秘密，‘西疆二鼎’的事便是由商瑜告知于我的……”金魁大笑道：

“到了时候，假如这商吉不识抬举，硬要与我等硬拼的话，老夫便负责将他弄晕便了。”君惟明笑道：

“若是如此，便也只好用这法子……”关九一捻胡子，皱眉道：

“老弟，还有什么人须要放水的么？”君惟明轻声道：

“没有了。”关九嘴里“啧”了一声，又道：

“希望这姓商的识抬举，听说，这小子是‘独龙教’中除了教主凌胡子之外的第一高手呢……”君惟明笑了笑，道：

“我已叫他妹子商瑜先行加以疏导了，我想这人能混到今天的地步，该也不是白痴，他心底也应有点数的……”关九摇头道：

“但愿象你说的这样，老弟。”金魁笑着接口道：

“他不开窍也没关系，老夫包管给他通开！”君惟明用手在面颊上搓揉了一会，略微有些倦意的道：

“现在，金当家的及各位是否尚有什么高见？”厅中，没有人再提出什么，金魁环目四注，笑道：

“老夫看，也就是这样了，如若尚有什么细节须要再行研讨，可以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随时商议……”君惟明点了点头，忽然侧首道：

“青谷。”静立在大厅门边的“焰龙”方青谷立即垂手向前，躬身道：

“在。”君惟明唇角浮起一抹笑意，道：

“我的那盒东西可随时带着？”方青谷神色一肃，恭谨的道：

“回禀公子，一直未离左右，岳大哥更每日查视一遍。”君惟明颌首道：

“很好，记住在今晚交给我。”方青谷凛然道：

“是。”在方青谷退下之后，金魁不觉有些好奇的问：

“老弟，是盒什么东西哪？怎的这么个慎重法？”君惟明淡然一晒，若然其事的道：

“说出来不值一晒，也只是在下主理铁卫府之时的一些零碎玩意罢了……”金魁愕然道：

“零碎玩意？”旁边，兰质慧心的金薇却已猜到了君惟明所说的是些什么东西了，她不可抑止全身痉挛了一下，面色微带着白的悄声道：

“爹……君公子所说的那盒东西，是他的‘盖眼笠’，‘黑羽箭’，以及九枚纯金所制的‘断肠花’……”

任金魁也是一方的霸王，也是久经风浪的大豪，在骤闻这几种天下有名的，代表着死亡的残酷信物时，也亦禁不住暗暗心头一跳，刹那间，他仿佛已看到血雾迷漫，惨号盈耳，黑色的勾魂纱飘扬了……

长长吁了口气，这位金家的魁首忍不住叹息道：

“好家伙，老弟，这几样东西，都是你那力量与权威的象征，多少年来，这几件标记已是铁和血的实质代表了……江湖中人，看见了你这样信物，无疑是等于接受了屈服或死亡的宣告，你方才还说不值一晒，老弟，就算你太

谦吧，却也谦得太令人震惊啦……”君惟明神色深沉却凛烈，双眸中光芒似血，他徐缓的道：

“就怕当家的及各位感觉不妥，是而在下不敢明言，但是，三天之后的血战，当家的，在下只怕却非要使用这几样物件不可了……”

在满厅的静默里，可以听到人们粗重的喘息声——宛如人人心口上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挤迫着，那等紧张中隐带惊栗的韵味，顿时便将厅内的空气变为僵冷与沉窒，在人们的意识里，好象觉得灯光也凄黯了，情景也幽涩了，连一张张人脸，也都那般白生生的成为木讷的了……

当然，君惟明也察觉了大伙儿心理上的变化与表情上的志忑，于是，他首先爽朗大笑道：

“诸君，其实并没有使各位感到不安的理由，是么？‘盖眼笠’，‘黑羽箭’，以及‘断肠花’三样东西，只是代表我本人与铁卫府威信的标点，而各位皆我挚友，这几样信物，在各位来说，应该是一种亲切的友谊象征，甚或是一种道义的保障，毫无丁点不善之处，可能，它们也曾经是血滴滴的，但那仅是对敌人而言，对我们自己的伙伴，这三样东西应该是有着无比的振奋作用才对……”金魁呵呵一笑，摸着下颌道：

“不说别人，老弟，就以老夫我的感受来说吧，你这顶‘盖眼笠’，每在你戴上它的时候，也即是大开杀戒的时候，换句话说，这等于是一顶阎王笠，一顶血笠，它在老夫的意念里决不是一顶竹笠而已了，那是牛头马面的招魂牌，也是判官爷的索命笔，你想想，以老夫这等还算见过点世面的人来讲，都有此感觉，其他的人，就更甭提了……”顿了顿，他又道：

“还有你那‘黑羽箭’，据老夫所知，是代表你铁卫府权威的信物，也是一种压力的表征，姑不言此箭坚逾精钢，可扮铁石，而它只要一插进那一帮、那派的大门上；这受箭的帮派便如遭厄运，惶悚不宁，假如他们正和道上同源在闹纠纷，也得立刻退让忍缩，因为‘黑羽箭’已表示你铁卫府出头管事了，受箭者，自己掂掂份量，也只好马上敲起退堂鼓，否则呢，呵呵，铁卫府的大批好手恐怕便会连夜而来，弄个鸡犬不留了……”君惟明笑了笑，道：

“当家的对于在下这几件东西的用途却知之甚详，倒令在下颇感意外……”金魁正色道：

“天下算大吧，老弟，也就这么大，江湖上有什么龙虎，两道上传些什么典故，同源中有什么规矩，老夫也还弄得清楚，你铁卫府威震一方，盛名喧赫，设若连你们的行规都不明白，那老夫这老江湖不就白混了？”君惟明连忙抱拳道：

“当家的，请恕在下失言。”金魁一笑道：

“过谦了，老弟——”说着，他回头指了指旁边的金薇道：

“丫头，你晓不晓得，差一点铁卫府的‘黑羽箭’就可要插上咱们金家的大门上了？”金薇怔了怔，随即十分窘迫的道：

“爹……”君惟明马上接口道：

“当家的言重了，再怎么，在下的‘黑羽箭’也没那等鲁莽便贸然送出，当家的定然知道，铁卫府固非泛泛，而‘大宁河’金家更不是易与之处，在下便再是张狂，也不敢如此冒失啊，何况，在下与令媛……那段误会，已是冰释澄清，根本也就谈不到这‘黑羽箭’上面去了……”金魁豪迈的大笑着，坦率的道：

“老弟，幸亏是你宽宏大量，放开了这丫头，要不哪，你不来触老夫的霉头才叫怪啦……”君惟明也有些尴尬了，亿道：

“当家的过虑了……”这时，金薇脸儿红红的悄然睨了君惟明一眼，却向乃父撒娇：

“你看你，爹，老是提这些过去的事情干嘛？人家君公子又不是不明道理，他就会随随便便的掷他那枝黑箭？”老金魁眯着眼，笑道：

“当然不会哪，宝贝，君老弟的那枝黑箭尚未出手之前，便叫你这丫头先给他按捺住啦，呵呵呵……”

其他的人也都跟着大笑起来，金魁话中有话，转了大半个圈子，却又转到这个题目上来了，他这份心意，嗯，又有谁会看不出呢？

金蔽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刁钻狡访，倔强悍野，但是，此情此景，她却再也狡访不起来，再也悍野不起来了，羞得她猛一掉头，扭腰便向楼上奔去……

金魁抚掌而笑，他自注爱女背影，道，

“这丫头，唔，脸皮倒反见薄了……”

又在一片笑声中，金魁首先站起，向君惟明及其他各人道了晚安，率领着他金家人马跟着上楼安歇去了。

关九也站了起来，他走到君惟明身旁，放低了声音笑道：

“兄弟，好好加上把劲，只等你的事情了结，我们就可以喝你的喜酒了，哈哈……”君惟明有些啼笑皆非的道：

“老哥，你这是从何谈起？我就差点吊了颈，那还有什么喜酒可喝？”

关九用力在君惟明肩上一拍，笑骂道：

“不老实，不老实，妈的，在为兄面前还装什么正经？你没看见金老头子？他就差向你直说要收你当女婿啦！”君推明连连摇头，急道：

“老哥，你别会错了人家的意，金当家的素来豪爽磊落，不拘小节，出言坦率惯了，其实根本便没有什么别的含意在内，是你自己想差了，越琢磨便也好象是那么回事了……”关九吃吃一笑，斜着眼道：

“我不和你争，伙计，咱们是骑在驴背上看唱本。一走着瞧吧，哥哥我就看你还能装到几时！”

君惟明又想声辩，关九却扮了鬼脸，带着他的六名手下，由“血羯煞”洪大贤伴引着休歇去了。

无可奈何的苦笑了一下，君惟明懒洋洋的坐回靠椅上，他伸展着四肢，边侧首交待道：

“宏远，你与大家退下歇着吧，这里没事了。”“八手煞”岳宏远答应一声，却关切的道：

“公子这些日事太多，你老也请早点安歇。”君惟明点点头，挥手道：

“我晓得，你们去吧。”岳宏远率众向君惟明请安之后，鱼贯退出，“焰龙”方青谷走在最后，他临出门前，转身问道：

“公子，东西马上送来么？”君惟明想了想，道：

“再过阵子送来吧，我要一个人在这里静一会。”方青谷低声道：

“可要我在侍候？”君惟明微合上眼，道：

“不用了？”

于是，大厅里沉寂了下来，方才还人语喧哗的这里，如今只有君惟明还独坐着冥想，但是，他随即察觉：这里仍非他独自一人！

他迅速回头，嗯，有人站在那里瑟缩的看着他，这人，是曹敦力！

君惟明的目光甫始盯着曹敦力脸上，这位仁兄已手足失措的退后一步，他急忙堆起一片可怜兮兮的笑容，期期艾艾的道：

“公子……呃，你老……你老尚未去睡？”君惟明吃吃笑了，他道：

“曹敦力，你没看见我仍在这里？”曹敦力双手直搓，呐呐的道：

“呃，是，是的……公子也该早些歇着了……近几月来，你老……你老实在够苦啦……”君惟明抿抿唇，温和的道：

“不要吞吞吐吐再给我兜圈子了，曹敦力，有话直说。”曹敦力咽了口唾沫，脸孔挣得通红，他怯怯的看着君惟明，惶悚不安的道：

“是，是的……公子，如果我说出来，你老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还请多包涵，只当我没说……”君惟明微微皱眉道：

“你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说吧，我不怪你。”曹敦力又犹豫了一会，才象下定了决心似的，他再次咽了口唾沫，踏前一步，嗫嚅着道：

“公子……呃，以前你老在我身上点的穴道，不知，不知是否……是否可以替我解除了？我……我对公子保证忠心到底，这一辈子不会背叛你老……公子，你老在我身上所施的这‘隐穴’真不晓得叫我精神上受到多大的负累……每一想起，不禁毛发悚然，甚至连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安了……”君惟明淡淡的道：

“就是这件事么？”曹敦力诚惶诚恐的忙道：

“是，就是这件事……”君惟明挥挥手，道：

“你回去睡吧。”曹敦力全身一冷，哭丧着脸道：

“公子……，我曹敦力永不会背叛你老……我说的是句真心话，你老不信，我可以对天发誓！”君惟明平静的道：

“你受制的穴已经解了！”曹敦力果了一呆，愕然道：

“什么，已经解了？但……但是……”君惟明懒懒的道，

“但是什么？”曹敦力急忙润了润嘴唇，不相信的道：

“但是，公子，你老……呢，不知你老何时替我解的？”君惟明一笑道：

“记得在长安郊外那座旷野中的古庙血战？”曹敦力连连点头，忙道：

“记得……”君惟明又道：

“记得我们两人分别为唐康和余尚文裹伤之后，在你站起身来的那时我无意间撞了你胸前一掌！”曹敦力急道：

“记得……”君惟明笑了笑，道：

“当时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曹敦力恍然大悟惊喜莫名的道：

“是了，公子，可是那时你老就——？”君惟明淡淡的道：

“不错，那时我就替你解了受制的穴道。”曹敦力一时之间感激万分，他“扑通”跪倒于地，额着嗓子道：

“多谢公子恩典，尚请公子受我一拜……”君惟明一闪身；将曹敦力扶起，边笑道：

“我点你的穴，本当为你解开，你不怪我手段太狠我已感激不尽，又怎能受你如此大礼！”

曹敦力被君惟明持着不能下跪，只好作罢，言而由衷的道：

“公子，不管你怎么说，曹某人对公子你的大思大德这一辈子是忘不掉的，除非你老叫我滚蛋，否则，这一生之中，曹某人必定追随左右，供效驱使，不敢说为你老分忧分劳，至少也多一个替公子跑腿的人……”君惟明

拍拍曹敦力肩头，大笑道，

“好，曹敦力，我们就这么说定了！”曹敦力恭恭敬敬的道，“再谢公子恩典。”

于是，君惟明又催促曹敦力离去就寝了，他自己坐下，开始静静的沉思起来，一时间，整座大厅里悄无声息，就好象海底的幽谷，深山中的邃穴一般，连外面打着忽哨的风声，也宛似相隔着那等遥远了……

君惟明喜欢沉思，这是一种细密的推析方式，也是一种高远的省亿法子，在自己的智慧之海里，在那无比的宁静中，用自己的脑力与心智去钻透一些什么，分析一些什么，剖解一些什么，以及，检视一些过往的什么……

多少年来，君惟明便在沉思里获得了不少益处，无数的困难迎刃而解，很多的烦恼一一消除，便是那些愉快的以及伤感的往事吧，也常常能在沉思里使时光倒流，令他重新体尝一次当时的滋味，品试一次当时的感受……许多精灵活跃在沉思里，而沉思是宁静中的享受……

忽然，在周遭的冥寂气氛里，有一点轻微的声音响起……

纵然是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声息，也立即惊动了正在独自思维着的君惟明，他同时也判断出这细小的声响，是一种人们在小心掂着足尖走路时所发出的声音！

很不高兴有人打断了自己的思潮，君惟明斜靠椅上，目光冷然的转向声响传来的地方——右侧方的梯口。

嗯，那人甫一接触君惟明这不悦的眼光，便立即畏怯的站住了，她瑟缩又窘迫的偷望着君惟明，一双手几乎全没了个放处！

这人，竟是金薇！

君惟明眼神的冷然，只是他对自己的寂静被人打破而本能产生的反应，这时，他马上警觉于自己的形态所带给对方的困窘，于是，他立刻站起，让一抹微笑浮在唇角，低柔的道：

“你还没睡？金薇！”金薇长长吸了口气，忐忑的道：

“我……我打扰了你？”君惟明温和的一笑道：

“没什么？”金薇不安的道：

“对不起，君公子，我以为……我以为你或许愿意有个人陪你聊聊……”君惟明伸手指了指一边的坐椅，道：

“请坐。”金薇轻轻移动着脚步，羞涩的道：

“你——不怪我冒失吧？”君惟明摇摇头，道：

“当然不。”金薇小心翼翼的坐下，凝视着君惟明，悄声道：

“夜深了，你不累吗？”君惟明轻轻一笑，道，

“有些累，但却一时不想就去休歇。”金薇带有一种异样的神色瞧着他，道；

“这些日子来，君惟明感喟的吁了口气，道：

“我不否认……肉体上的折磨我可以忍受，主要是心灵上的痛楚，金额，你或许没有遭受过这种痛苦，那是令人难以承担的……”关切的情怀那么自然的流露在金薇的面容上，而人们也该可以看出她的关切发自内心，低柔的，她道：

“不要太折磨自己，君公子，这一切即将成为过去，你的心境就会逐渐平静下来……君公子，当它是一场梦吧……”君惟明愁惨的一笑；道：

“是，一场什么样的梦呢？血淋淋的梦？冷凄凄的梦？还是恶毒毒的梦？

而这若是场梦，原来连梦境中也会如此丑陋么？”金薇窒重的轻叹着，幽幽的道：

“深宵未眠，君惟明苦笑道：

“你认为不值得去想么？”金薇眼波盈莹中泛着悒郁，道：

“是的，我认为不值去想。”君惟明诧异的道：

“为什么？”金薇略一犹豫，坚强的道：

“因为那已是过去的了，而且，亦已成为事实，君公子，你要复仇，要雪恨，就须要凭借有为的行动，如今，你的行动就要展开，你的心愿也会了了。那么，你还有什么值得再去回思的呢？”君惟明目光凄迷如幻，沉重的道：

“你说得对，金薇，但人却总是有情感的……”金薇心脏猛的收缩了一下，脸蛋儿苍白的道：

“你是指……君公子，你，你仍旧怀念你的未婚妻费湘湘？”君惟明的唇角起了几次抽掐，他强笑道：

“不是怀念，只是回亿……金薇，纵然我要报复她了，我也会记得她曾对我的好，虽然，那将纵自增加我的悔恨与烦恼，但……但我也往往不由自主的回想起来……这很矛盾，是么？”金薇吸了口气，低下头去，语声凉凉的：

“君公子……这不矛盾，正如你说，人，总是有情感的，这两样东西又是连系在一起互为延展……再怎么讲，费湘湘与你也有过一段美好的过往，在那段时间里，我相信她对称还是真心的……”君惟明摇摇头，涩涩的道：

“你替她讲情？”金薇苦楚的笑笑，道：

“我是说的真话……”君惟明深沉而凝重的道：

“我明白你是说的真话，但是，这也并不能为费湘湘挽回什么，金薇，一个人从开始而终才是可爱的，中途变节比起那彻尾的邪恶之人更为可恨，因为那邪恶之人邪恶惯了，根本不知道世间的伦常节义，而中途弃德的人却明明知道善恶，却偏偏走向歧途，这种人，不可饶恕！”金薇怔怔的，宛如在想着什么，良久无语，君惟明看着她，有些纳罕的道：

“你怎么了，金薇？”金薇悚然一惊，连忙扮起笑脸掩饰道：

“没有什么……”君惟明的双眸深处有一样古怪而炙热的光彩在闪耀着，他直视金薇，徐徐的道：

“没关系，金薇，想到就说，你不是向来都很坦率而爽落的么？”

美艳的面庞上浮起一层隐隐的红晕，这红晕泛在金薇那凝脂冻玉似的脸庞上，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可人韵致，娇极了，俏极了，也妩媚极了……

心头微微一跳，君惟明不知怎的也感到面庞上有些烫热，他连忙低咳一声，故意笑道：

“大名鼎鼎的‘红蝎’金薇，怎么现在竟是如此害羞起来啦？反比不上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

金薇的脸蛋儿越发嫣红欲滴了，她小巧的鼻翘儿急快噙动着，一排扁贝也似的细白玉齿轻轻咬在下唇上，双手也不住的扭在一起又放开，放开又扭在一起，那模样，简直是羞涩到了极点，而在羞涩之中，好似更有一股说不出的窘迫与紧张，嗯，这哪象平常的她呀？

君惟明将椅子拉拢了一点，柔和的道：

“别勉强，金薇，虽然我们是大朋友，但各人也该多少隐藏些秘密，你

如不想告诉我，可以不要说，我不会怪你的……”

突然……

金薇一扬头，她象换了一个人似的变得那么勇敢与坚强起来，一双水凌凌的凤眼毫不畏缩的逼视着君惟明，她语声平静如冰：

“我已经爱上你了，君公子。”

做梦也想不到金薇竟会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而这是一句什么性质的话！这宛如一声春雷，一个霹雳，一只锐利的箭——带着她心底鲜血的箭！

刹那间君惟明只觉得双目迷朦，两耳嗡嗡，心腔子急剧跳动，身体不由自主的簌簌轻颤，整个人象在云端里飘浮，悠悠晃晃的，摇摇荡荡的，那里也着不上力，那里也是那般旋动得连瞧全瞧不清了……

怔愕着，惊窒着，呆愣着……

良久……

君惟明有如自一场遥远梦境中返回，他大大的震抖了个下，几乎不敢置信的瞪着眼前的金薇，灯下的金薇，就仿佛一个艳丽无比的巫女，来自极寒的天山，来自幽冥的古洞，来自未被人发现的桃花源里，她浑身散发着一股出奇意味，一种清雅的孤独气息，以及，一种脱尘的高远氤氲……

她的眼，水凌凌的挑起，光晕如梦，她的眉似新月，勾自灵犀之间，而秀美的鼻子挺如玉雕，柔唇宛似两瓣弓形的小巧花蕾，软滑润湿，观在，她毫不稍瞬的凝视着君惟明，目光是如此深刻，如此火热，如此坚定，又如此渴切，她象已将所有的少女的矜持全抛舍了，将男女之间的虚假伪做皆扬弃了，她只是说出她想说的话……

这话已深藏在她心中甚久，此刻，她说出来了，毫无保留的、坦诚的、赤裸裸的说出来了，她在说出之后，心湖竟是出奇的平静，她知道，她多日来的思盼即将有所结果，而不论这结果是好是坏，她总已解除了自己心灵上那沉重的枷桎，现在，她须要做的只是等待，等待对方的反应与答复，当然，她更明白，这等待不会太漫长，虽然那将是够忍受的……。

粗浊的喘息着，君惟明象不认识金薇似的看着她，好一阵子，君惟明才结结巴巴的道：

“你……你是说……？”金薇冷静的道：

“我已经说过了。”君惟明又吸了口气，呐呐的道：

“你……你怎会爱我呢？金薇……你又怎会爱我呢？”金薇叹息一声，幽寂的道：

“事实上是这样，很可悲，是不？”君惟明迷惘的道：

“可悲？为什么？”金薇惨然一笑，道：

“因为我爱上一个并不爱我的人。”君惟明震了震，突然道，

“何以见得？”这次，轮到金薇一震了，她忐忑的问：

“君惟明猛一咬牙，道：

“让我们往这上面走，好吗？一步一步的来，我想，如果有缘，我们——我们会有结果的！”金薇顿时惊喜交集，激动的道：

“真的？”君惟明用力点头，道：

“真的！”金薇颤抖着又问：

“你不讨厌我？”君惟明肯定的道：

“不！”金薇双眶中立即有喜悦的泪水涌现，感受良深的道：

“我等你，君公子，无论多久我都等你，只要你要我，你仅须说一声，天涯海角，我即飞奔相投！”君惟明的身体痉挛了一下，嗓子竟有些哽塞：

“金薇，我们一言为定！”

于是——

金薇迅速起身，又快又柔的在君惟明颊上轻轻一吻，然后，她转过去，一溜烟他的飞奔楼上。

如梦如幻，君惟明抚摸着颊上吻痕，喃喃自语：

“老天……‘红蝎’到底还是‘红蝎’……”

而这时，大厅外已传来方青谷的声音，他，是在送上那几样东西来了——“盖眼笠”、“黑羽箭”、以及“断肠花”！

第六十二章 天禅杖怒

三日，午夜。

这里隔着长安只有三十里地了，从这里开始，君惟明与他的人马使须要分成四路齐头并进，直指长安铁卫府，换句话说，他复仇雪耻的大举即将展开！

四路人马的分配是：君惟明举他手下六煞一龙与曹敦力为一路，率领所属五百名，金家大豪金魁、金薇，仇自春，夏固为一路，亦另率二百五十人，金楚、金尤摩、金丽、艾少长、艾少福五人，率二百五十人为一路，此外，“狂马血刃”关九与他的六名“大把手”及随同而来的三百名“大飞堂”儿郎为一路。

此处是一片荒野，荆棘迷蔓，杂林郁郁，只有一条土路直通向前，但他们没有人沿着道路走，在大家互道珍重之后，四拨人马全淌向了野地旷原中，各自寻着不同的途径却朝一个目的地奔去！

君惟明回味着方才分手时金薇那依依的眼神，那默默的凝视，够了，这已等于告诉他金薇心底的许多话，好多难舍难别的情愫，虽然，只是这一小阵子的分离……

五百多匹铁骑有如一道龙卷风，漫山遍野的盖向了长安城，黑压压的一片马鞍上闪晃着白忽忽的人影，这批昔日铁卫府的忠贞健儿们，全是一式的薄刃朴刀，手叉子，一式的“白锦袍”，个个英姿蓬勃，战志昂扬，他们早就想泄除胸中这口积压多日的闷气了，如今，他们已面临到这个关头！

紧紧跟随在君惟明身后的，是“八手煞”岳宏远，这时，他骤马抢上，与君惟明并辔而行，边沉劲的道：

“公子，进城前可要先与官家通个关节？”君惟明笑道：

“我已在今日傍黑前先行遣使谭子多打点去了，长安城的守备与我素来交善，六扇门中的大捕头辛瘤子也是我的学生，我叫谭子多告诉他们，在天亮后两个时辰再派人前去查探压上，而那时，我们的事情也应该了结了……”岳宏远吃吃笑道：

“辛瘤子眼皮宽，心思活，他衡量形势，大约就会猜到童刚今夜要垮，这样一来，他便不会出卖我们了，说不准更暗自庆幸他当初投帖列进公子门

下做个挂名学生是件高明的事呢……”

君惟明微微一扯缰绳，将马头带正，笑道：

“我还怕他们不信我死而复生的事，又特别交给谭子多一件信物——我永不离身的‘银绞链’！”岳宏远吃了一惊，急道：

“这是你老的护身兵器呀，公子，怎么可以拿去作为信物呢？”君惟明平静的道：

“不要紧张，宏远，今晚用不着那玩意！”顿了顿，他又拍了拍悬挂在马首之侧的那卷狭长黑牛皮包道：

“今夜要用的是，我的‘天禅杖’！”岳宏远不禁感慨的道：

“公子，多少年来，你老未曾使用过这柄家伙了……”君惟明笑了笑，道：

“不错，但目前情形又自不同，而且你知道我的习惯，不到了生死存亡的大杀伐关头我是不会轻易使用这柄禅杖的，如今，正是这种关头了……”

马儿奔驰着，蹄声沉闷而急促，夜风自耳旁呼啸而过，周遭景物迅速向后倒退，空气中有萧煞的气息，冷瑟瑟的直往人心里头钻……

沉默了片刻，岳宏远又开口道：

“事情过了之后，长安一定震动，公子，辛瘤子他们挡得过去么？”君惟明淡淡的道：

“他只须编借口，责任由他的上司负，而他的上司们，宏远，我可以一直打通到巡抚衙门，这件事你放心便了。”说到这里，君惟明又想起另一件事，他道：

“罗昆也跟来了？”岳宏远忙道：

“是的，他非要随同前来不可，任我怎么劝也劝不听，我已将他安排在后队押尾！”君惟明皱皱眉，道：

“这小子伤势如何？”岳宏远疑了一下，只好老实的道：

“还不大妥。”君惟明“啧”了一声，道：

“待到攻扑展开之际，叫罗昆带人围伏在铁卫府外负截敌之责，不准他直接加入厮杀，就说这是我交待的！”岳宏远立刻应道：

“是，公子。”君惟明吁了口气，道：

“如果今夜夏一郎在就好了，场面会热闹得多……”岳宏远也嗟叹道：

“他失踪了这么久，派人到处找也不见踪影……莫不成是当和尚去了？”君惟明摇摇头，道：

“他凡心未尽，包管不会走这条路，我想他一定也在急着打听我们的消息，而又察觉到情况不利，便一直隐匿着了……岳宏远用手抹了抹嘴巴，道：

“但是，这小子会跑到那里去了呢？”君惟明沉缓的道：

“我看他十九不会离开长安城附近，我好象有个预感，今夜的血战，可能就会遇上他……”岳宏远笑了笑，道：

“希望是如此了。”

骑队继续前行着，奔过一片片的荒地，驰过一段段的田畦，跃过早溪，穿过林野，现在，正来至一座龟背形的山丘……

突然——

君惟明一带丝缰，他胯下坐骑一声低嘶人立而起，打了一个盘旋斜窜五步，鞍上，君惟明却纹风不动，同时，他的左臂已高高举起！

这支训练有素的精悍骑队立即纷纷停下，肃然无哗的迅速向两翼展开，

就在他们这里行动的时候，前面黑黝黝的荒野里，已有数乘骑影如飞而来！

“八手煞”岳宏远的目光也十分锐利，他一瞥之下，马上开口道：

“公子，那是我们自己的前行开道探马！”君惟明点点头道：

“我晓得，看他们策骑匆忙之状，必然是有所发现！”

就在两人的说话中，前面的骑影已飞快来近，共有三人三马，全是身着“白锦袍”的君惟明手下！

来骑未住，马上三名骑士已滚鞍落地，连奔带跑的跃至君惟明跟前，三个人全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时竟连话也说不上来了。

“不要急，先喘口气再说。”一侧，岳宏远重重一哼，叱道：

“你看，你们三块料的这付狗熊样子，一点镇静功夫也没有，什么事急得你们象火烧屁股似的？”三人中，为首的一名大汉先匆匆施了礼，大大的喘了几口气后，才呼吁的道：

“启禀公子……转过前面那座形同龟背的山丘之后，是一片长着错落杂树的斜坡，斜坡上，正有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物在那里拼斗……”君惟明“哦”了一声，简洁的问：

“服饰、外形、兵刃，可有什么特征？”这名大汉摇头道：

“天色暗，我们又没有靠近查看……在远处一发现情况不对，就马上转回来向你老禀告了……”君惟明竟不考虑的道：

“宏远，骑队节制权由你暂接，缓慢向前推进，叫焦二贵随我先行进到前面探上一探！”岳宏远答应一声，接着道：

“可要多带两个人么？”

君惟明摇摇头，令人迅速将队中的“骷髅煞”焦二贵召了过来，他向焦二贵急切交待了几句话，顺手摘下马颈旁悬、注着的黑牛皮长卷，领先飞跃而去！

白袍飞扬着，带起猎猎的声音，君惟明身形之快，有如一抹流电，欻然闻已经转过山丘，来至那斜坡之前！

将吃奶的力气也施了出来，焦二贵好不容易才堪堪跟上，就在他们刚刚来到斜坡左近的时候，昭，那边的疏林子，果然发现了闪晃的人影与拼斗的声响！

君惟明停住脚步，仔细一瞧，低声道：

“六个人。”焦二贵微吁着，聚集目力观察，也颌首道：

“不错，是六个人，好象还是五个打一个的局面！”君惟明一面小心朝前掩进，边道：

“跟我的动作行事！”焦二贵点点头，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眨动着：

“我省得……”

于是，很快的，他们两人已潜至那群不明身份的打斗者右侧，隐在一丛矮树后，君惟明谨慎的往那边瞧去，而这一瞧，却瞧得他全身一震！

在君惟明身后的焦二贵立即发觉了自己当家的这种异常反应，他一边伸头也朝里头窥探，边纳罕的悄声道：

“公子，有什么不对？”君惟明深深吁了口气，道：

“二贵，我的预感灵验了！”焦二贵正想回话，目力所及，亦已看清了斗场中的几个人，他顿时振奋得无以复加的颤声道：

“公子，公子，老天啊，那是夏一郎这狗操的？”君惟明闭闭眼，欣慰的道：

“是他，我就在方才还有这个感觉——会遇上他……”一时急躁难当，焦二贵磨拳擦掌的道：

“我们出去吧？公子，夏一郎有些挺不住了呢……”君惟明笑了笑，道：“当然。”

“然”字还在他舌尖上翻动，焦二贵已迫不及待的猛跃而出，他的白袍在夜色中闪过一抹晕光、同时“哗啦啦”一联暴响，颈项上挂着的那串拳大骷髅带已摘到了手中，大马金刀的一站，他徒然大喝：

“住手！”

不用他叱喝，就在他踏出隐蔽处的一刹，拼斗中的六人即已警觉有变，齐时分往各处跃开！

那边，是五个体魄修伟的彪形大汉，五个人全是一脸的络腮胡子，手中也执着一式的兵器——“飞角”，这种飞角是两支各长尺许，打造成牛角形的尖利武器，中间以小指粗细的铁链缀连，它是前锐后丰的，十分沉重，可以握在手中攻敌，也能以铁流星的招式飞旋纵舞，伤入于十步之外！

右面，站着的却正是那身材瘦削，面容在苍白里微带憔悴的“鬼见愁”夏一郎！

焦二贵这突然的出观，就好象是从地底钻出来的一样，不仅那五名手使飞角怪客一下子愣住，就连夏一郎也吃了一惊！

焦二贵哈哈怪笑，大吼道：

“我的独儿子，连你干老头焦二爷也不认识了么？”立刻，夏一郎也认出了来人竟是他的老兄弟焦二贵，这一刹间的惊喜，几乎使他连眼泪都流了出来，在无比激动中，他抖索着大叫：

“是你！焦二哥，这真是鬼差神使，鬼差神使……”焦二贵大步踏近，用手一指对面五人，翻着白眼道：

“咱们哥俩且慢叙旧，这五位，是何方神圣？又怎的和你在此干了起来？更竟用这等下三流的群殴阵势？”夏一郎将右手上紧握着的“紫鳞刀”换到了左手，他目光如刃般的怒视着对方五人，凛烈的道：

“二哥，‘小玄洞’的‘飞角五豪’就是他们了！”焦二贵“嗤”了一声，冷消的道：

“被童刚那狗才收买过去帮间为奸的‘飞角五豪’就是这五块废料？妈的，真叫‘吃屎的狗窜不上南墙’，连打个小仗也是以多欺少！”这时，“飞角五豪”中为首那个赤脸壮汉再也忍不住了，他虎吼一声，须眉俱张的厉叱道：

“想你就是君惟明那死鬼手下的余孽之一焦二贵了，姓焦的，君惟明那小子已挺了尸，你们还不树倒猢猻散，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了此残生，犹想奢望在这里兴风作浪，捞点本钱回去？个舅子的，你别在做梦了！”另一名“飞角五豪”中的人物也冷凄凄的道：

“大哥，他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们哥几个不妨成全他们，就让他们一起到黄泉路上和君惟明对着盘儿喊冤吧！”焦二贵鼻孔中重重一哼，道：

“可怜你们几个蠢材死在眼前，尚不自知，还在那里吹你妈的邪牛皮！得！光说不练算不上汉子，你们这就上吧，看看是你们要进棺材，还是我们！”夏一郎这阵子也已缓过气来，他一扬手中“紫鳞刀”悍野的道：

“二哥，咱们上！”对面的“飞角五豪”立即散开，那赤脸大汉嘿嘿冷笑道：

“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稍停你们并肩上了道，大爷们再一人撒一泡尿权当送行酒吧！”此言一出，“飞角五豪”的其他四人立时哄声大笑，夏一郎气得发梢上指，握拳擦掌，他大骂道：

“老子要一个一个活剥了你们！”伸手按住了他，焦二贵阴沉沉的龇开了他那张大嘴，在两排黄板牙的轻擦里，他皮笑肉不动的道：

“别紧张，五位老友，此刻你们就凭般高兴，未免还太早了点，大家试试看，还真说不准等会谁为谁撒泡尿送行呢！……”接在焦二贵的话尾，左边的杂树阴暗处，君惟明已鬼魅似飘现，他跟着冷森森的启口：

“说得对，二贵，我只怕‘飞角五豪’这五位旷古少见的英雄，今夜要吃点亏了……”“飞角五豪”料不到阴暗处竟然还有敌人潜伏着，他们怵然惊视，夏一郎却已大叫一声，“扑通”跪倒，激动得语不成声：

“公子，公子啊……是你老么？果是你老么？”

有如金雷骤震，江决狱颓，“飞角五豪”闻言之下，简直连魂也吓掉，胆也骇破了，五个人猛然后退，又同时僵在那里，五双眼暴睁着，眼球都几乎突出了眶子，他们在这瞬息间，就宛如坠进了冰窖，象是把血液凝固，腑脏也皆冻成麻痹的了……

君惟明和胸的一笑，道：

“我们稍后再谈，一郎，你站起来。”

抖嗦嗦的，夏一郎被焦二贵扶起，他犹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象在看一件稀世奇珍似的紧盯着君惟明端详……

焦二贵捏了夏一郎一把，低声道：

“你这么盯着公子看做啥？他又不是一缕烟，能叫风给吹跑了？真他妈越混越成呆鸟了！”夏一郎咽着声，抑制着自己奋昂的情绪，呐呐的道：

“二哥……公子没死？”焦二贵“呸”了一声，骂道：

“废话，死了还能出现在这里？如今先不谈这些，咱们看看，公子就要收拾这个狗头了！”此刻，君惟明朝着“飞角五豪”那么洒逸而飘忽的一笑，他半侧过身子，淡淡的道：

“五位，君惟明致候，我活着，所以我须要回来索取点什么，当然，我想列位也一定清楚我要回来索取的是什么吧？”

“飞角五豪”的五位仁兄不禁全感到身体凉冰，心往下沉，甚至连彼此五个人的面容看上去也都变成那等晦涩青黯了，他们控制不住的哆嗦着，不约而同的纷纷向后倒退……。

君惟明也不逼近，他依旧平静的道：

“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列位，你们要还的就必定得还，而你们也该知道欠我的很多？”终于一咬牙，那为首的赤脸大汉硬着头皮开了口：

“君惟明……算你命大……但……但是，冤有头，债有主……你回来报仇……就该找那出点子害你的人……我们……呢，我们只不过是替人当差跑腿……算不上是什么角色，你……拿我们下手……未免有些说……说不过去……”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你们帮童刚为恶，协助他干下那丧天害理的事，虽然你们的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但却俱不可轻饶，至少，你们一死之罪是足可承当了！”赤脸大汉惊恐的叫道：

“害你的是童刚，君惟明，你休要以强凌弱！”君惟明神色倏沉，狠毒的道：

“我是替天行道，为自己雪恨！”

“刷”的一声，黑牛皮卷展开，君惟明的右手上已魔术般拉住了他那柄令天下英雄丧胆的兵器——“天禅杖”！

“飞角五豪”面容顿成死灰，五个人抖成了两对半，他们眼僵直，唇发青，牙齿交互磕击，那模样，就还差一气未断了！

君惟明叹了口气，摇头道：

“失望失望，说起来在道上也是有名有姓的‘飞角五豪’，不想竟是这般窝囊的货色，难道说，你们五位就是以这付姿态在江湖上容身到今天？”

几句话，却犹如几把利刀插进了飞角五豪的心里！这五位仁兄怕是怕到了极点，但是，羞却也差到了极点了！

一股强烈的耻辱感袭击着他们，五个人咬牙切齿的互相交换注视着，而逐渐的，他们的目光中已泛出了愤怒的血红！

君惟明笑了笑，又道：

“看你们白吃了这么多年粮的份上，也念在你们一个个长得人高马大颇不容易，这样吧，你们五位一体自裁，我可以答应留你们的全尸，而且，另寻个好风水地埋葬你们！”

蓦地——

“飞角五豪”的为首狂厉尖叱：

“君惟明，你在做你娘的梦！”

“梦”字犹在冷瑟的空气中飘扬，十只飞角已有如十条蓝汪汪的流光，挟着锐利的破空之声自十个不同的方向暴射齐围！

“天禅杖”杖锥上缀结着的全月形薄片猝然“碰朗”脆震，而震响在这边，君惟明的身形却更快的闪进到另一头，几乎比人们的视线还要迅速，他的杖首钢刃已飞快擦过两名敌人的后脊！

“飞角五豪”中的这两个角色齐往前栽，热血象箭似反往后进，君惟明倏然大旋，“天禅杖”幻成条条银龙暴翻，在全月形的薄片碎响中，四只回击过来的飞角被震上半空，象煞一抹极快的闪电，杖端尖银已通进另一个敌人的咽喉！

两只飞角急射而来，君惟明挥杖猛迎，但是，却在杖走的一刹又倒折骤翻，随着回杖之劲，他整个躯体反弹九尺，同时，天禅杖募颤，风如鬼号，杖影漫天，又一名对手狂叫着被活开了膛！

当瘰疬的肚肠有如怪蛇般拖洒一地时，君惟明的天禅杖已一连十七次震开了仅存这名敌人的猛攻，全月形的闪亮薄片抖成各式的光圈，他在九十九次的上下腾扑里，手起一杖捅翻了那最后一个“飞角五豪”的为首者！

拼搏起自瞬息结束于一刹，甚至没有人们喘两口气的时间，这场争斗即已过去，而方才尚是活蹦活跳的五名大汉，如今却生息全无，只待与草木同朽了……

君惟明站在那里，轻轻摇动着他的“天禅杖”，杖锥缀连着的全月形薄片使一阵一阵“碰朗”细响，他抿唇微笑，松手，“天禅杖”“呼”的在手腕上打了个转，便垂吊在他扣于腕间的黑皮软套上了。

夏一郎猛的唱了声彩，惊喜的道：

“多日不见公子，公子雄威不减！”君惟明笑了笑，走过来道：

“你这张嘴也更巧了！”焦二贵哈哈一嘻，道：

“可不是么，这小子的功夫就全在他这张嘴上！”将“天禅杖”交与焦二

贵，焦二贵恭敬的双手接过，擦试，卷好，君惟明背着手道：

“说说看，一郎，别来如何？”

第六十三章 兵临城下

夏一郎上前一步，嗓子沙沙的道：

“出事的那一天，我不是奉公子渝前往查探‘小玄洞’这‘飞角五豪’的行动么？巧不巧却在半路上遇见一个妇人，为了在家里受了丈夫的气，而跑到一片林子头要上吊，我既碰着了，那有见死不救之理？因此就将这妇人救了下来，又送回家去，折腾了好一阵，更费了不少唇舌劝解那两口子，等一切办完了，天竟快亮啦，我一想，要在公子期限之内回去覆命，管他天亮不天亮，先到‘小玄洞’探上一探再说，而这一耽搁，那知却救了我这一命，更甚者，还发现了一校天大的秘密！”君惟明淡淡的道：

“是不是本来‘飞角五豪’他们因为杨陵这厮的暗通消息，知道你要去踩盘，早就严密布置要了陷阱，等你去自投罗网了？而又因为你逾期未到，他们以为消息不确，松懈了戒备，使你非但未曾遭到危害还暗中探悉了他们的阴谋？”夏一郎呆了呆，惊异的道：

“正是如此，但……公子你怎知道？君惟明低沉的道：

“凡事都有道理，只要细细推想，也就明白了，否则的话，以他们的缜密布置来说，你那会有此侥幸？”这时，焦二贵急着道：

“后来呢？快说下去呀。”夏一郎咽了一口唾液，又接着道：

“公子的推测全对，只是有一点公子却未想到，我潜进‘小玄洞’之后，固然在他们的闲话里探悉了这桩令人发指的阴毒诡计，但却在我退出来的时候惊动了他们，这‘飞角五豪’五个王八蛋竟然还约了一些本事不弱的帮手，当下他们拼命追来，我也拼命逃走，不料却在一处断崖上吃他们追上，一场狠斗之下，我宰了他们三人，自己也被打落崖下，天幸我在坠落之际抓住了一株野松，堪堪保住一命，等到我好不容易从半崖上下来，险些就晕了过去，当时我已受伤甚重，在支持着找到一家野樵户后便整个瘫了，那家樵户还算好心，将我救进去调治，而这一调治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等我病愈离开，长安城里早已面目全非了……”君惟明叹息一声道：

“你曾回去刺探过情形了？”夏一郎点了点头道：

“是的，一切的变化正如我在‘小玄洞’受伤前偷听到他们所谈的……我痛恨的心都要裂了，但是，我又找不着害我的人，以我一己之力，又如何正面为公子报仇呢？反复寻思我只好采取了另——种方法，随时在长安附近隐伏，一则希望遇到我们的兄弟，一则尚可抽冷子截杀对方放单的爪牙，这虽是下策，暂时也只好如此了！——”君惟明笑道：

“你果然如我预料，未离长安左近。”夏一郎润润唇，又道：

“那些日子，公子，运气却没有今夜这样好，竟连一个自己人也没有碰上，截杀对方的行动也不顺利，前后只放倒‘独龙教’几个‘三十七雄’中的角色，但是，却有一件意外的大收获——”君惟明“哦”了一声，道：

“说说看。”夏一郎有些神秘的道：

“公子，请你老打个尖长哨，象你老以前召唤你的坐骑‘云中火’那样

——”君惟明心头一跳，不敢相信的道：

“你是指？……一郎，你不是开玩笑吧？”夏一郎催促道：

“公子，你老试试呀！”

疑惑着，君惟明犹豫的嘴唇发出了一声带着急弯的尖长呼哨，于是，奇迹出现了，远处，立即有一声高昂激奋的马嘶反应，刹那间，急剧的马蹄声已一路飞快的响了过来！

君惟明欣喜得全身发抖，额着声道：

“‘云中火’……是我的宝贝‘云中火’这嘶叫声……我在哪里也听得出……”

夜色中，果然有一乘浑身毛皮雪白的骏马有如一条贴地飞卷的银龙一样，以惊人的速度移近，马首高昂，鬃毛飞扬，那不是君惟明的爱骑“云中火”又是什么呢？

君惟明长掠近前，半空中翻身落鞍，马儿踏着蹄，扬着毛，回首用鼻端一再摩吻君惟明的面颊，一边低声嘶叫，君惟明双手张抱马颈，也是同样的亲着它，抚着它，这情，尤过久别的故人重逢，好不感人。

好半晌，君惟明才依依不舍的下了马，他将自己的爱驹牵过来，深深的看着夏一郎。

“多谢你，一郎，我想，不用我说，你也该知道我心中对你的感激。”夏一郎急忙躬身道：

“不敢，能见公于如此欢欣，我已是莫大的满足了！”君惟明拍拍夏一郎的肩膀，笑道：

“那里找着的？”夏一郎得意的笑道：

“半月前，我一个人百般烦躁的在长安郊外徜徉，正感无聊，却发现几个马贩子赶着一群马匹入城，大约是去贩卖或交货的，我无意间看了一眼，却突然查觉公子的‘云中火’竟也在这群马匹里头，当时我毫不考虑，立即上前将这群马匹截下，向马贩子指明要买‘云中火’，马贩子先还不肯，我出手打了他一个溜地滚，他一见情形不妙，这才委委曲曲的以白银二百两的代价让我骑定，临走前，我向他查问谁卖给他的，他却说这匹马已经转过三道手了，我看问不出名堂来，反正马也回来了，便未曾再行追根究底，我骑着就走，而‘云中火’颇识故人，公子，它在见了我时那种亲热欢喜的模样就是多年未遇的老朋友也不过如此了……”君惟明连连点头，赞许的道：

“好，办得好，办得好！”夏一郎兴奋的道：

“我这些日子来就骑着它在长安附近奔驰，那知在今晚却碰上了‘飞角五豪’这五个王八蛋，五个人象有什么急事，一路赶命似的往长安赶，我一路追摄他来至此，眼见机不可失，加上一肚皮旧怨新仇，当下也没有顾到其它，就放开了马和他们干将起来了！”焦二贵哼了哼，道：

“你也不想想，以一敌五，你成么？”夏一郎苦笑了一声，道：

“二哥，你别怨我，我一见到他们，连眼全红了；那还顾得到打不打得过的问题？只想放平一个算一个！”君惟明和煦的道：

“以后要多留心，一郎，不准过份冲动，否则得不偿失就没有价值了……”夏一郎躬身道

“多承公子教训。”焦二贵将卷妥了的“天禅杖”交到君惟明手中，沉声道：

“公子我们赶路吧？”

君惟明点点头，牵着爱驹，偕同夏一郎与焦二贵转身往回走去，这时，斜坡的脊棱线上，早已一排排的布满了随后赶到的铁骑了。

夏一郎和一千老兄弟们见了面，那份亲热自是少不了的，大伙儿眼见故人无恙，又庆幸自家魁首的爱骑重获，顿时就使这支队伍充满了——片喜气，无形中，斗志越加高昂，想早点打回去重整旧日江山的决心也就更为坚定了。

于是，大家再次开始启行，现在，君惟明已换乘了他的“云中火”，白袍白马，英伟男武之状，宛如一个悍不可挡的驭云天神！

行行复行行，不久之后，天际已现曙光，东方一抹惨淡的鱼肚白开始涌浮在原来沉黯的黑翳之上，而这秋之拂晓，冷风如雪，寒路似冰，人与马的口鼻间全喷着团团白气，地面、树皮，甚至已有微霜散布着了……

一行铁骑在此时已接近了长安城的南门，南门大开，除了有几个寥落的行商贩夫贪图赶早，在这刺骨清晨匆匆进出城门之外，甚至连守门的兵卒在如今都见不到一个！

岳宏远策马跟上，低沉的道：

“公子，城门的守卫官兵都撤走了，好像谭子多所负的使命已经有了结果！”君惟明马行如飞，边大笑道：

“李守备是个明白人，他这样做颇够义气，显然是给我们方便，我忘不了他的！”说到这里他又大声道：

“宏远，展开队形准备进袭！”

高应一声，岳宏远左臂连挥，五百多铁骑便潮水也似卷进了长安城里，由几条宽阔的通衢大道上直扑铁卫府！

这等长街驰马、闹市纵骑的威风是少见的，好在时在清早，街上行人稀少，是而也没有什么阻挡，只在片刻间，五百多铁骑已经由数条街口，冲扑到铁卫府的正面大门前了！

如雷的蹄声敲击在青石板铺成的路面上，有如千百面大皮鼓在狂擂着，更象是江河决堤，浪潮呼轰，那等声势，便是不用交刃，光看在眼里，也足以叫人打心底发寒了！

织绵的白袍闪耀着雪样的光芒，锋利的长刀挥映眨眼的寒辉，马啸着，人叱着，好一付雄师图！

铁卫府沉厚的朱红大门紧闭，整座宏伟的府院没有一丁点声息，静寂如死，既不见人影闪动，更不见有任何特异的征候，一切俱是那般静默——带着浓重阴森气息的静默！

岳宏远驱马过来，沉声道：

“公子，我们展开攻杀？”君惟明摇摇头，道：

“等谭子多派人来禀报了最后消息后，再行进击，而且，其他几路人马也未赶到，稍候片刻不晚！”岳宏远看看天色，有些焦急的道：

“他们也该到了呀，兵贵神速，如果误了时间可不是开玩笑之事，而谭子多这混帐该知道我们的大队已进了城，怎的尚不赶快前来接头？”

君惟明皱皱眉，正要回答，对街的一条窄巷里，蓦然已有七八名大汉窜了出来，他们不隐身形，直向君惟明这边奔到！

早已布好陈形的五百名勇士已将铁卫府正面整个空闲间占满，那七八人刚才奔出几步，已有十余骑泼风似的横阻于前，一下子将他们围住！

这些身着杂色衣衫的汉子，立即纷纷叫了起来：

“兄弟们，大家自己人，我们是眼谭大哥打前站来的人！”

“快让路哪，我们奔命向公子禀报紧急消息！”君惟明听得真切，他大声道：

“放他们过来！”挡路的骑士们立时让开，这七八人快步奔到君惟明马前，纷纷施礼后，其中一个环眼大汉踏前一步，恭谨地道：

“禀公子，谭大哥在暗处目睹公子率大队入城之后，已知道一切顺利，如今他又亲至各处接应另几路人马去了，谭大哥命我们先来向公子禀告，这几日所探得的一些重要敌情！”君惟明平静地道：

“先对暗号——”他迅速的接下去道：

“朝日东升，万象惟明。”环眼大汉立即答道：

“西土有佛，北地出魔！”君惟明点点头，道：

“说吧！”环眼大汉简缓地道：

“一，童刚及其所有帮凶全然隐优府内，似是准备孤注一掷，玉石俱焚；二，他们在府中已配置好毒弩、利箭、陷坑、石灰包等埋伏，妄想做困兽之斗，三，童刚已将一些珍宝细软备好，可能意图在情况失利之后潜逃，四，这两天来，他们的人甚少外出活动，也未见有什么形迹可疑之人进出，第五则，李守备大人与辛大捕头全已答应公子之请行事。”满意的一笑，君惟明道：

“对方可有预知我们要大举进袭的迹象么？”摇摇头，环眼大汉道：

“他们不曾知道我们要攻袭的确切日期，但显然他们也感到情势之紧张与急迫，是以他们如此防备布置已有好多天了，看样子，这些狗熊们也已料到我方行动正如箭在弦上！”

君惟明冷酷的一笑，而这一笑甫始浮在唇角，凌晨清冷的长安城中，又宛如天摇地动般自四面八方传来一阵阵的铁蹄奔腾震响！

第六十四章 探戈索仇

君惟明一双浓黑的剑眉倏扬，他沉声道：

“其他各路的人马已经到了！”旁边的岳宏远紧接着道：

“可要立时下令攻扑？”君惟明用力点头，凛然的道：

“当然！”“八手煞”岳宏远即刻调转马头传令去了，君惟明朝他面前的环眼大汉道：

“你们几个不必加入战阵，到罗昆那里听候差遣！”

环眼大汉躬身行礼，率同他的伙伴们匆匆离去，这时，但见马嘶人叱，所有的白袍武士们俱已纷纷抛镫落地，分队布开！

君惟明左右一看，倏然声如金铁般振吭大吼：

“弟兄们，血债血偿，杀以杀报，跟我来！”

字字铿锵，句句狂厉，就在君惟明的语声尚飘扬于空气中时，他已首先离鞍腾起，激射如星虹闪，扑向铁卫府的大门，几乎就在他方始跃掠的同时，“登”声暴响，那两扇朱红门的正中，已经颤巍巍的插上了那只“黑羽箭”！

杀喊的怒吼漫天盖地的跟着响起，“八手煞”岳宏远，“骷髅煞”焦二贵，“血镞煞”洪大贤，“双面煞”舒云，“追日煞”穆厚，“鬼见愁”夏一郎，“焰龙”方青谷，“冷面金环”曹敦力等人，也率领着手下人马奋勇冲上！只剩下“鱼肠煞”罗昆带着数十名弟兄分把各处，干瞪着眼不能上前。

就在这些白袍勇士们刚刚接近到铁卫府的高大围墙之下不远，墙头上，已突然冒出不少人影来，这些人，全是清一色的灰衣大汉——“大飞帮”的人马，他们才一露脸，手上的强弩利矢即已暴雨飞蝗般射向冲至眼前的白袍人们！

君惟明的这批手下有如潮水巨浪，波波向前，在第一轮箭雨中，冲在前面的几十名白袍大汉纷纷滚倒，刀落血溅，但是后头的弟兄们却又毫不退缩的挺身迎上，脚步踏过自己伙伴的尸体，疯狂般往前闯！

这些铁卫府的忠贞儿郎，个个双目带血，咬牙切齿，朴刀翻舞，手叉子暴空远射，更有数十名大汉已经背起了软索勾梯，准备飞搭墙头，实行硬攻了！

这时——

君惟明身形凌空腾起，而不知在什么时候，他的“盖眼笠”已经戴在头上了，“叮当当”的小串铃发出一阵又一阵应该十分悦耳的清脆交击声，但是，此时此景，这种声响却非但不能予入以悦耳感，更带着一股子无可言喻的凶狠暴戾之气，尤其衬着那顶圆弧形的尖顶竹笠，那竹笠的血紫灰青色彩，叫人看上去，就越发觉得心头不舒服了，现在，笠沿正盖到君惟明的鼻端，而他的一双眼，就冷酷寒森得象魔神的那对煞眸一样。

由笠缘与笠顶接合处的眼孔中透出！

半空中有如一头巨鸟般呼轰翻斜，君惟明的“天禅杖”挟着万钧之力扫向墙头，那些伏在墙后木架上放箭拒敌的“大飞帮”汉子们，但觉银光骤闪，狂飚推压，根本连是什么东西都未看清，在连续急响的“碰”“吭”声中，十七名灰衣大汉的躯体已骨碎肉溅的被砸上了半天！

人如闪电，君惟明倏然飞扑，纵横扫击，身形之快，直已到达匪夷所思的地步了，伏在墙头上的敌人们固然向他拼命攻射，但不是失去目标便是吃他震上天空，连衣角也未沾到一下，可是，他这往来攻杀的凌厉与凶猛，却使大飞帮的人们吃尽了苦头，一时之间，只见血肉横飞，人体抛翻，哀号惨呼之声应合着尖啸悲嘶，场面凄怖无比！

铁卫府的白云围墙是宽厚而高大的，正面的纵横亦十分深长，君惟明却有似一抹流光，倏然往来，而每次来回，他的“天禅杖”全映勾着银芒如电，带起千百条莹亮刺目的匹练，有时却展现成一团团的光弧，更有时变化成不规则的，四射蓬飞的芒焰，威力浩荡，无可言喻！

这柄“天禅杖”，在君惟明的手中，已不象是单纯的一柄禅杖了，它宛如是雷神的霹雳槌，是八臂魔挥展的手臂，滚滚翻翻，汹涌激荡，仿佛狂风横扫，怒浪澎湃，而光闪辉耀，流芒旋回，那等匪夷所思的力量，若非亲见，有谁敢相信这竟是一个“人”所能施展出的本事？

溜溜的鲜血随着杖影溅射，声声的哀号在杖势的挥舞中萦绕，人体摔抛着，碎肉飞洒着，断矢残箭夹杂着兵刃纷纷坠跌，这片刻之间，君惟明已使墙后隐忧着的这些敌人变为魂飞魄散，使这片地方成了修罗屠场！

现在，“八手煞”岳宏远，“骷髅煞”焦二贵，“血镞煞”洪大贤，“双面煞”舒云，“追日煞”穆厚，“鬼见愁”夏一郎六人亦同时扑上了墙头，六

个人就象是六头狂狮，兵刃暴斩，掌飞足扬，也豁出了命的展开了攻杀，另外，几十条软索勾梯也乘这有利空间掷搭上了墙头，无数名白袍勇士正矫若猿猴沿梯爬上。

君惟明“唰”的转身，反手几十杖将在木架上狂奔豕突的二十多名灰衣敌人砸落架下，在热血与号噪的交杂中，他闪至岳宏远身边，低促的道：

“宏远，这第一阵并无敌方高手出现，要小心！”岳宏远一掂他手上的那把特大型“九节钢菱鞭”沉声道：

“我晓得！”

就在这时，一声惊天动地的震响已突然传来，“轰——哗啦啦”，爆炸声象是要连长安城也给拆了，刹那间烟硝弥漫，灰土扬天，碎石砖屑加杂着四裂的木块飞扬，“铁卫府”的沉厚大门已经被炸塌了！

震天的杀喊声出自人们嘶哑激昂的嗓门中，大批的白袍大汉手舞朴刀，奋不顾身的由残缺的门窟窿里涌进，为首者，是“焰龙”方青谷与“冷面金环”曹敦力两人！

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方青谷可算用上他的特长了！”岳宏远低沉的道：

“自己人攻打自己的地方，公子，说起来也真有点不是味道……”微一仰首，笠缘四周重挂的金色小串铃清脆摇晃着，君惟明的目光透自笠上的眼洞中，冷而涩：

“这是一种悲哀，宏远，但我们别无选择。”说着，他一挥手：

“向里攻！”

岳宏远与其他各人紧跟而下，这时，甫才攻进大门的白袍儿郎却已遭到来自两侧花圃中的攻击——石灰包与利箭！

在呛鼻迷眼的石灰粉散场里，在利矢飞闪下，这批铁卫府的忠贞弟兄们立时呐喊着扑地滚倒，就势掩蔽，同时，每个人配备的两柄雪亮“手叉子”也骤雨般飞掷还敬，“焰龙”方青谷一面破口大骂，他双手亦跟着连挥，四十枚“火焰弹”也分向两边快投过去！

“轰”“轰”的爆响声连串着起，烈焰四卷，火舌乱舞，瞬息间，两座雅致的花圃，已吃方青谷搞成了两片火海！

曹敦力汗落如雨，泥尘满脸，他大吼一声，偕同方青谷分别率人冲向了那两座正燃烧著的花圃！

君惟明不管前面的战况如何，一马当先，领着他的一班得力手下向府内闯去，在他们的逼战进行中，君惟明也欣慰的听到了传自铁卫府左右两侧及府后方向的隐隐杀喊喧嚷声！

紧跟在后面的岳宏远立时奔上，振奋的道：

“公子，其他三路人马已展开行动了！”笠后的眼睛炯亮，君惟明颌首道：

“是他们！”

行人猛虎出押似的冲进了正面的“五全厅”，刚一进门，仰头就是几十个石灰包掷来，君惟明长笑如啸，倏闪飞射，石灰包裂散在他身后，伏在大厅两边的二十余名“独龙教”弟子见状之下，方待惊慌的拔出兵器拒敌，君惟明的“天禅仗”已在六十六条光影暴起猝旋中，将那二十颗敌人的脑袋削得滚滚遍地！

他正要再往前走，却又蓦地站住，眼前，大厅正中，一行四人排为一列，那么冷沉的凝注着他！

“天禅杖”在君惟明手中一转，他也冷然回视着这停立于前的四个人，他们全约三旬上下的年纪，个个面容冷削，身材瘦长，却也都穿着一袭光闪闪的白袍，袍当胸，赫然各绣着黄龙一条。

这时——

“八手煞”岳宏远，“双面煞”舒云，“鬼见愁”夏一郎三人带领着几十名手下呛咳着冲进，他们才一进步，看见眼前情况，又骤然分向四周散开，岳宏远狂笑一声，暴辣的道：

“四白龙，你们气数尽了！”

一听岳宏远的叱喝，君惟明恍然而悟，这带头把守“五全厅”的四个人物，竟然就是“独龙教”中的第一流好汉“四白龙！”

“鬼见愁”夏一郎与“双面煞”舒云，一个手执“紫鳞刀”，一个使着两柄金色“八卦牌”，身形一动便待往上抡，君惟明哼了一声，冷冷的道：

“慢着！”夏一郎与舒云愕然止步，不明所以，君惟明寒凛的目光自笠孔中射出，一一扫过对面“四白龙”的脸孔，他徐缓的道：

“谁是商吉？”那四个站成一排的首者上一面容瘦削，苍白，双目却锐利炯亮的人物挺了挺胸，倔傲的道：

“我！”仔细朝商吉脸上注视了一会，君惟明可以自对方这人的脸形上依稀找出商瑜那女孩子的轮廓与韵味来，于是，他点点头，道：

“很好，但你可知道你们的命运么？”商吉惨烈的一笑，道：

“很明白。”君惟明平静的道：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们不觉得愚蠢？”商吉重重一哼道：

“食君惟明，你我各为其主，各行其事，胜负如何，也就不足论了！”“盖眼笠”闪烁着血紫的光芒，君惟明在笠后的两眼变得有如血眸，他轻轻的摇动着笠沿的金串铃，“叮唧唧”“叮唧唧”！

“有骨气，我素来就敬重有骨气的人，因此，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如果你们现在脱离此地，我可以放你们走！”同样的惊愕表情，流露在四张不同的面庞上，他们齐齐一怔，又面面相觑，但是，商吉却随即摇头道：

“你这是叫我们背弃我们的宗主！”君惟明冷然道：

“我这是救你们的命，要你们脱离邪恶苦海！”商吉猛一咬牙凛然的道：

“不！”君惟明笠下的嘴唇微微一抽搐，道：

“商吉，你可知道乃是否决了你们生命的延续？”商吉身体震了震，昂然道：

“为了道义责任，死而无憾！”君惟明吁了口气，语声低沉！

“你们的道义早叫凌欣出卖了，商吉，犯不上的……”商吉双颊轻轻痉挛，强硬的道：

“你动手吧，君惟明，任你怎么说，你也别想轻易通过此关——除非你将我们‘四白龙’全摆平了！”目光中的神色是悲悯而赞叹的，君惟明淡淡注视着手中“天禅仗”的杖锥，杖上，晶芒闪烁，他徐徐的道：

“就这样了？”商吉用力点头，神情悲壮！

“就这样了！”君惟明冷沉的道：

“留商吉予我，其他三个给我宰尽！”

“八手煞”岳宏远暴扑而出，“九节钢菱鞭”以泰山压顶之势直取“四白龙”的第二个，“鬼见愁”夏一郎溜地滚上，挥手二十一刀急斩第三个，“双面煞”舒云的两面“八挂金牌”则猛攻第四名！

“天禅杖”的出式之快是无与伦比的，任是商吉早已全神戒备；只见君惟明身形倏闪，“天禅杖”的杖锥竟已递到了自家咽喉之前！

倾力狂族，商吉右手的“六角锥”挥起急架，左手的淬毒匕首微沉猛挑，光彩晃中，君惟明却已转到他的右侧，在一阵急剧的金月形薄片撞响声里，千百条银练劈头罩下！

商吉无法力敌，左右移挪如电，前翻而后，但是，君惟明长笑不绝，如影随上，抖手一百一十杖宛似天崩地裂般自四面八方猛合而下！

舞“六角锥”，淬毒匕首奋力吞刺，一片金铁交击的震声响猝扬，“括”的一下，商吉大腿上已翻开一条半尺长的血口子！”

一股出奇的羞愤感觉侵袭着商吉，他咬牙忍痛厉啸着一头撞进，“六角锥”与淬毒匕首同时狠扫敌人正面！

君惟明摇头微叹，猝然横起跃空，在这快逾电闪的一刹那中，商吉刚好自他身下冲过，于是，他足尖倏挑，点中了对方“晕穴”，这位“四白龙”之首，连哼也来不及哼一声，“扑通”一声便栽倒于地！

那边——

岳宏远正好已与“四白龙”的第二名战了十五余招，他奋身斜进，“九节钢菱鞭”舞起漫天鞭影，推山倒海也似笼罩下去，他的敌。人却毫不退缩，力迎上步，以一柄“金背大砍刀”硬对，叮当暴响即震荡整座大厅，火星四溅里，岳宏远突目切齿，悍勇抢逼，他的对手也一样凶猛冲杀，刀芒鞭影交相劈斩，蓦地一块巴掌大的人肉飞标，血肉洒喷，那么“四白龙”中的第二位也突然惨叫一声，被岳宏远空出的左手震出五步，这人一个踉跄尚未站好，岳宏远的“九节钢菱鞭”已狂扫朗劈，将他活活砸倒寻丈之外！

那块飞起的人肉是岳宏远的，在肩头，约有巴掌大小！

一名白袍大汉立即过来迅速为岳宏远上药包扎，这一阵激斗，岳宏远的额头上已见了汗！

君惟明注视着他，笑道：

“宏远，你真有八只手呢！”岳宏远呛哑的一笑道：

“过誉了，公子，原是那厮全神注意我的兵器去了，却忘记我的左手是空着的，他该知道一个武者空手也同样能以伤人！”

君惟明正要回答，尖锐的一声长啸已响自侧旁，他立刻望去，老天，“双面煞”舒云的一方“八挂牌”竟已硬生生砍进了他对手的胸膛，而他的对手那柄“勾尖斧”也狠狠的劈入了他的左肩胛内！

叱了一声，君惟明闪身过去，他刚待伸手，斜刺里，一蓬血雨急喷而至，君惟明倏然飞掠，身后，一个沉重的躯体倒地声已传来！

回头急看，乖乖，“鬼见愁”夏一郎满头满身全是血迹，他的那个敌人则已横尸于地，连头项都被割斩了大半，只剩下一些皮肉接连在脑袋上了！

君惟明忙问：

“一郎，你受伤了？”夏一郎裂嘴笑笑，道：

“没有，只是这小子太贪功冒险，要不，恐怕还得再斗一会！”这时，舒云已经将肩胛上的“勾尖斧”拔下丢弃，正有两个白袍弟兄为他包扎上药，君惟明上前略一查视，不觉长叹道：

“送他下去，他这条左臂……也已废了……”舒云一张脸孔早已变成了铁青色，他眉心纠结，颊肉抽搐，汗下如雨中，鼻孔大大的噙合着，看得出他有多痛苦，但他的倔强的道：

“不……没关系……公子……我……我还可以挺得住……”君惟明摇摇头，道：

“你下去！”舒云咬着牙，额声道：

“公子，我……”君惟大吼一声，道：

“不准再说。”

软软垂下头去，舒云不敢再多说一句，而巨大的痛苦侵袭着他，更令他浑身痉挛不已……”君惟明冷冷的道：

“另派两个人将这商吉也带回去交给罗昆，其余的人跟我走！”

说着，他头也不回的顺着大厅向前，推开厅后的便门闪出，刚一出来，眼前的景象已令他热血沸腾，双目如火！

“五全厅”的后面，乃分两排并列着六座精美恢宏的楼阁，右边依序是“雁楼”，“白楼”，“丹楼”，左边是“巧楼”，“魂楼”，“凤楼”。楼与楼的间隔中是曲廊走道，楼与楼的距离中便是园圃、雅径以及一些亭榭了。

现在，这片地方已失去了它往日的清幽及肃穆，只闻杀声震天，叱喊如雷，只见人影奔掠，追搏驱斗，有身着“白锦袍”的铁卫府忠贞儿郎，有身着灰衣的“大飞帮”所属，有黑色劲装，胸绣黄龙的“独龙教”人马，也有全着黑衣的“大飞堂”勇士，他们或者簇拥在一起硬拼或者捉对儿厮杀，或者追逐砍劈着，或者以少战多与以多围少，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显然的，君惟明这边的四路人马已自前，后，左，右杀将进来，而于此处会师了，但更显然的，童刚那边却并不服输，犹在做着困兽之斗！他们在楼阁上下，在精舍左右，在曲廊里，在园圃中，在亭榭间，利用地形地物掩蔽而抵挡，着，血刃翻飞，矢箭如蝗！

如今，“雁楼”下面，“骷髅煞”焦二贵正力敌着两个强敌，一个黑脸中年大汉挥动着一条“霸王鞭”，另一名瘦小精悍蓄有短髭的人物施展着一柄“青云刀”，这两人功力颇强，全身是着灰衣，看样子，大约是“大飞堂”一流的好手了！

焦二贵旁边不远，即是“追日煞”穆厚，他以他惯用的“九芒轮”，狠饼着另一名也是身着灰衣的秃顶老人双手各执一只纯钢“仙人手”着着紧逼，招招凶猛，杀得狠毒，杀得难分难解！

这一边战况却更激烈，“肉剑”仇自春独斗八名“独龙教”的高手，劈雷手强撑一己之力血战另十一名“独龙教”的强者！

彼此人多势众，真是惊鬼泣神的主力决斗了，那里，金家大豪“大金龙”金魁正在与两名强敌狠搏，其一是“白发银眉”官采，另一个，却是身材瘦小，尖嘴削腮，头顶上只剩下一把黄疏疏的幼毛，身着一袭灰布长衫的人物，官采的功力固不用说，而这人修为之高，似乎更在其上，他使用的兵器怪异已极——

乃是一条黑色细牛皮索系连着的一只斗大黑皮口袋，这只口袋在他手中却象变成了一个魔鬼头一样，千幻万化，飞旋如电，老是围绕在金魁四周！

金魁这一拨拼战者的侧旁，“红蝎”金薇却以她不知自何处拿来的一把“蝎子钩”激斗着十余名“独龙教”的硬把子！

“巧楼”这边，情况没不稍松，“飞魑”金楚和一个肥胖颈顶上生着一枚拳大肉瘤的光头怪客恶战，“毒拐”金尤摩，则力搏一个枯干稿瘦的长臂老头，金丽与“金家双鬼”艾少长，艾少福三人联手，对付的却是方外之外——一名形容狰狞。体格魁梧的披发头陀！

“血燭煞”洪大贤，“焰龙”方青谷，“冷面金环”曹敦力三人此刻正率着一干手下拼命往“魂楼”那边攻，“魂楼”那边，是“大飞帮”的帮主“白虎”刁忌在指挥着他的人马抵抗敌人的进扑，洪大贤等三个为首者却并不和刁忌正面干，仅是抽冷子和他们“遭遇”，刁忌武功甚强，但是这种大混战的场合下，人家不与他硬打，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中，也只有展开四处游斗的方式了！

再过去，便是“大飞堂”的主战地面，“狂马血刃”关九，犀利非凡的使用着他那柄震慑天下的“雕龙刀”，与手下六名“大把手”在和以一个红脸、体壮、颌蓄一把紫色大胡子的老者及老者左右的十多名人物火拼着，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现在……

立于“五全厅”后面的君惟明不由握拳击掌发稍上指，眼前，正是一场难分胜负的大拼战，但是，正主儿呢？那个千刀杀，万刀刚的童刚呢？怎的却连影子也不见？

轻轻的，他掀了掀头戴的“盖眼笠”，目光尖锐得有如一双鹰眸般四处搜寻，仔细的，又迅速的……

立在后边的岳宏远走上一步，低促的道：

“公子，我们该上去了……”君惟明点点头，一边仍旧四周搜寻，一边静静的道：

“那与金当家的交手者，一为官采，另一个是否‘皮口袋’包骧？”岳宏远细细一瞧，道：

“照传说中的形态，只怕就是他了！”唇角一撇，君惟明又道：

“和金魁拼斗的大瘤子光头，不用说是‘双头泉’赵品松了，他那‘双头泉’之名，想是由他颈项上的肉瘤而来！”岳宏远笑了笑道：

“一定是此人！”说着，他又低声道：

“金尤摩对付的那个我认得，即是‘影子腿’，金丽夫人三个所战的敌手，除了那‘九狱头陀’悟果包管不会是别人了！”君惟明淡淡的道：

“悟果头陀所使的佛门‘方便铲’颇为不弱，可惜他是出世人却偏生了入世之心！”立即知道自家公子已动杀念，岳宏远忙道：

“那么，何不诛除这佛门败类？”君惟明一挥袍袖，道：

“他逃不过今日此劫的，我志不在他，宏远，在我眼中，他只不过是这个小角色！”岳宏远有些迫不及待的道：

“公子之意是？”君惟明冷凛的道：

“童刚仍未出现，而且，还有‘西疆二鼎’及他们的义子‘血鼎’方幼泉！”说到这里，他的牙床“格登”一挫，目已蕴血，道：

“宏远，你与一郎率人先行加入战圈！”岳宏远担心的道：

“是，不过……公子，你老的艺业虽强，却也千祈谨慎，童刚本身的武学甚为精湛不说，那‘西疆二鼎’及他们的义子方幼泉犹属不可轻视，公子若是独自与他几个挤斗，委实令人忧虑……”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你去吧，我会留意的。”岳宏远迟疑了一下，又道：

“可要我与一郎留一个在此？”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须。”

知道君惟明说一不二的习惯，岳宏远也不再多说，他一招手，与夏一郎带领着数十名弟兄匆匆奔向前去了。

君惟明又开始仔细向各处搜视童刚等人的踪影，无论是楼阁，房舍，园圃，曲廊、亭榭、径道，俱不放过，由近而远，由远而近，一点点的，一分分的查看。

忽然——。

他全身宛如遭到雷击也似猛烈的一震，一震之后，又开始簌簌不停的颤抖，一双眼透目“盖眼笠”，仿佛僵了一样定定的盯视向一个地方，眼中光芒竟在这刹那间转变得如此残酷，如此狠毒，如此仇恨，又如此痛苦，象是有血雾自眸底升起，有毒蛇在啮睛心田。在这瞬息间，他几乎感到血液要冲破肌肤，涌荡的愤怒要充裂肺腑，他感到自己的魂魄也在咆哮与号陶了，他盯视的那地方——。

“丹楼”最上层靠左边的一扇窗户，那里，窗帘半启，露出四张面孔来，一张是有如满月般眉心生着一粒豆大朱砂的人物，一张是瘦削而微微泛青的脸孔，一张面庞轮廓鲜明而突出——鼻削嘴薄，双目深沉冷凛，另一张脸，那是化了灰君惟明也认得的——童刚！

魂梦中诅咒着，日夜痛恨着，每天都在心底念上三千遍的大仇童刚！

他们四人好象并没有在这惨烈的大厮杀之中发观或注意到君惟明，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却对下面的战况进展极端重视，四个人全神色严肃的观察着各方的拼斗，时而低声交谈几句，好象，他们正在商议——或等待什么……。

那是，一种奇异的激动侵袭着君惟明，令他血脉贲张，心跳如鼓，他象是全身都在如火般焚烧，双眼看出去也是一片血濛濛的晕黯了！

长长吸了一口气，君惟明竭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他用力咬着嘴唇，开始缓慢的移动……。

周遭的厮杀与拼斗他恍若未睹，身边的呐喊及叱喝他也仿佛毫未闻及，他的整个心智，整个精神，整个注意力，全集中在“丹楼”顶层上，而“丹楼”的顶层上，有他的仇恨的根源，有他痛苦的起因，有他啮心的祸害，也有他寝食不安沥血诅咒的魔孽！

寒刀在四周翻闪，热血在不停喷溅，人影奔杀，号喊震天，君惟明漠然而过，他在这一片混乱中，籍着各种物体的掩护，逐渐向“丹楼”移近！

第六十五章 血债血偿

看过那横掠天空的闪电么？君惟明在逼近“丹楼”后飞跃腾起的身形就正是如此了，他并不正朝童刚等人露脸的那个方向拔升，他是从“丹楼”后面扑上，快得不可言喻，白忽忽的一团影子，就那么一闪，已准确不过的穿进了“丹楼”顶层，那扇朝后开的窗口！

整座“铁卫府”的建筑，全是由君惟明筹划兴工落成的，因此，所有的建筑物无论是格局或开形势他全都了若指掌，他知道，从“丹楼”楼后进入，即是一条走道，走道两旁分列房间，而方才童刚等人出现的地方，即是走道尽头靠左边的第一个房间了，那里，原是用来作书房的，如今，却不知被改成什么用途了？

当然，君惟明不会再去猜测那间房子如今的用途，他只要明白一件事已足够，这件事就是——他的仇人正在里面！

顺着走道，君惟明徐缓而沉重的走了过来，他一身白袍上血迹斑斑，“盖眼笠”掩盖着他大部脸孔，露在外面的嘴唇却是紧闭着的，两边唇角微微下垂，形成了一条坚毅的，倔强的，冷酷而残狠的弧线，他的双眸自笠孔中煞气毕露的透视向外，而目光之阴沉与凜然，就和两把带血的匕首无异了！

“盖眼笠”笠沿垂下的金色小串铃轻轻摇晃着，发出一阵阵“叮唧唧”“叮唧唧”的清脆声响，响声在走道中传荡飘扬，应合着楼下凄厉的数喊声，那等味道，能叫人将胆也窒破了……

前面，那间房子的房门近了，只有十步、八步、五步……君惟明沉缓的走着，当他离着房门尚有三步距离的时候，“呀”然轻响。房门已被拉开！

启门者，天爷，正是那身材修长，气质尔雅，生得端秀而白皙的童刚！

握着门栓，童刚宛如见了鬼一样猛的僵窒在那里，他突蹬着眼，半张着嘴，两颊的肌肉在不住抽搐，目光定定的投注在对他站立着的君惟明身上，刹那间，他像连魂魄都惊出窍了……

两个强仇死敌就这么面对面的互相注视着，君惟明的眼里充满了愤恨，悲忿，鄙夷，不屑，以及血滴滴的杀气，而童刚则是惊恐的，瑟缩的，惭愧而又羞愧窘迫的了！

好半晌——

君惟明的语声宛如来自另一个世界，淡幽幽的，冷清清的：

“童刚，我可以托心托命的生平挚友，久违了。”

童刚大大的震动了一下，原已苍白的脸色顿时更形惨白，他额际冷汗涔涔，青筋暴起，脖子上的喉结也在不停颤移着，畏怯的退后半步，他想努力装出一抹微笑，但这抹微笑却几乎与哭差不多了，干涩涩的，他艰辛的道：

“君惟明！”君惟明沉沉一笑，道：

“很好，你还认得出我，十分感激你，在我离开此地的期间，承蒙你照顾了，我的妻妹与我的一切基业，尤令我不能忘怀的，是你那隆情高谊，竟然这般周到的安排好送我上西天的途径，你安排的非常仔细，非常贴切，以至我如今说来，心里都铭感不已……”童刚喘息着，颤栗着，汗淋漓的叫：

“君惟明……你听我说……”突然狂笑一声，君惟明暴烈的叱道：

“闭嘴！听你说？童刚，你这金玉其外，蛇鼠其心的畜生，你这陷害挚友，淫人妻妹的禽兽，你那里还有一点天良？一点羞耻？一点点仁恕？你以这种下三流的鬼蜮伎俩，阴谋毒计，来篡夺我的基业财产，霸占我的妻子弱妹，更残害我的弟兄，唆使我的手足，童刚，你可曾将伦常放于眼中？又何曾将德性放在心里？你是一头冷血的狗，卑鄙下贱小人，我瞎了眼，竟认你这种奸贼邪徒为友，竟把你这样一个魔魑视为挚交，我完全疯了，完全痴了……”被君惟明这阵痛快淋漓的斥骂所震慑，童刚狼狈不堪，一时竟半句话也答不上来，一个字也辩不出口，他窘迫已极的挣扎着，气吁吁的叫：

“你……你……君惟明……你休要……血口喷人……”君惟明冷凄凄的笑了，道：

“血口喷人？童刚，今天我君惟明若有一字冤你，叫天雷击我，神明诛我！你也不用狡辩了，任你舌上生莲，我也不会听信丝毫，种下什么，得到什么，童刚，你欠了什么？便将偿还什么，现在，就是这样了！”猛一咬牙，童刚也被逼得豁将出去了，他顿时撕下脸来：

“君惟明，你当我姓童的含糊你么？你如此欺人目无遗子，难道你，以为我就会向你跪地求饶？呸，你在做梦！”神色斗然变为狰狞，童刚又狂笑道：

“姓童的决不推矮，更不掩瞒，君惟明，对，我童刚便如你所说，你又待如何？你老婆我睡了，妹子我玩了，你的基业我接了，你那些不开眼的爪牙我收拾了，全都是我的杰作，怪只怪你有眼无珠，不能驾驭，整个的呆鸟一只，白痴一个！别人视你为高高在上的‘魔尊’，在我看来，你只不过是可怜也却可笑的楞头青，是个不值一文的冤大头而已！”君惟明心在沥血，怒火炙魂，但是，他表面上却沉静如昔，淡漠的，他道：

“不必你再详述，童刚，我和你知的一样清楚，当然，你也明白，你必须为这些丑恶的行径付出代价，今夫，此刻，就是时候了。”童刚奸险的撇着唇角道：

“我早就等着了，君惟明，我早就在等着这个时候，你逃得了前一次那些饭桶的掌握，今天你却逃不过这一道生死关！”君惟明冷冷的，道：

“那要试过才知道，童刚！”童刚嘿嘿怪笑，险沉的道：

“我们彼此明白，君惟明，你我势不两立，难以并存，今天不是你，就是我！”君惟明森酷的道：

“不错，不是你，就是我！”

这时——。

轻轻的，一个身着宝蓝长袍，面如满月，眉心生有一颗朱砂痣的中年人出现在童刚身后，他日注君惟明，光芒如冰！

“这位，是‘魔尊’君惟明？”君惟明平静的道：

“不错，你大约就是‘西疆二鼎’中的‘皇鼎’邱狱了？”中年人微微颌首道：

“正是邱狱。”童刚立即让开门边，嗯，另一个脸庞削瘦，肤色泛青，双目锐利如鹰的人物也跟着现身，他一拂那银白色的袖袍，气度威棱又冷厉的道：

“你是君惟明？”君惟明哼了哼，道：

“你也不过就是‘帝鼎’朱晓青吧？”浓黑的眉毛倏轩，朱晓青凛烈的道：

“大胆！”君惟明吃吃笑了，道：

“不要来这一套，姓朱的，你面对之人是‘魔尊’君惟明，而君某人比起你‘西疆二鼎’的名望来并不稍逊，武林中的辈份更不会矮一头，你如要教训儿子，童刚现成摆着，否则，你的义子方幼泉也可凑合，你找到我发威，朱晓青，你是撞错了门！”“帝鼎”朱晓青面色倏变，青中泛红，他大怒道：

“君惟明，你是自寻绝路了！”君惟明夷然不惧，硬绷绷的道：

“我刚才已说过，是谁自寻绝路，要试过之后才知道！”

一下子，有一个年青人转了出来，他形态洒脱，气韵飘然，一套淡紫绣着白色飞燕图案的长袍，头发浓密黑亮，梳得光光滑滑的挽在头顶，插以骨簪，面孔五官鲜明突出，鼻削唇薄，目光深沉炯亮。如今，这双炯亮的目光就正盯注在君惟明身上！

嘴里“啧”了两声，这年青人道：

“不但你的武功厉害，君惟明，你这张嘴更厉害！”君惟明沉沉的道：

“方幼泉，你是来为你的义父帮场来了？”那年青人，果然正是“西疆

二鼎”的义子——盛名煊赫的“血鼎”方幼泉！他抿唇一笑，道

“上阵父子兵，不是么？”君惟明冷然道：

“说得是，所以怪不得你。”方幼泉笑了，他又道：

“我们就在这里试一试呢，还是另挑个宽敞点的地方？”君惟明淡淡的，道：

“就是这里吧。”方幼泉点点头，侧首道：

“二位义父意下如何？”“皇鼎”邱狱安祥的道：

“我没有意见。”“帝鼎”朱晓青生硬的道：

“很好，为父的已经迫不及待了。”方幼泉又问童刚：

“童兄之意呢？”童刚连连点头道：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君惟明切着齿吃吃笑了，声音自唇缝中迸跃出来：

“童刚，因为人做了亏心事，所以连骨头也都变软了，从什么时候起，你是这样的低三下四，仰人鼻息的呀？”童刚咆哮一声，恼羞成怒的道：

“君惟明，你尽管卖弄你的唇舌吧，看你尚能卖弄到几时！”“帝鼎”朱晓青阴沉的道：

“不用多说了，这间屋子，正可替他安置。”君惟明冷冷的道：

“‘西疆二鼎’在西疆来说，确是两只鼎，不过，在长安，只怕你们这对鼎就没有在老家的那种威风罗！”“皇鼎”邱狱脸色只微微变了，他愠道：

“君惟明，你太狂了。”君惟明生硬的道：

“彼此。”依然噙着那一抹莫测高深的笑意，“血鼎”方幼泉道：

“二位义父，多说无益，这一阵，便由孩儿向君惟明领教吧？”“西疆二鼎”尚未回答，君惟明已缓步入室内，同时，顺手将那扇厚重的桧木雕花门扉推上下栓，他自己往门上一靠，在笠沿小串铃的叮当声中，语声悠沉而平静：

“今日，我率众攻击铁卫府，用我们的鲜血来换取我们的债，用我们的生命来换取原是属于我们的一切，我们原不须要如此的，但事实上我们却如此了，这根源起自何处？因由来何处？童刚，就是你了，你是所有祸害的总合，所有邪恶的汇集，世上有坏人，可正是你了，而坏人之所以能坏到此等地步，更为了他有助他为恶的帮凶，这些帮凶，就像楼下那一群负隅顽抗的畜生，亦就象盛名喧赫却无德无义的你们这几只‘鼎’！”顿了顿，他又冷森的道：

“此刻，楼下，以及整个‘铁卫府’的血战已全盘展开，且已进行多时，不管孰胜孰负，孰是孰非，总会有一个了结，在这里，我们也不便耽搁时间，正如方幼泉刚才所言，多说无益，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血鼎”方幼泉露齿微笑，“铮”声轻响，他已缓缓自长袍的后领里抽出一柄精光耀目的锋利长剑来，同时，右手倏翻，又是一把雪亮无比的半尺匕首！

方幼泉剑与匕首交互映闪，低沉的道：

“君惟明，剑曰‘勿血’，匕首名曰‘大善’，其实这两个名字却起得太慈了，你大约也会知道，我这柄‘勿血剑’沾血已多，‘大善匕首’也早就千魂缠刃了。”君惟明笑笑道：

“‘血鼎’声威之隆，自是不在话下，不过，比诸于我，你也只能算是个业余罢……”

这一下，方幼泉却笑不动了，他怒道：

“君惟明，何妨一试？”君惟明笠后的双眸猝然变得冰冷如刃，阴沉的道：

“你一己之力还嫌不足，方幼泉，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高了，最好，你们四位一起上！”骤然狂吼一声，“帝鼎”朱晓青厉叱道：

“好个大胆狂夫！”

吼叫声中，他猝然进袭，双掌勒然幻为千百，在漫空漫室的掌影飞闪中，却聚集向一个焦点——君惟明。

侧身，君惟明垂首垂眉，表情极为肃穆——这只是眨眼间事，他暴翻挺迎，“天禅杖”“呼”的紧贴于肘，掌风似刃，凌空划过一连串的光弧，紧跟着突然成为流泄旋射的掌形，一股出奇怪异的凛烈罡气立即有如逢散并炸般翻卷四用，而这投罡气的力量是浩荡的，威猛的，尖锐的，又是强硬无匹的，刹那间，整座房子内全起了极大震动，簌簌摇动着，而家俱四飞撞击，空气呼轰如啸，象是每一寸，每一分的空间，全让这至极的压力充斥满了！

“皇鼎”邱狱的声音象突然被挤压着爆出：

“快躲，‘生死禅功’！”

而这个声音，在“帝鼎”朱晓青听来，却宛似来自另一个世界了，那么飘渺，又那么微弱而遥远，他猝然打着转子朝外旋出，直到他旋出了五六步，才有铁掌击肉的声音响起：“蓬”！“蓬”！“蓬”！

很显然的，他已连中三掌，而君惟明出手之快，业已超出声音的速度了！

象一溜烟雾，君惟明已经闪出七尺，来到窗口，他除了束发微乱，衣袍轻皱之外，可以说连一点伤也没有，照说，以“帝鼎”朱晓青功力之深厚沉维，君惟明是决不可能占上这大便宜的，是的，他之得胜，便全在一个“巧”字上，朱晓青技艺虽强，却先犯了心火，心火一升，则神不安，气不平，力亦有所不匀了。

高手相搏，最忌浮躁，只要略一浮躁，则先机必失！另外，朱晓青一上来所用的是他成名绝学“千锤掌法”的起手式，力量大是大了，却并非他的至高本领，他之用此起手式，仅乃习惯使然，且在愤怒之下，未曾顾忌其他，但君惟明就不同了，他一出手便是他的搏命绝招——“十一绝户手”最后一式——“齐绝”！更甚者，在这凌厉无比的武术中，他又已融进了他赖以护命的“生死禅功”了，如此一来，消者越消，长者越长，“帝鼎”朱晓青功力虽高，却又安能不当场认栽？

这时——。

朱晓青脸色有如淡金，双目翻白，大口大口的鲜血喷溅中，人已瘫倒于地，斜刺里，一长一短两条寒芒飞虹般淬射君惟明，来势之快，无与伦比！

同一时间，“皇鼎”邱狱左掌运力如山，以“托天掌力”猛劈敌人，左手的“白蛇锥”亦架起迷幻的异彩，在千变万化中分成七十七个不同的方向戮向君惟明身上七十六个不同的部位！

君惟明窗前的身形骤然狂旋向前，有如一道平地而起的龙卷风，白袍飞舞，笠铃叮当，而在他身形旋动间又是先前那种相同的罡烈气功澎湃四溢，“天禅杖”腾似电掣星泄，团团的莹光宛似银月交流穿织，杖身刹时幻如飞陀，刹时静以山动，刹时成为云漫，刹时又如怒浪，哗啦啦的，呼轰轰的，周遭，门窗尽碎，杂物纷飞，这栋楼，就象要被他们几个人拆散了！

一长一短的寒芒吞吐闪烁着，飞旋回掠，仿佛流光绕萦，其快至极，“白蛇锥”更是凌厉凶悍，变化无常，在邱狱的“托天掌力”配合下纵横进退，翻舞穿射，声势之威猛，果然不愧是“西疆”的有数人物！

现在，童刚却已经悄然隐于角隅，目光诡异，神色奸险，似是有所期待……

双方俱是当今武林中的尖顶高手，又都是不可一世的霸立雄才，在这局室之内做着龙虎之斗，那种剧烈与悍野可真是天摇地动，惊鬼泣神了，彼此出招展式，俱皆险之又险，奇之又奇，进退攻拒，亦是间不容发，生死立见，往往在瞬息里存亡几度，在眨眼间复再为人了……

“天禅杖”飞旋着，扫荡闪掠，“白蛇锥”与“托天掌力”互济互惠，交相轮展而“勿血剑”似银链流泄，“大善匕首”如莹雨千统，它们就那样交缠穿织，不止不休，像是要吞噬对方，又象是要连天地全囊括进来了……

蓦然——

“天禅杖”“嗡”的长声颤吟，有如龙啸，在长吟中，顿时在不分先后朝四面八方闪出蓬射参差的光芒，光芒中，杖弹如筒——是一种怪异的，完全与人类力道惯性相反的出手路数，前后、左、右、偃弯，背绕，横圈，斜翻，只在刹那，已探出了一百九十九杖！

这一手，便是君惟明“大魔杖法”中的最高绝学：“旭东升”！

“血鼎”方幼泉的“大善匕首”首先折断，“当”声脆响分为两截，他身形猝转，右手的“勿血剑”擦着君惟明左肋掠过，君惟明衣开肉绽，血光涌现，同时，方幼泉也被连续闪击的杖身活生生劈出，剑崩人亡，他飞溅的脑浆和血花，却有一些喷至君惟明的“盖眼笠”

就在方幼泉毙命的一刹，“皇鼎”邱狱人随锥进，在闪飞的杖影中猛刺君惟明，纯钢的杖身与纯钢的“白蛇锥”坚硬碰击，有如正月的花炮般飞出连串又急速的撞响，“咔嚓”“咔嚓”之声刺耳传扬，“白蛇锥”立时寸寸断裂，邱狱的身形也被“天禅杖”“呼”的挑起——杖锥深深透入他的胸膛，但是，却在他甫被挑起之前的瞬息，这位“皇鼎”已飞起十掌劈向君惟明了！

在这时，任是君惟明如何闪躲，邱狱这最后豁命之击却又怎能完全躲过？他在旋风般的回腾中，仍然结结实实的在右胸及左腹挨上了邱狱的两记，这两记合有“托天掌力”的重手，把他震得猛的喷出两口热血来！

邱狱临死前的十掌，有两拳击中敌人，其他八掌却雷轰似的将整片墙壁连顶掀开，震成粉碎！

迅速吸了一口气，压制住翻涌的内腑与激荡的血气，君惟明放下高挑在杖锥上的邱狱，邱狱四肢下垂，头颅吊晃，而胸膛及嘴里的血，便一滴又一滴的淌在君惟明的笠顶上了……

就在君惟明刚刚将邱狱的人搬移时，角隅处，黑影暴袭，一只尖利的雕花银钩直插心口，另外，凌空兜头一阵风影——那是一面以红色绞筋编制而成，上头布满例须刺钩的网！

不用看清那偷袭者的面容，君惟明即已知道这人是谁，多刺目的标志哪，“银钩赤网”童刚！

往后退，便是墙壁坍塌的缺口，前有银钩刺向心来，上有赤网搂头罩下，而“天禅杖”上又拂著一个死人，根本派不上用场，君惟明不禁在心里大笑：

“童刚哪，你这一生真会拣机会啊！”

猛的，君惟明暴喝一声，切齿吸气，周身立即起了一阵骨骼震响，“哗”的一下，他那修长的躯体竟在眨眼间缩小，成三尺不足，童刚的银钩“括”的一声将他胸前一块肌内血糊糊的勾起，赤网也闪电般“呼”的掠过他的肩胛，带皮带肉，也扫落了好一大片血雨！

碎衣如蝴蝶般，翩翩舞于血光中，就此一刹，君惟明双掌齐挥暴翻，九朵纯金所装，淬有奇毒的“断肠花”，便在这极短极近的距离内碎射而出，那种巨大的力量，直将童刚撞得飞起摔出十步之外！

“哗”的一声，君惟明身形又恢复了原状，他一个箭步抢到童刚跟前，只此瞬息，童刚已面色乌青泛肤，全身皮肤浮肿成灰黑，七孔流着紫血，连一句话也说不出了，那九朵“断肠花”正好一字排在胸前，一朵一朵深嵌入肉！

君惟明咬牙切齿颤声道：

“畜生，你太便宜了！”

一双眼珠子已突出了眼眶，童刚似想说什么，但他粗肿的舌头却不能连转，恐怖地瞪视着君惟明，他的喉头在“咕噜噜”窒响，终于，他全身蓦地一挺，就那样断了气：

说不出是一种什么表情，君惟明簌簌颤抖著，呆呆凝注童刚这一代奸梟的尸体，良久，他逐渐热泪盈眶，酸楚无比，心中混乱，感触万千……

狂啸一声，君惟明悬吊在晚上的“天禅杖”暴挥，“括”的闷声，童刚头颅齐颈斩飞，滴溜溜的投向破碎的窗口之外！

任杖首的黑血流淌，君惟明卓立不动，他重眉合目，神色忧伤，连呼吸也是那等沉重了……

有一阵阵惊恐的嘈杀，喧叫声，悲号声传自楼下混战中的斗场，但君惟明恍如未觉……

有一阵阵低促的脚步声来近门边，但君惟明依然恍如未觉；

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同时传来一个优美的女子声音及两个粗哑的男人嗓门：

“刚哥，刚哥……你还在吗？情形很不利……官采战死，包骧也受伤遭擒了，现在……现在他们正向各处搜进……”

“狱公，青志，少爷，对方已经占尽上风了，‘大飞帮’剩下来的三个堂主没一个活着，连他们的帮主刁忌也逃之夭夭啦……”

“我们是留是去呢？三位爷？态势紧迫了哪，独龙教的凌胡子已带了彩，眼看支持不了多时，他的手下也大多伤亡殆尽……连‘双头梟’赵品松都飞啦……”

君惟明如梦初觉，怔怔看着门扉，奇怪的是，他象是一个经过长途跋涉后终于到达目的地的旅人，有着无比的疲乏，是，他竟如此的安详与平静，照说，此刻他原该激动万分才对，门外那女子的声音，正是他爱之入骨又恨之入骨的费湘湘的声音啊，这声音，睽违久矣，但任它幻成灰，化成泥，任它隔着多少岁月，他也永不会陌生，永不会忘记！

沉默着，静止着，君惟明连自己也惊异于自己在此情此景下的安宁和淡漠，他没有出声，仅以他伤痕累累血斑斑的身体面对门扉……

这时，外面的人叫的更急，擂门也擂得更急了！

“刚哥，不要开玩笑了啊，你到底在不在里面嘛？现在是什么时候？人家急都急死了……”

“三位爷，开门哪……”

“请回声话，三位爷，对头们已逼近啦……”

君惟明依旧没有出声，依旧古井不波的静持着……

终于，“劈啦啦”一声，外面的人用力将门儿震开了，两名牯牛般的壮汉猛冲而进，而甫一进入，眼前的凄惨景象已将他们惊呆了，这两个人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这地下躺着的几个人，竟就会是他们盛名喧赫的三位主人？竟就会是新篡大权，力强智高的童刚？

当然，君惟明是不会再给他们多少惊愕的时间了，就在这两条大汉尚未恢复神智之前，两溜金芒仿佛两道电闪，深深的，准确的透进了他们小腹，在他们痛极的踉跄后退中，甚至连声叫喊全来不及，便四只眼僵瞪着萎顿倒地！

一脚踏在门里，一脚踏在门外的那个美丽女子，嗯，果然正是那桃李其颜，蛇蝎其心的费湘湘——君惟明曾用多少爱多少情，多少泪捧在心头的费湘湘，又是用多少恨，多少怨，多少羞耻将埋入地下的费湘湘！

这些日来，费湘湘似是消瘦多了，而清瘦中还带着一股子隐约的苍白之憔悴，她穿着一套湖水绿的紧身衣，外罩同色斗篷，足下也换了小蛮靴，这，可不正是一付准备远行的打扮？当然，她是要远行，只不过，她要去的并非她原来预定要去的地方罢了……

当费湘湘抬头看见君惟明的一刹，她的那种表情，恐怕就是天下第一丹青妙手也无法描绘，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有震慑，有惊恐，有讶异，有畏怯，有羞耻更有无比的惭愧与至极的内疚！而这些融合在一起，浮映在她那张俏美的脸蛋上，她那张脸蛋可就更令人迷惑了……

笈后，君惟明的目光澄澈如水，但是，却也冰冷如水，寡绝如水，他以一种陌生又凛烈的眼神凝注门前的费湘湘，默无一言！

费湘湘差一点就晕绝过去了，她僵木的瞪着君惟明，浑身不停的哆嗦着，脸色惨白，嘴唇泛青，而她的柔唇原该是何等粉嫩嫣红？抓在门框的双手十指已深深嵌入本质之中了……

对视着——隔得多近，但又是何其遥远啊……

良久。

费湘湘挣扎着走进室内，她身子摇摇晃晃的，目光惊悸而羞惭，象是用了好大的力才克服了嗓音的痉挛，她虚弱的道：

“是你吗？……惟……明？”没有点头，没有任何表示，君惟明语声之冷，连他自己都觉得陌生了！

“是我，君惟明。”以一双无助的，绝望而悲痛的眸子迎视君惟明，费湘湘字字如泣：

“你……惟明……你不想……问我什么吗？”君惟明淡淡的，道，

“还有什么须要我问的么？”抽搐了一下，费湘湘哀伤的道，

“你……惟明……你相信这些事？”君惟明有一种可笑如可耻的感觉涌上心田，他冷酷的道：

“你又如何反驳这些事？”泪珠滚滚顺颊淌落，费湘湘泣道：

“我错了……惟明……我错得多可怕……”君惟明轻轻吁了口气道：

“为什么？费湘湘，我只问你为什么？”费湘湘啜泣着，双肩耸动，楚楚伶人，她仰起那张梨花带雨似的美艳面庞，樱唇微微开合：

“我……惟明……我错了……”君惟明冷静的道：

“我救你于血手之下，供你于锦绣之中，用血来滋润你，用心来维护你，用情来培养你，我对不起你么？我亏待了你么？你报答我的又是什么？邪恶，淫秽，欺瞒，狠毒，再加上败德！费湘湘，你还有一点人性？一个有人性的人不该似你这样子的，上天空生给你一付美丽的躯壳，不想这付美丽的躯壳里竟含容了如此一颗丑鄙的心，而我却会爱上你，又爱得如此之深——费湘湘，你是错了，错在你的下贱无耻上，我更错了，错在我当初为何不让‘三罗汉’杀了你！”费湘湘全身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君惟明面前，她泣血般道：

“不要再说了……惟明……求求你……求求你……”微仰着头，君惟明阴沉的道：

“由于你的寡廉鲜耻，下贱齷齪，多少条性命便被凭白糟塌了？多少人的热血又无辜溅流了？费湘湘，你该听到子夜的冤魂哭泣哪，你也该在睡梦中见到厉鬼的号陶……费湘湘，多少债背在你身上？多少恨扎在人心里？我不怨我自己遭受的苦难，我只差于因你而牵连上的耻辱！”费湘湘泪下如雨声似杜鹃啼血，她哀痛的道：

“惟明……给我一个机会……机会……革面……重新做人……要不，让我削发为尼……出家离世……”君惟明重重一哼，道：

“再叫你将自己的污秽带到佛门圣地去么？你也不怕贻羞了佛祖的清誉！”费湘湘痛苦的哭着道，

“惟明……多年情义……难道你连这么一个机会……也不给我？就算……我象你所说……至少……你也曾爱过……我啊……”君惟明摇摇头，冷然道：

“那爱，早已化做灰飞，不见踪影了，费湘湘，你不是也早就如此了么？”费湘湘颤抖着绝望的道：

“你……惟明……你要我怎样？”君惟明断然的，道：

“世上，有的事做错了能以原谅，有的则无法宽恕，费湘湘，可叹你是属于后者，有一句俗语：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费湘湘，如今你才知回首，惋惜的是，你已铸成千古恨了！”费湘湘目光凄黯幽涩的环顾室中几具可怖尸体，悲凉的道：

“你是说……惟明……你……你……你要我……死？”君惟明冷冷的道：

“不错，你仍不失美慧。”费湘湘痉挛着，痛苦的道：

“但……但……童刚已经……遭到……报应了……你……就不能……饶过……我？”君惟明冷笑一声，道：

“谁负的债由谁偿，谁作的恶由谁当，费湘湘，你心性之歹毒并不比童刚稍好，如今！他已得了他应得果，与你并无牵连，现在，你该偿你自己所负的债了！”费湘湘凄惨的笑了，酸楚的道：

“你……忍心？”君惟明抖嗦了一下，语声如铜：

“我不忍，但我必须如此。”轻轻啜泣，良久，费湘湘吃力的站起，她深深的注视着君惟明，幽幽的道：

“惟明……”君惟明硬着心肠道：

“你还有要说的么？”含着那样凄凉的泪，面庞上是那样哀伤绝望的神情，然而，费湘湘却绽开一朵带着血的微笑，她哽咽道：

“摘下你的笠……惟明，让我最后再看你一眼……”

君惟明略一迟疑，“刷”的将血渍斑斑的“盖眼笠”自头顶摘下，现露

出他那张苍白又俊俏的面容来，而这张面容，在如今，又是浮映着多少刻骨铭心的愁惨？

费湘湘簌簌的向前伸出手，轻轻的柔柔的道：

“再会，惟明，我错了，人假如有来生，来生我仍愿嫁你为妻……你是个好男儿……真的是个好男儿……或者你不相信……但我还是要说出来……我……我爱你……”

君惟明全身一震，神色大变，他张开口，双臂伸出，但是迟了，费湘湘的手腕已经用力切进她身后嵌进童刚胸前的几朵剧毒的“断肠花”中！

猛一抽搐，费湘湘的如花容颜骤然可怕的扭曲，她却努力使一抹微笑浮在脸上，同时，两滴晶莹如珠的泪水，自她眼角徐徐垂落，垂落……

一阵绞肠剜心的酸楚侵袭着君惟明，他再也忍不住哽咽出声，泪水滚滴落，他不能再目睹费湘湘的遗容，霍然转身，任自己的眼泪尽情流泄。

透自泪的晶幕中，他发现门外已站满了人，而每一张面孔俱是如此肃穆，每一个人的表情又是这样沉痛，没有那一个出声，更没有那一个说话，一双双的目光俱是那级哀伤，又那般关切的注视着他，在一片沉寂中，似是连冷的空气也都沾染上愁惨的气氛了……

站在门外的人，个个全是头发散乱，浑身血迹，疲惫与乏倦刻在他们的脸上，使得他们的面孔就更加沉默了，这些人里头，有金家的人，有“大飞堂”的汉子们，也有君惟明自己的手下……

倚在门边的是金薇，君惟明看到了她，她也凝视着君惟明，金薇的神色中流露着无比的神情，无比的关注，无比的悲悯，以及，无比的惻然，男女相悦往往是自私的，但在此刻，又有谁会计较于一些已带着悲怆色彩成为过去的情感呢？

缓缓的，一个人由门外向君惟明走近，她伸开双臂……

君惟明白模糊的泪眼中望向那人，那人的形貌逐渐清晰，微微颤抖了一下，君惟明徐缓的用袍袖抹去泪水，现在，他已认出这个伸臂向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嫡亲胞妹君琪！

挺立如山，君惟明纹风不动，他既不推拒，更不迎上，而君琪这些日子来显而易见的受了多少折磨，受了多少痛苦，原来就瘦伶伶的身段儿，如今看去就更不堪盈握了，那张清丽的脸蛋在苍白中微微泛着一种病态的黯青，昔日明澈的双眸，现在竟是那般的惨澹无神，幽涩怔忡，真是形销骨立，好不惨然！

颊上挂着泪，唇角在不住抽搐，君琪知道自己的哥哥不肯接受自己的拥抱——即是表示他不愿宽恕自己了，凄然的，她沉重跪倒在君惟明脚前。

目光抬高，君惟明面庞上的纹褶中布满了悲伤，更合蕴着愤怒与陋夷的意味，他嗓音哽塞，却坚决如钢：

“君琪，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你……自己了断吧。”君琪仰起那张泪痕斑斑，充满凄苦与委屈的面容，颤抖着叫：

“哥……”

第六十六章 仁恕长存

君惟明冷冷的道，

“不用再说了。”君琪盈盈叩拜，泪如雨下，声如泣血！

“谨遵……哥哥谕令……哥恕妹妹不能……报答你……十余年来……的养育之恩了……”

君惟明冷硬的站着，不答不理，于是，当着众人，君琪已自衣袖中抽出一柄小巧精致，却又锋利无比的三寸匕首来，这柄匕首玉柄金，上嵌各色宝石，名贵异常，君惟明眼稍瞥及，不觉心中痛楚，因为，君琪手中的匕首，还是君惟明在她十五岁生辰那天赠她为贺礼的……谁又知道，八年之后，这柄匕首竟反过来结束她的生命呢？

就当君琪双手举起匕首对准自己心窝，刚要插落的一刹，斜刺里，人影骤闪。“叮当”，一声脆响，君琪手上的匕首已被那人震落地下！

君惟明内心顿然如释重负，但在一种意外的喜悦下却又不禁勃然大怒……

嗯，那震落君琪匕首，自鬼门关上将君琪救回来的大胆人物，不是别人，正是“红蝎”金薇。君惟明神色倏沉，道：

“金薇，你可知道你这是做什么？”金薇昂首挺胸，表情湛然凛冽！

“君公子，你大仇已报，元凶俱歼，这已经够了，何苦还非要赔上你胞妹的一条性命？固然，令妹是软弱了一点，但她只是个不谙武术的弱女子，你却不能用你的英武果断来相同的衡量她？她也与天下任何一个纤纤弱女一样，难以抗拒外来的迫害及压力，你是她的兄长，君公子，你更是一方霸主，在你的翼护之下，犹未能保护你的弱妹安全而且，迫害她的更是你自己的好友与妻子，这个责任到底该谁来负，我认为尚须斟酌！”君惟明怔了怔，嘴上却仍强硬的道：

“金薇，这是我君家的家务事……”金薇摇摇头固执的道：

“不管是什么事，君公子，也该有个道理在，这是人命，何。况，还是你自己胞妹的生命？君公子，你自己也常说，有的事情做错了还可以忏悔，有的，就永远也无法弥补了，难道说，你甘愿做下这使自己痛苦终生的决定吗？我奉劝你还要三思而行？”君惟明冷冷的道：

“你这是在教训我了？”金薇忽然愁惨的一笑，幽幽的道：

“我不敢，更不配来教训你。君公子，我今天顶撞了你，是我多少年来所付出的最大勇气，我甘愿接受你的惩罚，虽死无憾！”金薇声音变得咽塞了，又抽搐着道：

“如果，你坚持要杀害你的妹妹，那，你就连我也一起杀了吧！”君惟明又是惊愕，又是意外，更加狼狈的怒道：

“这……这是什么话？这根本风马牛不相关，要你来顶这个罪做什么？简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门外起了一阵小小骚动，“八手煞”岳宏远满身血迹的挤了进来，他一下子跪倒，沉痛的道：

“公子，我等愿为二小姐请命，务乞公子留……”跟着，“血罽煞”洪大贤也进来跪下，“焰龙”方青谷也凑在一旁，边挚诚的道：

“公子，二小姐是无辜的，她还值得原谅，公子，你老也只有这一位胞妹了啊……”君惟明正感困窘，咦，外面商瑜那妮子竟然也挤了进来，一下子跪倒在君琪身旁，她仰视君惟明，哭泣着道：

“君公子，君公子，你还认得我吧？我就是那天在精舍里暗助过你们的商瑜啊，公子，二姑娘苦啊，她整日价自己折磨自己，自己谴责自己，茶饭

不思，以泪洗面，她对公子的关怀与萦念，连我这局外人也感动极了，她一直不肯与那帮叛逆同流合污，一直严峻的拒绝他们任何表示，她天天盼，夜夜盼，终于将公子盼回来了；但……但公子，你就忍心要她的命？要你这唯一的，对你爱深如海的胞妹的命？君公子，人心是肉做的啊，你不能这么狠绝……”君惟明进退维谷，恼怒的道：

“你们……唉……你们是怎么了？”这时，金家的魁首——“大金龙”金魁也大步踏入，他左肩血透重衣，头顶的毛发象是被什么东西刮去一大片，血糊糊的好不怵目，沉稳的道：

“老弟，这件事，老夫认为你值得考虑了！”君惟明急道：

“你伤了？当家的……”金魁沙哑的一笑，道：

“你不也伤了？老弟，这些事不值一提，令妹的这段公案，老夫斗胆求情，尚请老弟你放过算了！”一侧，“飞魑”金楚——也是浑身皮开肉绽的道：

“就以这些血来说吧，君公子，流得已够多了，我们拿这些血向你谏求，请恕过令妹一命！”“毒拐”金尤摩也拐着腿，吊着左膀子嘶哑的道：

“君公子，你就比俺还狠上三成哪？”金丽也接嘴道：

“瞧瞧大伙儿吧，君公子，全在求你一个人了……”金魁严肃的道：

“老弟，你再斟酌。”君惟明猛一跺脚，长叹道：

“罢了——君琪，起来。”刹那间，一片雷动的欢声响起，震摇屋瓦，几个人冲向前来，帮着商瑜扶起泪流满面，惊喜过度而呈半昏迷状态的君惟明身边，仰着头，怯怯的道：

“你……恕我了？”君惟明苦笑着，他俯下脸，声音小将不能再小：

“不，谢谢你……”金薇兴奋欢欣的大叫：

“真的？”君惟明点点头，道：

“当然。”金魁那边呵呵大笑道：

“好，好极了，君老弟果不愧有一方霸主的气度与涵养，这样一来，老夫头顶这块皮毛虽被包骧的“皮口袋”刮去了，却还心甘情愿！”君惟明走了过来，叹疚良深的道：

“连累你了，大当家……”金魁用力拍拍君惟明的肩膀，豪迈的道：

“小事情，算不了什么，那包骧功夫的确了得，不过，他虽然刮去老夫头皮一块，老夫也以鞭发术将他绞成重伤了！”君惟明笑道：

“早听说当家的挽在脑后这段长发蕴有奇功，可以缠牛绊马，绞断巨木，包骧也吃大亏了！”金魁豁然大笑，道：

“白发银眉”官采赏了老夫一缅甸刀，通在左肩上，老夫也给了他六记“青怜掌”，他那飞链金斧就稍差一点的从老夫头顶上擦过去了。“官采死得可惜。”君惟明感慨的道：

“是的，这人的确是个人物……”此刻，“八手煞”岳宏远上前禀道：

“公子，如今整个铁卫府已经落回我们掌握，‘凉山派’自掌门人定琛以下，确已全数撤走，‘大飞帮’仅存下来的三名堂主‘尚义堂’，‘鞭绕三山’丁罕‘青刀堂’，‘风云刀’李端，‘银翅堂’，‘仙人掌’古安，俱已授首，他们一般爪牙则伤亡在三百人以上，剩余者全已逃窜一空，‘白虎’刁忌在重伤曹敦力之后，亦被方青谷的火器所炙，又吃金尤摩兄赶截过来击中他两拐，刁忌业已带伤突围了……”金尤摩呵呵笑道：

“舅兄，你也别光拣好听的说，君公子，你瞧俺走路一拐一拐的不是么？俺固然络了老刁几下子，他那虎爪却也赏了俺胯骨这里一记，还是我找个没

人地方，褪下裤子来包扎的呢……”一边的金丽顿时粉面羞红，她狠狠拧了金尤摩一把，嗔道：

“你这死鬼……”岳宏远忍住了笑，又接下去道：

“独龙教教主‘紫胡子’凌欣断了一臂，已遭擒，与他对手的关九，关当家也挨了三掌，受伤颇重，但尚不至有生命之危，他的六名‘大把手’阵亡一名，伤了三名，而‘独龙教’的‘八角绞’‘十七雕’残余的十一个人，‘三十七雄’中的好手，差不多全宰净了，他们的人马二百名也几个少有生还！”他又道：

“金楚金兄已杀了‘双头泉’赵品松，他自家也受了七处伤，金丽金姑娘率同‘金家双鬼’艾家兄弟亦摆平了‘九狱头陀’悟果，但是，金家双鬼的老二艾少福却牺牲了……”

君惟明难过的移目至金魁脸上，伤感的道：

“当家的，叫我怎么说？……”金魁摇摇手，红颜笑道

“罢了，岳老弟，继续讲下去……”岳宏远舐舐唇续道，

“‘影子腿’的一双腮全吃金尤摩金兄敲断，但金兄左臂亦吃姓赵的飞腿蹴中，脱了臼……”君惟明点点头，道：

“我们的伤亡呢？”岳宏远低沉的道：

“老么穆厚战死了……舒云，夏一郎也挂了彩，以外，弟兄们伤亡约在两百人之谱，‘大飞堂’的弟兄损失也在百人以上……”君惟明痛惜的道：

“你也受了伤吧？焦二贵呢？”岳宏远还苦笑了一下，道：

“我全是皮肉之伤，不要紧……焦二贵如今正协同罗昆在救助伤亡，清理斗场，谭子多也在那里帮忙……哦，是了公子，‘白斑煞’雷照已由童刚下毒，瘫痪多时，方才我们在后面找到了他，但是，他……已自绝了……”他正说到这里，金魁已大步行过，他拢着君惟明，慈祥又关切的道：

“下去吧，老弟，这里交给他们收拾，那一个该如何处置他们会明白的，你身上的伤势不轻，急须疗治，你的这几个对手都是顶尖的人物呢，难为你却一并将他们摆平了，而且，若不是那童刚的脑袋自空而落，这场火拼只怕还不会这么快就结束了……”君惟明叹了口气，向前走了几步，他又站住，伸出另一只手：

“妹妹……”君琪惊地颤抖了一下，顿时再度热泪盈眶，她奔上前去，紧紧的用力的握住了哥哥伸出的手，而哥哥的手多么温暖啊又多么柔软啊……

悄然的，金魁将一旁的女儿拖了过来，把自己挽着的君惟明的膀子交给了金薇，金薇略一忸怩，便羞红着脸儿，表面上轻淡，陪里却紧切的挽了上去。

于是，一行人从“丹楼”上缓缓下来，楼门石阶上，两名白袍勇士正架着一个形容憔悴的白衣人等在那里——“四白龙”之首的商吉，商吉目注君惟明，深深躬身为礼，而后面的商瑜已惊喜的大叫着奔向她的哥哥……

走出“丹楼”，君惟明沉痛的看四周，只见遍地遗尸，处处血迹，一些白袍与黑衣的弟兄们正在肃穆的清理战场，情景萧然而悲凉，往日的威盛，今朝的愁惨，好不令人感到辛酸……

空气中飘散着腥膻的氤氲，那般凄楚，“铁卫府”依然矗立，在血与铁的江湖上矗立，风云诡谲的日子过得如何艰险，而恩怨业已了了，属于哪里 的归向了哪里……

有四句偈语是这样说的：
“人亏天不亏，世道转轮回，
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全书完——

